十二把椅子

名著名译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苏联〕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4430-1/I·3364　　定价 19.00元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十二把椅子

〔苏联〕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 著
张佩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И.ИЛЬФ Е.ПЕТРОВ
ДВЕНАДЦАТЬ СТУЛЬЕВ
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Е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
1961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把椅子/(苏)伊里夫、彼得罗夫著;张佩文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4430-1

Ⅰ.十… Ⅱ.①伊…②彼…③张… Ⅲ.长篇小说-苏联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030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李　博

十二把椅子

Shi Er Ba Yi Zi

〔苏〕伊里夫　彼得罗夫　著

张佩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4430-1/I·3364
定价:19.00 元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译 者 序

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原苏联著名讽刺幽默作家。伊里夫原名伊利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因济尔贝格，一八九七年生于敖德萨一银行职员家庭，一九一三年技术学校毕业，曾任统计员和报刊编辑，一九二三年在《笛声报》工作期间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铁路员工》、《三十天》、《苏维埃银幕》等刊物上发表了众多针砭时弊的特写、讽刺幽默小品、短篇故事和影评等。彼得罗夫原名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一九〇三年生于一历史教师家庭，同为敖德萨人，一九二〇年古典中学毕业，先后担任过乌克兰电讯社通讯员，刑事调查局检查员，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讽刺幽默杂志《红辣椒》编辑部工作，常以"外国人费道罗夫"的笔名在《共青团真理报》、《笛声报》等刊物上发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杂文、特写、国际时事述评等。一九二五年两位作家相识于莫斯科，次年开始合作。在他们共同创作的十年中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的优秀作品，如：《十二把椅子》(1928)及其续篇《金牛犊》(1931)、《光明磊落的人》(1928)、《一层楼的美国》(1936)，以及发表于《真理报》、《文学报》、《旗帜》杂志等重要刊物上的大量讽刺小品、短篇故事和剧作。令人惋惜的是，两位作家均为英年早逝：一九三七年伊里夫因肺病辞世，彼得罗夫则于一九四二年殉职于战地记者的工作岗位。

《十二把椅子》是他们合著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们的成名之作。小说问世之初虽被"拉普派"斥之为"对现实生活取虚无主义态度"，但却很快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并博得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充分肯定。《十二把椅子》在两位作家生前即曾十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

《十二把椅子》的主要故事情节是，在革命风暴到来之际，贵族夫人别图霍娃将自己一生积蓄的珍宝秘藏在十二把一套的椅子中的一把，直至弥留之际，才将此事吐露给为其作临终忏悔的神父费多尔及其女婿沃

洛比亚尼诺夫。于是，以神父为一方，以女婿为另一方，便展开了一场寻觅与夺取财宝的争斗。寻宝的历程遍及俄罗斯大地的各个角落，涉及各式各样的人物；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离奇，读来荒唐可笑，但又真实可信。然而小说的主旨并不在于向读者提供一个滑稽幽默，妙趣横生的冒险故事，而是借助这一故事的巧妙结构，以辛辣讽刺的笔触在读者面前展现一个市侩、庸人和形形色色的社会蛀虫的“小世界”，(其中既包括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下沉滓泛起，蠢蠢而动的没落贵族、旧官吏、旧商人、旧神职人员，也包括“新经济政策”时期见机而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无视百姓冷暖的官僚主义者，损公肥私者和以艺术创新为名粗制滥造，甚至诲淫诲盗的所谓作家与诗人)，将戟刺的锋芒直指他们的共同特质——贪婪、自私、惟利是图与拜金主义。

小说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它继承俄罗斯讽刺幽默文学的优秀传统，塑造并确立了一个新的典型环境下讽刺人物的新典型——“伟大谋士”奥斯塔普·宾杰尔。

奥斯塔普·宾杰尔出现并活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时曾容许私有经济有一定发展)。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社会的诸多领域，包括思想文化战线，百废待兴，新的法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尚待确立的形势下；在一些人生活得庸庸碌碌，往往只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驱动的环境里，宾杰尔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奥斯塔普·宾杰尔是位市侩、骗子和冒险家的集大成者。他不关爱任何人，绝对只钟爱自己，他毫无国家、社会和集体观念；鄙夷一切诚实劳动；不择手段敛取钱财以满足贪欲。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概念化、脸谱化的形象，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他体格强健，快活乐观，在他的冒险事业中主动出击，积极果敢。他像食腐动物一样敏感，哪里有恶臭，哪里就有他的身影。“首席贵族”沃洛比亚尼诺夫刚一踏上觅宝之路便落人他的手中，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宾杰尔的制胜法宝是他那极端的厚颜无耻，他嘲笑和否定一切崇高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所到之处，总是将事物的黑白颠倒，把人们的头脑搅混。在他和沃洛比亚尼诺夫充满险阻的“共同事业”中，他表现得足智多谋，又善于应变，从而使他们的骗局能屡屡得逞，或在遭遇挫折时顺利摆脱困境。他牢牢控制着“首席贵族”，使之处处俯首听命，敢怒而不敢言，但他又能恩威并施，不计后者的“小

过”，表现出一定的“容人之量”。总之，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某些品质有时甚至会使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惋惜，惋惜此人的智能与才干未用于正途。也许，作者据此要告诉读者：这正是宾杰尔之流的危险所在。

小说在挞伐种种社会消极现象的同时，还以饱满的热情和钟爱之心，着力描绘了一位致力于未来城市建设，勤劳、执著、埋头苦干的工程师形象和一个生气勃勃，乐观向上的共青团员——青年新闻记者的群体，以凸显时代生活的主流并预示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此外，伴随着“觅宝者”的旅程，在读者面前还不时展现出俄罗斯的广袤疆土与海域、高加索巍峨壮丽的群山、汹涌澎湃的伏尔加河，以及流光溢彩、满载着歌声、赞颂着传奇英雄的夜行航船。通过这一切，作者似乎意在反衬宾杰尔之流的猥琐与渺小，并抒发胸臆，讴歌俄罗斯的大好河山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与永恒。

《十二把椅子》中的众多形象均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但迄今看来，它们依然显得十分生动、鲜活、丰满而逼真，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既有赖于两位天才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力，也由于那个时代，虽已物换星移成为过去，但与我们现时所处的环境毕竟尚有可以类比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选定的插图。插图的作者——库克雷尼克塞（Кукрыниксы），同样是一个由三位苏联美术研究院院士，苏联人民美术家——库普里亚诺夫（Куприянов）、克雷洛夫（Крылов）和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组成的杰出的艺术创作集体。他们各自都是优秀的肖像画和风景画画家，然而三人共同创作的，反映国内与国际形势题材的漫画、诸多经典文学作品的插图，以及极具杀伤力的反法西斯宣传画则使他们成为苏联美术界难以望其项背的佼佼者。他们的漫画作品融合和凝聚了各自的所长，并形成了三位一体、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辛辣的讽刺、着意渲染的氛围、极富动感的画面，以及夸张到近乎怪诞，充分凸显和昭示着本质与特征的人物造型。

伊里夫—彼得罗夫的小说配以库克雷尼克塞的插图的确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译　者

二〇〇三年四月

谨以此书献给

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①]

---

① 瓦·卡达耶夫(1897—),苏联著名作家,叶·彼得罗夫的兄长,本书主要情节由其提供。

目　　录

第一部　老城名流

第 一 章　别赞丘克与"自然女神" …… 3
第 二 章　别图霍娃夫人谢世 …… 15
第 三 章　"警世宝鉴" …… 26
第 四 章　远行缪斯 …… 33
第 五 章　伟大谋士 …… 38
第 六 章　钻石幻影 …… 48
第 七 章　"泰坦尼克"的遗迹 …… 54
第 八 章　文过饰非的小偷 …… 59
第 九 章　您的鬈发哪儿去了？ …… 71
第 十 章　钳工、鹦鹉和女巫 …… 79
第十一章　字母索引——生活的写照 …… 90
第十二章　炽热的女人，诗人的幻想 …… 101
第十三章　请做深呼吸：您太激动了！ …… 113
第十四章　"剑犁同盟" …… 126

第二部　在莫斯科

第十五章　椅子海洋 …… 143
第十六章　贝托尔德·施瓦茨修道士公共宿舍 …… 145
第十七章　各位公民，请尊重床垫！ …… 154
第十八章　家具博物馆 …… 161
第十九章　欧式表决 …… 170
第二十章　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 …… 180

第二十一章　肉刑……………………………………191
第二十二章　吸血鬼艾洛奇卡……………………………203
第二十三章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努连科夫……213
第二十四章　汽车俱乐部……………………………………224
第二十五章　与裸体工程师的谈话…………………………232
第二十六章　两次拜访……………………………………239
第二十七章　坐禁闭用的多功能箱笼………………………244
第二十八章　小母鸡与太平洋小公鸡………………………252
第二十九章　《加夫里拉正传》作者…………………………260
第 三 十 章　在哥伦布剧院…………………………………268

第三部　别图霍娃夫人的宝藏

第三十一章　伏尔加河上的奇幻之夜………………………285
第三十二章　一对魔鬼……………………………………292
第三十三章　逐出天堂……………………………………298
第三十四章　星际象棋代表大会……………………………306
第三十五章　以及其他等人…………………………………321
第三十六章　翠石洼风光……………………………………327
第三十七章　泽廖内角……………………………………336
第三十八章　在云层下……………………………………344
第三十九章　地震…………………………………………351
第 四 十 章　财宝…………………………………………363

第 一 部

老 城 名 流

第一章　别赞丘克与“自然女神”

N县城的理发馆和殡葬所如此众多，仿佛该城居民生来就是为了刮刮脸，理理发，用润发剂将脑袋整修一新，然后便马上要告别人世似的。可事实上，在N县出生，理发，以及死亡的人数均甚寥寥。县城的生活平静已极。春季的夜晚令人陶醉，月光下的泥泞像无烟煤似的闪闪发光，而城里的年轻人又如此钟情于公用事业基层工会的女秘书，致使她收取会费的工作都受到干扰。

然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则对爱情与死亡问题处之泰然，尽管就其职务性质而言，每天除去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外，自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他所掌管的正是这类事宜。

每天早上，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都要端来冰冷的杯子上挂着一溜溜雾水的热牛奶，他喝完后走出半明半暗的小屋，来到宽阔的，春光明媚，名为古别伦斯基同志的大街上。这是一条在一般县城里所能见到的，最为宜人的街道。街道左侧有一排淡绿色波浪似的玻璃橱窗，里面放着“自然女神殡仪馆”的泛着银光的棺材。街道右边则是别赞丘克师傅的棺木作坊，在几扇玻璃泥子业已脱落的小窗口里，无精打采地躺着几口布满灰尘，颇显得孤寂的柞木棺材。接下去是“名理发师皮埃尔及康斯坦丁”的店铺，门前挂着“专修指甲”和“上门烫发”的牌子，以招揽顾客。再往前走则是一家附设有理发部的旅馆。旅馆后面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兀立着一个孤零零的门框，紧靠门框，立着一块已经生锈的招牌。一头淡黄色的牛犊正在爱惜地舔着它。招牌上的字样是：

敬请惠顾 殡葬事务所

尽管经营殡葬事务者甚众，但前来光顾者却为数不多。还是在三年前，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尚未在N城定居下来时，“敬请惠顾”殡葬事务所即告倒闭，而别赞丘克师傅也饱尝过辛酸，有一次他甚至想把他的一口用以展出的上好棺木送进当铺。

N城的人们亡故者甚寡，对此，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比谁都更清楚，因为他在户籍登记处供职，主管那里的死亡与婚姻登记工作。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办公桌，酷似一块盖在坟墓上的旧石板，左边的一角已被老鼠啃了去，几条细弱的桌腿，颤巍巍地承受着一叠叠厚厚的卷宗的重压。卷宗是烟色的，上面题着字，从这些卷宗里可以获取所有有关N城居民的家谱，以及在该县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的宗族谱系的资料。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同往常一样，七点半钟一醒来，便立刻把一副老式的金梁夹鼻眼镜架在鼻子上。他不戴普通眼镜。一次他觉得，戴夹鼻眼镜不太卫生，于是便直奔眼镜店买了一副镀金镜架，没有边框的眼镜。起初，他很喜欢这副眼镜，可是他妻子认为（这是在她去世前不久），他戴上这副眼镜活像是米留可夫①，于是他便把眼镜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虽然不是近视眼，可戴起眼镜倒很习惯，而且美滋滋的。

“勃恩如尔！”②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面拿腔作调地对自己说，一面把脚放下床来。

这声“勃恩如尔”表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醒来情绪很好。如果他醒时说声：“古特，摩根”③，那么其含义通常是肝部不甚舒适，五十二岁已是非同儿戏的年龄，以及眼下天气很潮。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将两条瘦腿伸进战前那种订制的裤子，

---

① П.Н.米留可夫，俄国政治家、活动家、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其典型形象是向两边平伸、捻得很紧的唇髭和一副无框的圆镜片。

② “勃恩如尔！”，（法语）“Bonjour”，意为“您好”。

③ “古特，摩根！”，（德语）“Guten morgen”，意为“早安”。



扎好踝部的带子[①]，随即登上窄方头的、短靿软底皮靴。五分钟以后，他身上便出现一件十分招眼的、银星点点的月白色西装背心和一件柳斯特林[②] 闪光呢上衣。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抹去洗脸时留在白发上的水星儿，像野兽似的，爹爹胡子，犹犹疑疑摸摸不太光滑的下巴，拿起刷子将剪得短短的铅色头发梳了梳，之后便面带谦恭的笑容，迎着走进房来的岳母——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走了过去。

"埃波里特[③]，"她打雷似的嚷道，"昨晚我做了场噩梦。"

她说"梦"字时带有法语的鼻音。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自上而下俯视着岳母。他的身高达到一百八十五公分。从这一高度，他可以轻易而又方便地带着几分蔑视来对待岳母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

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继续说道：

"我梦见死去的玛丽了，她披散着头发，束着宽宽的金腰带。"

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声音犹如隆隆炮声，震得那盏带有储油器和一串串沾满灰尘的小玻璃坠子的生铁吊灯颤个不停。

"可把我吓坏啦！我担心，可别出什么事呀！"

她最后一句话说得那么用力，连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头上那块瓦片似的头发都散开了来。他皱着眉头，一字一顿地说：

"不会出什么事，妈妈，您已经交了水费吗？"

原来还没交。雨靴也未刷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喜欢他的岳母。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生性愚钝，加之，她已是垂暮之年，实难指望有朝一日她还会聪明起来。她吝啬得要命，只是由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穷困潦倒，才未能使她这动人心魄的特质，得以充分发挥。她的嗓音浑厚有力，只怕狮心王理查[④] 听到，也会

---

① 此处指的是一种特殊样式与质地的裤子，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流行于俄国；裤腿瘦长，裤脚有细带系于踝部，以保持裤腿挺直。

② "柳斯特林"（源于法语"lustre"），一种带有光泽的粗硬呢料，颜色可随光线、角度的不同而变换，二十年代初已不再流行，并成为一种廉价原料。

③ "埃波里特"，即"伊波里特"带有法语口音的读法，意在强调伊波里特岳母的贵族身份。

④ 狮心王理查（1157—1199），英国国王，一一八九年登基，膂力过人，被视为标准的勇士。据称，理查大喝一声，可使马匹跪倒在地。



艳羡不已。除此之外,最可怕的是,克拉芙季娅连日做梦,没完没了地做。她常梦见一些束着宽腰带的女郎、浑身佩带着龙骑兵黄色饰物的骏马、弹竖琴的守门人、身穿更夫的老羊皮袄,手持木梆,在夜间遛来遛去的警察,以及自己会在房间里蹦蹦跳跳的织针,边跳,边发出令人神伤的丁零声。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是个空虚无聊的老太婆,同时,她鼻子下面还长着两片唇髭,每一片都像一把刮脸用的小毛刷。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稍带愠怒地走出家门。只见棺材匠别赞丘克,身靠门框,双臂交叉,兀自在他那破落的店铺门前站着。只因他那商业上的创举屡遭失败,又因他长期服用使人内火中烧的饮品,他的眼睛像猫一样,颜色鲜黄,而且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火光。

“向贵客致敬!”一见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他便忙不迭喊道。“早上好!”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客气地掂掂头上那顶污渍斑斑的毛呢礼帽。

“恕我冒昧,您岳母的贵体一向可好?”

“嗯,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含糊地应了一声,耸一耸平直的双肩,继续赶路。

“喔,愿上帝保佑她身体康健。”别赞丘克不无痛楚地说,“我们净赔了多少啊,去他的吧。”

说罢,又在胸前叉起双臂,倚到了门框上。

在“自然女神”殡仪馆门口,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又被拦住了去路。

“自然女神”有三位业主。他们同时向伊波里特打躬施礼,齐声询问他岳母的健康状况。

“很好,很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答道,“她还能怎么样,昨天夜里又梦见她的宝贝女儿了,说是披头散发的。这就是她的梦中所见。”

三位“女神”面面相觑,大声叹了口气。

这些谈话耽误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赶路。一反往常,他来

到办公地点时，挂在那幅“事情办毕，即请离开”标语上方的时钟已指向九点过五分了。

因为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身材高大，特别是他那两撇唇髭，机关里的同事给他取了“马齐斯特”[①] 这个绰号，虽然真正的马齐斯特并没有胡子。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蓝色毡垫放在椅子上，将两撇胡髭捋顺，使之与桌面平行，然后才坐在椅垫上，这样他便显得比他的所有三位同事都高出一截。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害怕痔疮，他是怕磨破裤子，才用这块毡垫的。

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怯生生地瞧着这位苏维埃职员精妙操作的全过程。办公室的氛围，茜素墨水的气味，挂钟又急又重的喘息声，特别是那条“事情办毕，即请离开”的标语，使这位身着棉里呢上衣的男子备感压抑。虽然他还没有开始办事，可已经想要离开了。他觉得，他来这里要办的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为此，来麻烦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这样一位仪表堂堂的白发公民，实在于心不安。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也看出，来人要办的事情不大，耽搁一下未必不可，于是便打开 2 号活页文件夹，挪动一下夹板，埋头读起文件来。那位长上衣上镶着闪亮的黑色缘带的姑娘，同男子悄悄说了几句，羞得汗津津的，朝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那边，一步步挪了过去。

“同志，”她说，“这里哪儿办……”

穿呢上衣的小伙子高兴地长出一口气，自己也没料到，竟喊了一声：

“……办结婚的事儿！”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仔细看看把他同那对男女隔开的栏杆。

“是出生？是死了人？”

“是结婚，”穿呢上衣的男子又说了一遍，同时不知所措地四下

---

① 马齐斯特：由意大利演员主演的电影《卡比利亚》中的虎胆英雄。电影反映的是公元前二六四至前一四六年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几次战争中的故事。电影于一九一四年上映后，大为轰动，此后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六年间又拍摄了有关马齐斯特种种历险的系列片，俄罗斯版的电影即以“马齐斯特”命名。

望望。

姑娘扑哧笑了一声，事情有了谱。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以魔术师般的利落劲儿干了起来。他用老太婆似的字体，将新婚夫妇的姓名写进几个厚厚的本子。对姑娘从院子里叫来的几位证人严格盘问一番之后，对着印章温柔地哈了好一会儿气，随之欠起身，在两本破旧的公民证上盖了章。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收取这对新人两个卢布，递过收据笑了笑说："祝贺完成大礼，"随即站起来，舒展开他那伟岸的身躯，习惯地挺挺胸脯（曾几何时，他曾为自己做过一件紧身背心）。在太阳的一道道粗粗的光束照射下，他的肩上仿佛佩着一副金色的肩章。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却非常威严。他那副夹鼻眼镜上的双面凹镜像探照灯似的放着白光。两个年轻人站在那里活像一对羔羊。

"年轻人，"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文绉绉地说道，"请允许我，如过去人们所说，祝贺你们的合法婚姻，看到你们这对青年伉俪携手并进，去实现你们的终生夙愿，敝人欣喜之至！"

一口气说出这段台词之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握了握一对新人的手，对自己相当满意地坐下来，继续读起2号活页夹中的文件来。

邻桌的几名职员对着墨水瓶叽叽咕咕。

工作日就此开始平静地流淌。再也没有人来惊动死亡与结婚登记处。从窗口可以望见，在料峭的春寒中，公民们瑟缩着奔向四面八方，忙着各自的事情。

正值中午，在"犁与锤"合作社里，有只公鸡在打鸣儿，没人对此感到奇怪。后来响起一阵铮铮的金属声和马达的轰鸣。从古别伦斯基同志大街街口，滚出一团紫色浓烟。马达越来越响。继之从浓烟后面很快出现一辆县执委会"国字1号"汽车的轮廓，这种车散热器很小，可车身却很笨重。汽车在泥水里挣扎着驶过斯塔洛潘[①]广场，摇摇晃晃地消失在烟雾中，而职员们依然在窗前久久地议论着这件事，并把它与可能裁员联系起来。过了一会儿，只见别赞丘克师傅

① 斯塔洛潘，意为"老地主"。

顺着广场对面铺着木板的人行道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别赞丘克终日在大街上溜达，到处打听谁家有没有死人。

工作日已近尾声。在隔壁那座黄白相间的钟楼上拼命地敲着钟。玻璃在颤抖。寒鸦纷纷飞离钟楼，在广场上空聚集片刻旋即飞去。冰冷的暮空在杳无人迹的广场上方凝然不动。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也该下班了。这一天，所有该生的，已经生下，而且写进了厚厚的登记簿。所有要结婚的，也结了婚，而且同样写进了厚厚的册子。可惟独无人死亡，这对棺材业业主显然大为不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收拾好卷宗，将毡垫放进抽屉，用小梳子理理胡髭，正想着那热气腾腾的菜汤，准备离去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敞开，棺材匠别赞丘克出现在门口。

"向贵客致意，"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微笑着说。"有何见教？"

尽管别赞丘克那张怪脸在业已降临的暮色中熠熠生辉，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呀，什么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神情较为严肃地问道。

"'自然女神'，去他们的吧，他们会有什么好货色？"棺材匠含糊其辞地说着，"他们难道能让顾客满意？棺材——单是木料就得要多少啊……"

"怎么回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问。

"'自然女神'呗！……他们三家人都靠这一点小营生。他们用料差，做工更次，边饰稀稀拉拉，去他们的吧。我这儿可是老字号。一九〇七年开的业。我这儿的棺材就像一码齐的小黄瓜儿，个个儿百里挑一，讨人喜欢……"

"你这是怎么啦，你疯啦？"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简短地问了一声，向门口走去。"你那些棺材会把你搞成傻瓜的。"

别赞丘克殷勤地打开屋门，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先走，自己紧随其后，似乎由于急不可耐而浑身发抖。

"'敬请惠顾'殡葬所还在的那会儿，那是没的说。就连特维尔市① 的也抵不过它的锦缎。去他的吧。可现在，我直说吧，再也没

① 特维尔，加里宁市的旧称。

有比我的货更好的了，您找也不用找。”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愤然地一转身，相当恼怒地瞪了他一眼，随即加快了步伐。虽然他今天在公事上未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但是此刻，他觉得心情十分糟糕。

“自然女神”殡仪馆的三位业主正伫立在自家店铺门前，姿势同晨间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离开他们时一样。他们似乎从那时起，彼此就没说过一句话。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却有十分显著的变化，他们眼里那种依稀可辨的，神秘的得意表情说明，他们得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别赞丘克一见自己商业上的对手，狠狠地挥一下手，站下来在沃洛比亚尼诺夫背后悄悄说道：

“我给您让到三十二卢布。”

伊波里特皱皱眉，加快了脚步。

“可以赊账，”别赞丘克又加了一句。

“自然女神”的三位老板不言不语。他们一声不响地紧随在沃洛比亚尼诺夫身后，一路上频频摘下帽子，客气地颔首致意。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终于被棺材商们的死死纠缠惹恼，以比平日更快的速度跨上门前的台阶，气冲冲地在阶级上刮去靴底上的污泥，阵阵极其强烈的食欲袭来，促使他尽快走进了前室。此刻，弗罗尔－拉夫尔教堂的费多尔神父从房内迎面走了出来，他身上冒着热气，右手提着教袍，理也不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径自向门口匆匆走去。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立即发现，房间内过分的洁净，为数不多，摆得很乱的家具十分扎眼，一种浓烈的药味刺得鼻子发痒。在室内迎接他的是位女邻，农艺师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她发着嘘声，摇晃着双手。

“她情况很不好，方才作过忏悔，不要跺靴子。”

“我没有跺，”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顺从地答道，“出了什么事？”

库兹涅佐娃太太撇撇嘴，一只手指指内室的房门：

“心脏病急性发作。”


ПОХОРОННОЕ
БЮРО
„НИМФА“
ЗАВИВКА

随之，她显然是在重复别人的话，因为她喜欢这些话的分量：

"不排除死亡的后果，我今天一整天都是马不停蹄的。我早晨来借绞肉机，一看，门开着，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这间屋里也一样，于是我就想，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是去买做复活节甜面包用的面粉了，她早就打算去了。眼下您自己也知道，面粉如果不早点买……"

如果不是隔壁房间传出一声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感到心惊肉跳的呻吟，库兹涅佐娃太太还会没完没了地谈论面粉，昂贵的物价，以及她是怎样发现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躺在瓷砖壁炉旁已完全不省人事的情况。他用一只稍有些发僵的手迅速画画十字走进了岳母的房间。

第二章　别图霍娃夫人谢世

克拉芙季娅一手垫在脑下仰面而卧，她戴着一顶很艳的杏黄色包发帽，是曾经风行一时的那种，那年太太们都穿“尚特克莱尔”[①]裙衣，并且刚刚开始学跳阿根廷的探戈舞。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面部神色庄严，但无任何感情流露，两眼盯着天花板。

“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沃洛比亚尼诺夫唤了一声。

岳母迅速动起双唇，但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听到的不是那听惯了的号角似的声音，而是微弱，纤细而又凄切的呻吟，他的心不禁为之一颤，一滴明亮的泪水迅速夺眶而出，像水银一样顺着面颊滑落下来。

“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沃洛比亚尼诺夫又唤了一声，“您怎么啦？”

但是依然没得到回答。老太婆闭上眼，稍稍侧了侧身。

农艺师的妻子轻轻走进房来，像带孩子去洗澡似的，拉着手把他领了出来。

“她睡着了。医生不让打搅她。您呐，亲爱的，这么办，去趟药房，喏，这是药方，还顺便问一下，冰袋怎么卖。”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切都听命于库兹涅佐娃太太，觉得在这类事情上，她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

到药房需要跑很远的路。伊波里特像中学生一样，手里紧攥着

① “尚特克莱尔”，法语 chantecler，意为“黎明的歌手”。这种裙衣颜色鲜艳，下摆很长，腰部臀部裹得很紧，膝部以下突然放宽。这种裙衣，在一九一〇年彼得堡上演法国诗人、剧作家爱德蒙·罗斯丹的寓言剧《尚特克莱尔》后开始流行。该剧主人公是只公鸡，一位堕入情网的诗人，名叫“尚特克莱尔”（黎明的歌手），剧情在一个鸡舍中展开。荒诞古怪的剧情曾引起各种期刊的广泛讨论，商人们借此机会推出了以“尚特克莱尔”命名的裙衣、香水、巧克力等多种产品。

药方，急匆匆地来到街上。天色已晚，在即将燃尽的晚霞背景上，显现出一个瘦弱的身影，那是棺材匠别赞丘克，他正依在杉木门框上，嚼着面包和葱头。三位"自然女神"就蹲在他身旁，他们把羹匙舔来舔去地吃着一口铁罐子里的燕麦粥。这三位一看见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像士兵一样，站起来身子挺得笔直。别赞丘克悻悻地耸耸肩，朝竞争对手那边一伸手，嘟囔道：

"见他们的鬼，死缠着不放。"

在"斯塔洛潘"广场中央立着一尊诗人茹科夫斯基[1]的半身雕像，底座上镌刻着这样的题词："诗歌是尘世间一切圣洁幻想中的神明。"人们正在雕像旁热烈谈论着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身患重病的消息。聚在这里的市民们的共同见解是："你我都有一死"，"生死自有天命"。"皮埃尔及康斯坦丁"的理发师，顺便说一句，此君非常乐意人们称他"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此时不失时机地炫耀着他从莫斯科《星火》杂志中汲取的医学知识。这本杂志通常就放在他店铺里的一张小桌子上，以供顾客消遣。

"现代科学，"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说，"已经发展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吧，一位顾客下巴上长了一个脓包。过去常常导致血中毒，可现在据说在莫斯科，也不知是真是假，顾客都可以各自专用一把经过消毒的肥皂刷。"

听他讲话的几位公民长长地叹了口气。

"安德烈，你这可有点夸大啦！……"

"哪有这种事，为每个人都个别准备一把刷子，你可真想得出……"

一位从前的脑力劳动无产者，如今的摊贩普鲁希斯甚至恼火地说：

"您听我说，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根据最近的统计材料，莫斯科

[1]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俄罗斯浪漫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诗充满感伤主义的幻想，主人公多为以浪漫主义手法再创造的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有两百多万居民，那就是说，得准备两百多万把刷子喽？真够新鲜的。”

谈话渐趋激烈，若不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溜小跑地出现在“碎石街”的街那端，鬼才晓得，会谈出个什么样。

“又往药房跑了。看来事情很不妙。”

“老太婆要死啦，怪不得别赞丘克掉了魂儿似的，满街跑。”

“大夫是怎么说的？”

“什么大夫？保险储金会的那些人能算是大夫吗？把好好的人也能治坏了。”

“皮埃尔及康斯坦丁”早已按捺不住要作医学报告了，他小心地四下望望之后开了口：

“现在整个问题就在于血红蛋白。”

“皮埃尔及康斯坦丁”说完这话便住了口。

市民们也沉默下来，每个人都在琢磨这血红蛋白的神秘力量，各有各的理解。

当月亮升起，淡绿色的月光照亮那小巧的茹科夫斯基雕像时，可以在它那铜背上清楚地辨认出用粉笔大字涂写的脏话。雕像上的这些脏话最初出现在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雕像落成后的第二天晚上。无论当时的警察局和后来的民警局如何努力，这些污言秽语每天均会准时出现。

一幢幢带有护窗板的小木屋里，茶炊已在嗞嗞作响。晚餐的时间已到，公民们不愿浪费时间，各自散去。刮起了风。

这时，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已是弥留之际。她时而要喝水，时而要取送去修理的伊波里特的皮靴，时而抱怨，拿她的话说，能把人呛死的灰尘，时而又要人把所有的灯都点着。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不愿再多操心，他在房里走来走去，而一些令人不快的，有关操办后事的想法却不请自来。他想，势必要到保险储金会去预支些钱，跑去把神父找来，还要答复亲友们的唁函。为了稍事排遣，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只见别赞丘克棺材匠正在绿色的月光下站着。

“那么，您有什么吩咐，沃洛比亚尼诺夫先生？”棺材匠把便帽扣

在胸前问道。

“好吧，就由你来办，”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郁郁地答道。

“去他们的吧，‘自然女神’，他们能拿出什么好货来，”别赞丘克十分激动。

“见你的鬼去吧！真烦人！”

“我没别的，我是问边饰和锦缎怎么安排，去他们的？棺材要上等的？还是怎么着？”

“什么边饰、锦缎都不要，普普通通的木头棺材，松木的，明白吗？”

别赞丘克将一个手指贴在嘴唇上，表示他全明白了，随即转过身，拿着帽子一摇一晃地保持着平衡，但还是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去。直到这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才发现，棺材匠已喝得酩酊大醉。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心情又变得异常糟糕，他很难想象，今后他将怎样出入于这个空空荡荡，又脏又乱的住所。他觉得，随着岳母的去世，在革命剥夺了他往日那些优越的物质享受和阔绰的生活习好之后，千辛万苦营造出的这点屑小的安适和生活常规，也将付诸东流。“再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思忖着。“娶谁呢？县民警局局长的侄女？普鲁希斯的妹妹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夫娜？要不就雇个女佣？不行！那可净要打官司了，而且很不合算。”

生活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心目中顿时变得暗淡无光。他就这样怀着对生活的怨恨与憎恶又回到了家。

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已不再发谵语，她枕头垫得高高地躺在那里望了望走进房来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神志十分清醒，而且看来，表情还很严肃。

“伊波里特，”她清清楚楚地说道。“坐到我身边来，我应该对您说件事……”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很情愿地坐下来，审视着岳母那张瘦削的长有唇髭的脸。他本想笑笑，说些让岳母振作起来的话，但笑得极不自然，也找不到任何令人鼓舞的话，从他的喉咙里只挤出一些尴尬的、鸟鸣似的声音。

“伊波里特，”岳母又唤了一声，“您还记得咱们客厅里那套家

具吗？”

“哪一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以惟有对身患重病者才有的殷勤态度问道。

“那套……英国小花布包面的……”

“噢，是放在我家的那套吗？”

“是的，在老城……”

“记得，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一张沙发，两把圈椅，一打椅子，一张六条腿的小圆桌。都是些上等家具，汉布斯公司[①]制造的……您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但是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未能回答，她的脸逐渐蒙上一层硫酸盐似的蓝绿色。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知怎的，一下也没透过气来。他清楚记得他那幢别墅里的客厅、摆得十分对称的胡桃木曲腿家具、擦得很亮的打蜡地板、一架古老的棕色钢琴，以及墙上挂的那些显贵的亲戚们的肖像和镶着椭圆形黑色镜框的银版照片。

这时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用呆板而漠然的声音说道：

“我把我的钻石缝在一把椅子的座衬里了。”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乜斜了老太婆一眼。

“什么钻石？”他机械地问了一声，但马上回过味来。“难道他们抄家时没把它拿走？”

“我把钻石缝进椅子里啦。”老太婆固执地重复道。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跳将起来，看了看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那张在煤油灯照射下毫无生气的脸，才知道，她并不是在说胡话。

“您的钻石？！”他喊将起来，声音之大，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藏在椅子里了？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您为什么不把它们交给我？”

“您把我女儿的家产都给挥霍光了，我怎么能把钻石交给您呢？”

---

① 汉布斯公司，德国家具师汉布斯于一七九〇年在俄国创建的家具公司。一八一〇年获“宫廷家具师”称号。著名的汉布斯家具多为胡桃木制成，弯曲的桌腿和椅腿，以皮革、花缎、花布包面。

老太婆说时语调平静，但充满了敌意。

伊波里特刚一坐下，马上又站了起来。他的心脏喧闹着将一股股血液输遍了全身，脑袋里开始嗡嗡作响。

“但是您是不是把钻石从那儿取出来了？它们是不是在这儿？”

老太婆否定地摇了摇头。

“我没来得及，您该记得，咱们不得不逃得那么仓促，那么措手不及，钻石还在椅子里，就是放在赤陶台灯和壁炉之间的那一把。”

“简直是毫无头脑！您真是像您的女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放声大叫，也不顾他是在垂死者的病榻前，轰隆一声把小桌一推，在房内快步踱了起来。

老太婆漠然地注视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一举一动。

“您哪怕想想，这些椅子会落到什么地方也好啊？您是否认为，它们仍会安安稳稳地呆在我的客厅里，等您再来取回您这些贵族的标志呀？”

老太婆什么也未回答。

这位户籍登记处的办事员气得夹鼻眼镜也从鼻子上掉了下来，它那金制的横梁在膝间一闪，落在地上，镜片摔得粉碎。

“怎么？竟把价值七万卢布的钻石塞到椅子里？！塞到不知现在是谁在坐着的椅子里！？”

可就在此刻，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抽搭了一声，整个身体都扑倒在床沿上。她的手臂画了个弧形，想抓住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但立即落在了绗过的紫色被褥上。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吓得尖叫一声，向农艺师家冲去：

“好像要死啦。”

农艺师的老婆郑重其事地画了画十字，毫不掩饰其好奇心，同丈夫大胡子农艺师一起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家跑去。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本人则失魂落魄地迷了路，竟走进了县城的花园。

在农艺师夫妇和他们的仆人整理死者的房间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却在公园里游荡，因为没了夹鼻眼镜，竟撞在路椅上，错把一对热衷于早春之恋而冻僵的情侣，当做一簇灌木丛，而把月下的灌木丛却当成了簇簇晶光闪闪的钻石。



PDG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脑袋不知出了什么故障，他听见茨冈人在齐声合唱；胸部丰满的妇女们组成的乐队在不停地演奏着阿马帕[①] 探戈；他眼前浮现出莫斯科的冬天和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那马不停地向过路行人嗤着鼻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还有许多想象：贵重得令人心醉的橙色男衬裤，仆人们的耿耿忠心，以及可望成行的图卢兹[②] 之旅……

但是一连串的疑问犹如冷水浇头。

"我怎样才能找到这些钻石呢？"

茨冈人的合唱立即停止了。

"如今到哪儿去找这些椅子呢？它们肯定早已被人从我家拖向老城的四面八方，散落到各个像我这个户籍登记处一样布满灰尘、气味难闻的机关里去了。"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脚步慢了下来，并且突然绊在棺材匠别赞丘克身上，原来棺材匠正裹着羊皮袄横卧在公园的甬道上睡觉，经这一绊，后者醒过来，打个喷嚏，很快爬了起来。

"您别担心，沃洛比亚尼诺夫先生，"他就像继续不久前的谈话一样热切地说道，"棺材这玩意儿得下功夫。"

"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故去了！"订货人告诉他。

"喔，愿她老人家升天，"别赞丘克附和着说道，"这么说，老太太去世了……老太太们总要去世的……或说是归天，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老太太，比如说您的那位，个子矮小可不瘦，就该说，'去世了'……可比如说，身材高大些的，而且比较瘦，那就该说'归天了'……"

"这'就该说'是怎么回事？是谁该说？"

"是我们该说。我们这些棺材匠该说，拿您来讲吧，仪表堂堂，身材高大，虽说有点瘦，您要是死了，但愿不会如此，就该说，'入棺作古'了，如果死的是个生意人，是个原来的等级商人，就该说他'与世

① 阿马帕，巴西北部的一个州，此处指巴西风格的探戈，一九一〇年开始流行于欧美。

② 图卢兹，法国港口城市，旅游胜地，有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罗马式教堂和十一至十六世纪的大教堂。



长辞'了。至于地位较低的，比如看门的死了，或是个庄稼汉，那么就该说：'过去啦'，或是'伸了腿'。但是死的要是特别有权势的人，像列车长，或是个什么长官，那就该说'寿终正寝'了。人们就是这么说他们的：'听说了吗，我们那位寿终正寝啦'……"

这种有些奇怪的人类死亡的分类，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感到不胜惊讶，于是便问："那么，你要是死了，你的那些同行会怎么说呢？"

"我是个小人物。他们会说：'别赞丘克完蛋了'，再多就不会说什么了。"

接着，他又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

"'寿终正寝'，'入棺作古'对我都不合适，我的体型小……那么，棺材的事怎么样，沃洛比亚尼诺夫先生？您真的打算就这么安排了，不要边饰，不要锦缎衬里？"

但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重又沉浸于令人目眩的幻想之中，什么也没回答，径直向前走去。别赞丘克尾随其后，不住扳着手指计算着什么，像通常一样，嘴里还念念有词。

月亮业已隐去。像冬季一样寒冷。一汪汪积水又结上一层维夫饼干似的、易碎的薄冰。两位同路人走在古别伦斯基同志大街上，风在同商店的招牌厮打。从斯塔罗潘广场那边，伴着哗哗啦啦放下铁窗帘的响声驶来一支消防车队，消防队员们戴着头盔，穿着帆布衣裤，坐在车上耷拉着两条腿，摇头晃脑，故意扯着令人厌恶的嗓子唱着：

> 光荣属于我们的消防队长！
> 光荣属于亲爱的纳索索夫[①] 同志！……

"这是刚在消防队长的儿子科尔卡的婚礼上喝了喜酒，"别赞丘克淡漠地说了一句，并搔了搔皮袄里面的胸脯。"这么说，您还是不要边穗和锦缎喽？"

---

① 在俄语中，纳索索夫（Насосов）的词根为"насос"（意为唧筒，抽水机）。此处系作者对消防队长的戏谑。

恰恰在这个时候，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去一趟，”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到它们。其他的事，到时候再说。”在这场钻石梦里，他觉得连死去的老岳母也显得比过去可爱了，于是就一转身，对别赞丘克说：“就听你的！干吧！衬锦缎，带边穗！”

第三章 “警世宝鉴”

弗罗尔－拉夫尔教堂牧师费多尔神父听过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临终时的忏悔以后，心情极度惶乱。自走出沃洛比亚尼诺夫家直至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路上都在心神不宁地左顾右盼，并且带着一丝羞惭的笑容。快到家时，他的精神竟如此恍惚，险些没在县执委会那辆“国字1号”汽车的车轮下丧命。沃斯特利科夫神父好不容易才从那辆可恶的汽车所排出的紫色烟雾中挣脱出来时，已完全失去常态。尽管他已是人到中年，又身居受人敬重的神职，但剩下的一段路，他竟是轻佻地夹杂着跑步走完的。

神父太太卡捷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正在张罗晚餐。在不作彻夜祈祷[①]的日子里，费多尔神父喜欢早进晚餐。但是今天，令神父太太不胜惊讶的是，他摘下帽子，脱去厚厚的毛绒衬里的教袍之后，立即钻进卧室，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低声唱起《理当享用》这一颂扬圣母的祷词来了。

神父太太侧身坐在椅子上提心吊胆地小声说着：

“又出新名堂了！”

然而费多尔神父那颗炽烈动荡的心，从不知安分为何物。无论是作为教会中学学生的费加，还是中学毕业后长出小胡髭的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均是一样。沃斯特利科夫从中学转入大学，在法律系就读三年之后，于一九一五年，为逃避兵役，重又投身于宗教界。起初他行过按手礼当上了一名助祭，尔后又获得牧师教职，并被派来N城。在他谋取神职和世俗利禄的各个阶段，费多尔始终如一，永远是利欲熏心，贪得无厌。

---

① 彻夜祈祷，基督教徒在特定的日子里所进行的包括晚祷、晚课、夜祷和晨祷的祈祷式。

沃斯特利科夫神父一心想有一个自家的蜡烛厂。巨大的滚筒上缠绕着缆绳般的蜡条，这一幻景一直在折磨着他。为了购置他早已在萨马拉物色好的一家小蜡烛厂，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以谋取所需的固定与流动资金。

费多尔神父的种种方案往往都是些突发奇想，而且是想了就干。一次，费多尔神父突然熬起了大理石光白洗衣皂，一熬就熬了几普特[1]，然而肥皂，按照他的说法，虽含有大量油脂，却不起泡沫，而且比"犁与锤"合作社的肥皂贵两倍。后来，肥皂久久堆在过道里，因受潮而烂掉了，每当卡捷林娜打那里经过，总要哭上几声。再后来，他们便把肥皂扔进了污水坑。

又一次，费多尔神父从一本牲畜养殖杂志里得知，说是兔肉像雏鸡一样细嫩，说它的繁殖率极高，养兔能为勤快的主人带来很大收益，于是他便马上弄来半打种兔，结果，两个月过后，满屋满院都是这多得难以置信的大耳朵的活物，把个小狗涅尔卡吓得魂不附体，逃得不知去向。但不料想，该死的 N 城居民竟异常保守，谁也不买沃斯特利科夫的兔子，一只都不买，这样的同心同德，对于无组织的群众来说，实属罕见。这样一来，费多尔神父，经过同神父太太商量，决定用其味道鲜美胜过雏鸡的兔肉来装点自家的菜谱。他们用它来煎、炒、烹、炸，用它做馅饼，煮成汤，作晚餐冷盘，以及烤制小点心等等。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费多尔神父计算了一下，即便全家全部改食兔肉，一个月充其量也只能吃掉四十只兔子，可兔仔的月产量却为九十只，何况这种产量还要以几何级数与月俱增呢。

于是沃斯特利科夫夫妇决定对外出售家制美味正餐。费多尔神父整晚伏在灯下，用变色铅笔在裁得整整齐齐的演草纸上书写广告，以宣传他那用纯鲜牛油制成的美味正餐。广告开头是"味美价廉"四个字。神父太太在搪瓷罐里盛满用面粉做成的糨糊，费多尔神父连夜把广告张贴在所有的电线杆上，以及苏维埃各机关的附近。

这一新举措大获成功。头一天就来了七位主顾，其中包括军事委员部的办事员本津和公用事业管理科的科长科兹洛夫，正是有赖

---

[1] 普特，旧俄重量单位，1 普特等于 16.38 公斤。

于他的努力，城里惟一的古迹——伊丽莎白时代的凯旋门被拆除了。据他说，这东西有碍交通。大家都很喜欢这种饭食。第二天有十四人光顾。忙得神父夫妇连兔皮都来不及剥。整整一周生意都十分兴旺。费多尔神父已经盘算着要开一个不大的熟制毛皮作坊了，可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完全难以预料的事情。

因盘点货物已停业三周的"犁与锤"合作社开了张。门市部的工作人员使着劲，气喘吁吁地把一桶烂白菜滚到与费多尔合用的后院，倒进了污水坑。被诱人的气味引来的兔子纷纷聚拢在污水坑旁，到了第二天这些娇弱的啮齿动物便染上了瘟疫。瘟疫发作不过三个小时，便把二百四十只种兔和难以数计的仔兔统统撂倒了。

惊骇不已的费多尔神父，整整安生了两个月。直到现在，从沃洛比亚尼诺夫家回来，使太太大惑不解地将自己反锁在卧室的时候，才重又振作起来。一切迹象表明，费多尔神父又产生了一个勾魂摄魄的念头。

卡捷林娜蜷起一个手指，敲了敲卧室门。无人应声，只听里面唱得更加起劲了。神父太太离开房门，在沙发上占了一个位置，过了一会儿，房门稍稍打开了一点，费多尔神父的脸出现在门缝里面，脸上泛着少女般的红晕。

"快把剪刀递给我，老婆子，"费多尔神父说。

"你吃不吃晚饭了？"

"好啦，呆会儿。"

费多尔神父抓过剪刀，又把门锁上，走近挂在墙上的一面不大的椭圆形镜子前，镜框上带有划痕。

镜子旁边挂着一幅古老的民间手工染色铜版画《警世宝鉴》。特别是在兔子生意一败涂地之后，这幅画给了他很大安慰。挂图鲜明地昭示着，尘世的一切是多么短暂易逝。图中上排是四幅小画，下边是用斯拉夫连体花字印着的寓意颇深，能抚慰灵魂的注文："闪① 作祈祷，含②在种麦，雅弗③掌权，死神主宰一切。"死神手持大镰刀和

①②③ 闪、含、雅弗，《圣经·创世记》中挪亚的三个儿子，洪水消退后，他们繁衍了众多后代（"生养甚多，遍满了地"）。



带翅膀的沙漏计时器，他像是用假肢和矫形部件拼成的一样，站在一片荒丘上大劈着双腿，那副模样显然是在说：养兔失败不过是小事一桩。

费多尔神父更喜欢《雅弗掌权》那幅画，画中是位蓄着大胡子的胖富翁，他坐在小厅里的王位上，充分意识到自己富甲天下。

费多尔神父微微一笑，专注地照着镜子开始修剪他那部美髯。须发纷纷落下，剪刀嚓嚓作响。五分钟以后他才确信自己不会修剪胡子。胡子被他剪得歪向了一边，模样颇不雅观，甚至让人起疑。

费多尔神父在镜前直挺挺地伫立片刻，发起了脾气，他把妻子叫来，把剪刀往她那边一揣，气恼地说：

"你倒是帮帮我呀，老婆子，我怎么也对付不了我这一大把毛。"

老婆子惊得把手背了起来。

"你把自己怎么啦？"她终于开了口。

"怎么也没怎么，我在给自己剪胡子，帮帮忙吧，喏，这儿好像剪歪了……"

"天哪，"神父太太说着便剪起费多尔神父的鬈毛来，"费坚卡，你莫非要改当革新教派[①] 吗？"

费多尔神父很乐意往这方面谈。

"老婆子，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当革新教派呀？难道革新教派就不是人？"

"人当然是人啦，"神父太太刻薄地附和道，"怎么不是呀，又去逛电影院，又付赡养费……"

"那么，我也要往电影院跑。"

"去吧，请便。"

"我真的要去。"

"你去不出好结果！你照着镜子瞧瞧自己那副模样。"

的确，他在镜子里照见的是一张活泛的面孔：一双黑眼睛，须短

---

① 革新教派，东正教中主张自由改革的教派，形成于一九〇〇年，他们主张简化宗教仪式，神职人员生活世俗化，可以出入公共娱乐场所，可以离婚再娶等。一九二二年在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影响急剧扩大。

髭长，看起来既古怪又荒唐。

于是夫妻俩又开始修剪起唇髭来，直至修得长短合适为止。

接下来，使神父太太更为吃惊的是，费多尔神父宣称，他当晚便要因事出门一趟，并要求她到作面包师的哥哥那里，把他的羔皮领大衣和褐色鸭舌帽借来用一个星期。

“我哪儿也不去！”神父太太说完便哭了起来。

费多尔神父在房内迈着大步足足走了半个小时，一面变颜变色地吓唬着老婆，一面顺嘴胡诌。神父太太从中只明白一点：费多尔神父无缘无故剪了胡子，还要戴着顶傻瓜帽子不知要往哪儿去，把她丢下不管。

“我不会丢下你，”费多尔神父说，“不会丢下你，我过一个星期就回来。人总可以有事吧？可不可以？”

“不可以！”神父太太说。

费多尔神父，这个对待亲人一向十分温和的人，甚至用拳头敲起桌子来。虽然他敲得小心谨慎，也很笨拙，因为他没有这样做过，可神父太太已经怕得不得了，披起披肩便跑到哥哥家去借世俗装束去了。

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费多尔神父思索片刻后自言自语道：“女人也很不容易。”随后从床下拖出一个包着铁皮的小箱，这种箱子常可以在红军士兵那里见到，箱子里裱糊着条纹壁纸，纸上贴着布琼尼的肖像，或是“浴场”牌香烟盒，烟盒上印着遍布鹅卵石的巴统海滩，海滩上躺着三个美女。令费多尔神父不满的是，沃斯特利科夫家的小箱子里虽然也贴满了图片，但是既没有布琼尼，也没有巴统的美女。神父太太把箱子里糊满了从《一九一四年战争年鉴》上剪下来的照片，有《攻克佩列梅什利》，有《在阵地上向下级官兵发放御寒用品》，以及诸如此类的图片。

费多尔神父把箱子浮头儿的书本取出放在地上，其中有：《俄国朝圣者》杂志，一九〇三年合订本，厚厚一本《分裂教派史》，以及书皮上印有维苏威火山的《俄国人在意大利》会话手册，然后将手指探到箱底，掏出妻子的一顶破风帽，这时箱子里突然有股樟脑味扑鼻而来，费多尔神父不禁皱皱眉。他撕掉风帽上的花边和贴边，从帽子里

取出一个沉甸甸的香肠状亚麻布袋,袋里装有二十枚面值为十卢布的金币,这是费多尔神父从商业冒险中攒下的全部积蓄。

他用一只手习惯性地撩起教袍的下摆,将布袋塞进条纹裤的裤袋,然后走近五斗橱,从一个糖盒子里又取出五十卢布纸币,票面有三卢布,也有五卢布的。盒子里还剩下二十卢布。

“过日子足够啦,”他想。

第四章 远行缪斯[①]

晚班邮车到达一小时前，费多尔神父身穿刚过膝盖的短大衣，提着一个藤篮排在售票处前的队伍里，他不时提心吊胆地望望车站的各个入口，生怕老婆不听他的一再嘱咐，跑到车站来送行，那样一来，正坐在小卖部请税务员喝啤酒的摊贩普鲁希斯便会立刻认出他来。与此同时，他还时不时又羞又怕地看看自己那条露在外面的条纹裤子。

硬座车厢放人时通常是浴血奋战的场面。旅客们弯腰驼背扛着巨大而沉重的行囊，从车头跑到车尾，再从车尾跑向车头。费多尔神父茫然不知所措，也随同众人跑来跑去。他像大家一样，用讨好的声音同乘务员说话，也和大家一样，害怕售票员给的是"错票"，直至他被放进车厢，这才恢复了素来的平静，甚至快活起来。

机车发出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将费多尔神父拉往不为人知的远方，去完成一项显然是大大有利可图的秘密使命。

划归铁路使用的这个地带着实有趣。普通的一位公民一到此地，内心里便有一种忙碌的感觉，或是变为乘客，或是变为收货人，或干脆成为一个不买票的混混儿，把列车乘务员和站台检票员的生活和工作搅得一团糟。

当一位公民跨进这个被他们外行地称作车站和站台的地带，他的生活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一些身着白围裙，胸前挂着小镍牌儿的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②] 式的脚行，就会忙不迭地跑过来，殷勤

---

① 缪斯，本为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科学的九位女神，各司历史、天文、抒情诗、爱情诗、史诗、喜剧、悲剧、舞蹈、舞蹈哑剧，并无"远行缪斯"，此处系作者之借用。

②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 —1585），哥萨克首领，民歌中的英雄。约在一五八一年远征西伯利亚，同古楚汗作战时身亡。

地接过他的行李。从此刻起，这位公民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成了乘客，并且开始履行乘客的全部义务。这些义务十分繁杂，但却令人愉快。

乘车的旅客特别能吃。普通人在夜间一般不吃东西，但是旅客夜间也吃，吃昂贵的炸童子鸡，吃煮得很老而对肠胃有害的鸡蛋，还吃油橄榄。列车驶过岔道时，行李架上无数的茶壶便丁丁当当地响个不停，裹在报纸里的，被连根拔掉大腿的童子鸡也直往上跳。

但旅客们对此毫无察觉。他们在说着笑话，每隔三两分钟，整个车厢都要爆发一阵哄堂大笑。随后安静一会儿，接着便会有一个悦耳的声音讲述另一则笑话：

"一个犹太老头儿快断气了。妻儿们都在一旁站着。

"'莫尼娅在这儿吗？'老头有气无力地问。

"'在这儿。'

"'布兰娜姑姑来了吗？'

"'来啦。'

"'奶奶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她？'

"'喏，在这儿站着呐。'

"'伊萨克呢？'

"'伊萨克也在这儿。'

"'孩子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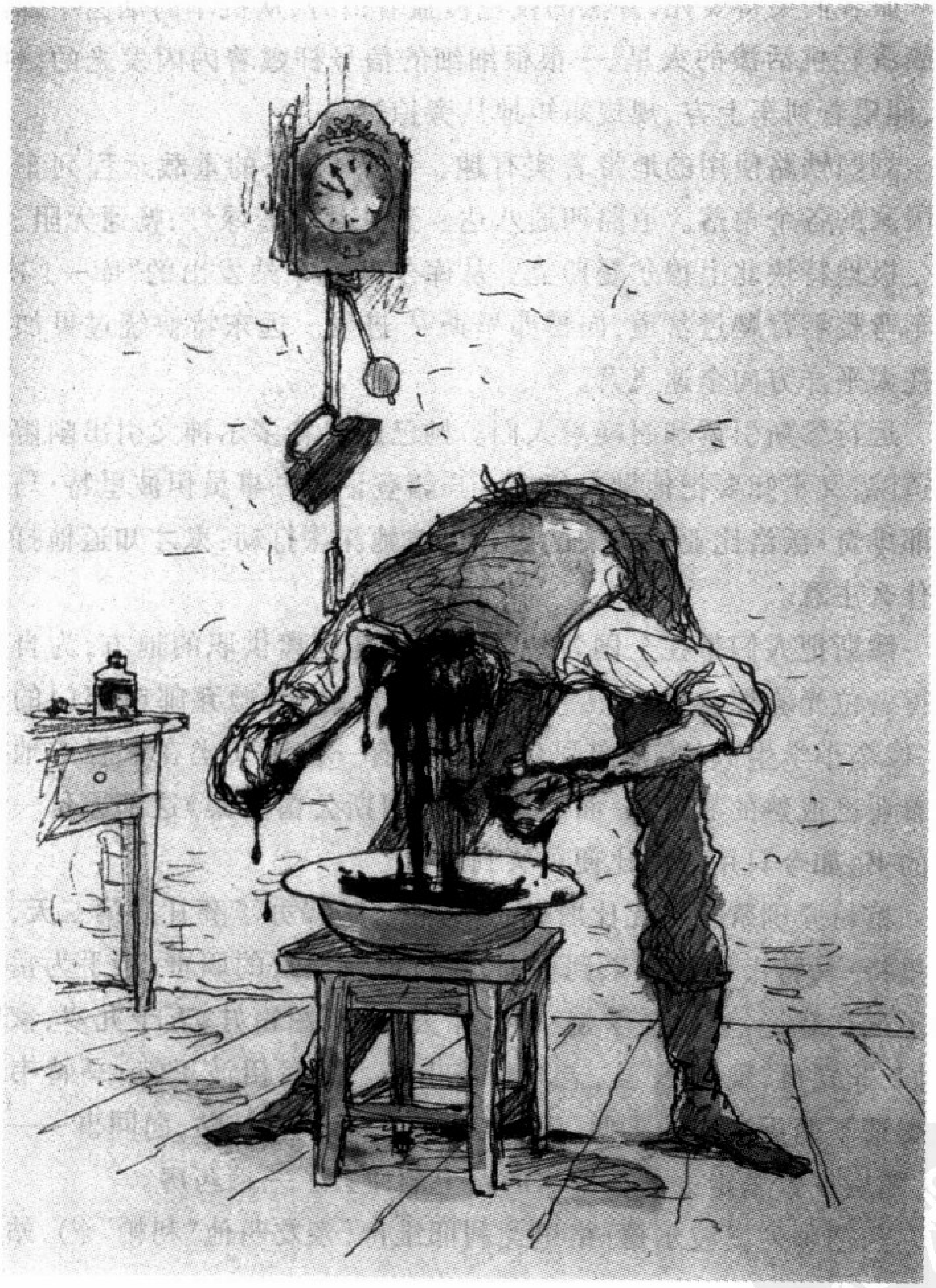
"'喏，全都在。'

"'那，谁留下照看店铺呀？！'"

霎时间，雷鸣般的笑声把行李架上的茶壶震得丁当乱响，而那些雏鸡蹦蹦跳跳像是要飞。但旅客们对此依然毫不理会，每个人都有一段珍藏在心里的趣闻，急切地等待着轮到自己的那一刻。又一个要讲笑话的人，用肘部抵抵身旁的人，大声央求着说：

"我听说有这么一档子事，"他好不容易才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便讲了起来：

"有一个犹太佬回到家来躺在老婆身边睡觉，忽然听见床下有谁



在抓挠，犹太佬把手放到床下，问道：'是你吗，杰克[1]？'这位杰克舔舔放下来的手答道：'是我！'"

旅客们笑得要死，昏黑的夜色覆盖着田野，从机车的烟囱中蹿出一簇簇轻佻活泼的火星，一根根细细的信号杆戴着闪闪发光的绿眼镜，仰望着列车上方，规规矩矩地从旁掠过。

划归铁路使用的地带着实有趣，一列列长长的重载远程列车驶向国家的各个角落。道路四通八达。到处都亮着绿灯，畅通无阻。

极地特快北上穆尔曼斯克。从库尔斯克车站发出的"库—1次"列车弯腰躬背爬过岔道，向梯弗里斯[2]进发。远东特快绕过贝加尔湖往太平洋方向全速飞奔。

远行缪斯引诱和召唤着人们。她已经将费多尔神父引出幽僻的修道院，又不知要把他抛向何方。户籍登记处办事员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沃洛比亚尼诺夫的内心也被她深深打动：鬼才知道他打定了什么主意。

缪斯把人们带往全国各地。有一位在远离供职的地方，为自己觅得一位光彩照人的新娘，另一位为追逐财宝，抛弃邮电部门的工作，像个小学生似的，奔向阿尔丹[3]，还有一位则安坐在家轻柔地抚摸着业已成熟的疝气，一面阅读《萨里阿斯公爵文集》这部原价一卢布的书，如今只用五戈比便可买到。

棺材匠别赞丘克无比殷勤，自告奋勇地操办了葬礼。第二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到班上，履行他所担负的职责，亲手为岳母作了死亡登记：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佩图霍娃，五十九岁，家庭主妇，非党员，现住N县，老城贵族出身。随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请了两周法定的丧假，领了四十一卢布假日补贴，向同事一一告别，随后往家里走去。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了一趟药房。

药剂师列奥波尔德·格里戈利耶维奇（亲友叫他"利帕"[4]），站在

---

① 杰克，此处指宠物狗的名字。

② 梯弗里斯，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旧称。

③ 阿尔丹，原苏联城市，位于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金矿与云母开采中心。

④ "利帕"，在俄语中与"伪造品"、"假冒物"同音。

红色柜台后面，陷于各种毒药罐子的包围之中。他正极力向消防队长的小姨子兜售着名为“安果”的防晒、祛斑、增白润肤膏，可消防队长的小姨子要买的却是“安果”牌的金色扑粉，这种扑粉能赋予肌肤先天所不及的均匀的黝黑。但是药房里只有防晒润肤霜。两种功效截然相反的产品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斗，斗争持续了半个小时，结果，赢家还是利帕。他卖给消防队长的小姨子一支口红和一个灭臭虫器，此物与茶炊的结构相同，外观与喷壶相似。

“您要些什么?”

“发剂。”

“是生发剂，除发剂，还是染发剂?”

“还生什么发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要染发的。”

“要染发就用‘泰坦尼克’超级染发剂，是从海关弄来的，走私品，无论是冷水、热水，还是肥皂、汽油都洗不掉它。一瓶可用半年，三卢布十二戈比。这是我作为老相识推荐给您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把“泰坦尼克”这个小方瓶子在手里翻来转去，看了看商标，叹了口气，掏出钱放到了柜台上。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回到家里，强忍着恶心，往头发上，胡子上浇起“泰坦尼克”来，整个房间充满了臭气。

午饭后，臭气稍散，胡子干了，但粘在了一起，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梳开，所谓彻底治本的黑色却有些发绿，而重新染过已来不及。他从岳母的小匣子里取出头天晚上发现的珠宝清单，重新数了数匣子里的全部现金，锁上宅门，将钥匙藏在后裤兜，乘上第7次加快列车，奔赴老城而去。

第五章 伟大谋士

十一点半钟，一个二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从西北方奇马洛夫卡村那厢来到老城。一个流浪儿跟在他后面跑着。

“叔叔！”他快活地喊着。“给十戈比吧！”

年轻人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暖烘烘的苹果给了他，但是流浪儿依然紧追不舍。行路人站住脚讥讽地瞅了男孩一眼，低声说道：

“是不是还要我那放着钱的家门钥匙给你呀？”

过于冒失的流浪儿，深知自己的奢求毫无道理，便立刻站了下来。

年轻人撒了谎：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存放钱财的家，更没有用以打开家门的钥匙。他甚至连件大衣都没有。年轻人进得城来，只穿着一件绿色的紧腰西装上衣。他那粗壮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绕了几圈的旧围巾，脚上穿的是一双系带的半高鞠漆皮鞋，鞋帮是用橘黄色麂皮做的，脚上没穿袜子。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台等高仪。

“噢，印度舞女，嘀哩哩，嘀哩啦！”他走近外来货场时唱将起来。

在这里他可以大有作为了。他挤进一排摆地摊卖旧货的商贩中间，将等高仪往前一放，煞有介事地吆喝起来。

“谁要等高仪?! 等高仪贱卖啦！代表团和妇女工作部的要买，可以减价！”

这突然推出的商品久久无人问津。家庭主妇代表团对紧俏商品更感兴趣，她们都围拢在卖纺织品的篷子旁边。一名老城刑侦队队员已经在这位商贩身旁来来回回走了两趟，但是这个等高仪，一点也不像脂油中心[①] 办公室昨晚失窃的那台打字机，于是便走开去，不再紧紧盯着这个年轻人了。

---

① 脂油中心，指全俄农业合作系统下属的“全俄奶品合作社联合会”。



午饭前，等高仪以三卢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钳工。

“可以自动测量，”年轻人说，一面将仪器递给顾客，“如果有东西要测的话。”

快活的年轻人将精巧的仪器脱手以后，在“美味居”食堂吃过午饭便观光市区去了。他经过苏维埃街，来到红军街（原来的普希金大街），穿过合作社街又来到苏维埃街，不过这并不是他方才走过的那条，城里共有两条苏维埃街，对此，年轻人感到不胜惊讶，接着他不知不觉来到一条名叫勒拿事件① 的街道（原杰尼索夫大街）。眼前出现一幢漂亮的独家两层楼房，门牌28号，楼前挂着一块牌子：

苏联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城省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局 第二福利院

为了同坐在门前板凳上的守门人对个火，年轻人停了下来。

“请问老大爷，”年轻人吸了口烟问道，“您这城里，有没有没出嫁的大姑娘呀？”

看门的老头儿丝毫也没感到奇怪。

“对有些人来说，母马也就是大姑娘，”他答道，显然很乐意跟人说说话儿。

“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年轻人迅速说了一句。

可是立刻又提了个问题：

“这样一幢房子里，能没有未婚姑娘？”

“我们这儿的姑娘，”门房反驳道，“早就得打着灯笼到阴间去找了。我们这儿现在是国家养老院，老太太们享受着全额的养老金。”

“我明白，这都是些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出生的人吧？”

“对，对，生下来的时候就生下来了。”

“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以前，这房子是干什么的呀？”

“什么时候？”

---

① 勒拿事件，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发生于勒拿金矿的事件，沙皇军队对进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施行了镇压。

"就是旧制度的时候。"

"旧制度的时候,我们老爷住在这儿。"

"资产阶级?"

"你才是资产阶级呢! 他不是资产阶级,他是贵族的头头儿。"

"那就是说,是无产阶级喽?"

"你才是无产阶级呢! 跟你说过了,他是贵族头头儿。"

若不是年轻人决定要办他的正事的话,同这个对社会阶级结构不甚了了的老头儿的谈话,天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听着,老大爷,"他说,"咱们不妨去喝一杯。"

"好啊,你请客。"

一个小时不见两个人的踪影,可他们回来的时候,守门人已经成了年轻人最最忠实的朋友。

"那么,我就在你这儿过夜了,"年轻人说。

"既然是个好人,我看住一辈子都行。"

客人一看,这么快便达到了目的,便很快溜进门房,脱下皮鞋,在长椅上伸展开身子,考虑着来日的行动计划。

年轻人名叫奥斯塔普·宾杰尔。通常他只告诉人们他履历中的一个细节:"我爸爸,"他说,"是土耳其臣民①。"这个土耳其臣民的后代,一生中更换了多种职业。他那活跃的性格妨碍他投身于某项单一的事业,而是把他抛向四面八方,现在又把他带到了老城,他一无袜子,二无钥匙,三无住所,四无钱财。

奥斯塔普·宾杰尔躺在暖得发臭的门房里,暗自琢磨着争取发迹的两套可行方案。

其一,是可以作一个多妻者,安安稳稳地拎着一个新提箱,装着从轮值妻子那里掠来的贵重物品,辗转于多个城市之间。

再者则是明天便可以到老城儿童福利委员会② 去,建议他们承

---

① 土耳其臣民,作者暗指宾杰尔的父亲多半是在南方港口城市敖德萨经商的犹太人,他们获取土耳其国籍,是为了逃避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歧视地位,并可以免服兵役。

② 儿童福利委员会,指省执委会下属跨地区的组织,其任务为改善儿童生活,监督儿童机构的文化教育工作,与儿童流离失所的现象做斗争。

销一幅叫做《布尔什维克致函张伯伦[1]》的画，此画虽然尚未画成，但构思新颖，是摹仿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人致函土耳其苏丹》的作品。如果事情能够得手，这一方案便能有四百卢布的进账。

两套方案都是奥斯塔普最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想出来的。多妻方案是他读到晚报上的一则庭审公告，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公告表明，某位多妻者受到的判处，只不过是不予严格隔离的两年徒刑。第二号方案是宾杰尔凭着一张免费券，参观俄罗斯革命美术家联合会画展时产生的念头。

但是两种方案都各有缺陷。要走多妻发迹之路，非有一身引人注目的、带有深色圆斑图案的灰色西服不可，同时起码要有十卢布的资本作为诱饵。当然啦，穿着一身绿色行军装束结婚也未为不可，因为对于外省待嫁的马格丽特们来说，宾杰尔的壮实与漂亮的外表是绝难抗拒的。然而正如宾杰尔所言，这将是："档次太低的脏活儿。"画画的方案也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一些纯技术问题，比如能把加里宁同志[2] 画成头戴哥萨克羊皮帽，身披白斗篷[3]，而把契切林[4] 同志画成光着膀子的吗，这合适吗？当然，万不得已，也可以把画中人物画成一般的装束，但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不是那种效果了。"奥斯塔普想着想着说出了声。

这时他方才发现，守门人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很久。原来，他在全神贯注地回忆他旧时的主人。

"连警察局长都向他敬礼……我这么跟你说吧，比如，你给他祝贺新年，他会给你三卢布，比如，过复活节，就又是三卢布，又比如，你祝贺他生日，他还能给三卢布……喏，一年里头，单是这贺喜钱就有十五卢布的进项。他还答应给我申请奖章哪。他说：'我要让我的门

---

① 张伯伦(1868—1940)，英国政治家，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任英国外长，当时英国被视为苏联的潜在军事对手，一九二七年两国曾断绝外交关系，张伯伦常常成为苏联宣传舆论的攻击对象。

② 加里宁(1875—194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一九三八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③ 指列宾名画《查波罗什人致函土耳其苏丹》中人物的装束。

④ 契切林(1872—1936)，一九一八至一九三〇年任俄罗斯联邦及苏联外交部长。



房戴上奖章，'他就是这么说的：'吉洪，这奖章你算是戴定啦'……"

"怎么样，颁给你了吗？"

"你等一会儿……他说：'我的门房没有奖章可不行。'为了奖章，他跑了一趟圣彼得堡。那边当官儿的不愿给，说'皇上出国了，现在不行。'老爷让我等着，他说：'吉洪，你等着吧，你不会没有奖章的……'。"

"现在你的老爷怎么样啦，给毙了吗？"奥斯塔普忽然问道。

"谁也没毙，他自己走的，他干吗要在这儿跟大兵呆在一起……现在干看门的差事能得奖章吗？"

"能得，我可以给你张罗一枚。"

守门人怀着敬意瞧瞧宾杰尔。

"我没有奖章不行，我的这种差事。"

"你们老爷到什么地方去啦？"

"谁知道他呀！听人说，他去了巴黎。"

"喔！……白色的金合欢……侨居之花……这么说，他是个侨民喽？"

"你才是侨民呢……听人说，他去了巴黎。房子征给老太婆们用了……你就是天天给她们道贺，连十戈比也甭想得到！……唉！要是老爷在这儿！……"

就在这一刻，门楣上那个生了锈的铃铛被拉响了。守门人呼呼哧哧，蹒蹒跚跚地向屋门走去，门一打开，他便在极度惶惑中向后退了一步。

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站着的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黑胡髭，黑头发。夹鼻眼镜后面那两只眼睛像战前一样炯炯发光。

"老爷！"吉洪满腔热情地呼喊了一声，"从巴黎回来？"

因有外人在场而发窘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这才发现桌边那双浅紫色的光脚板，于是更加窘促，他想尽快离开，但是奥斯塔普蓦地跳将起来，向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深深鞠了一躬。

"我们这儿虽不是巴黎，但是欢迎您光临寒舍。"

"你好，吉洪！"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勉强说了一句，"我根本不是从巴黎来。你怎么会有这种怪想法？"

然而奥斯塔普·宾杰尔生就一只高贵的长鼻头，已经嗅到肥油的气味，没容守门人吭一声，便连忙搭话。

“明白，明白，”他乜斜着一只眼睛说，“您不是从巴黎来。您是从科诺托普来凭吊您已故的祖母的……”

他这样说着，亲切地搂着呆愣愣的老头儿，还没等后者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把他推出了门房，当老头儿醒悟过来时，只晓得老爷从巴黎回来了，而他，吉洪被推出了门房，手里还攥着一张一卢布的钞票。

守门人走后，宾杰尔随即将门仔细闩好，转过身，对着一直站在房中央的沃洛比亚尼诺夫说道：

“不要慌，什么事儿都没有。敝姓宾杰尔，您也许听说过？”

“没听说过，”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耐烦地答道。

“是啊，在巴黎哪能听到奥斯塔普·宾杰尔的名字啊？现在巴黎还暖和吧？挺好的城市。我的一位表姐嫁在那儿。前不久还用挂号信给我寄了一块丝手帕……”

“胡说八道！”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大声说道。“什么手帕！我不是从巴黎来，而是从……”

“我懂，是从莫尔尚斯克来。”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还从未同宾杰尔这样热心的年轻人打过交道，所以心里有一种糟透了的感觉。

“好啦，您知道，我该走了，”他说。

“您到哪儿去？您用不着着急。国家政治保安局会自己找上门来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顿时无言以对，解开绒领大衣，往长凳上一坐，很不友好地望着宾杰尔。

“我不懂您的意思，”他说，声音十分消沉。

“这没关系，您马上就会明白，请稍等。”

奥斯塔普光脚蹬上皮鞋，在房内走了走，这才开了口：

“您越过的是哪一段边界？波兰的？芬兰的？还是罗马尼亚的？大概不太好受吧？我有个熟人，前不久越了境。他住在斯拉乌特，在咱们的边境这边，而他的岳父岳母家在边境那边。他因为家务事跟

老婆吵了一架，他老婆生来就是个小心眼儿，照他脸上啐了一口，便越过边境跑到她父母那儿去了。我这个熟人一个人呆了两三天，觉得事情很糟：没人做饭，屋里也很脏，所以决定言归于好。他在夜间越过边境去找岳父，当即便被边防军抓住，硬给治了罪，被关在牢里六个月，后来又被开除出工会。据说现在他老婆又跑回来了，傻婆娘，可丈夫却关在强劳所里。她常给他送点东西……您也是从波兰那边越的境吧？"

"说实话，"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喃喃地说道，他怎么也没料到，在寻觅钻石的途中竟被这个年轻人挡了道，并且受着他的左右。"说实话，我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公民。不信可以给你看我的身份证……"

"眼下印刷业这么发达，在西方印上一份苏联身份证，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我有一个熟人，连美元都能印。您知道，仿造美钞有多难吗？那种钞票纸里有各种颜色的细纤维。非得有高超的技术不可。他在莫斯科的黑市上顺利地脱了手；可后来才知道，他爷爷，一个出名的非法倒汇者，在基辅把它们买了去，结果彻底破了产，因为那些美元毕竟是假的。所以呀，您带着您这种身份证也不免要吃亏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十分气恼。他气的是本该加紧去寻找钻石，可他却坐在这发臭的门房里，听这个年轻的无赖没完没了地唠叨他朋友的那些黑道上的勾当，可尽管如此，他怎么也下不了离开这儿的决心。他一想到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会在城里到处饶舌，说过去的首席贵族回来了，就感到胆战心惊。那样一来，一切都完了，很可能还要把他弄到国家政治保安局去。

"您最好还是不要对任何人说看见我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恳求他，"人们可能还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叛逃者呢。"

"好！您这差不多算是说对了，首先往好处说：这儿有个侨民回到了故乡。往坏处说呢，他害怕把他抓到国家政治保安局去。"

"我对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侨民！"

"那您是什么人？您到这儿干吗来啦？"

"喏，我从N县来办事来了。"

“办什么事?”

“是私事。”

“到现在您还说,您不是侨民?……我的一个熟人也……”

此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被宾杰尔熟人的故事搞得就要发疯了,眼看斗不过他,便只好屈服了。

“好吧,”他说,“我全都说给你听。”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心想:“没有个助手终究也是不行的,他似乎是个狡诈的骗子,这种人是用得着的。”

第六章　钻石幻影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摘下头上污迹斑斑的厚呢礼帽，梳了梳胡髭，每梳一下，便有一串小小的电火花从胡髭里飞出来，他横下心，清了清喉咙，把岳母临终时所说的有关钻石的事，统统告诉了这个他初次邂逅的陌生人。

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奥斯塔普几次跳起来，对着铁火炉兴高采烈地大喊：

"坚冰已破，众位陪审员先生，坚冰已破。"

一小时过后，两个人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小桌旁，脑袋顶着脑袋，读着一张长长的珠宝清单，曾几何时，这些珠宝还曾为岳母的手指，脖颈，胸脯和发髻增光添彩。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时不时地扶一扶在鼻子上晃动的夹鼻眼镜，一字一顿地说道：

"三串珍珠……我记得很清楚……两串是四十颗珠子的，另一串大的有一百一十颗……一枚钻石坠子……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价值四千卢布，古老的工艺……"

接下去谈到了戒指，不是那种订婚用的，又粗又笨不值什么钱的东西，而是几枚镶着玲珑剔透的钻石，精美纤巧的戒指，还有沉甸甸的灿烂夺目的耳坠，能给女士们的耳朵投上彩虹般的光华；几只带有祖母绿鳞片的蛇形手镯；一个带有精美饰物的项圈，是用五百俄亩的小麦收成换来的；再有就是一串只有歌剧的女台柱才能戴得起的珍珠项链；最后则是一个价值四千卢布的冠状头饰。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环顾一下四周。只见那感染了鼠疫的黑糊糊的屋角里闪烁，抖动着碧绿色的春光。钻石的幻影悬浮在天花板下，一串串珍珠在桌子上，地板上跳跃和滚动。充满着珠光宝气的幻景撼动着整个房间。

只是奥斯塔普的话声，才使激动不已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清醒过来。

“这些珠宝选得不错，看得出，选得颇有鉴赏力。这些宝贝总共要值多少钱？”

“七万到七万五千。”

“嗯……那就是说，眼下可以值十五万。”

“难道能值这么多？”沃洛比亚尼诺夫问。

“不少于这个数。不过，您，亲爱的巴黎来的同志，把所有这些都抛开吧。”

“怎么抛开？！”

“啐它一口唾沫，”奥斯塔普答道，“就像历史唯物主义以前那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怎么会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共有几把椅子？”

“十二把，一整套客厅用的家具。”

“您这整套家具，恐怕早就被放进炉子里烧掉了。”

沃洛比亚尼诺夫甚至吓得站了起来。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这事由我来办。继续开会。顺便说一句，咱们得订一个小小的合同。”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喘着粗气，点点头表示赞成，于是奥斯塔普·宾杰尔便开列起条件来。

“一旦宝物到手，我作为这一合同项目的直接参与者和此事的技术指导，应得百分之六十，至于社会保险费嘛，您就不必为我支付了，这对我无所谓。”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脸色发了灰。

“这是白日里打劫。”

“那您打算给我多少？”

“嗯—嗯，百分之五，好吧，百分之十。您要明白，这就是一万五千卢布！”

“您再没什么要求了？”

“没有啦。”

“或许，您想让我白干吧，还想让我给您一把放着钱的住宅里的钥匙，而且还得告诉您，哪儿没有民警是不是？”

“既然如此，请原谅！”沃洛比亚尼诺夫嚷道。“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我自己的事，我一个人也能对付。”

“啊哈！既然如此，请原谅，”趾高气扬的奥斯塔普反驳道，“就像安迪·塔凯尔[1]说的，我也有足够的根据推断，我一个人也足能对付您的事情。”

“骗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气得浑身发抖，大叫一声。

奥斯塔普冷冷地说道：

“您听着，巴黎来的先生，您知道吗，咱们的钻石差不多已进了我的腰包！我对您的兴趣只限于我愿意向您提供多少老年的保障。”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这才明白，是一付怎样的铁腕在扼住他的喉咙。

“百分之二十，”他说。

“还包括我的伙食？”奥斯塔普讥讽地问道。

“百分之二十五。”

“还有住宅的钥匙吗？”

“要知道，这已经是三万七千五啦！”

“干吗这么斤斤计较呀？好，这样吧，百分之五十。您一半，我一半。”

讨价还价仍在继续。奥斯塔普又作了些让步。据他说，是因为尊重沃洛比亚尼诺夫的身份，才同意拿百分之四十来为他工作的。

“六万卢布！”沃洛比亚尼诺夫喊道。

“您这人真够俗的，”宾杰尔很不以为然，“您过于贪财了。”

“您不贪财！”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像长笛似的尖叫一声。

“我不贪。”

“那么您干吗还要六万卢布？”

“为的是原则！”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只是叹了口气。

---

[1] 安迪·塔凯尔，美国小说家欧·亨利所著关于骗子的系列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怎么样，开化啦？”奥斯塔普又加了一句。

沃洛比亚尼诺夫呼呼哧哧地喘将起来，随即驯服地说：

“开化啦。”

“那好，说定了，县城里的科曼奇酋长！坚冰已破！坚冰已破，诸位陪审员大人！”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听到这个印第安头目的绰号非常生气，要求赔礼道歉，于是奥斯塔普致辞道歉，并称呼他“元帅”，此后两个人便着手拟定行动计划。

半夜里，守门人吉洪双手把着一路上遇到的栅栏，不时在木桩上靠上半天，踉踉跄跄向地下室走去。不幸的是恰逢朔月，没有光亮。

“哎呀！这不是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扫帚工作者吗！”奥斯塔普看见蜷缩在车轮旁的吉洪惊叫了一声。

守门人用低沉而急促的声音哞哞叫着，听上去就像夜深人静时，抽水马桶突然发出的热切而匆忙的响声一样。

“真是无独有偶，”奥斯塔普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您的门房真够庸俗的，难道能把一个卢布都喝光吗？”

“能，”忽然守门人说道。

“听着，吉洪，”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开了口，“你知不知道，我的朋友，我那些家具怎么样啦？”

奥斯塔普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吉洪，以便使他那大张着的嘴巴能畅畅快快地说话。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紧张地等待着。但是看门人口中的牙齿一颗不挨一颗，而通过其中一颗挣脱出来却是震耳欲聋的一声喊：

“有——有过快——快乐的日子……”

门房里响起了轰轰隆隆，丁零当啷的响声，守门人不辞辛苦，一字不少，卖力地唱着他的赞美诗。他一边号叫，一边在房内冲冲撞撞，一会儿糊里糊涂地钻到桌子底下，一会儿脑袋撞在挂钟的圆柱形钟锤上，一会儿又单膝跪在地上。他快活得不可开交。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全然不知所措。

“只好把询问证人的事拖到明天早上了，”奥斯塔普说。“咱们睡吧。”

重得像五屉橱似的看门人被抬到了长椅上。沃洛比亚尼诺夫和奥斯塔普两人同睡在守门人的床上。奥斯塔普的西装上衣里面是一件黑红条子的牛仔衫,牛仔衫里便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那件读者业已知道的月白色西装背心里面却还有一件鲜蓝色的毛坎肩。

"这坎肩简直跟新的一样,"宾杰尔羡慕地说,"我穿着正合适,卖给我吧。"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好意思拒绝自己的新伙伴和合伙人,他皱皱眉答应按他的要价——八卢布卖给宾杰尔。

"钱嘛,等咱们的宝物出手以后再给,"宾杰尔从沃洛比亚尼诺夫手里接过还有些余温的坎肩说。

"不行,这样我不能卖,"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涨红着脸说。"请把坎肩还给我。"

本性谦恭的宾杰尔被惹恼了。

"这简直是小商人习气!"他嚷道。"马上要办十五万的大事,却为八卢布吵吵闹闹!您学大方点儿好不好!……"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脸更红了,他掏出一个小记事本,工工整整地写道:"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借给宾杰尔同志八卢布。"奥斯塔普瞥了本子一眼。

"好哇!您既然给我立了个账户,那么您就把它写对了。要写清借方和贷方。在借方项下别忘写上您欠我六万卢布,在贷方写上我欠您坎肩一件。归我的结余还有五万九千九百九十二卢布。这还过得去。"

随后奥斯塔普像个孩子似的,不出一声地睡着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摘掉毛线护腕,脱去男爵皮靴,只留下一件仆从们穿的织补过的内衣,吭吭哧哧地钻进被窝。他睡得很不舒服。身体外侧因为被子盖不严感到很冷,而另一侧则被伟大谋士那年轻而又涌动着种种念头的躯体烤得发烫。

三个人都在做梦。

沃洛比亚尼诺夫看到的是黑色的梦境:细菌,刑侦队,托尔斯泰式丝绒男短衫,身着晚礼服,但是没有刮脸的棺材匠别赞丘克。

奥斯塔普梦见了富士山，油业托拉斯的经理和正在兜售明信片的塔拉斯·布尔巴[1]，明信片上印有第聂伯河水电站的风光。

而守门人梦见的则是一匹马从马厩里跑掉了。他在梦里找马，一直找到清晨也没找到。醒来后，精疲力竭，郁郁不乐。他久久地，惊奇地望着睡在他床上的两个人。他一点也摸不住头脑，拿起扫帚到外面履行他分内的职责来：捡马粪，呵斥养老院的老太婆。

---

① 塔拉斯·布尔巴，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第七章 “泰坦尼克”的遗迹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按老习惯，于七点半醒来，声若闷雷般地说了声“古特，摩根”，随即走向洗脸池，痛痛快快地洗着脸，连喷带吐，嘴里哼哼着，摇晃着脑袋，甩着流进耳朵里的水。他舒舒服服地擦着脸，可是从脸上拿开毛巾一看，毛巾上沾满了乌黑乌黑的颜色，正是前天他那一字形横髭染上的颜色。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心顿时往下一沉。他扑向自己的那面小便携镜。镜子里映出的是他的大鼻头和左边那撇嫩草般的绿唇髭。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急忙把镜子移向右边，右边的唇髭同样是那种让人恶心的颜色。他把头一低，仿佛要去羝那面镜子，只见头顶中央方方的一块依旧是乌黑乌黑的，但是其四周的边缘却同样是一圈绿草。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呻吟了一声，似乎是从整个身心发出的一样，声音之大，致使奥斯塔普睁开了他那双清澈异常的蓝眼睛。

“您疯啦！”宾杰尔喊了一声，立刻又闭上了他的惺忪睡眼。

“宾杰尔同志，”“泰坦尼克”的牺牲品低声央告着说。

经过推了又推，劝了又劝，奥斯塔普总算醒了过来。他仔细瞧了瞧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禁开怀大笑。业务经理兼技术指导背对项目总经理兼倡导人，抖动着全身，抓着床背，连声喊着：“哎哟，真受不了！”接着又大笑一阵。

“就您来说，这可不好，宾杰尔同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颤巍巍地抖动着绿胡子说。

这样一来，使得已经支持不住的奥斯塔普笑得更加厉害。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声又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喘过气以后，他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您怎么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就像是大兵看着虱子似的，您瞧瞧您自己。”

“可卖药的告诉我，这是地地道道的黑色，无论是用冷水，热水，还是用肥皂，煤油都洗不掉……说是走私货。”

“走私货？所有走私货都是在敖德萨小阿尔纳乌特街制造的。您让我看看瓶子……喏，您瞧这儿，您读过吗？”

“读过。”

“读过这行小字吗？这儿明明写着：用热水，冷水，或是用肥皂和煤油洗过以后，切勿擦拭，须在阳光下晒干，或是用汽炉烘干……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现在您带着这绿色的假玩意儿能到哪儿去？”

伊波里特沮丧之极。吉洪走了进来。他看见绿胡子的老爷，画了画十字，请求让他喝一杯解解酒。

“您赏给劳动英雄一个卢布吧，”奥斯塔普提议，“不过请不要记在我的账上！这是您和您过去的同事之间的私事……等一等老爷子，先别走，有件小事。”

奥斯塔普同守门人谈起家具的事情，过了五分钟，两位合约的当事人便弄清了一切。一九一九年所有的家具都被拉到了房产管理处，只有一把客厅用的椅子除外，它先是由吉洪留用，后来又被社会保障处第二院的总务主任拿走了。

“这么说，它现在是在这幢房子里喽？”

“就在这儿。”

“那么，你说，好伙计，”沃洛比亚尼诺夫大气也不敢出地问道，“椅子在这儿的时候，你没有修过？”

“用不着修。老年间做工就是好，这种椅子再过三十年也挺得住。”

“好，走吧，好伙计，再给你一卢布，注意不要说我回来了。”

“绝对保密，沃洛比亚尼诺夫公民。”

把守门人打发走以后，奥斯塔普·宾杰尔喊了一声：“解冻啦，”又谈起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胡子来。

“得重新染一染。拿钱来，我去趟药房。您的‘泰坦尼克’一点儿也不中用，只能用它染狗……过去可有一种好染料！一位赛马专家给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您对赛马产生过兴趣吗？没有？真

遗憾。是这么回事……有那么个出名的骗子，德鲁茨基伯爵。他赛马输了五十万卢布。可算得输钱大王了。直到他除去一身债务，一无所有，准备自杀的时候，一个小骗子要了他五十卢布，给他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伯爵走后过了一年，带回一匹奥尔洛夫三岁口的跑马。从此以后，伯爵不仅把自己输掉的钱全部捞了回来，还赢了三十万左右。他那匹具有优良畜种证书，名叫'经纪人'的奥尔洛夫马总跑第一。在三岁，四岁马的比赛中，他能超过名马'麦克马洪'一个马身，可谓轰动一时！但是库洛奇金(听说过吗？)发现，所有的奥尔洛夫马都开始换毛了，可惟独'经纪人'这个美人儿不变颜色。空前的丑闻！伯爵被判了三年刑。原来，'经纪人'并不是奥尔洛夫马，而是染了毛色的杂种马，要比奥尔洛夫马跑得快得多，前者总能将后者甩到一俄里开外。怎么样？这才是真正的好染料哪！不像您这两撇胡子！"

"可种马证书是怎么回事？他不是有无可挑剔的证书吗？"

"那证书跟您的'泰坦尼克'商标一样，是假的！拿钱来，我去给您另买染料。"

奥斯塔普带着另一种药水回来了。

"'那伊阿得斯'① 牌的，可能比您的'泰坦尼克'好些。请把上衣脱下来。"

重染的仪式开始了，但是所谓"可以使须发变成柔软，蓬松，令人称羡的栗色"的染料同"泰坦尼克"的绿色一混，忽然把伊波里特的脑袋和唇髭变成了太阳光谱的颜色。

从早晨起一直还滴水未进的沃洛比亚尼诺夫恶狠狠地痛骂化妆品工厂，无论是国营工厂，还是敖德萨小阿尔纳乌特街上的地下工厂，统统骂了个遍。

"这种超紫色的胡子恐怕连阿里斯蒂德·布里安② 都没有，"奥斯塔普爽朗地说道，"不过我建议您，在苏维埃俄国，还是不要留这样

---

① 那伊阿得斯，希腊神话中江河水泉中的女神。

② 阿里斯蒂德·布里安(1862—1932)，法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年的外交部长，其蓄有长髭的漫画常见诸苏联报端。

的胡子为好，要把它剃掉。”

“我不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伤心地回答说：“这不行。”

“怎么，胡子是您对过去的珍贵纪念吗？”

“我不能，”沃洛比亚尼诺夫低着头又说了一遍。

“那您就一辈子坐在这门房里吧，我可是要去找椅子了，顺便提一下，首先要找的椅子就在咱们的头顶上。”

“剃吧！”

宾杰尔找到一把剪刀蓦地抓起胡子，胡髭悄然落地。剪完之后，技术指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吉利”牌旧刀架，又从纸套里拿出一个备用刀片，便给几乎要哭出来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刮将起来。

“我把最后的一个刀片都用在您身上了。别忘记在我的项下写明两卢布的剃头刮脸费。”

悲痛欲绝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仍不忘问上一句：

“为什么这么贵？所有理发馆都只要四十戈比。”

“因为这是保密的，元帅同志，”宾杰尔迅速作了答复。

接受用保险刀剃头的人，其痛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此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他们的行动一开始便深有体会。

然而万事都有个了结，头终于剃完了。

“剃好了，继续开庭！神经过敏的请勿观看！您现在很像知名的讽刺歌词作家博雷金①。”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抖掉身上的一团团令人讨厌的杂毛，不久前它们还曾是漂亮的银发。他洗过脸，感到整个头皮都是火烧火燎的。他又盯着镜子照了今天的第一百次。他忽然喜欢上在镜子里照见的一切了。从镜子里望着他的那张脸，痛得龇牙咧嘴，但是相当年轻，活像一个待聘的演员。

“好了，开步走，号角已经吹响！”奥斯塔普喊道。“我到房产管理处，确切些说是到它原来的所在地去追踪查访，你去找老太婆！”

---

① 博雷金(1836—1921)，俄国民粹主义倾向的多产散文作家，但并未写过讽刺歌词，其形象是秃头，戴夹鼻眼镜。

“我不能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我走进自家的房子会感到很难过的。”

“唉，是啊！……动人的故事！被流放的男爵！好吧，你去房产管理所，我在这儿干。集合地点是门房。全体出动！”

第八章　文过饰非的小偷

社会保障处第二院的总务主任是个腼腆的小偷。他的整个身心都反对偷窃，但是他欲罢不能。他边偷边感羞愧。他经常偷窃，又经常觉得可耻，所以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经常挂着一层不好意思、窘迫、局促和羞赧的红晕。总务主任名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他的妻子叫做亚历山大拉·雅科夫列夫娜。他叫她萨什亨，而她则称他阿尔亨。世上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这样的文过饰非的小偷。

他不仅是总务主任，而且是二院的总管。过去的院长因为对老人们态度粗暴被撤了职，并被任命为乐队的队长了。阿尔亨一点也不像他那没有教养的前任。为充分利用时间，他担负起统管全院的工作，并且对退休的老太太们异乎寻常的礼貌，同时在院里施行了多项重要改革和新措施。

奥斯塔普·宾杰尔拉开沃洛比亚尼诺夫宅邸厚重的橡木门走进前厅，厅里散发着粥饭烧焦了的气味。从楼上传来阵阵嘈杂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声接一声地高呼“万岁”。前厅空无一人，也不见有人出来。通往楼上的是一个分作两段的柞木楼梯，梯阶曾经是漆过的，如今梯阶之间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铜环，将地毯压在梯阶上的铜杆已不见踪影。

“这个印第安头目原先过得可真他妈的够奢侈的。”奥斯塔普这样想着走了上去。

在第一个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里，有十五六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婆团团而坐，身上穿的是清一色的，最最便宜的老鼠皮似的灰色平纹布裙衣。她们神色紧张地伸直了干瘪的脖子，瞧着站在房间正中的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唱道：

从远方传来丁冬的铃声。

是熟悉的三套马车在驰骋。
远处是广袤的一片
皑皑白雪，点点银星。

合唱指挥，穿着同样的灰色平纹布的托尔斯泰式短衫和裤子，双手打着拍子，转来转去，发出一声声喊：

"童高音小点声！科库什金娜——别那么使劲！"

他看见了奥斯塔普，但是控制不住自己双手的动作，只是不友善地瞥他一眼，继续作着他的指挥。合唱又起劲地嗡嗡起来，像隔着枕头一样：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哆—啰—啰，嘟—噜—噜，嘟—隆—隆。

"请问，这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总务主任？"奥斯塔普抓住第一次停顿的空隙脱口而出。

"有什么事，同志？"

奥斯塔普友善地向指挥伸过手去问道：

"少数民族歌曲？很有意思。我是消防队的督察员。"

总务主任害起羞来。

"是啊，是啊，"他难为情地说，"您来得正好，我正打算写报告。"

"您不用费心，"奥斯塔普宽宏大度地说，"报告由我来写。现在咱们各处看看去。"

阿尔亨作了一个手势让合唱团解散，老太太们立即迈着欢快的小碎步各自散去。

"请跟我来，"总务主任邀请来客。

离开这个房间以前，奥斯塔普审视了一下这里的家具。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条花园里用的铁脚排椅（其中一条深深地刻着一个名字——科利亚）和一台簧风琴。

"这个房间里不点汽炉，或是临时的火炉之类的东西吧？"

"不，不，我们通常在这里举行小组活动：合唱小组、戏剧小组、造型艺术小组、音乐小组……"

说到音乐小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红了脸，先是下巴，后是



额头和面颊。阿尔亨感到非常羞耻。他早把管乐队的乐器全部卖光了。肺部虚弱的老太婆反正只能用它吹出狗仔般的哼唧声。眼看这样一大堆金属弃之不用，实在可笑。阿尔亨不能不偷。而现在他却感到非常可耻。

在两扇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鼠灰色平纹布上写着白字的标语：

“管乐队——通向集体创作之路。”

“很好，”奥斯塔普说，“小组活动室不会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咱们往前走吧。”

奥斯塔普快步走过沃洛比亚尼诺夫宅邸的几间正房，哪儿也没看见那种蒙着英国浅色花布的胡桃木椅子。在平滑的大理石石壁上贴着针对社会保障处二院的几项命令。奥斯塔普读着这些命令，一面神气十足地问道：“烟囱定期清扫吗？炉子没有问题吧？”得到详尽的回答之后继续向前走去。

消防督察员尽力想在宅子里找出一个有火灾隐患的角落，但是一切均无懈可击。而搜寻珍宝的事也毫无结果。奥斯塔普走进老太太们的寝室，他一出现，老太婆们一个个都站起身，向他深深地打躬，这里放着几张床铺，铺着长着一层狗毛似的，毛烘烘的毯子，毯子的一端还有一个在工厂织就的“脚头”的字样。每张床铺下面都有一个小箱子。根据偏好军务管理方法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倡议，小箱都要从床下露出三分之一。

二院的一切都简陋得令人触目惊心：它的家具绝对只限于从“亚历山大罗夫”（现名“无产阶级义务星期六”）公园拉来的铁脚排椅，粗制滥造的煤油灯和织有“脚头”字样的毯子。但是院里只有一种东西做得既牢固而又华丽，那就是门簧。

安装门簧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一大嗜好。他付出大量心血，给所有的房门，无一例外，统统装上了结构不同，样式各异的门簧：有最简单的铁杆状门簧，有带铜制唧筒的气压门簧，有带滑轮和铁砂坠子的装置，还有一种门簧，其结构复杂得连保障处的钳工都惊讶得摇头。所有这些弹簧，平衡器都具有强大的威力。房门会像捕鼠器上的小门儿一样，快速地砰然关闭。在这些门上机械的作用下，

整个楼房都被震得发颤。老太太们经常哀叫着躲避向她们扑来的门扇，但并不总能侥幸地逃脱。房门常常能追上这些逃亡者，撞击着她们的脊背，与此同时，平衡器的铁砂坠子会嘎嘎响着，像铅球一样，擦过太阳穴飞落而下。

当宾杰尔和总务主任在楼中各处巡视时，一个个房门便像施放礼炮一样，发出可怕的轰鸣，让人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国内战争的那些日子。

在这种农奴制下的伟大设施后面，什么也难以藏身。然而一张椅子也未发现。为寻找火灾隐患，督察员来到厨房。那里正在用一口蒸煮内衣的大锅熬粥，那粥的气味是伟大谋士在前厅里就已经领略过的。他拧了一下鼻子说：

"怎么，是用机油煮的吗？"

"上帝作证，用的是纯奶油！"阿尔亨脸红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我们是从农场买的。"

他感到非常羞愧。

"喔！不过这倒是引不起火灾，"奥斯塔普说。

厨房里也没有椅子，只有一只油乎乎的板凳，上面坐着一名厨师，身上的围裙和头上的厨师帽也是用灰色平纹布做的。

"您这儿的衣着打扮怎么都是灰的，而且用的都是这种稀稀拉拉，只能用来擦窗户的布料呀？"

腼腆的阿尔亨脑袋垂得更低了。

"经费不足。"

他对自己非常反感。

奥斯塔普怀疑地看看他说：

"这同我现在所提的防火问题毫不相干。"

阿尔亨吃了一惊。

"为防火，"他说，"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甚至还有一个'艾克列尔'灭火器。"

督察员一路走着顺便往几个小贮藏室张望张望，随之不甚情愿地走向灭火器。这个铁皮制的红色圆锥体虽然是楼内惟一同防火有关的东西，却使督察员格外气恼。

“是不是在旧货市场买的?”

未等遭到雷击似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回答,他便将“艾克列尔”从锈钉子上取下,尖头冲地翻过去,未加警告,便将口封碰碎,又很快把圆筒翻过来。但是并未看见预期的泡沫流出,而只听见从圆筒里喷出的一种细细的,令人讨厌的咝咝声,很像一支旧日的乐曲《假如我主享誉锡安》①。

“当然是从旧货摊上买的,”奥斯塔普肯定了自己最初的看法,随即将继续唱着的灭火器挂在了原处。

于是他们便在这咝咝声的伴奏下继续走了下去。

“椅子究竟在哪儿呢?”奥斯塔普暗想。“这可不太招人喜欢。”于是他决定,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离开这座灰布宫殿。

在督察员和总务主任爬上阁楼,讨论着防火的细节和烟道的配置时,老城社会保障处第二院的生活依然照常进行。

午饭已经做好。糊粥的气味明显加剧,把充斥在楼内的其他酸臭味儿都冲淡了。走廊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老太婆们双手捧着盛着粥的搪瓷碗,小心翼翼地走出厨房,坐在一张共用的桌子旁进着午餐,尽量不看那些挂满食堂的标语,这些标语都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亲自拟就,又由亚历山大拉·雅科夫列夫娜用艺术字体写成的,这些标语是:

食物是健康之本

一枚鸡蛋所含脂肪量相当于半磅肉的含量

细嚼慢咽即是你对社会的贡献

还有:

肉类是有害的食品

这些神圣的字句勾起了老太婆们的串串回忆。她们想起革命前已经脱落的牙齿,想起大约在同一时期即行消失的鸡蛋,以及脂肪含量低于鸡蛋的肉类,也许还想,由于在这儿细嚼慢咽,便失去了对社

---

① 由俄国作家赫拉斯科夫(1733—1807)仿照古典诗作写成的颂歌,曲作者为博尔特尼扬斯基(1751—1825)。国内战争时期,在白军控制区,曾以此颂歌代替原有的俄罗斯国歌。

会做贡献的机会。

除去老太太以外,在桌旁就餐的还有伊希道尔·雅科夫列维奇,阿法纳西·雅科夫列维奇,基里尔·雅科夫列维奇,奥列格·雅科夫列维奇和帕沙·艾米里耶维奇。这几位年轻人,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均难与社会保障任务协调一致,但是四位亚科夫列维奇都是阿尔亨的弟弟,而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则是亚历山大拉·雅科夫列夫娜的表任。年轻人中年龄最大的是三十二岁的帕沙·艾米里耶维奇。他们均不认为自己在养老院中生活有什么不正常。他们在院里享有同老太太们一样的权利,他们盖的是公家的,印有"脚头"字样的毯子,同老太婆们一样,穿的也是鼠灰色的平纹布衣服,但是由于年轻和身强力壮,他们吃的要比老太婆们好些。他们把院里凡是阿尔亨还未及卖掉的东西,全部卖了个精光。帕沙·艾米里耶维奇能一口气吃掉五磅鲱鱼,正如有一次他所做的那样,结果,全院的人都没吃上午饭。

老太太们还没彻底品尝完稀饭的滋味,几位亚科夫列维奇便把自己那份吞掉,打着嗝从桌旁站起来,直奔厨房去找能够消化的东西了。

午餐仍在继续。老太太们吵吵嚷嚷地说了起来:

"他们会马上塞个够,嗥起歌儿来的!"

"帕沙·艾米里耶维奇今天早上把'红色园地'那把椅子给卖掉了,是从后门拿出去,卖给收旧货的了。"

"瞧着吧,今儿个他回来准是醉醺醺的……"

就在这一刻,老太婆们的谈话被喇叭里响起的擤鼻涕般的声音打断了,这种声响甚至把走廊里灭火器的咝咝声都压了下去。接着听到一个母牛般的嗓音:

"……发明……"

老太太们俯下身继续进餐,尽量背着那个立在屋角洁净的地板上的扩音喇叭,希望避开这场灾难。但是喇叭仍在起劲地广播:

"……有价值的发明。摩尔曼斯克铁路领工员索库茨基同志,也就是萨马拉、奥勒尔、科列奥帕特拉、乌斯钦尼亚、察里津、克列缅奇、伊弗基尼亚、约克的字头拼在一起——索科乌茨基……"

喇叭呼噜一声吸了口气,又以伤风感冒似的声音继续广播:

"……发明了清雪车上的灯光信号装置。这项发明已得到铁路

发明革新委员会的认可，达里亚，奥涅加，雷蒙德……”

老太婆们像一群灰鸭子似的溜进了自己的房间。扩音喇叭被自己高分贝的响声震得直蹦，可是还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吼叫：

“现在请听一段诺夫戈罗德‘四句头’[1] ……”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似乎有人在地心里拨动了三角琴的琴弦，底气十足的巴蒂斯蒂尼[2] 唱将起来：

墙上有几只臭虫
在阳光下眯着眼睛，
一见到财政检查员，
一个个魂断幽冥……

这首滑稽短歌在地心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喇叭里响起了可怕的隆隆声，像是雷鸣般的掌声，又像是地下火山开始活动。

与此同时，神情沮丧的消防督察员倒退着从阁楼梯子上爬下来又到了厨房，只见有五位公民正在直接用手从一个大桶里往外刨着酸白菜，边刨边吃，不声不响。惟有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像个美食家似的，摇晃着脑袋，一面抹着胡子上水淋淋的菜渣，一面好不容易地说了一句：

“这么好的酸白菜，不用它下酒简直罪过。”

“这是新来的一批老太太？”奥斯塔普问。

“这是些孤儿，”阿尔亨答道，一面用肩膀把督察员挤出厨房，一面暗暗冲着孤儿们比划拳头，以示警戒。

“是伏尔加河一带的孩子？[3]”

阿尔亨有些语塞。

“是沙皇制度留下的沉痛的遗产吧？”

---

① 四句头，俄罗斯民间滑稽短歌。

② 巴蒂斯蒂尼(1856—1928)，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美声乐派的代表人物。曾数次在俄罗斯作巡回演出。

③ 一九二〇年伏尔加河一带由于大旱曾闹过饥荒，许多人饿死。宾杰尔用此话来暗示只有在一九二〇年才能把这几个人称作孩子，同时以此来讥讽他们那饿狼般的吃相。

阿尔亨双手一摊，好像在说："既然有了这种遗产，也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这儿是两性综合共养法吧？"

此时腼腆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已不敢怠慢，立刻敦请消防督察员留下凑合吃顿便饭，说是上帝赐给什么就吃什么。

而这一天上帝赐给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便饭是一瓶茅香露酒、家渍小蘑菇、咸鱼末土豆饼、上等牛肉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米饭的烤鸡和糖煮苹果干。

"萨什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说，"来认识一下，省消防督察员同志。"

奥斯塔普像演员一样向主妇行礼致意，说了好长一阵模棱两可的奉承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再说下去了。萨什亨是位大块头儿的太太，她那好看的容貌多少被那尼古拉[①]式的大鬓角给破坏了。她轻笑了一声同男子们共同干了一杯。

"为您的公益事业干杯！"奥斯塔普高声说道。

午饭吃得非常开心，直吃到糖煮水果时，奥斯塔普才想起此行的目的，于是便问道：

"在您这个酸奶制造厂[②]里所用的器械怎么这样少？"

"怎么，"阿尔亨发了慌，"不是还有簧风琴吗？"

"知道，知道，是'人声'牌的，不过您这儿没有一件像样的，能坐一坐的东西，只有清一色的公园用的排椅。"

"在'红色园地'就有把椅子，"阿尔亨有些委屈，"一把英国椅子。据说，还是从过去的摆设中留下的。"

"可我恰恰没见到你们的'红色园地'。它从防火角度来说怎么样？得去看看。"

"请吧。"

奥斯塔普对主人的款待道了谢便起身走去。

"红色园地"既不点汽炉，也不生炉灶，烟囱畅通，定期清扫，但是

---

① 指尼古拉一世。

② 此处是在讽喻充斥着酸菜味的养老院。

令阿尔亨大为吃惊的是,椅子却不见了。奥斯塔普大为不满,甚至把牙咬得咯吱响。大家赶忙找起椅子来。床下,排椅下都找了个遍,连簧风琴也被莫名其妙地挪开了。老太婆们被反复盘问,她们怯生生地望着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可椅子还是没找到。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在寻找椅子方面,表现得十分执著。大家已经安静下来,而帕沙·艾米里耶维奇仍在各个房间里游来逛去,往玻璃水罐下面看看,把搪瓷茶杯挪挪,一面嘴里还嘟嘟囔囔:

"它会在哪儿呢?今天还在这儿,我亲眼看见的,真滑稽。"

"可悲,姑娘们,"奥斯塔普冷冰冰地说。

"真滑稽!"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厚着脸皮又说了一遍。

正在此时,一直在唱歌的"艾克列尔"灭火器忽然把嗓门儿提到了只有共和国人民演员涅日丹诺娃才能达到的高音"4"。灭火器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尖叫一声,首次喷出泡沫,直冲天花板,还把厨师的灰布帽也从头上冲飞了。继第一股泡沫之后,一股平纹布颜色的泡沫又从灭火器中喷涌而出,把个未成年的伊西道尔·雅科夫列维奇撂倒在地。此后"艾克列尔"的工作便再未间断。

帕沙·艾米里耶维奇,阿尔亨和所有幸免的雅科夫列维奇全向出事地点跑去。

"干得真漂亮!"奥斯塔普说。"愚蠢的花招!"

老太婆看到只剩下奥斯塔普一个人,领导不在,便立刻提起了意见。

"他让他的一帮兄弟都住了进来,大吃大喝。"

"他们要牛奶喝,却让我们吃稀饭。"

"他们把院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了。"

"安静,姑娘们,"奥斯塔普边说边往后退,"劳动检察院的人会到你们这儿来的。上面没有授权给我。"

老太婆们听也不听。

"那把椅子是艾米里耶维奇今天拿出去卖掉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卖给谁啦?"奥斯塔普大声问道。

"卖掉就是卖掉了呗。他还想把我的毯子卖掉呢。"

走廊里正在进行同灭火器的激烈斗争。最后,人类的天才占了上风,被帕沙·艾米里耶维奇的铁脚板踩坏了的灭火器,有气无力地吐出最后一股泡沫,便永远安静了下来。

老太婆们都被派去洗地板去了。消防督察员深吸一口气,稍往前探着些脑袋,轻轻扭动着双胯,走到帕沙·艾米里耶维奇跟前。

“我的一个熟人,”奥斯塔普加重着语气说,“也是变卖了国家的家具,这会儿他去了修道院——在强劳营里呆着哪。”

“我觉得您这毫无根据的指责太奇怪了,”帕沙·艾米里耶维奇说,他全身都是浓浓的泡沫味儿。

“你把椅子卖给谁了?”奥斯塔普一字一顿地低声问道。

这时具有超凡嗅觉的帕沙·艾米里耶维奇明白,他马上就要挨打,甚至挨踹了。

“卖给收旧货的了。”他答道。

“地址呢?”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他。”

“有生以来第一次?”

“千真万确。”

“我本想狠狠揍你一顿,”奥斯塔普若有所思地说,“只不过查拉图斯特拉[①] 不许这样做。好啦,见你的鬼去吧!”

帕沙·艾米里耶维奇讨好地笑了笑,正要动身走开。

“喂,你这个人工流产的牺牲品,”奥斯塔普傲慢地说,“先别走,把所有的事情交待清楚。那个收旧货的长得什么样,黄头发的,还是黑头发的?”

帕沙·艾米里耶维奇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作了说明。奥斯塔普全神贯注地听过以后,用一句话结束了采访:

“这自然同防火毫不相干。”

腼腆的阿尔亨在楼道里赶上正向外走的宾杰尔,并且给了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

“这触犯刑法 114 条,”奥斯塔普说,“对正在执行公务的公职人

---

① 指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该书宣扬对强者的个人崇拜。

员行贿。”

但说时已把钱收下，没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告别便向门口走去。备有强劲装置的屋门，费了很大力气才被拉开，随即撞了奥斯塔普的屁股一下，这一撞足有一吨半的重量。

“挨了一下，”奥斯塔普说，一面揉着被撞的地方，“继续开庭！”

第九章 您的鬈发哪儿去了？

正当奥斯塔普巡视社会保障第二院的时候，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走出门房，来到了故乡的大街上，他觉得剃过的光头冷飕飕的。

明净的春水在马路上匆匆流淌。晶莹光亮的水滴从屋檐上落下，不停地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几只麻雀追逐着畜粪觅食。所有的屋顶都沐浴着阳光。几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恣意用蹄子把洁净的路面敲得山响，并且耳朵向下，低着头满意地倾听着自己的蹄声。在湿漉漉的电线杆上贴着湿得发皱的广告，广告上用变色铅笔书写的字迹已洇得模糊不清："简谱弹奏吉他学习班"，"社会学课程辅导班：面向报考人民音乐学院考生"。一排戴着盔形防寒罩帽的红军士兵勇敢无畏地蹚过水洼。这片水洼从省残疾人合作商店一直延伸到省计委大楼，大楼的山墙顶端装饰着老虎、响尾蛇，以及胜利徽章的石膏浮雕。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行人。他这个在俄罗斯度过一生并经历了革命的人，亲眼目睹了生活是怎样被摧毁，又是怎样演变和改头换面的。对此他已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之所以习惯，原来只限于在地球的一点，即N县县城而已。来到故乡老城他才发现，一切都很陌生。他仿佛真的是一个刚从巴黎回来的侨民似的，感到别扭而纳闷。过去他驱车驶过街道时定会遇上几位相识，或是看上去面熟的人。可是现在，他已经顺着连纳事件大街走过四个街区，却没有碰上一个熟人。他们都不见了，也许他们已老得认不出，也许是改变了装束和步履，已难以辨认。总之他们反正是不见了。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面色苍白，神情冷漠，惘然若失地走着。他完全忘了，他本该去找房产管理处，或是房产管理处留下的东西的。可他却漫无目标地从街道的一侧走向另一侧，从街上拐进一个

又一个小巷。在巷子里任性的马匹更加恣意地叩击着蹄子。巷子里留有更多的冬意，一些地方还能看见龋齿色的残冰。整个城市已是另一种颜色：蓝楼房变成了绿的，黄的变成了灰的。瞭望塔上挂着的信号球不见了，消防队员也已不在那里走动。现在的街道比起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记忆中的要喧闹得多。

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感到惊讶的是普希金大街上的铁轨和架在杆子上的电车电缆，这些东西，他过去在老城从未见过。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没有读报，他不知道"五一"节前老城将开通两条电车线路：到火车站的和到外货市场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时而觉得他从未离开过老城，时而又觉得这里全然是个陌生的地方。他想着想着走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大街。在这里他又恢复了儿时的感觉，觉得马上会有一个熟人从那幢带有长长的凉台的两层楼房的拐角处走出来，他甚至停下了脚步，以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是却没有熟人走出。从那里首先见到的是一个背着一匣子波希米亚玻璃和一团黄铜色泥子的玻璃匠。随后是一位衣着讲究，头戴一顶有黄色遮檐的麂皮帽的人，继之跑出来的则是几个孩子——几个用捆书带拎着书本的小学生。

突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只觉掌心发热，腹内一凉。一位陌生的、慈眉善目的公民直冲着他走了过来，那人手里像拎着大提琴似的，悬空拎着一把椅子。伊波里特不禁打了个嗝，定睛一看立即认出了自己的椅子。

是的！这正是汉布斯工厂制造的椅子。经过革命的暴风雨，英国花布业已变暗，然而这正是那种曲腿的胡桃木椅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觉得，仿佛有人对着他的耳朵开了一枪似的。

"磨剪子，磨刀嘞，磨剃刀！"一个近乎中音的男低音在附近吆喝了一声。

接着立即听见一声轻轻的回应：

"焊接，修理！……"

"买报，买报，莫斯科《消息报》，《爱笑的人》杂志，《红色田地》，《老城真理报》！……"

上方某处有人哗啦一声撞碎了一块玻璃。面粉厂建筑工地的大

卡车急驰而过，震得全城都在发颤。一位民警吹起了警笛。生活在沸腾，在漾溢。事不宜迟。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像豹子一样，蹿到那个可恶的陌生人跟前，一声不吭便抓住椅子往身边拽。陌生人又把椅子拽了回去。于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左手抓住椅腿，右手用力掰着陌生人攥着椅子的粗大手指。

“抢劫，”陌生人压低了声音说，并且把椅子抓得更牢了。

“请放手，请放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喃喃地说着继续掰着那人的手指。

开始有人聚拢过来，已有三个人站在近旁，怀着极大兴趣地观望着这场冲突将如何发展。

这样一来，两个人同时担心地四下望望，谁也不看谁，但又紧抓住椅子不放，一起迅速向前走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成何体统？”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气急败坏地想着。

陌生人想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步伐极其坚定。

他们越走越快，当他们看到一个地上散落着石子和建筑材料的杳无人迹的死胡同时，不约而同地拐了进去。此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力气倍增。

“请放手！”他无所顾忌地喊道。

“救命啊！”陌生人轻呼了一声。

因为两个人都用双手抓住椅子，所以便用脚互相踹将起来。陌生人的靴子钉着铁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开始处境很糟，但他很快便适应了，他像是在跳波兰民间舞蹈，左蹿，右跳，躲避着对手的攻击，并力求痛击对方的腹部。因为隔着椅子，他未能命中腹部，但却对准敌方的膝盖骨狠踢了一脚，从而使后者只能用左脚来应付了。

“喔哟，我的主啊！”陌生人轻轻呻吟一声。

这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才发现，这个窃取他椅子的可恶的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弗罗尔－拉夫尔教堂的牧师，费多尔·沃斯特利科夫神父。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惊得目瞪口呆。

“神父！”他惊叫一声松开了抓着椅子的双手。

沃斯特利科夫神父脸色发紫，最终也松开了手指。没人拿着的椅子掉在了一块碎砖上。

“您的胡子哪儿去了，尊敬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这位宗教界的名人尽可能刻薄地问道。

“您的鬈发哪儿去了？您过去不是留着鬈发的吗？”

伊波里特的话中含有令人难以容忍的蔑视意味。他趾高气扬地瞥了神父一眼，把椅子往腋下一夹，转过身正要离去。但是已从窘态中恢复过来的费多尔神父并没让沃洛比亚尼诺夫轻易取胜。他喊了一声：“不，请等等，”说着重又抓住了椅子。又恢复了原来的阵势。对立的双方紧抓椅腿不放。像两只猫，又像一对拳击手，相互打量着对方，来回挪动着脚步。

一阵揪心的间歇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原来是您，圣洁的神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咬牙切齿地说，“千方百计想把我的财产弄到手？”说着说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脚踢向神父的大腿。

费多尔神父身子一闪躲了过去，照着首席贵族的股沟狠踹了一脚，直踹得他弯下腰哼哼起来。

“这不是您的财产！”

“那是谁的？”

“不是您的！”

“那是谁的？”

“不是您的，不是您的。”

“那是谁的，谁的？”

“不是您的。”

他们一面嘶叫，一面发疯似的相互蹬踏。

“那到底是谁的财产？”首席贵族大叫大嚷，一脚踹到神父的肚子上。

圣洁的神父忍着痛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收归国有的财产。”

“收归国有？”



"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收归国有的。"

他们的声音异常急促,吵吵嚷嚷混成一片。

"是谁收归国有的?"

"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

"什么政权? 什么政权?"

"劳动人民的政权。"

"噢—噢—噢! ……"伊波里特像吃了薄荷似的,心头一阵发凉。"是工农政权?"

"是—是的,先生!"

"嗯—嗯—嗯……这么说,您,圣洁的神父,可能是个党员喽!"

"可—可能。"

此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可能?"照着神父那张慈祥的面孔美美地啐了一口。费多尔神父马上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脸上回敬一口,同样啐个正着。由于双手攥着椅腿,无法擦拭唾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便像开门似的咿呀一声,使尽全力用椅子向敌方推去。敌人倒下了,把气喘吁吁的沃洛比亚尼诺夫也带倒在地。搏斗以摔跤运动中的跪撑姿势继续进行。

突然,咔嚓一声,椅子的两个前腿一起折断。两个敌手已经顾不得对方,一齐动手撕扯起胡桃木宝库来。英国小花布发出一声海鸥般的哀鸣被撕开了。椅背被猛地一撞飞了出去。两位寻宝者将布面下的粗席连同铜钉一起扯了下来,不顾弹簧把手划伤,将手指伸进鬃毛做的填充物内,受到惊扰的弹簧铮钬作响。五分钟过后,椅子已被搞得七零八落,弹簧向四下里滚动,风儿将霉烂的鬃毛吹得空地上比比皆是。椅腿在土坑里躺着。可就是没有钻石。

"怎样,找到了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费多尔神父全身粘满绺绺鬃毛,默不作声地喘着大气。

"您是个黑心的骗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叫嚷道,"我要抽您一顿嘴巴,费多尔神父。"

"您还不够格,"神父答道。

"您带着这一身毛往哪儿去?"

“关您什么事?”

“可耻,神父!您简直就是个贼!”

“我什么也没偷您的!”

“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您是利用人家忏悔中的秘密来谋取私利的吧?多好啊?多体面啊!”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愤愤地“呸”了一声,离开空地,一面掸着大衣袖子上的灰尘,一面往家走去。

在连纳事件大街叶洛费耶夫胡同拐角处,沃洛比亚尼诺夫看见了自己的搭档。技术指导兼业务经理正侧身站着踮起一只脚,让人用金丝雀牌鞋油给他擦鞋帮。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向他急步走来。技术指导无忧无虑地哼哼着《西密舞》① 这首短歌:

> 过去骆驼曾这样做过,
> 过去巴塔库德人这样跳过,
> 而如今《西密舞》成了全世界的娱乐。

“喂,房产管理处的事怎么样了?”他郑重其事地问道,接着马上加了一句。“等等,先不要说,您过于激动,请冷静一下。”

奥斯塔普给了擦皮鞋的七个戈比,挽起沃洛比亚尼诺夫的手臂,拉着他沿街走去。奥斯塔普全神贯注地听完激动不已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全部叙述。

“啊哈!是不是留着一撮不大的黑胡须?对!穿着件羔皮领子的大衣?明白,这正是养老院的那把椅子,是今天早上用三个卢布买来的。”

“您倒是听我说完呀……”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向主要合伙人尽述了费多尔神父的卑鄙之处。奥斯塔普沉下了脸。

“事情不妙。”他说,“莱赫特维耶斯洞穴② 的对手。要赶在他前

---

① 《西密舞》,匈牙利作曲家卡尔曼一九二一年所作轻歌剧《舞妓》中的一首短歌,在旧俄和后来的苏联均曾流行过(西密舞是狐步舞的一种)。

② 莱赫特维耶斯洞穴,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出版的雷德尔通俗惊险小说中的神秘洞穴。

头，至于在他脸上招呼几下，咱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当两个伙伴在“斯坚卡·拉辛”酒店稍坐，奥斯塔普打听着哪栋房子是过去的房管处，现在此处又是什么机关的时候，已是日暮时分。

金黄色的高头大马变成褐色的了。钻石般的水滴边落边冻，打在地上啪啪作响。各个酒馆和“凤凰餐厅”的啤酒都涨了价——夜幕业已降临。普希金大街灯火通明。一队少先队员第一次春游归来，踩着鼓点齐步走过。

省计委大楼上的老虎，响尾蛇和胜利勋章的浮雕在月光映照下泛着神秘的光芒。

回家路上奥斯塔普突然沉默下来，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望了望省计委楼上的老虎和响尾蛇。当初这里是省自治管理局，当时的市民们很以这些响尾蛇为荣，认为它们是老城的一处名胜。

“我定能找到，”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凝视着石膏胜利勋章这样想。

老虎亲热地摇着尾巴，响尾蛇高兴地蜷缩起身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心中充满自信。

第十章 钳工、鹦鹉和女巫

佩列列申斯基胡同的七号楼并非老城最好的建筑。不过这栋具有第二帝国① 粗放风格的两层楼毕竟还有些饰物，那就是与当初的知名作家阿尔齐巴舍夫② 的面貌非常相似，有些破损的狮子脸。这些狮子脸和临着巷子的窗户数目相等，共有八面，均装在窗顶的拱形锁砖上。这幢楼房还有两件饰物，不过已是纯商业性的了。楼房的一边挂着一块翠绿色的招牌：

敖德萨
环形面包劳动组合
莫斯科小面包圈

招牌上画着一个系着领带，穿着法式短裤的年轻人。他一只手手心向上握着一个象征丰裕的神奇的牛角，从牛角里犹如泉涌般流淌着赭石色的莫斯科小面包圈。这种小面包圈根据需要，也充作敖德萨面包圈出售。画中的年轻人的脸上带着色迷迷的微笑。楼房的另一面挂着一块包装事务所用以招揽顾客的黑色牌子，牌子上用金色的浑圆字体写着“快速包装”。

这两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虽然招牌不同，周转资金的多少也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却干着同一勾当——纺织品的投机生意：买卖粗细毛料，精梳毛织物、棉织品，如果遇上花色、图案都好的丝织品，也买卖丝绸。

穿过遍地是水、黑得像隧道一样的门洞，向右拐，走进一个有一口水泥井的院落即可看见两家宅门，门前没有台阶，直对院内的几块

---

① 第二帝国，指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之侄）统治法国时期（1852—1870）。

②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齐巴舍夫（1878—1927），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华沙，著有长篇小说《萨宁》。

尖尖的石头。右边那扇门上钉着一个发了暗的铜牌，牌上镌刻着手写体的姓名

维·米·波列索夫

左边的屋门上是一块写着

时装，帽子

的白铁牌。其实这不过是个幌子。这个宅门里既没有编织材料和缘带一类的饰物，又没有挺胸凹肚无头的人体模型和制作盔式帽子用的楦头。在这所三间一套的宅子里没有上述那些东西，但却有一只穿着红裤头儿的，浑身羽毛洁白无瑕的鹦鹉。鹦鹉受着跳蚤的折磨，但是它无处诉苦，因为它不会说人话。鹦鹉整日嗑着瓜子儿，将瓜子儿皮从塔式鸟笼的篾条之间吐到地毯上，只需再添上一架手风琴和一双吱吱响的新雨靴，它便像一个醉醺醺的个体手工业者了。这间屋子的窗户上挂着鼓鼓囊囊的深褐色窗幔，深褐色是这所住宅的主色调。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勃克林① 的油画《死岛》的复制品，墨绿色的抛光柞木画框上带有植物图案。画框一角的玻璃早已不见，露在外面的那部分画面，天长日久已被苍蝇修饰得同画框连成一体，因而已弄不清这一部分画的究竟是什么。

这家的女主人正坐在卧室的铁床上，臂肘支在一张铺着脏巴巴的绣花台布的八角桌上，一张张地分摆着扑克牌。格里查楚耶娃寡妇，裹着一块毛茸茸的披肩，坐在她的对面。

“姑娘，我事先要向您说明，算一卦至少五十戈比，否则我是不干的。”女主人说。

不顾一切执意要再找一名丈夫的寡妇同意照价支付。

“不过，请您务必要算算将来。”她可怜巴巴地央求道。

“得拿梅花皇后来给您算。”女主人说。

---

① 勃克林(1827—1901)，瑞士画家。象征派与现代派代表人物，在虚构的情景中，把臆想的象征同自然主义的真实结合在一起，《死岛》(1880)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一向都是拿红桃皇后算的。”寡妇提出了异议。

女主人无所谓地答应了，随即开始配牌，几分钟以后，寡妇的命运便有了初步结论，说是她将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麻烦。她的心上人是梅花国王，可他却同方块皇后相交甚笃。

接着便是以占卜手相来作定论。格里查楚耶娃的掌纹清晰，有力，无可挑剔，她的寿纹很长，其末梢一直伸向手腕。如果掌纹所示属实，那么寡妇当能活到世界革命。智慧纹和才艺纹有理由使人相信，如果寡妇抛却食品杂货生意，她便能在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学的任何领域对人类做出难以逾越的贡献。寡妇掌上的凸起处宛如满洲的山丘，显示着极其丰富的爱与温情的蕴藏。

女相士向寡妇解说这一切时，用的都是测字先生、手相术士和马贩子惯用的词句和术语。

“谢谢您，好太太，”寡妇说，“我现在知道谁是梅花国王了。方块皇后我也非常清楚。那么国王是跟我同花的喽?”

“国王？嗯，是同花的，姑娘。”

欢欣鼓舞的寡妇阔步走回家去。女占卜者将牌扔进抽屉，张开一个五十岁妇女的大嘴打了个哈欠向厨房走去，她摆弄一会儿在“格列茨”牌煤油炉上备好的午餐，像厨娘一样在围裙上擦擦手，提起一个旧搪瓷桶到院里去打水。

她在院子里艰难地挪动着她那双平脚板。半塌的乳房在重新染过的上衣里轻弱无力地颤动着，灰白的头发在头上挽成一个扫帚形的发髻。她几乎已成了个老太婆，而且有些邋遢。她总是以疑惑的目光看人，并且喜欢甜食。如果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现在看见她，绝难认出她就是老情人叶连娜·鲍乌尔，就是那位法院书记员口中吟诵的“召唤着亲吻，体态之轻盈”的检察官夫人。

在井边，一位用煤油桶汲水的邻居向鲍乌尔夫人打了个招呼，这是个“天才的知识分子钳工”，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波列索夫。波列索夫有一张歌剧中的魔鬼面孔，这种面孔通常是在出场前用黑油烟仔细抹成的。

两位邻居相互致意之后，谈起了全体老城居民都很关心的事情。

“眼下这是什么年月啊，”波列索夫讥讽地说，“昨天我跑遍了全

城，连个八分之三英寸的螺丝板都买不到。这儿没有，哪儿也没有！可是还打算通电车！……"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对八分之三英寸螺丝板的了解，就等于达·芬奇舞蹈训练班的一个女学员对于农业的了解，她认为奶渣是用甜馅饺子做的。不过她还是深表同情地说：

"如今这叫什么商店呀！只见排队，不见商店，商店的名字也怪吓人的。老城国家质量检察局！"

"您不知道，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只剩下四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发动机，还凑凑合合能用，尽管车身破破烂烂！……玻璃都没用橡皮条封好。我亲眼得见。非得丁当乱响不可！……愚昧透顶！其余的都是哈尔科夫产的。一律都是'国营有色金属工业联合体'[①] 的再生原料，拉不上几俄里就得坏掉，我都看过了……"天才的钳工气恼地住了口。他那张黑脸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眼白有些发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波列索夫不仅是个天才的钳工，还是个天才的懒汉。老城有许许多多修配发动机的个体手工业者，可就数他最不灵活，最常陷入窘境。原因就在于过分炽热的秉性。他的嘴角上经常挂着白沫。在他那位于佩列列申斯基七号院的作坊里经常见不到他。一个可移动的熔铁炉熄了火，孤零零地立在一间简陋的石房子中央，各个角落都堆满了破内胎，断裂的"三角"橡胶制品厂的橡皮箍，几把大得可以锁城门的棕色铁锁，坑坑洼洼，标有"印第安人"和"流浪者"字样的燃料箱，一辆带弹簧的童车，一台永远也不能起动的直流发电机，几条霉烂的鞣皮带。一团油乎乎的麻丝，一张磨平了的金刚砂砂纸，一把奥地利刺刀，以及许多乱七八糟的破烂儿。

顾主经常找不到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他不知正在哪里发号施令呢，他顾不上工作。他看不惯拉着货的马车安安详详驶进他家或别家的院子。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便会立即来到院子里，倒背着手，轻蔑地观察着车夫的一举一动。最后他总是按捺不住。

---

① "国营有色金属工业联合体"，全称是"国营有色金属开采、加工联合体"，此处指苏联国内所产发动机质量低劣，只能作为该联合体的回收对象，作为再生原料。

“哪有这么赶车的?”他大惊小怪地喊叫着,“拐弯呀!”

吓坏了的车夫连忙拐弯。

“你往哪儿拐呀,笨蛋?!”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痛心疾首地跑上去拉马。“要是在过去,给你几个嘴巴,你就知道该怎么拐了!”

如此这般,波列索夫指挥了大约半个小时,正准备回他的作坊,修理他那个还没修好的自行车气筒,城里的平静生活往往又会被某种误会与纠纷打破:或是街上有两架大车的车轴挂在一起,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要跑去指点人家,怎样又好又快地把车轮错开;或是人们在换电线杆,波列索夫便特意到作坊取来自己的测锤,来测量一下杆子是否垂直;再不就是要开居民大会,那么维克多便会站在院子中央,敲着铁板召集大家来开会;但是他自己往往又不能出席,因为有一辆救火车驶过,被喇叭声搞得坐立不安,心急如焚的波列索夫必定要随车跑去。

不过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偶尔也会心血来潮干些实事。他能接连数日呆在作坊里不声不响地埋头工作。这时孩子们便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要怎样喊叫就怎样喊叫;载货的大车也可以在院子里任意拐弯,画着各式各样的曲线;街上的大车也不互相挂轴了;驶向火灾现场的救火车以及灵车也没人跟着了,因为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在工作。一次,在这种工作狂热之后,他从作坊里像牵着羊角似的,拖出一辆用汽车、自行车、灭火器和打字机零件拼凑成的摩托车,1.5马力的发动机是万杰列罗夫厂的产品,车轮是达维德索诺夫厂制造的,其他的关键部件早已没了牌号。从车座上耷拉着一个用细绳系着的硬纸板,上面写着“试车”。一群人围了过来。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谁也不看,用手摇了摇脚踏板。大约有十分钟也没打着火,接着突然响起铁器的哐啷声,机件抖动起来,裹着一团污浊的浓烟。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赶忙跳上车座,摩托车以疯狂的速度带着他穿过隧道似的门洞,直冲向街道正中,旋即像中了枪弹似的立刻停了下来。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刚要检查一下自己这部神秘莫测的机器,但是它却突然开了倒车,带着自己的创造者驶过同一个隧道,停在了原来的出发点——院子中央,它咕哝一阵便轰然一声爆炸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奇迹般的幸免于难,并在下一个发烧

期，利用摩托车的残余零件装了一台固定式发动机，这台发动机跟真的一模一样，但就是不能运转。

史诗般的五号楼大门的修缮工作，可谓钳工—知识分子的登峰造极之作。这幢楼房的居民合作组织与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签订了一项合同。根据合同波列索夫要负责将该楼的大铁门完全修好，并重新漆过，用料要经济，颜色则由他来决定。居民合作组织一方则要在专门委员会工程验收之后，付给维·米·波列索夫二十一卢布七十五戈比，印花税由工程承包者支付。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像参孙[①]一样把大门拖去，在作坊里以高涨的热情开始了工作。他用两天工夫卸下门上的铆钉，将大门分成几个组成部分，把涡形的铁柱头放进童车，将铁杆和铁矛堆在钳工台下面。又用了几天时间来检查损伤的地方。可紧接着城里便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劈柴”大街的自来水主管道裂开了，于是这一周余下的时间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都是在出事地点度过的。他面带讥笑对工人们叫叫嚷嚷，还不断往塌陷的地方张望张望。在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组织者的热情稍有减退时，才重又着手修理大门，但是为时已晚。院里的孩子们早已把五号楼大门上的涡形柱头和铁矛当做玩具耍了。孩子们一看见怒气冲冲的钳工，便吓得丢下涡形柱头和铁矛一哄而散。涡形柱头丢失了一半，已无法找到。此后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便对大门完全冷落下来。可楼门大敞四开的五号楼却忧患频仍：晾在阁楼上的湿衣服屡屡被窃；有一天傍晚，就连放在院子里烧开的茶炊也被偷走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参加了追捕小偷的行动，然而别看小偷直伸着双臂端着炭筒里蹿着火苗，正在沸腾的茶炊，却仍然跑得飞快，而且还不时回过头冲着追在最前面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骂上几句。而最倒霉的要算是五号楼的门房了。他丢掉了每天晚上的外快，因为没有大门，纵酒晚归者已不必叫门，从而也无须再给他几十戈比了。起初守门人常来打听，大门是否很快就会装好，后来又不断以基督的名义恳求他，最后则开始发出一声声含含糊糊的威胁。居民合作组织向维克多·

---

① 参孙，《圣经》中的古犹太大力士。



米哈伊洛维奇提出了书面警告。事情眼看就要闹上法庭，情势日甚一日地紧张起来。

女相士和热心的钳工站在井旁继续谈着。

“在缺少浸泡过的枕木的情况下，”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叫嚷声响彻了整个庭院。“那就不是电车，而只不过是祸害！”

“所有这些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哪，”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说，“咱们活得像野人似的。”

“没个完……对了！您猜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沃洛比亚尼诺夫！”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惊愕万分，靠在井架上，一直悬空提着满满的一桶水一动未动。

“我到公用事业局续订作坊的租赁合同，在走廊里走着走着，忽然有两个人来到我跟前。我一看，有些面熟，似乎是沃洛比亚尼诺夫那张面孔，他问：‘请问，从前在这幢楼里是什么机关？’我说：‘从前是一家女子中学，后来是房管处。’‘您问这干什么？’我问。可他说了声‘谢谢’，便走开了。这会儿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沃洛比亚尼诺夫本人。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跟他在一起的是位美男子。显然是位过去的军官。于是我就想……”

此刻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发现了某种麻烦，没再说下去，抓起自己的煤油桶，迅速躲到了垃圾箱后面。五号楼的守门人慢悠悠地走进院子，在井边站下来，观察着院子四周的建筑物，哪儿也没发现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于是发起愁来。

“钳工维季卡又不在？”他问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

“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女相士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异常激动，急匆匆地往家走，水桶里的水不住地往外溅。

守门人摸了一下水泥井台，朝作坊走去。只见：

通向钳工作坊

从这块牌子往后走两步，即可看见耀眼的招牌：

钳工作坊，修理汽炉

招牌下面挂着一把沉甸甸的大锁。守门人往锁上踹了一脚，恨恨不已地说：

“好个混账东西！”

守门人在作坊门口站了两三分钟，心中充满最最恶毒与憎恨之情，他喀喀嚓嚓把招牌扯下，拿到院子的水井旁边，踏上两只脚大闹起来。

“你们这七号楼是个贼窝！”守门人吼叫着。“乌七八糟的坏蛋！有七个爹的杂种！受过中等教育！……我才不管你那中等教育哪！……该死的混账东西！！！”

此刻受过中等教育，有七个爹的杂种正坐在垃圾箱后面的油桶上发愁呢。

几扇窗户噼噼啪啪地打开了，爱看热闹的住户从窗口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一些好奇的人不慌不忙地从街上走进了院子。守门人一见有了听众火气更旺了。

“钳工机械师！”守门人大叫大喊。“狗娘养的贵族！”

守门人在他那议会演说般的表达方式里夹杂了大量他所偏爱的污言秽语。密密麻麻地趴在窗口的柔弱的妇女阶层对守门人大为不满，但是并未离开窗户。

“我要把你的脸打个稀巴烂！”守门人狂叫着。“受过教育！”

当闹剧达到高峰，来了一位民警。他不声不响地把守门人拖到区上去了。“快速包装”店的几名壮汉帮了民警的忙。

守门人顺从地搂着民警的脖子，抽抽搭搭哭将起来。

危险过去了。

于是疲惫不堪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便从垃圾箱后跳了出来，围观者一片哗然。

“下流胚！”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冲着离去的那帮人叫嚷着。“下流胚！你等着瞧吧！恶棍！”

痛哭流涕的守门人什么也没听到。人们把他抬到了分局，把“钳工作坊，修理汽炉”那块招牌也拖了去，以作为物证。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又要了半天威风。

“狗崽子，”他对围观者说。“觉得自己还挺不错，下流胚！”

“好啦，好啦，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在窗口喊道。“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她在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面前放一碟糖煮水果，在房内踱来踱去地发着问。

“我不是对您说了吗，是他，没有胡子，但就是他，”像通常一样，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吵吵嚷嚷地说，“我可太认识他了！沃洛比亚尼诺夫，一点也不差！”

“我的天，您小声点！他来这里干吗，您怎么看？”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那张黑脸上挂着一丝讥讽的微笑。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他的笑容里又多了些嘲讽。

“无论怎么说，他总不会是来跟布尔什维克签订条约的。”

“您认为，他现在身处险境？”

革命后十年以来，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积下的讥讽是取之不尽的，他脸上那些不断变换的笑容反映着不同程度的嘲讽和各种猜疑。

“在苏维埃俄罗斯哪个人的处境不危险，特别是像沃洛比亚尼诺夫这种地位的人？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他无缘无故是不会把胡子剃掉的。”

“他是从国外派来的？”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问时几乎没喘过气来。

“毫无疑问。”天才的钳工答道。

“那他来这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您别孩子气啦。”

“不管怎样，我得见他。”

“可您知道，您冒的是什么险吗？”

“咳，随它去吧！分别了十年，我不能不见见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她似乎真的觉得，他们是在相爱时被命运拆散的。

“我求您把他找到！弄清他在什么地方！您到的地方多！这对您并不困难！请您转告，我想见到他！听见了吗？”

穿着红裤子的鹦鹉正站在横杆上打盹，被他们谈话的喧闹声惊

醒了，它翻了个头朝下，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倒挂在那里。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钳工机械师欠起身，双手按在胸口上说，“我一定要找到他，同他取得联系。”

“您是不是再来点糖煮水果？”女占卜者大为动情。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吃了糖煮水果，痛斥一番鹦鹉笼子不合理的构造，嘱咐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要对一切严守秘密，之后便告辞了。

第十一章　字母索引——生活的写照

第二天,两位合伙人确信,已不宜再在门房住下去。吉洪总在唠唠叨叨,自从他看到老爷的胡子先是黑的,后来变成绿的,最后又干脆没了胡子,便全然摸不着头脑了。门房里无处可睡。吉洪的新毡靴散发着畜粪发霉的气味,而屋角里的那双旧毡靴更净化不了这里的空气。

"我宣布忆旧晚会到此结束,"奥斯塔普说,"应该搬到旅馆去。"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打了个冷战。

"这可不行。"

"为什么,先生?"

"那儿要登记。"

"身份证有问题?"

"不是的,身份证没问题,但是我的姓名城里人都很熟悉。会传开来的。"

两位合伙人默默地想了一会儿。

"您看米赫尔松这个姓怎么样?"卓越的奥斯塔普突然问道。

"哪个米赫尔松?是参政员?"

"不,是苏维埃机关商贸职工工会会员。"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是因为您缺乏专业技巧,别做好好先生吧。"

宾杰尔从绿色西服上衣里掏出一个工会会员证递给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康拉德·卡尔洛维奇·米赫尔松,四十八岁,非党员,独身,一九二一年参加工会,品格极其高尚,同我交情很好,好像还是'儿童之友'① 的

① "儿童之友"协会,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五年的社会组织,苏维埃国家机关职工均须参加。

成员……不过您可以不必跟孩子们交朋友——民警是不要求您这样做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涨红了脸。

“这合适吗……”

“刑法里虽然对此有所规定，可是比起咱们合伙搞的这件事，这一招也不过像孩子们玩的猫捉耗子一样，无伤大雅。”

沃洛比亚尼诺夫还是犹疑不决。

“您是个理想主义者，康拉德·卡尔洛维奇。您还算是走运的呢，不然的话，说不定您还得姓个丑八怪、臭鸡蛋一类的姓呢。”

沃洛比亚尼诺夫很快同意了，于是两位合伙人未向吉洪告别便走掉了。他们在隶属于老城公用事业局，带有全套家具的“索邦”旅馆落了脚。奥斯塔普把为数不多的旅馆侍者都惊动遍了，先看了七卢布一天的房间，但不满意其中的家具。他倒是喜欢五卢布一间的陈设，但地毯有些脱毛，屋里的气味也很难闻。三卢布一天的房间一切都好，只有挂图例外。

“我不愿住在挂着风景画的房间里，”奥斯塔普说。

结果只好住进一卢布十八戈比的房间。房内既无风景画，又无地毯，其陈设绝对合乎标准：两张床，一个床头柜。

“石器时代的风格。”奥斯塔普赞许地说，“你们这儿的床垫里有没有史前的动物呀？”

“那要看什么季节啦，”滑头滑脑的服务员答道，“比如说，要开省里的什么代表大会，那当然就没有，因为旅客很多，他们入住以前，要大大清扫一番。可在别的时候确实会跑来不少。是从隔壁‘利瓦基亚’旅馆的房间里爬过来的。”

就在当天，两位合伙人去了一趟老城公用事业局，从那儿得到了全部所需的信息。

原来，房产管理处已在一九二一年撤销，其大批档案已归入公用事业局的档案，于是伟大谋士便开始动作起来。临近傍晚，两位合伙人已弄清档案室主任瓦尔弗洛麦伊·科洛别伊尼科夫的家庭住址，他过去曾是市政府的一名官吏，如今则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奥斯塔普穿上一件充毛布的坎肩，把西服上衣搭在床背上拍打

干净，向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索取一卢布二十戈比作为进见之用，便去拜访档案室主任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留在“索邦”旅馆，在两张床铺之间的狭谷中忐忑不安地踱起步来。

这个难熬的寒冷的傍晚决定着整个事情的成败。如果能把从沃洛比亚尼诺夫家没收的家具分配单据抄录下来，那么事情就算成功了一半。接下去当然还有不少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已有线索在握。

“只要能搞到单据，”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只要有单据！”破床垫里的弹簧像跳蚤一样在不断咬他，他却没有感觉。他还不甚清楚，搞到单据以后会怎样，但是他相信，届时一切都会顺利得像在油上滑行。“而油，”他脑子里闪出一句俗语：“油多坏不了粥。”

可岂不知，他的这锅粥熬出了大大的麻烦。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沉浸在玫瑰色的幻想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身下的弹簧不停地发出哀鸣。

科洛别伊尼科夫住在老城城郊的“大鹅区”。奥斯塔普到他那里必须穿过整个市区。“大鹅区”的居民大多是铁路员工。有时喷着蒸汽的机车沿着高过屋顶的路基呼呼哧哧地开着倒车，路基与屋顶之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墙，机车一过，沿路的屋顶便被机车炉膛里的熊熊火焰照得通明；有时一列空空的车厢由此滚滚驶过；有时又会听到响墩[1] 的爆炸声。在简陋的屋舍和临时搭建的工棚之间，有长长的一排以合作方式新建的住房，砖瓦尚还湿着。

奥斯塔普走过一座灯火辉煌的孤岛——铁路员工俱乐部，按照纸条判明地址，在档案室主任的小屋前停了下来。他转动一下带有“请转动”凸体字样的门铃。

在好一阵“找谁?”，“什么事?”的盘问之后，方才开了门。他来到一个昏暗的、摆满橱柜的前室。他觉得，在黑暗中有个人在对着他喘气，但是什么也没说。

“科洛别伊尼科夫公民在吗?”宾杰尔问。

那个喘气的人拉着奥斯塔普的手，把他引进一个挂着盏煤油灯

---

① 响墩，铁路上作为危险信号的装置。

的餐室。奥斯塔普看见眼前是个腰背异常灵活、有洁癖的小老头儿。这个老头儿无疑就是科洛别伊尼科夫本人。奥斯塔普未等让座便挪挪椅子坐了下来。

小老头面无惧色地瞧着这个独断专行的人一言不发。奥斯塔普第一个客客气气地开了口：

"我有事找您。您是在老城公用事业局供职吧？"

老头儿脊背动了动，往上一拱表示肯定。

"过去在房产管理处任职？"

"我在许多地方任过职。"老头得意地说。

"甚至也在过去的市政府干过？"

奥斯塔普说着粲然一笑。老头儿的腰背扭动了好一会儿，最后摆出一副架势，似在说明，在市政府办公室供职是老早的事，绝不可能什么都记得。

"不过，请问，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主人感兴趣地瞧着来客问。

"那好，"客人答道。"我是沃洛比亚尼诺夫的儿子。"

"哪个沃洛比亚尼诺夫？是首席贵族吗？"

"是的。"

"他怎么样，还活着？"

"死啦，科洛别伊尼科夫公民。已经故去了。"

"是啊，"老头说时并不悲伤，"是件伤心的事儿。但是，他似乎没有孩子呀？"

"是没有，"奥斯塔普客气地予以肯定。

"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是非皇族母亲所生。"

"那您是不是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的公子？"

"是的，正是。"

"她的身体可好？"

"家母早已亡故了。"

"喔，喔，唉，真让人难过。"

老头儿噙着同情的眼泪瞧了奥斯塔普好久，尽管前不久，就在今

天，他还在市场的肉摊前看见过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

“大家都是要死的，”他说，“比如，我的祖母也死了……活得太久啦。不过，还是得请您告诉我，来此有何见教，尊贵的客人，对啦，我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

“沃尔杰马尔。”奥斯塔普脱口而出。

“……符拉基米尔·伊波里特维奇？太好啦。那么，请说吧，符拉基米尔·伊波里特维奇。”

老头儿挨着一张铺着花漆布的桌子坐下来，直盯着奥斯塔普的眼睛。

奥斯塔普用经过挑选的字眼儿表达了自己对双亲的哀思，并为深夜闯入德高望重的主任家进行打扰，深表歉意。但他相信，在深受尊敬的主人了解到他何以造次之后，是会予以原谅的。

“我是想，”奥斯塔普最后以难以言表的亲子之情说道，“想找到几件爸爸的家具，以留作纪念。您知不知道家父宅子里的家具都转到谁手里了吗？”

“事情很复杂，”老头儿想了想回答说，“这只有富人家才买得起……对不起，您从事什么职业？”

“自由职业。在萨马拉办了一个私营肉类屠宰冷藏劳动组合。”

老头儿怀疑地瞧了瞧沃洛比亚尼诺夫后代那身绿色披挂，但是未予反驳。

“好一个机灵鬼。”他暗想。

此刻，奥斯塔普经过对科洛别伊尼科夫的一番仔细观察之后，认定“老家伙是个标准的坏蛋”。

“就是这件事，”奥斯塔普说。

“这件事，”档案室主任说，“很困难，不过可以办……”

“需要花钱？”劳动组合老板替他说了出来。

“花费不多……”

“像莫泊桑说的，实在一些，提供情况会得到报酬的。”

“那好吧，给七十卢布。”

“怎么这么贵？如今燕麦涨了价？”

老头儿扭动着脊梁骨，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您在开玩笑。”

“同意，老爷子。一手交钱，一手交单据。什么时候到您这儿来。”

“您带着钱吗？”

奥斯塔普马上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那么，现在就可以办，”科洛别伊尼科夫郑重宣布。

他点起蜡烛，把奥斯塔普带进隔壁房间。房内除去一张显然是主人的床铺以外，还有一张堆放着许多账簿的写字台和一长排办公室用的格架。架子的横格上贴着打印的字母——A、Б、B，直到最后一个字母 Я。格板上放着一捆捆用细绳扎着的一包包单据。

“嚯！”奥斯塔普十分赞赏地说道。“整套的家藏档案。”

“完完整整的一套，”档案室主任谦虚地说，“您知道，我这是以备万一……公用事业局不需要它，而对于我这个老年人，可能用得着……您知道，咱们就像生活在火山口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到那时候，人们会急着寻找他们的家具，可它们，这些家具，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这儿！在柜子里呢。是谁给保存得好好的？科洛别伊尼科夫。那些大人先生们会对我这个老头子说声谢谢，会在我晚年的时候帮我一把……而我并不要很多，一张单据十个卢布。就是这样，他们也得感激不尽……否则，让他们去试试，大海里捞针，没有我，他们甭想找到！……”

奥斯塔普兴高采烈地望着老头儿。

“绝妙的办公室，”他说，“全部机械化，您简直是位英雄！”

因为受到夸赞而得意洋洋的档案室主任，开始向客人介绍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的种种细节，他翻开一本本厚厚的登记簿和分配簿。

“全在这里，”他说，“整个老城！所有的家具！什么时候没收谁的；什么时候给了谁。喏，这是字母索引——生活的写照！您要找谁家的家具？一级商人安格罗夫的？请吧，查字母 A。字母 A，Ак.，Ам.，Ан.，安格罗夫……号码是……喏，82742，现在来看登记簿。142 页。安格罗夫在哪儿？喏，安格罗夫。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安格罗夫家没收的有‘贝克尔’牌 97012 号钢琴一架、软座琴凳一张、办公桌两张、衣橱四个（两个是红木的）、小柜一个等等……给了谁呢？

咱们来看看分配簿,查同一个号码82742……给了……小柜——市军事委员部,三个衣橱——'云雀'儿童教养所……另外一个由老城省粮食委员会书记个人使用。钢琴在哪儿呢?钢琴给了社会保障第二养老院了。现在还在那儿……"

"我在那里怎么没看见这架钢琴呢,"奥斯塔普暗想,不禁记起阿尔亨那张腼腆的面孔。

"或者,又比如,从市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穆林那儿没收的……那就要查字母M……全都在这儿。全市的。有钢琴、各式各样的软榻、窗间镜、安乐椅、小沙发、软座凳子、吊灯,甚至还有餐具……"

"是啊,"奥斯塔普说,"真该给您建一座'非同人工的丰碑'。[1]但是还是说近一点的吧,比如字母B……"

"有字母B,"科洛别伊尼科夫欣然应允。"马上查到。Вм,Вн,沃里茨基48238号,沃洛比亚尼诺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令尊大人,愿他在天堂安息,他是个慷慨大度的人……'贝克尔'牌5480009号钢琴一架、带商标的中国花瓶四只、不同尺寸的法国'塞弗尔'厂生产的奥比乌松地毯八块、'牧童'织花壁毯一块、'牧人'织花壁毯一块、土库曼捷金地毯两块、伊朗呼罗珊地毯一块、熊捧盘子标本一个、一套卧室家具十二件、一套餐室家具十六件、一套汉布斯工厂出产的客厅家具十四件……"

"都分给谁了?"奥斯塔普急切地问道。

"咱们马上就会知道。熊捧盘子的标本给了民警局二区,'牧人'织花壁毯由艺术珍品基金会收藏,'牧童'织花壁毯给了水运工作者俱乐部,奥比乌松地毯,捷金和呼罗珊地毯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征用,一套卧房家具给了猎人协会,餐室家具给了茶业总局老城分局,客厅家具是分批给出去的:一张圆桌,一把椅子给了社会保障第二院;曲背沙发交由房产管理处使用,至今还在前厅放着,整个布面都被弄得油乎乎的,这帮混账……还有一把椅子给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废军人格里查楚耶夫同志,是经过他本人申请,房产管理处主任特批的。另外十把椅子是应教育人民委员部来函,送往莫斯科国家家

① 引自普希金《我为自己建立一座非同人工的丰碑》一诗。

具博物馆去了……几只带商标的中国花瓶……”

“我真服了您了!”奥斯塔普欣喜若狂。“可以说是丝丝入扣！最好能看看分配单据。”

“马上,咱们马上就能找到单据。查 48238 号,字母 B……”

档案室主任走到柜橱跟前,踮起脚跟,取下好大一个要找的公文袋,“喏,请吧,这是令尊大人的全部家具。全部的单据都给您?”

“我用不着全部的……这样吧……作为童年的纪念,只要那套客厅的家具……记得儿时我常在客厅里的呼罗珊地毯上玩,一面看‘牧童’织花壁毯……美好的年代——金色的童年！……所以老爷子,咱们就只要那套客厅家具的单据吧……”

档案室主任开始爱惜地摊开一沓绿色的存根,查找着所需的单据。科洛别伊尼科夫选出了五张单子。一张十把椅子的,两张一把椅子的,还有一张圆桌的和一张“牧童”织花壁毯的。

“您看见了吗,张张都在。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存根上都有住址和领取物品者的亲笔签名。所以一旦出什么问题,谁也不能抵赖。也许,您还想要波波娃将军夫人的那套家具,蛮好的一套,也是汉布斯的产品。”

但是奥斯塔普出自对双亲的情有独钟的爱,抓过那五张单据,塞进侧兜的最底下,没要将军夫人的那套家具。

“可不可以开个收条?”档案室主任灵活地拱拱腰问道。

“可以,”宾杰尔亲切地说,“您就写,为理想而战的斗士。”

“那我就这样写了。”

“请吧!”

两个人来到第一个房间。科洛别伊尼科夫用规范的字体写了收条,笑容可掬地递给了客人。行动主谋异常谦恭地用右手的两个手指接过纸条,装进了放着那些宝贵单据的同一个口袋。

“好,回头见,”他眯了眯眼睛说,“我似乎过分打搅了,不敢再麻烦您了,握您的手,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惊呆了的档案室主任有气无力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

“回头见,”奥斯塔普又说了一遍。

说罢向门口走去。

科洛别伊尼科夫完全懵住了。他甚至还望了望桌子，看看客人是否把钱放在那儿了，但是桌子上并没有钱。于是档案室主任轻声问了一句：

“那么钱呢？”

“什么钱？”奥斯塔普说，一面去开屋门。“您好像问到什么钱？”

“是啊，买家具，买单据的钱！”

“亲爱的，”奥斯塔普拉长声调说道，“说真的，以亡父的人格担保，我满心愿意给您钱，可是没有哇，我忘记取活期了……”

老头儿浑身发抖，向前伸出一只干瘦的爪子，想拦住夜间来客。

“安静点，笨蛋，”奥斯塔普厉声说道，“用俄语对你说——说明天就是明天，好啦，回头见！请来信！……”

屋门喀嚓一声关上了。科洛别伊尼科夫重又打开屋门跑了出去，但是奥斯塔普已无踪影。他在桥边快步走着。一辆机车从高架桥上驶过，车上的火光照在他身上，一团烟雾吞没了他。“解冻啦！”奥斯塔普对机车司机喊道。“解冻啦！陪审员先生们！”

机车司机没听清楚，挥了挥手，机车车轮更加有力地掣动着曲轴，奔驰而去。

科洛别伊尼科夫在刺骨的寒风中站了大约两分钟，恶言恶语地骂着回到自己的小屋。他痛苦难耐，站在屋里怒不可遏地用脚踹起桌子来，题有红色“三角”字样胶靴状烟碟直往上蹦，玻璃杯和冷水罐碰得丁当作响。

瓦尔弗洛麦伊·科洛别伊尼科夫还从未被人如此卑鄙地欺骗过。随便什么人他都可以欺骗，可这一次他竟被人这样巧妙和轻而易举地愚弄了一番，因而气得他又在那里站了好久，一脚又一脚地踢着粗粗的餐桌桌腿。

在大鹅区，人们把科洛别伊尼科夫叫作瓦尔弗洛麦伊奇，只是在万不得已时人们才会去找他。他接收别人抵押的东西一向都要索取吃人的重利。这种营生他已经做了多年，一次还未落到过民警手里。可如今，他竟在自己这门最最得意的、本指望牟取暴利以保年老无虞的行当上栽了跟头。

“这是闹着玩的吗？！”他想起白白断送的分配单据喊了一声。

“今后一定得先付钱。我怎么会这样疏忽大意啊？把整套胡桃木的客厅家具拱手让给别人！……单是一张‘牧童’织花地毯就是无价之宝！手工编织的……”

那只“请转动”的门铃已被人犹犹豫豫地转动了好久。瓦尔弗洛麦伊奇还未及想起屋门仍在开着时，前室里已响起重重的咕咕咚咚的响声。一个被困在橱柜迷宫中的人叫嚷着：

“这里往哪儿走呀？”

瓦尔弗洛麦伊奇来到过堂，将来客的大衣（摸着像是厚呢做的），往自己身边拉了拉，把他领进了餐室，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费多尔神父。

“请您宽恕，”费多尔神父说。

双方经过十来分钟半吞半吐，各怀鬼胎的交涉才弄清楚，科洛别伊尼科夫公民的确掌握一些沃洛比亚尼诺夫家具方面的资料，而费多尔神父则不反对为获得这些资料而有所破费。此外，使档案室主任极其满意的是，来客原来竟是原首席贵族的亲兄弟，而且急切想获得那套胡桃木客厅家具，以寄托对胞兄的怀念。这套家具会使沃洛比亚尼诺夫的胞弟联想起十分温馨的少年时代。

瓦尔弗洛麦伊奇索价一百卢布。可是来客对缅怀哥哥的估价远低于此，即三十卢布左右。最后双方以五十卢布成交。

“我需要先收钱，”档案室主任声明，“这是我这里的规矩。”

“这好说，我可不可以用十卢布的金币支付？”费多尔神父说着赶忙撕开上衣的衬里。

“我按现行的比价收，一枚金币合九个半卢布，这是今天的行情。”

沃斯特利科夫从他那个香肠般的小袋袋里抖搂出五个金币，又补上两个半银币，将这一小堆钱推到档案室主任面前。瓦尔弗洛麦伊奇将硬币数了两遍，拢到一只手里，请客人稍候片刻便去取单据去了。瓦尔弗洛麦伊奇在自己的秘室内没有多加思索，打开“生活写照”——字母索引找到字母 П，很快查到要找的号码，从格架上取下一包波波娃将军夫人名下的单据，打开来翻了翻，从中选出一张汉布斯厂的十二把胡桃木椅子的单据，这些椅子是分配给住在葡萄街 34

号的布伦斯同志的。

档案主任深为自己的机智与应变之才感到吃惊，不禁笑了笑，把单据拿给了他的主顾。

“都在一个地方？”这位主顾兴奋得喊出了声。

“一个不少，都在那儿。这套家具棒极了，让人看着眼馋，可话又说回来啦，干吗要我向您介绍，您自己就很清楚！”

费多尔神父兴高采烈地攥住档案室主任的手，摇晃了好久，在过堂的橱柜上磕磕碰碰地跑出来，迅即消失在昏昏的夜色之中。

瓦尔弗洛麦伊奇又将这位受愚弄的买主暗自嘲笑良久，将那些硬币在桌子上排成一行，久久地坐在那儿，用那双困倦的眼睛注视着五个发亮的圈圈。

“他们为什么对沃洛比亚尼诺夫的家具如此着迷？”他想，“都疯了。”

他脱去衣服，漫不经心地作过祷告，躺在窄得像女孩用的床铺上，心事重重地睡着了。

第十二章　炽热的女人，诗人的幻想

一夜过去，寒气尽消。天气暖得使早出的行人腿脚酸软。麻雀们唧唧喳喳乱叫。连从客栈厨房里出来的一只鸡都觉得气力大增试图飞将起来。天空遍布着细碎的云团。垃圾箱散发着香堇菜和素菜汤的气味。屋檐下微风轻拂，几只猫伸展着四肢，躺在屋顶像躺在卧榻上一样，宽容地眯着眼望着院子。一名旅馆侍者亚历山大抱着一包脏衣服从院子里跑过。

"索邦"旅馆的走廊里热闹起来。各县的代表纷纷赶来参加电车开通仪式。挂着"索邦"牌子的宾馆专用敞篷马车把他们大批地送到旅馆来。

太阳充分挥洒着它的光和热。商店纷纷卷起铁制的沟纹窗帘。身着棉大衣上班的市苏维埃工作人员，已感到春日里衣着的厚重，敞开衣襟不住地喘气。

在合作社大街，一辆制粉厂建筑工地的卡车，由于超载断了板簧。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波列索夫来到出事现场正在那里出着主意。

在一个需用的设备一应俱全（两张床铺，一个床头柜）的房间里，只听见一阵酷似马打响鼻和嘶鸣的声音，这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洗脸和清理鼻子。他的伟大合伙人则躺在床上，端详着半高腰皮鞋上的擦伤。

"顺便提一下，"他说，"请把债务还清。"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从毛巾里钻出头来，用他那双没戴夹鼻眼镜的肿眼泡瞧了瞧合伙人。

"您干吗像个大兵瞧着虱子似的瞧着我？有什么好奇怪的？债务吗？是的，您欠着我的钱。昨天我忘了告诉您，遵照您的委托，我用七十卢布买了这些单据，这里还附有一张收条，您得拨给我三十五

卢布。我希望，作为合伙人，所有开支都是要均摊的吧？”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戴上夹鼻眼镜，看了看收条，不甚情愿地付了钱。然而这也未能冲淡他那喜悦的心情。财宝业已在握。三十五卢布这粒微尘在一堆钻石的璀璨夺目的光辉中，小得简直难以看见。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满面春风地来到走廊散起步来。有贵重财宝作为后盾的新生活构想使之万分欣慰。“而圣洁的神父呢？”他幸灾乐祸地想道。“傻瓜终归是傻瓜，他就像看不见自己的胡子一样，见不到椅子了。”

沃洛比亚尼诺夫走至走廊尽头转了回来。13号房间带有裂纹的白色房门蓦地打开了，只见费多尔神父身着蓝色竖领衬衫，束着一条带有蓬松穗子的黑色旧丝带，直冲他走了过来。那张慈眉善目的面孔乐得笑逐颜开，也是出来散步的。两位竞争对手几次相遇，彼此趾高气扬地瞟上一眼，便又各自走了下去。两个人在走廊的两端同时转过身，尔后彼此又渐渐走近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胸中的喜悦在沸腾，费多尔神父也被同样的心情所控制，双方都对自己的手下败将怀着怜悯之情。最后，在第五次相遇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您好，神父，”他说，语气甜蜜得无法形容。

费多尔神父集中起上帝赋予他的全部尖酸刻薄回应道：

“早安，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敌对双方各自走开了去。当他们再度相逢时，沃洛比亚尼诺夫说了一句：

“上次见面我没伤着您吧？”

“不，怎么会呢，很高兴见面，”费多尔神父答道。

说完他们又分开了。费多尔神父那副眉飞色舞的样子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胜气恼。

“您大概已经不做日祷了吧？”他在又一次碰面时问。

“做什么日祷啊！教民们都到各个城市去寻觅财宝了。”

“请注意，是我自己的财宝，自己的！”

“是谁的我说不好，反正都在找。”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本想辱骂几句，并且已经张开了口，但

是什么字眼儿也没想出来，于是便气冲冲地回房去了。过了片刻，从那间房里走出一位土耳其臣民的儿子——身着天蓝色坎肩的奥斯塔普·宾杰尔，他踩着从皮鞋上脱落下来的鞋带，朝着沃斯特利科夫走了过去。费多尔神父面颊上的玫瑰凋谢了，脸色变得灰白。

"您是来收旧货的吧？"奥斯塔普厉声问道。"买椅子？牲口下水？鞋油盒？"

"您要做什么？"费多尔神父小声说道。

"我要卖给您一条旧裤子。"

牧师浑身发冷，向后退了一步。

"您干吗不说话，像个接待教民时的高级僧侣似的？"

费多尔神父慢慢腾腾向自己房间走去。

"有破烂儿咱买，有新东西咱偷！"

沃斯特利科夫把脖子一缩在自己房间门口停了下来。奥斯塔普不依不饶地挖苦着：

"裤子到底买不买，可爱的奉神者？要买吗？还有坎肩上的两只袖子，面包圈吃剩下的圈儿，还有一对死驴耳朵。整套批发会更便宜！它们没藏在椅子里，不用去找！怎么样？！"

奉神者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了门。

心满意足的奥斯塔普慢条斯理地往回走去，鞋上的鞋带在地毯上一拍一拍的。当他那高大的身影已经离得相当远时，费多尔神父迅速从门内探出头来，带着压制已久的怒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你自己才是个笨蛋呢！"

"你说什么？"奥斯塔普喊了一声，猛扑回来，但是门已关上，只听门锁咔地响了一声。

奥斯塔普俯下身对着锁孔，将手圈成一个喇叭，字字清晰地说道：

"麻醉老百姓的鸦片卖多少钱？"

门后无声无息。

"神父，您是个卑鄙的家伙！"奥斯塔普高喊了一声。

就在此刻，从锁孔里蹿出一枝铅笔，戳来戳去的，费多尔神父想用笔尖刺伤敌人。奥斯塔普及时躲过，并抓住了铅笔。于是敌对双

方便隔着房门，你拉我拽，都想将铅笔拽到自己这边来。最后还是年轻人取得胜利，铅笔抗拒着，像扎在肉中的刺一样，被缓缓地拔了出来。奥斯塔普带着这件战利品回到了房间。两位合伙人更加开心了。

“敌人逃啊，逃啊，逃啊！”奥斯塔普唱道。

他在铅笔杆上用小刀刻了一个骂人的字眼儿，跑到走廊里，把铅笔往锁孔里一擩，立即跑了回来。

两位好友把单据拿到亮处仔细研究起来。

“‘牧童’织花壁毯的凭单。”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颇有感触地说。“这块壁毯是我在彼得堡的一个古玩商那里买来的。”

“让‘牧童’见鬼去吧！”奥斯塔普嚷着把单据撕成一条条的。

“小圆桌……显然是那一堂家具里的……”

“把小桌拿过来！去他妈的小圆桌吧。”

只剩下两张单据了，一张是交到涅斯库奇大街11号莫斯科国家家具博物馆的十把椅子，另一张是分给老城普列汉诺夫大街15号的格里查楚耶夫同志的。

“准备些钱，”奥斯塔普说，“或许得去莫斯科一趟。”

“可是这儿也有一把呀。”

“机会是一比十，纯属数学常识。而且还要看格里查楚耶夫公民是否用它烧了炉子。”

“别这么开玩笑，别这样。”

“好啦，好啦，自由主义之父康拉德·卡尔洛维奇·米赫尔松，咱们会找到的！事业是神圣的！咱们要用细麻布裹着脚，吃着马尔戈奶油去朝圣。”

“我不知怎的，总觉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珍宝似乎正是藏在这把椅子里。”

“唉呀！您觉得？您还有什么感觉？没什么了？好啦，好啦。咱们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工作。让鸟儿在天上自由飞翔吧，咱们还是去找椅子吧。我心急火燎地想尽快见到这个帝国主义大战的残废格里查楚耶夫公民，普列汉诺夫大街15号，快走，康拉德·卡尔洛维奇。咱们边走，边作打算。”

经过费多尔神父的房门时，报复心很重的土耳其臣民的儿子往门上踹了一脚，只听被惹恼的竞争对手在房内软弱无力，呜呜噜噜地吼了一声。

"他可别跟踪咱们哪！"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有些担心。

"经过今天两位部长在快艇上的会晤，双方不可能有任何接近。他害怕我。"

两位朋友直至傍晚方才回来。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忧心忡忡，奥斯塔普喜笑颜开。他穿着一双红色的新皮鞋，后跟上还钉着细纹唱片似的胶底，黑绿相间棋盘格的袜子，戴着一顶乳白色的便帽，围着一条罗马尼亚流行色的麻丝混纺围巾。

"有倒是有，"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回想着对格里查楚耶娃寡妇的访问说，"可是怎样才能把椅子搞到手呢？买吗？"

"那怎么行，"奥斯塔普答道，"先不说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开支，这样做会引起许多议论的。干吗要买一把椅子？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把？……"

"那怎么办？"

奥斯塔普珍爱地观赏一下新皮鞋的后跟。

"流行样式，"他说。"怎么办？您放心吧，主席，包在我身上。在我这双新皮鞋面前，没有一把椅子能不屈服的。"

"您知道，"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打起了精神，"您在同格里查楚耶娃夫人谈水灾时，我坐到咱们那把椅子上了，说真的，我觉得屁股下面有个硬硬的东西，那些钻石就在那儿，真的，就在那儿……的的确确，我感觉到了。"

"别激动，米赫尔松公民。"

"要在夜间把它偷出来！真的，要偷出来！"

"作为首席贵族，您可太没气派了。再说，您懂得这一行的技术吗？或许，您箱子里的化妆盒装有一套万能钥匙？抛掉这个念头吧！这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作风，打劫可怜的寡妇。"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恍然大悟。

"我是想尽快，"他央告着说。

"只有猫下崽下得快，"奥斯塔普教导说，"我要娶她。"

"娶谁?"

"娶格里查楚耶娃夫人。"

"这是为什么?"

"为的是安安稳稳,不声不响地在椅子里搜索一番。"

"可您这样,一辈子都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为了合同的利益,什么事不能做呢!"

"一辈子……"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惊诧万分地挥挥手。那张刮得光光的,新教牧师般的脸咧着嘴,龇露着发蓝的牙齿,这牙齿自离开 N 县以来便从未刷过。

"一辈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小声说着。"这是莫大的牺牲啊!"

"一辈子!"奥斯塔普说,"牺牲! 您对生活和牺牲知道些什么?您以为,您被赶出您的私邸,您就算认识了生活? 您以为,没收了您那仿制的中国花瓶,这就叫牺牲? 生活,陪审员先生们,是很复杂的玩意儿,不过,陪审员先生们,这个复杂的玩意儿就像一个匣子,只要会,便很容易打开。谁不会开,谁就完蛋。您听过苦行修士骠骑兵的故事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没有听过。

"布兰诺夫! 没听说过? 彼得堡的贵族英雄? ……我这就讲给您听……"

于是奥斯塔普·宾杰尔便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讲述了这个故事。故事惊人的开头轰动了彼得堡的整个上流社会,而更为惊人的结尾,近几年来已无人知晓,并且不受重视了。

骠骑兵——苦行修士的故事

宾杰尔说得对,出色的骠骑兵阿列克赛·布兰诺夫伯爵,的确是彼得堡贵族中的英雄。这位卓越的骑士与豪饮者的大名,曾在英吉利滨河大道上那些古板的住户之间广为流传,而且常见于有关上流社会的新闻栏目之中。这位英俊的骠骑兵的肖像也频频出现在一些

画报的扉页上——身着珍珠羔皮沿边，绣着金银饰物的制服上装，抿得高高的鬓发和不可一世向上翘着的鼻子。

诸多奇闻轶事使得布兰诺夫伯爵声名大噪：他曾多次参与结局悲惨的秘密决斗；与上流社会数位美貌异常、高不可攀的贵妇有着公开的恋情；他那乖张狂妄的行为曾冒犯过一些达官贵人；而他的纵情饮宴又往往以殴打无辜百姓而告终。

伯爵漂亮，年轻，富有，情场得意，赌运亨通。在遗产继承方面又得天独厚，他的亲戚连连谢世，使他那原本就十分可观的资产增了又增。

他果断而勇敢，曾协助阿比西尼亚[①] 皇帝曼涅里克同意大利人作战。他裹着带风帽的白色斗篷，坐在阿比西尼亚广阔的星空下，察看着图上三俄里方圆的地形，火炬的光焰在伯爵那梳得十分光洁的鬓发上摇曳，脚边坐着他的新朋友，一个阿比西尼亚男孩瓦西卡。意皇的军队覆灭后，伯爵带着瓦西卡回到彼得堡。彼得堡用鲜花和香槟迎接了凯旋而归的英雄。阿列克赛伯爵重又沉溺于无拘无束的纸醉金迷的享乐之中。人们对他称颂有加。女人为他轻生，男士对他又妒又羡。当伯爵的马车在百万大街上飞驰而过时，车后的踏板上总是站着那个阿比西尼亚孩子，他那黝黑的皮肤和细腰总要引起过路人的惊叹。

但是这一切突告终止，阿列克赛·布兰诺夫伯爵不见了。他最后的一位情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公爵夫人悲痛欲绝。伯爵的失踪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着种种猜测，私家侦探疲于奔命，忙得不亦乐乎。但一切均属徒劳，伯爵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待这阵喧嚣停息下来的时候，来自荒僻的阿韦尔季耶夫修道院的一封书信说明了一切。显赫的伯爵，彼得堡的贵族英雄，十九世纪的伯沙撒[②] 当了苦行修士。所传细节令人毛骨悚然。据说这位

---

① 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② 伯沙撒，巴比伦末代皇帝那波尼德之子。据《圣经》传说，他在豪筵间看见空中出现神手在墙上写字，预言他将身死国亡。

苦行修士戴着几普特重的镣铐，过去习惯于精美的法式菜肴的他只用薯皮来果腹。又是一阵纷纭的议论。有人说伯爵遭遇了母亲的亡魂。女人们痛哭不已。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公爵夫人府邸门前车水马龙，她同丈夫应接不暇地接受着慰问。继之，又有几种新的说法传扬开来。有人说伯爵就要回来了，他的出走只是对宗教的一时痴迷，还有人认定他是为了躲债，而另一些人则说，一切均应归咎于他的失恋。

可骠骑兵出家修行实则是为了感悟人生。他并没有回来，人们也渐渐把他淡忘了。波罗的海公爵夫人结识了一位意大利歌手，阿比西尼亚男童瓦西卡返回了故乡。

阿列克赛·布兰诺夫伯爵在修道院更名叶夫普尔，他以种种“壮举”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他确实戴着禁欲枷锁，但他认为，这些还不足以使他参透人生，于是他为自己发明了一套特殊的僧服：一顶将脸全部遮住的垂檐僧帽和一件束缚动作的袈裟。他领受过修道院院长的祝福之后即穿上了这套僧衣。但是即便如此，他尚嫌不够，于是满怀着刻意自持自俭的豪情移居于密林中的窑洞里，开始在一具棺椁中生活。

叶夫普尔的壮举震惊了整个修道院上下。他仅靠面包干度日，而面包干三个月才得到一次补充。

这样过了二十年，叶夫普尔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明智、正确和惟一诚实而真挚的。他活得异常轻松，他的思想犹如水晶一样只尘不染，他自认参透了人生，舍此不应再有别的活法。

一次，他惊异地发现，二十年来他一直习惯于取食面包干的地方空无一物。他一连饿了四天。第五天来了一个穿着草鞋的陌生老人，他说庄稼人烧死了地主，僧人都被布尔什维克赶出了修道院。修道院改成了国营农场。老人留下些面包干，便哭着走掉了。苦行修士未听懂老人的话。他心情开朗而又平静地躺在棺材里，为自己对人生的领悟而高兴。那位老农继续为他送着面包干。

如此这般，又过了数度无人打扰的春秋。一天，窑门一开，几个人弯腰走了进来。他们走近棺材，默默地打量着这位老者。这是几个穿着阔腿马裤和长筒靴的彪形大汉，靴上带着马刺，腰间挂着装在

抛光木匣子里的毛瑟枪。老者躺在棺材里，双臂伸得笔直，目光炯炯地望着来客。轻柔飘逸的灰色长髯覆盖着半口棺木。几个陌生人顿着脚上的马刺，耸耸肩走了出去，小心翼翼地随手带上了窑门。

光阴荏苒。人生在苦行修士面前展现出它的全部充盈与甜美。在苦行修士最终意识到他已是大彻大悟的第二天晚上，他突然醒了过来。这使他感到惊讶，夜间他从未醒过。在他忖度着是什么将他唤醒时，他又睡着了。但是他随即感到背上一阵灼痛又醒了过来。他思量着灼痛的原因，极力想再度入睡，但未能成功。有种东西一直在妨碍他，他直至早晨也未能成眠。次日晚上不知是谁又将他唤醒。他辗转反侧直到天明，一面痛苦地呻吟着，一面不由自主地搔着肩膀。白天他起得身来，偶然往棺材里瞥了一眼，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几只紫红色的臭虫在他床铺的昏暗的角落里急匆匆地爬来爬去，苦行修士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当天老农来送面包干。沉默二十余年的苦行僧开了口。他请求老农给他带些煤油来。听到这个誓志永远缄口不语的伟大隐士开口说话，老农愣住了。然而他还是不知为什么，羞羞答答地遮掩着小瓶子，将煤油带了来。老头儿刚一离去，隐士便用一只颤巍巍的手将所有的缝隙全抹了煤油。三天以来他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着了，没有任何东西惊扰他。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都用煤油来抹棺材。但是两个月之后，他方才明白，煤油并不能使臭虫绝灭。每天夜里他不停地翻来覆去大声作着祈祷，但是祈祷比起煤油来收效更微。半年过去，隐士经受的痛苦实难名状。他只好再度求助于老农。他的第二个请求更使老头儿惊讶。苦行修士求他从城里带来些“阿尔加茨”牌臭虫粉。然而“阿尔加茨”也无济于事。臭虫繁殖得异常迅速，而且咬起人来毫不留情。苦行修士的超强体质未被二十五年来的斋戒摧垮，现在却明显地日趋恶化。生活变得黑暗而又无望。那口棺材已开始使苦行修士感到厌恶和不堪忍受。晚上，他按照农夫的建议用松明来烧臭虫，臭虫死了一些，但并未完全屈服。

试了试最后的一招——用格里克兄弟厂的产品，一种名为“臭虫灭”的，有股坏桃子味的粉色液体来杀虫。但是仍未奏效。情况越来越糟。这位隐士自这场伟大斗争开始两年以来才偶然察觉，自己已

不再思考人生意义，因为整日整夜都在忙于毒杀臭虫。

此时他方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人生与二十年前一样依旧混混沌沌，难以捉摸。他并未能远离尘世的惊扰。肉体存活于世，而灵魂飞升天堂实不可能。

于是这位苦行老者站起身，异常敏捷地走出窑洞，伫立在幽暗的绿色森林中。时值干爽的早秋，就在窑洞近旁，从地下钻出一大簇大腹便便的白蘑菇。一只不知名的鸟儿蹲在枝头在表演独唱。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整个大地都在发颤。生活无比美好。苦行老者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如今他在莫斯科公用事业局的一家马站充当车夫。

奥斯塔普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讲过这个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以后，用一只上衣袖子擦了擦他那双深红色皮鞋，嘴里吹着迎宾曲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他闯进房来，脱下鞋子，把它放在床头柜上，抚摸着那闪亮的皮革，一面亲亲热热地说着：

"我可爱的小朋友。"

"您到哪里去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半睡半醒地说。

"在寡妇那儿，"奥斯塔普用低沉的声音答道。

"怎么样？"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撑起一个臂肘问道。

"您要娶她？"

奥斯塔普的眼睛里闪动着火花。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现在应该结婚。"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局促不安地哼了一声。

"炽热的女人，"奥斯塔普说，"是诗人幻想的那种，具有外乡人的率真。大都市里早就没有这种亚热带了，但是在外省，在地方上还不乏其人。"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明天。不行，明天是'五一'节。所有地方都不开门。"

"可咱们的事情怎么办？您要结婚……而且咱们或许还得去莫



PDG

斯科……”

“咳呀，您着什么急嘛！会议照常进行。”

“可老婆呢？”

“老婆？钻石小寡妇？这只是细枝末节。就说让中央突然召去到小人民委员会① 作个不大的报告。她不免要流几滴惜别的眼泪，给带上一只路上吃的雏鸡。于是咱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上路了。睡吧，明天是咱们的休息日。”

① 小人民委员会，俄联邦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设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为使问题得到尽快处理，可以不必提交人民委员部审核。后来小人民委员会的职能确定为为人民委员部准备各种材料。小人民委员会常常吸收财政、法律等方面的鉴定专家，评审委员和技术顾问参加会议。

第十三章　请做深呼吸：您太激动了！

五月一日早晨，焦躁不安，总想有所操持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波列索夫蹿到街上，向市中心飞奔而去。起初，他那多面手的天才未找到用武之地，因为人还不多，由骑警守卫的节日观礼台尚且空着。但是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市区四面八方均响起了轰轰隆隆，呜儿哇啦的乐队演奏声。家庭主妇们纷纷跑出门洞。传来一阵笑声和“追呀！”“抓住他！”的喊声——人们正在把一条狂吠乱叫的看家狗赶下观礼台。

一队穿着翻领制服的音乐工作者，不知怎样一来，插进了铁路员工队伍，脚下一绊一绊地，妨碍着大家行进。一辆装饰成“щ”系列绿色机车模型的卡车，不时从后面冲撞着音乐工作者，同时从这辆机车的腹部还不断发出针对双簧管和长笛乐手的喊声：

“你们的指挥在哪儿？你们是该走红军街吗?！没看见吗，你们插进来阻塞了交通！”

这时合当音乐工作者倒霉，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干预了此事。

“你们当然应该拐到这边的胡同里去！真是的，连节日活动都组织不好！”波列索夫声嘶力竭地喊着。“这边！这边！太不像话啦！”

老城公用事业局和面粉厂建筑工地的卡车载着孩子们分别送往各处。最小的孩子靠车帮站着，个头大些的站在卡车中央。这支未成年的大军，摇着小纸旗乐得不可开交。

少先队员们敲着小鼓。未到应征年龄的青少年挺着胸脯，力求把脚步走齐。街上拥挤，喧闹，热气腾腾。人群时而拥堵在一起，时而又散开来。堵塞时，人们为了消磨时间，把老人和积极分子抬起来往上抛，被抛的老人尖声央告着，积极分子则神色严肃，不声不响地飞上飞下。在一支快乐的队伍里，人们把正在横穿队伍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误认为指挥人员，抓住他便往上抛，波列索夫双脚乱蹬，

活像个马戏团的小丑。

人们抬过一个英国首相张伯伦的模型，一名肌肉发达的工人手持一把硬纸板做的斧头，敲打着张伯伦的大礼帽。礼帽上写着“国际联盟”[①] 的字样。三个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的共青团员乘着一辆小轿车驶过。他们不时难为情地望望人群。

“瓦西卡！”有人在人行道上喊着。“资产阶级！把背带还给我！”

姑娘们在唱歌。阿尔亨佩戴着一个红色的大蝴蝶结，走在社会保障处的职工队伍里，若有所思地唱着：

从亚寒带森林，到不列颠海域，
红军的强大无与伦比！……

运动员们随着口令一字一顿地呼着听不清楚的口号。

一股股人流，有的步行，有的乘车，有的列队齐步行进，不断涌向新建的电车库。中午一点整，老城的第一辆电车将从这里驶出。

无人准确知道，老城的电车线路是什么时候开始兴建的。一九二〇年开始实行“义务星期六”的某一天。一批机务段工人和缆索工人奏着乐前往大鹅区，挖了一整天不知有何用途的土坑。挖出的许多土坑又深又大。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头戴工程师制帽的同志跑来跑去。他身后跟着几个拿着五颜六色长竿的工长。下一个星期六他们仍在同一地点工作。两个土坑挖的地方不对，不得不把它们埋上。戴工程师帽的同志，像只抱窝的母鸡，冲着几位工长大叫大嚷，要求予以解释。新挖的几个坑更深更宽了些。

随后运来了砖头，并且来了一些真正的建筑工。他们开始敷设地基。后来工程便停下来了。戴工程师帽的同志有时到空无一人的工地来上一趟，在几面都砌好砖头的土坑里久久地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

“经济核算！”

---

① “国际联盟”，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的国际组织。其宪章规定的宗旨是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保障“和平与安全”，但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政策的工具。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国联”的活动具有公开敌视苏联的性质。

他用一根棍子敲打几下地基，便双手捂着冻僵了的耳朵，赶回城里的家中去了。

工程师姓特列乌霍夫。

这项刚砌地基便停顿下来的电车站工程，其设计方案是特列乌霍夫早在一九一二年便拟就了的，但是市政府否定了他的设计。两年过去，特列乌霍夫再度向市政府发起猛攻，但受到战事的阻挠。战后又爆发了革命，事情便搁置下来。而现在，新经济政策，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又阻碍着工程的进展。夏季工地上长满了野花，冬天孩子们在那里筑起一座座小小的冰山。

特列乌霍夫总梦想成就一番大事。他厌烦自己在公用事业局福利设施科的工作：修修人行道道边，为设置广告柱做做预算等。重新送去审批的电车施工方案，经过在省级高层领导机关的一番挣扎，说批又不批，又转到了中央。然而，无论是批还是不批，反正要被束之高阁，因为无论是何种情况，都没有拨款。

“这简直是不讲道理！”特列乌霍夫冲着妻子喊道：“没钱？那么超额支付运载行业的业主，用马车往火车站运货要不要用钱？老城的马车夫对活人与死人都照宰不误！当然会出现投机商的垄断现象！谁能拖住行李走五俄里到火车站去呀?！可电车在六年以内就能收回全部成本！……”

他那蔫巴巴的胡子气得垂了下来，而那张长着翘鼻子的脸不住地抽搐。他从桌子里取出一份设计蓝图，气哼哼地拿给妻子看(这已经有上千次了)，图上是车站，车库和十二条电车线的平面设计。

“见它们的鬼去吧，十二条。统统都可以拖一拖再说。但是三条，三条线不能再拖了！没有它们，老城会憋死的。”

特列乌霍夫一赌气到厨房劈柴去了。

一切家务都由他亲自动手。他自己设计并制造了一个婴儿摇床和一台洗衣机。起初他亲自洗衣，为的是给妻子讲解怎样使用机器。特列乌霍夫的薪金至少有五分之一都用在订阅外国的技术资料上了。

为了使日子勉强过得去，他戒了烟。

他曾将他的设计方案拿给老城公用事业局的新局长加夫里林

看，后者是从萨马尔罕调至老城的。被突厥斯坦的太阳晒得黝黑的新局长久久地，但心不在焉地听着特列乌霍夫的陈述，草草地翻了翻所有的图纸，最后说道：

"在萨马尔罕就不需要什么电车。那儿的人都骑驴。三个卢布一头驴，便宜得很，能驮一百多公斤！……驴子个头那么小，真不可思议！"

"这就是亚洲式的不开化！"特列乌霍夫生气地说。"三个卢布一头驴，可一年里需要花三十卢布来喂它。"

"可是三十卢布能乘您的电车好多好多次吗？即便是能乘三百次，一年里头还不合一天一次呢。"

"那您就买您的驴去吧！"特列乌霍夫大喊一声，一摔门，冲出了办公室。

从那时起新局长便养成一个习惯，一遇见特列乌霍夫便挖苦地问他：

"怎么样，咱们是买驴子呢，还是建设电车站呀？"

加弗里林那张脸活像一个刮得光光的萝卜，眼睛里含着诡诈。

过了两个月左右，加弗里林把工程师召到自己那里，神色严肃地对他说道：

"我拟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没钱，而电车不比驴子，用三个卢布是买不来的。现在要做的是奠定物质基础。实际问题怎样解决呢？搞股份公司？还有什么办法？贷款，付息。电车要过几年才能收回成本？"

"从第一期三条线路投入运营算起六年以后。"

"好，咱们就打上十年，现在谈谈股份问题。让谁来入股呢？食品托拉斯，油脂中心……缆索厂需不需要电车？咱们还要发几列货运车厢到火车站，这就是说，缆索厂也可以算上。人民交通委员会可能给予少量拨款。省执委会要给，这是肯定的。我们既然要办，国家银行和公用事业银行就会贷款。这就是我的小小的计划……星期五省执委主席团会议上要议一议。如果决定下来，就要看您的了。"

特列乌霍夫直至深夜还在激动不已地洗着衣服，一面向妻子解释电车运输优于马车的地方。

星期五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创业的艰辛也就此开始了。股份公司拼凑起来十分勉强。人民交通委员会时而说入股，时而又说不入。食品托拉斯千方百计推脱，本该接受百分之十五股份，却只接受百分之十。尽管不免发生些冲突，但最后总算分派完毕。加弗里林由于向人“施压”被省监委传唤了一次。不过结果还算圆满。只剩下施工了。

“好啦，特列乌霍夫同志，”加弗里林说，“动工吧，你觉得怎样，能搞得起来吗？要知道，这可不是让你去买头毛驴。”

特列乌霍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幻想已久的创建伟业的时刻业已来到。他造预算，组织施工指挥部，订购各种材料。往往在一些预料不到的地方出现一些困难：在老城没有混凝土专家，不得不发函到列宁格勒聘请。加弗里林一再催促，但是几家工厂只答应在一年半以后才能提供机器，可这些机器最迟不超过一年即要使用。只是在威胁说要到国外订购机器，这才起了作用。尔后又出现了些较小的麻烦：时而找不到尺寸合适的型铁，时而发现所得到的枕木未经防腐处理；最后倒是提供了防腐枕木，但是特列乌霍夫亲自到防腐处理厂去了一趟，才知道百分之六十的枕木不合格；一些生铁铸件有砂眼，木材是湿的；铁轨倒还可以，但往往要迟上一个月才能送到。加弗里林常常乘着一辆伤了风似的旧菲亚特来到电车站工地。在工地上他同特列乌霍夫经常会有些激烈争执。

《老城真理报》上有关电车问题的文章均由全市驰名的杂文作家普林茨·达茨基撰写，他如今的笔名是马霍维克。一周里马霍维克至少要发表三篇生活特写，对工程进展情况大发宏论。报纸的第三版原本充斥了持怀疑论调的简讯，诸如：《集资未必能成》，《纵观其弱点》，《应当视察，但何须豪华排场与众多随从》，《好与……坏》，《我们有人喜欢，有人不》，《正告危害教育事业的众生》，以及《该是结束文山会海的时候了》，等等，而现在马霍维克却开始以他那阳光灿烂、精神振奋的标题来飨读者了：《我们在怎样建设，怎样生活》，《巨人即将显示其功能》，《谦虚的建设者》，等等。

特列乌霍夫浑身战栗地翻阅着报纸，怀着对作家兄弟的憎恶之情读着几行有关自己的文字：

我顺着桁架向上走去，风在耳边呼啸。他——我们宏伟的电车站的建设者，这位其貌不扬，看来有些清瘦，长着翘鼻子，头戴一顶缀着锤子帽徽的粗布制帽的人正在上面。我顿时想起以下的诗句：

他伫立在巨浪拍击的岸边，伟大的思想在胸中激荡。①

我走上前去。一丝风也没有。桁架一动不动。

我问：

任务完成得怎样？

工程师特列乌霍夫那张并不漂亮的脸容光焕发……

他握握我的手说：

已经完成百分之七十……

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他同我握手告别……我身后的桁架在嗡嗡作响。

工人们来来往往，东奔西忙。

谁能忘记工地上这种热火朝天的情景和我们这位建设者这平凡的身影呢？

马霍维克

幸好特列乌霍夫没有时间读报，有时读报又漏掉了马霍维克的文章才使他免受其苦。

一次特列乌霍夫实在忍无可忍，写了一篇经过仔细考虑，用词尖刻的驳斥文章。

"当然，"他写道，"可以将螺栓叫作传动轴，不过只有对建筑业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这样做。此外我还要提请马霍维克同志注意的是，只有建筑即将倒塌时，桁架才会嗡嗡作响。这样来写桁架，就等于说小提琴会生孩子。其他提法也是一样。"

此后，不甘寂寞的普林茨便在工地上绝了迹，但是报纸第三版上一如既往，依旧在一般文章的背景上，十分显眼地装点着他的生活特写：《15000卢布在生锈》，《住房的小小梗阻》，《材料在哭泣》和《怪事与眼泪》等。

工程几近结束。铁轨在以铝热焊法进行焊接，它们一根接一根

---

① 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诗句。

从车站直铺到屠宰场，从外货市场直铺到墓地。

最初电车通车仪式本想定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举行，但是车厢制造厂推说是莫斯科配件厂的责任，未能如期交货。开通仪式不得不拖至“五一”节。到“五一”这天，一切均已准备就绪。

两位合伙人溜溜达达随同游行队伍来到了大鹅区。老城居民全都聚集在这里。新建的车库周围装点着松柏枝叶扎成的拱形饰物，彩旗呼啦啦地响着，风儿在横幅标语上倘佯。一名骑警策马驱赶着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天知道这个小贩是怎样闯进这个由电车职工围成的空荡荡的圈子里来的。在车库的两个门洞之间耸立着一座单薄的，放着扩音器的观礼台，台上尚且空无一人。代表们相继走向观礼台，公用事业局和缆索厂的混合乐队在试音，似乎在检验自己的肺活量。

在车库敞亮的大厅内，停放着标有从 701 到 710 号的十辆淡绿色电车，一名从莫斯科来的戴着顶毛烘烘便帽的记者在那里走来走去，他胸前挂着一面小镜，不时关切地照上一照。记者在寻找总工程师，想向他提几个电车方面的问题。尽管记者对通车典礼，包括尚未发表的讲话内容梗概已是成竹在胸，他还是在尽心尽力地进行采访，从而发现车库缺少一个小卖部。最后，这位莫斯科来的客人终于找到了总工程师。

人群里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叫叫嚷嚷和嗑瓜子，等待电车投入运行。省执委组成的主席团登上了观礼台。普林茨·达茨基和一位同行交换着只言片语。大家都在等待莫斯科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人员的到来。

“同志们！”加弗里林说。“请允许我宣布，老城电车开通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几把铜号动了起来，做了一下深呼吸，一连奏了三遍《国际歌》。

“现在由加弗里林同志做报告！”加弗里林高声说道。

普林茨·达茨基和莫斯科客人不约而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庆祝大会开始由老城公用事业局局长加弗里林同志做报告。与会群众全神贯注地听着……”

两位记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莫斯科的记者年轻，未婚。普林茨·达茨基则早已四十开外，负担着一大家人。一个常年住在莫斯科，另一个则从未去过莫斯科。莫斯科的记者爱喝啤酒，马霍维克·达茨基除去伏特加，什么都不喝。但是这种性格、年龄、习惯与教养上的不同，并无大碍。两位新闻工作者的观感在形之于文字时均是些没棱没角的陈词滥调。他们的铅笔沙沙地响着，笔记本上又出现一些句子："在这一节日里，老城的街道似乎又宽阔了许多……"

加弗里林的开场白简短而得体：

"兴办电车交通，"他说，"可不必买头毛驴。"

人群里突然听到奥斯塔普·宾杰尔大笑一声，他很欣赏这句话。所有人都放声笑了起来。在这种反应的鼓舞下，加弗里林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忽然讲起了国际形势。他几次都试图把自己的报告纳入电车的轨道，但是他惊恐地发现，竟未能成功。与其愿望相反，他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都是些谈论国际问题的字眼儿。加弗里林讲了半个小时的张伯伦，之后美国参议员波拉[①] 又登了场。听众变得无精打采。两位记者同时写道："报告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我们苏联的国际地位……"情绪激昂的加弗里林痛斥罗马尼亚的地主老爷[②]，继之又转向墨索里尼。只是在讲话将要结束时，他才把他那关注国际问题的第二天性压制下去，讲了些恰当而贴切的话：

"我这样想，同志们，马上就要驶出车库的电车是依靠谁才生产出来的呢？同志们，当然是多亏了你们，全仗着所有的工人，他们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凭着良心工作的。另外，同志们，靠的是正直的苏维埃专家，总工程师特列乌霍夫。也要感谢他！……"

人们开始寻找特列乌霍夫，但未找到。早已急不可耐的油脂中心的代表，挤到观礼台的护栏旁，挥了挥手，大声讲起了国际形势。在他讲完之后，两位记者一面听着稀稀拉拉的掌声，一面写道："掌声

---

① 波拉（1865—1940），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美国参议员外委会主席，曾主张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② 罗马尼亚地主老爷，为当时苏联宣传媒介对专制制度下的罗马尼亚常用的称谓，特别是一九二六年罗马尼亚与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结盟之后，用得更加频繁。

雷动，继之转为热烈的欢呼。……"后来两个人考虑一下觉得"热烈欢呼"未免过于夸大，莫斯科的记者当机立断，把它勾了去，而马霍维克却叹口气，把它留下了。

太阳迅速沿着天穹坠落下去。台上发表着一篇又一篇贺词，乐队频频吹奏着迎宾曲。乍临的暮色泛着湛蓝，大会仍在进行。无论是演讲者，还是听众早已感觉到不大对头，大会拖得过长，应该尽快发车了。但是大家都太习惯于高谈阔论了，一说起来便难以打住。

人们终于找到了特列乌霍夫。他身上沾满油污，在办公室里洗了好久的脸和手，方才走上主席台。

"现在请总工程师特列乌霍夫同志发言！"加弗里林高兴地告诉大家。"快点，讲讲吧，要不然，我说的完全离了题。"他小声补充了一句。

特列乌霍夫想说的话很多：比如，义务星期六，繁重的工作，以及已经做过和可以做的一切。能做的事情还很多：例如取消污染老城的外货市场，建造几座封闭式的玻璃建筑；还可以架设一座永久性的桥梁来代替原有那座每逢解冻时都要被冲垮的旧桥，最后，还可以实现兴建屠宰冷藏联合体的计划方案。

特列乌霍夫开了口，可是结结巴巴讲出来的却是：

"同志们！我国的国际地位……"

接下去，他咕咕哝哝讲到的尽是些老生常谈，已经听了六次国际形势讲话的听众反应十分冷淡。

直至讲完以后，特列乌霍夫才意识到，他也只字未提电车的事情。

"真遗憾，"他暗想，"我们根本不会讲话，根本不会。"

他不由想起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听到的，一位法国共产党人的发言。那位法国人讲到资产阶级新闻界时说："这些专会舞文弄墨的杂技演员，"他愤慨地说，"制造闹剧的高手，拥有印刷机的豺狼……"法国人发言的各个部分，用的是不同的声调。他的手势适度而优美。

"而我们只会云山雾罩地扯上一通，"特列乌霍夫想，"倒不如不讲的好。"

当省执委主席用剪刀剪断拦在车库出口的红色绸带时，天色已

完全黑下来了。工人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闹哄哄地分别坐上了几辆电车。一阵细细的铃声响过，由特列乌霍夫亲自驾驶的第一辆电车，在人群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和乐队的奏鸣中驶出了车库。灯火通明的车厢显得比白天更加炫目。全部十辆电车沿着大鹅区鱼贯而行；它们在铁路高架桥下穿过，十分轻松地驶上市区，转向普希金大街。乐队乘的是第二节车厢，他们将喇叭伸到车窗外边，吹奏着《布琼尼进行曲》。

加弗里林戴着一顶乘务员的制帽，肩上挎着一个包，从一个车厢跳到另一个车厢，笑容可掬，胡乱地摇着铃，把一张张请柬分发给乘客。请柬上写着：

> **庆祝晚会**
>
> 时间：五月一日晚九时
>
> 地点：公用事业职工俱乐部
>
> 节目如下：
>
> 1. 莫欣同志报告
> 2. 公用事业职工工会颁发奖状
> 3. 余兴：大型音乐会，家庭便餐附加小吃。

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平台上，站着不知怎么会被列为贵宾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使波列索夫不胜惊奇的是发动机看上去很好，工作显然十分正常，玻璃并未震得发响。经过仔细察看，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确信，它们到底还是镶着橡皮封条的。他已经向电车司机提过几点意见，从而在众人中间被看做一位对西方的电车颇为在行的人。

“气闸不太好使，”波列索夫得意洋洋地瞧着乘客们宣称，“不抽气。”

“你多什么嘴，”电车司机顶了他一句，“没你他可能就抽气了。”

这一列电车在市区喜气洋洋地环游一周之后，返回了车库，那里已有人群在等候。特列乌霍夫在一片辉煌的灯火中不断被抛上半空。加弗里林也被抛了一回，但是由于他的体重约有一百公斤，没飞多高，

人们很快便放开了他。人们也抛了莫欣同志，技术员和工人们。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一天里第二次被抛。这一回他已不再腿脚乱蹬了，而是板着脸，神情严肃地望着星空上下飞翔。波列索夫在最后一次落下来时发现，抓住他的一只脚，一脸奸笑的不是别人，而是过去的首席贵族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沃洛比亚尼诺夫。波列索夫客客气气地挣脱了身，向一旁走开了些，但是再也未从视线中放过首席贵族。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一见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伙同一个少相的，显然是位旧军官的人即将离开时，便悄悄跟了上去。

诸事已毕。加弗里林坐在自己那辆淡紫色的菲亚特里，等候特列乌霍夫进行最后几项安排一同前往俱乐部，这时一辆载着新闻纪录片摄制人员的福特牌小卡车驶近车库大门。

第一个身手敏捷跳下车来的是位戴着副十二角角制眼镜，穿着一件讲究的皮坎肩的男子，他那又尖又长的胡须直接长在喉结处。第二名男子拖着台摄影机，脖子上胡乱绕着一条长长的围巾，具有一种奥斯塔普·宾杰尔常常称之为"优雅时髦"的风格。接着从车上又爬下几位助手，几位姑娘以及弧光灯。

这一伙喊着叫着一窝蜂拥进了车库。

"注意！"那位身穿皮坎肩的大胡子喊了一声，"科利亚！支好弧光灯！……"

特列乌霍夫涨红着脸走向夜间来访者。

"你们这是要拍电影吗？"他问，"你们白天怎么没有来？"

"电车开通典礼定在什么时候举行？"

"已经举行过了。"

"是啊，是啊，我们有点耽搁了。偶然碰上一次美好的自然景色，可拍的东西很多，晚霞……不过，就这样我们也能做好。科利亚！给光！拍转动的车轮！特写！人群走动的脚步——特写。柳达！米洛奇卡！走一走！科利亚，开始！开始！起步，走，走，走……好啦，谢谢。现在来拍建设者。是特列乌霍夫同志吧？劳您驾，特列乌霍夫同志。不，不是这样。要把身体侧过四分之三来……好，就这样，别致一点儿，用电车作背景……科利亚，开始！请您随便讲点什么！……"

“说真的，这么站着，我感到很不舒服！……”

“棒极了！……太好啦！……再讲……现在您跟第一位女乘客讲话……柳达！进镜头！好，就这样……深呼吸……您很激动。科利亚，腿脚特写！……开始！……对，对……太感谢了……停！”

加弗里林艰难地从一直在抖动的菲亚特上下来，来找滞留在车库的朋友。喉结上毛蓬蓬的导演活跃起来。

“科利亚！到这儿来！最合适的类型演员，工人，电车乘客。请您深呼吸：您太激动了！您过去从来没坐过电车。开始！呼吸！”

加弗里林恶狠狠地喘起气来。

“太好啦！……米洛奇卡！到这儿来！代表共青团致敬！……深呼吸，您很激动……就这样……太好啦，科利亚，结束！”

“您不拍电车了？”特列乌霍夫不好意思地问道。

“您瞧，”穿皮坎肩的导演含含混混地说，“照明条件不好，只好在莫斯科补拍了，再见。”

说罢，这伙人便闪电般地消失了。

“喂，走吧，朋友，休息去，”加弗里林说，“怎么，你又抽上烟啦？”

“抽上了，”特列乌霍夫承认，“忍不住了。”

在家庭晚会上特列乌霍夫由于腹内空空，吸烟过多，三杯伏特加下肚，便完全醉了。他吻了大家，大家也吻了他。他很想对妻子说些好听的，但只是傻笑了几声，尔后久久地摇晃着加弗里林的一只手说：

“你这个怪人！你应该学会设计铁路桥梁！这是门出色的科学。主要是，它绝对简单。架一座哈得孙河上① 的大桥……”

半小时以后，他已彻底失控，发表了一通抨击资产阶级报刊的激愤的演说。

“这些闹剧的丑角，舞文弄墨的鬣狗！这些玩弄印刷机的高手，”他喊着。

他的妻子用马车把他拉回了家。

“我要坐电车，”他对妻子说，“唉，你怎么不懂这个呢？既然有电

---

① 哈得孙河，美国河流，长五百二十公里，注人大西洋，有通航运河，与伊利湖，安大略湖等相通。纽约市位于其河口。

车，那就应该去乘它！……为什么？……第一，很合算……”

波列索夫尾随着两位合伙人，他克制了好久，终于等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走到沃洛比亚尼诺夫跟前。

“晚上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先生！”他恭敬地说。

沃洛比亚尼诺夫变得很不自在。

“我无此荣幸，”他喃喃地说。

奥斯塔普端起右肩，向博学的钳工凑将过来。

“喂，喂，”他说，“您要对我的朋友说什么？”

“您不必担心，”波列索夫小声说道，同时向四下望望。“我从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那儿来……”

“怎么，她还在这儿？”

“在这儿，而且非常想见您。”

“为什么？”奥斯塔普问道。“您是谁？”

“我……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要往别处想。您不认识我，可我却清楚地记得您。”

“我倒是想去看看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沃洛比亚尼诺夫犹犹豫豫地说。

“她非常恳切地请您去。”

“可她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在公用事业局走廊里遇见过您，我想了半天，这么面熟。后来才想起来。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什么都不要担心！一切都完全保密。”

“是位女相识？”奥斯塔普一本正经地问。

“嗯，是的，一位老熟人……”

“那么，咱们要不就去一趟，在老熟人那儿吃顿晚饭？比如说我吧，都饿疯了，而饭馆都关了门。”

“好吧。”

“那就走吧。请给我们带路，神秘的陌生人。”

于是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领着两位合伙人，左顾右盼地经过一个穿堂院，向佩列列申斯基胡同女占卜者的家中走去。

第十四章 “剑犁同盟”

女人一老就会遇上不少麻烦——牙齿可能脱落，头发可能变白，变稀，气喘可能加剧，可能突然发胖，也可能瘦得无以复加；但是她的嗓音则经久不变，依旧会同她做中学生，做新娘，或是充当浪荡公子的情妇时一样。

所以，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敲门，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问“谁呀？”的时候，沃洛比亚尼诺夫顿时打了一个哆嗦。他的情妇的声音同一九〇九年巴黎博览会揭幕前一模一样。但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走进屋来，避着灯光，眯眼一看才发现，过去那位检察官夫人的倩影已荡然无存。

“您的变化好大呀！”他不由脱口而出。

老太太立即扑上来，搂住了他的脖子。

“谢谢，”她说，“我知道，您是冒着怎样的危险到我这儿来的。您还是那样慷慨大度的骑士。我不问您，从巴黎来此有何贵干。您瞧，我无意问长问短。”

“可我根本不是从巴黎来，”沃洛比亚尼诺夫不知所措的答道。

“我和我的同事是从柏林来，”奥斯塔普用力按了一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臂肘，纠正说，“不过，关于这一点，请不要声张出去。”

“啊，见到您我太高兴啦，”女相士大声说道。“请进吧，到这屋来……而您，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请别见怪，是不是过半小时再来？”

“噢！”奥斯塔普说，“初次会面！缠绵悱恻的时刻！……请允许我也同时告退。殷勤好客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吗？”

钳工高兴得浑身发抖。两人到了波列索夫的住处，奥斯塔普坐在佩列列申斯基胡同5号大铁门的废旧零件上，对手足无措、靠一台

发动机做活的单干户信口开河，大谈特谈救国之道。一小时之后他们回来时，看见两位老人全然是一副怠倦乏力的样子。

“您还记得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说。

“您还记得吗，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看来，该是为吃晚饭作些思想准备的时候了，”奥斯塔普暗想，于是他打断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对市政府选举的回忆，说道：

“柏林人有一种很怪的习俗——他们吃饭特别晚，简直搞不清，是晚餐提早了，还是午餐推迟了。”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猛然一惊，立即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身上移开她那兔子般温驯的目光，蹒蹒跚跚地走进厨房。

“现在的任务是行动，行动，再行动！”奥斯塔普说时，把声音压得低到绝密的程度。

他抓住波列索夫的一只手。

“老太婆会不会坏事？这女人可靠吗？”

波列索夫祈祷似的双手合十。

“您的政治信仰是什么？”

“一成不变。”波列索夫兴奋地回答说。

“您是基里尔派①，对吧？”

“正是如此。”波列索夫把身体像根弦似的绷得直直的。

“俄国不会忘记您！”奥斯塔普吼了一声。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拿着个甜馅饼，大惑不解地听着奥斯塔普的谈话，而奥斯塔普是不可遏止的，他一发不可收拾。伟大谋士振奋无比，正为他即将实施的中级以上的诈骗而陶醉。他像一头雪豹在房内兜了一圈。

① 基里尔派，指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君主主义者，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不同派别：赞成基里尔·符拉基米罗维奇大公(1876—1938)继承王位的基里尔派和拥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56—1929)的尼古拉派，两派持续争论很久。对此，当时的一些苏维埃期刊曾发表过不少辛辣的讽刺文章。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吃力地端着茶炊走出厨房时,正值他处于这种意气风发的状态。奥斯塔普赶忙彬彬有礼地走上前去,就势接过茶炊,把它放到桌上。茶炊嗞嗞地响了一声。奥斯塔普决定开始行动。

"夫人,"他说,"在您的身上我们有幸看到……"

然而他并不知该说,有幸看到何等样人,因而不得不重新开头。但是在他的脑袋里,从沙皇制度下流行的所有华丽词藻中只转出了一句:"敬请不吝赐教",而用在这里又完全不合适,所以他便一本正经地说:

"严格保密,国家机密。"

他说着用手指了指沃洛比亚尼诺夫。

"你们以为这位威严的老人家是什么人?不用说,你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这是一位思想巨人,俄国民主之父,皇上的亲信。"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站起来,把他那完美的躯体挺得笔直,不知所措地向两边看看。他丝毫不懂奥斯塔普意欲何为,但是经验告诉他,奥斯塔普的一举一动都有算计,于是一语未发。眼前发生的一切引起波列索夫的一阵战栗。他仰着下巴站在那儿,姿势活像要走分列式。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坐在椅子上,惊恐地望着奥斯塔普。

"城里咱们的人多吗?"奥斯塔普直截了当地问。"市民的情绪怎样?"

"现有的情况是缺乏……"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说。

接着他便语无伦次地谈起自己的不幸,谈到自命不凡,横行霸道的 5 号楼看门人,谈到八分之三英寸的螺丝板,以及电车等等。

"好!"奥斯塔普突然发了声喊。"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我们想借助您同本市那些被厄运赶入地下的优秀人士取得联系。可以把谁请到您这儿来呢?"

"有谁可以请?可以请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也许还带上他的妻子?"

"不带妻子,"奥斯塔普纠正道,"不要女眷。您是惟一令人愉快的例外。还可以请谁?"

在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积极参与下，讨论的结果认为，可以把过去市杜马的议员，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查卢什尼科夫请来，如今此人竟奇迹般地被列入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了；可以请的还有“快速包装”店的老板加季耶夫，“敖德萨面包劳动组合——莫斯科小面包圈”的理事季斯里亚尔斯基和两位姓氏不详，但完全可靠的年轻人。

“既然如此，就请大家立刻把他们请来开个严格保密的小会。”

波列索夫首先说道：

“我去找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还有尼凯沙和弗拉加，而您，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劳驾去一趟‘快速包装’店，并且找一下季斯里亚尔斯基。”

波列索夫说罢飞奔而去。女相士崇敬地望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眼也走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鼓起两腮问道。

“是这么回事，”奥斯塔普答道，“您太守旧啦。”

“为什么？”

“因为。请原谅我提个俗而又俗的问题——您有多少钱？”

“什么钱？”

“所有的钱。包括银币和铜板。”

“三十五卢布。”

“您打算就拿这几个钱来支付咱们这项事业的全部花销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无言以对。

“这么说吧，亲爱的老板。我觉得您是理解我的。委屈您做上个把时辰的伟大思想家和皇上的亲信。”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咱们需要的周转资金。明天是我的婚礼。我不是个叫花子。我要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大摆宴席。”

“那我该做什么？”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呻吟着说。

“您要一声不吭。偶尔要鼓鼓腮帮，显显威严。”

“可这是……欺骗哪。”

“谁这么说啦？是托尔斯泰伯爵说的？还是达尔文？都不是。这话我是听那个人说的，他昨天还打算在夜里偷偷钻进格里查楚耶

娃的住宅,去偷可怜寡妇的家具呢。别犹豫啦,闭嘴吧。别忘了鼓腮帮。”

“何必搅进这种危险的事情呢?会有人告密的。”

“这一点您别担心。我不会干把握不大的事。这事会干得谁也摸不着头脑。来喝茶吧。”

两位合伙人正在又吃又喝,而那只鹦鹉把葵花子儿嗑得咔咔响的时候,客人们陆续来到。

尼凯沙和弗拉加是同波列索夫一道来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没敢向思想巨人介绍这两个年轻人。两个年轻人往角落里一坐,便看起俄国民主之父在怎样吃着冷切小牛肉。尼凯沙和弗拉加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傻瓜。两个人都已接近三十岁了。看来他们都很高兴被请来开会。

过去的市杜马有表决权的议员查卢什尼科夫,一个体态臃肿的老头,久久地抖动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一只手,一面盯着他的眼睛。在奥斯塔普的监视下,这两位本城的老主户开始谈起了往事,在他们谈得兴致正浓时,奥斯塔普来到查卢什尼科夫身旁:

“您在哪个部队里服过役?”

查卢什尼科夫喘起气来。

“我……我这么说吧,根本没有服过役,因为承蒙大家的信任,曾屡次当选。”

“您是贵族?”

“是的,曾经是。”

“您,想必,现在依然还是吧?要坚持住。将来会需要您的帮助的,波列索夫对您说了吧?国外会帮助我们。关键是社会舆论。组织完全保密。请注意!”

奥斯塔普把波列索夫从尼凯沙和弗拉加身边支开,以毫不造作的严厉口吻问道:

“在什么部队服过役?要对祖国有所报效。你们是贵族吗?很好。西方会协助我们。要坚持住。捐献,也就是组织完全保密,请注意!”

奥斯塔普兴奋不已。事情似乎已有了眉目。通过叶连娜·斯坦

尼斯拉沃夫娜的引见，奥斯塔普把“快速包装”店老板带到一旁，建议他要坚持住，询问他在哪个部队服过役，并向他保证有国外协助和组织完全保密。“快速包装”店老板的第一个感觉便是想尽快从这个阴谋策源地逃脱。他认为参加这种冒险的勾当，对他这个颇有声望的公司来说太不值得。但是他把精明干练的奥斯塔普打量一番之后，不禁有些动摇，他开始琢磨：

“要是万一！……话又说回来了，全要看炮制这件事打的是什么幌子了。”

大家一面喝茶，一面友好地谈着话，气氛十分活跃。这些知情人虔诚地保守着秘密，谈的尽是市里最近的新闻。

最后来的是季斯里亚尔斯基公民。既不是贵族，又从未在近卫兵团服过役的他，立刻便从奥斯塔普的简短谈话中摸清了事情的底细。

“要坚持住，”奥斯塔普告诫着。

季斯里亚尔斯基作了保证。

“作为私人资本的代表，您不能对祖国的呻吟充耳不闻。”

季斯里亚尔斯基深表同情地现出一副怒容。

“您知道坐在那儿的是谁吗？”奥斯塔普指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问。

“那还不知道，”季斯里亚尔斯基答道，“是沃洛比亚尼诺夫先生。”

“这是，”奥斯塔普说，“思想巨人，俄国民主之父，皇上的亲信。”

“至少得判两年监禁，严加隔离，”季斯里亚尔斯基想了想不禁发起抖来。“我干吗要到这儿来呀？”

“秘密的‘剑犁同盟’，”奥斯塔普压低声音阴郁地说道。

“十年监禁！”季斯里亚尔斯基的脑子里一闪。

“不过，您可以退出，但是我提个醒，我们的手很长！……”

“你等着瞧吧，狗崽子，”奥斯塔普心想，“少于一百卢布，我绝不放你走。”

季斯里亚尔斯基变得脸色煞白。就在今天他还平平安安地美餐过一顿，吃了鸡胗，喝了加核桃的肉汤，而且对这个可怕的“剑犁同

盟”一无所知。他留下了，只因“手很长”这句话给他留下了十分不妙的印象。

“公民们！”奥斯塔普宣布会议开始。“生活迫使人们接受它的法则，它的残酷的法则。我不必再说我们开会的目的，因为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目的是神圣的。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痛苦的呻吟。从广阔国土的四面八方都在发出求助的呼声。我们应该，而且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你们中的一些人身有公职，吃着面包、黄油。另一些人打着零工，吃着夹鱼子酱的三明治。二者都有自己的床铺睡和暖和的被子盖。惟独孩子们，无家可归的儿童没人照顾。这些流落在街头的花朵，或者像脑力劳动的无产者说的，流落在柏油路上的花朵们才应该有更好的命运。我们，陪审员先生们，应该帮助他们。而且，众位陪审员先生，一定要帮助他们。”

伟大谋士的这番演说在听众中引起的反应各不相同。

波列索夫不懂他这位新朋友，年轻的近卫军军人是什么意思。

“什么孩子？”他想了想。“干吗谈到孩子？”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则根本不打算去弄懂什么。他早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只是鼓着腮帮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闷闷不乐。

尼凯沙和弗拉加忠诚地望着奥斯塔普那件天蓝色的西装背心。

“快速包装”店老板非常满意。

“干得漂亮，”他认定，“在这种幌子下，出钱还是可以的。若能成功，就会获得荣誉！一旦失败，跟我的关系不大，说是为了救济儿童，也就没事了。”

查卢什尼科夫同加季耶夫意味深长地交换一下眼色，对报告人表现出的秘密活动者的机智给予了肯定，同时继续在桌子上搓着面包球。

季斯里亚尔斯基则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好一个聪明的脑瓜，”他想。他觉得，他从未像此刻这样热爱过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

“同志们！”奥斯塔普继续讲道。“需要刻不容缓的帮助！我们应当使孩子们摆脱流落街头的境地，也一定能使他们摆脱！救救孩子



们吧！要记住，儿童是生活的花朵。我吁请你们立刻进行捐献，以救济儿童。只救济孩子，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奥斯塔普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所谓的证件和一小本收据。

“我请大家捐款。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将确认对我的全权委托。”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鼓着腮帮低下了头。此时，即使是愚笨的尼凯沙和弗拉加，以及所谓天才的钳工本人，也领会了奥斯塔普这番隐晦曲折的讲话的奥秘所在。

“按长幼的顺序，先生们，”奥斯塔普说，“咱们从尊敬的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开始。”

尊敬的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坐立不安，勉强给了三十卢布。

“光景好的时候，我会多给些的！”他声称。

“好光景很快就会到来，”奥斯塔普说，“不过，这和我眼下所代表的那些无人照看的孩子没有关系。”

尼凯沙和弗拉加给了五卢布。

“太少了，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涨红了脸。

波列索夫跑回家一趟，拿来了五十卢布。

“好，骠骑兵，”奥斯塔普说，“对于一个靠一台发动机单干的骠骑兵来说，初次捐献，已经是够多的了。众商家怎么说呢?”

加季耶夫和季斯里亚尔斯基一再讨价还价，并且埋怨着现行的均衡税收①。但是奥斯塔普毫不留情。

“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亲自出席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类谈话实属多余。”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低下了头。两位商人为了“孩子”的利益各捐了二百卢布。

“总共，”奥斯塔普宣布，“四百八十八卢布。唉！要凑个整数还差十二卢布。”

---

① 均衡税收，指除去国家统一定期征收的营业税收外，向个体私营工商业，根据其交易额征收的税款，税额由地方政府自行规定。

克制了很久的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走进卧室,拿来一个旧的女用手提包,补足了所差的十二卢布。

会议余下的部分草草了事,并且也不那么庄严。奥斯塔普撒起了欢。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浑身瘫软。客人们向会议的组织者恭恭敬敬地道了别,陆续散去。

"下次开会的日期将专诚奉告,"奥斯塔普在客人临走时说,"切记严守秘密。赈济儿童的事应该秘而不宣。顺便说一句,这事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

听到这话,季斯里亚尔斯基真想再给五十卢布,只要能从此再不参加任何会议。但是他勉强克制了这种冲动。

"好啦,"奥斯塔普说,"咱们该走了。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我看,是不是,凭借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的殷勤好客,在她这儿借宿一宵。何况为了保密,咱们分开一段时间为宜。那么,我走啦。"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气急败坏地直冲奥斯塔普使着眼色,但是后者佯装没有看见径自走了出去。

走过一个街区,他想起了装在口袋里的,堂堂正正挣得的五百卢布。

"马车!"他喊了一声。"去'凤凰餐厅'!"

"行,"车夫说。

他不慌不忙把奥斯塔普拉到关了门的餐厅。

"怎么回事?关了门?"

"赶上过'五一'节。"

"嗨,真该死!有的是钱,可没地方乐一乐!这样吧,去普列汉诺夫大街,认识吗?"

奥斯塔普决定去找他的未婚妻。

"过去这条街叫什么?"

"不知道。"

"那怎么走呢?我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奥斯塔普还是要车夫驱车去找。

他们在杳无人迹,夜幕笼罩下的市区游荡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不

时向巡夜的更夫和民警打听。一位民警端了半天架子，终于告诉他们，普列汉诺夫大街就是原来的省长大街。

“哦，是省长大街呀！省长大街我很熟。我驾车走那条街足有二十五个年头了。”

“那就走吧，到省长大街！”

他们来到了省长大街，可它并不是普列汉诺夫，而是卡尔·马克思大街。

十分恼火的奥斯塔普，重又寻找起这个失了踪的，名为普列汉诺夫的街道来。

黎明时熹微的晨光映得这位受难者脸色发白，他虽然有钱，却未能在苏维埃的城市中娱乐一番。

“拉我去‘索邦’旅馆！”他喊了一声。“还算是个车夫！连普列汉诺夫大街都不知道！……”

格里查楚耶娃的宫殿喜气洋洋。婚宴的首席坐着正要成婚的国王——土耳其臣民之子。他文质彬彬，醉意朦胧。

客人在喧闹。

新娘已经不新。她至少已有三十五岁。大自然对她赐予甚丰。她应有尽有：西瓜般的乳房，短小，但表情生动的鼻子，花花哨哨的脸蛋儿，肥硕的后脑，一望无际的臀部。她对新夫甚是敬畏，所以不唤他的名字，甚至不呼其父称，因为她始终也没能弄清他的父亲是何许人，所以只以姓相称——宾杰尔同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又坐在那把魂牵梦萦的椅子上了。在整个婚礼晚宴的过程中，他不时把身体在椅子上颠颠，感觉一下有没有硬东西。他偶尔真的感觉到了，从而觉得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可爱，于是便狂喊起来“苦啊，苦啊！”①

奥斯塔普一直在发表演说，致欢迎词和祝酒词。大家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水利建设干杯。随后客人们陆续散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留在前厅小声对宾杰尔说：

---

① 俄罗斯民俗，婚礼上客人们喊“苦”是要求新婚夫妇互相亲吻。

"别耽搁。它们就在那儿。"

"您这个贪财的家伙，"喝得醉醺醺的奥斯塔普答道，"到旅馆等我。哪儿也不要去。我随时都可能来。把旅馆的账结清，一切都准备停当。请吧，元帅。祝我晚安。"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祝过他晚安，便到"索邦"旅馆焦急不安地等待去了。

早晨五点钟奥斯塔普连同椅子一起出现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大为感动。奥斯塔普把椅子往房间中央一放，坐了下来。

"您是怎么搞成功的？"沃洛比亚尼诺夫终于说出话来。

"很简单，像办家务事一样。寡妇还在睡梦之中。我不忍叫醒她。'清晨时分莫要把她唤醒'[①]。唉，只好给亲爱的留个条子：'我要到新霍皮尔斯克[②] 作报告。午饭不要等我。你的小黄鼠。'椅子是我从饭厅里拿到的。这一大早还没有电车，一路上歇了好几次。"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呜噜一声向椅子扑去。

"轻点，"奥斯塔普说，"要不声不响地干。"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平口钳，工作就此紧张地开始了。

"你锁上门了吗？"奥斯塔普问。

奥斯塔普将急不可耐的沃洛比亚尼诺夫推开，认真仔细地揭开椅面，尽量不损坏英国花布。

"现在这种布没有了，要把它保存起来。商品奇缺，没有办法。"

所有这些惹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心急如焚。

"好啦，"奥斯塔普小声说道。

他掀开椅面，两只手一起在弹簧之间摸索起来。他的前额上凸显出一根"V"字形的静脉血管。

"有没有？"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变换着调门儿不住地问。"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奥斯塔普恼火地答道，"一比十一的机会，而

---

① 俄国诗人费特的诗句，其许多诗作曾被谱成抒情歌曲。

② 新霍皮尔斯克，沃罗涅日州的一个县城。二十年代的杂文常以它来象征偏僻边远的所在。

这次机会……"

他将椅子好好翻腾了一通才把话说完：

"而这次机会暂时不属于我们。"

他直起身，掸着膝盖上的灰尘。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扑向椅子。

在这第二次搜索中也未见钻石的踪影。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双手耷拉下来。可奥斯塔普依旧精神抖擞。

"现在咱们的机会增多了。"

他在房内来回走了走。

"没关系。为了这把椅子，寡妇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大。"

奥斯塔普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镶着玻璃珠的金胸针，一只空心金手镯，半打镀金羹匙和一个茶滤子。

处于悲痛之中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已成为一种普通盗窃案的共犯。

"这事儿干得很俗气，"奥斯塔普说，"但是您得承认，我不能撇下心爱的女人，而不留下一点用以怀念她的东西。不过，不要浪费时间了。这还只是个开头。终点在莫斯科。而国家家具艺术博物馆可不是那位寡妇，那儿要困难得多！"

两位合伙人把椅子的残骸往床下一塞，数了数钱(加上赈济儿童的捐款总共一百六十卢布)，便往车站赶乘到莫斯科的火车去了。

前往车站要乘马车驶过整个城区。

在合作社街，他们看见，波列索夫像只受惊的小羚羊似的在人行道上奔跑，佩列列申斯基胡同 5 号楼的守门人紧随其后。转过弯去，两位合伙人恰好看见，守门人追上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举手就打。波列索夫不住地喊着"救命！""下流胚！"

开车以前，两位合伙人怕遇上那位"心爱的女人"，一直蹲在厕所里。

火车载着他们哥俩儿向市中心进发。他们紧趴在车窗上。车厢在大鹅区上方疾驰而过。

突然奥斯塔普吼叫起来，他一把抓住沃洛比亚尼诺夫的二头肌。

"瞧，瞧！"他喊着。"快瞧！阿尔亨狗崽子！……"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往下看了看，只见路基下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的壮汉拖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装着一架棕红色的簧风琴和五个窗框。在后面推车的是一位身着灰色托尔斯泰式短衫，面带羞涩的公民。

阳光透过了乌云。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在闪光。

奥斯塔普哈哈笑着，从车窗里探出身去，大声喊道：

“帕什卡！是到旧货市场去吧？”

帕沙·艾米里耶维奇抬起了头，但是看到的只是最后一节车厢的缓冲器，他更加起劲地迈着脚步。

“看见了吗？”奥斯塔普高兴地问道。“真漂亮！人们就是这么干活儿的！”

奥斯塔普拍了拍愁眉苦脸的沃洛比亚尼诺夫的背。

“没关系，老爷子！别难过！会议还在进行！明天傍晚咱们就在莫斯科了！”

第二部

在莫斯科

第十五章　椅子海洋

统计资料无所不包。

苏联境内可耕地的数量，包括黑土地、亚粘土和黄土地均已准确地统计在案；所有两性公民悉数登记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非常熟悉的、整整齐齐的厚本子——户籍登记簿里。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每年平均消费的食品数量及其品种，以及其饮酒量和大约所需的酒菜也有统计；国内有多少猎手、女芭蕾舞演员、六角车床、各类狗、自行车、纪念碑、少女、灯塔、缝纫机，等等均可一目了然。

从统计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多少充满热情、欲望与思想的生命啊！

那个胸前挂着一块餐巾，坐在小桌旁津津有味地吞食着热气腾腾的食物的人是谁？他的周围卧着一群微型公牛，一些肥猪挤在图表的一角，无数的鲟鱼、鲶鱼和欧飘鱼在统计表上专门绘制的水池里溅着水花。在那个人的肩上、臂上和头上全是母鸡。羽状的云朵里飞翔着家养的鹅、鸭和火鸡。桌子下面趴着两只兔子。地平线上耸立着山峦似的烤面包。牛奶汇成的河流环抱着一座由蜜饯砌成的小小城堡。一根比萨斜塔般的黄瓜矗立在天际。在用盐和胡椒堆成的城堡围墙外面，葡萄酒、伏特加和露酒的连队在阔步行进，其殿后者是一小群步履蹒跚，可怜巴巴的不含酒精的饮料——非站列的纳尔赞矿泉水、柠檬水和装在铁丝网里带吸管的玻璃瓶。

这个面色红润的人，这位老饕，酒鬼和嗜甜食者究竟是谁？是卡冈都亚①，季普索德国王②？是大力士福斯③？是传奇式士兵，红衫

---

①② 卡冈都亚、季普索德国王，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所著《巨人传》中的两位主人公，卡冈都亚以惊人的食量而闻名，季普索德国王（“季普索德”源于希腊语dipsa—“饥渴”之意）系卡冈都亚之子。

③ 大力士福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闻名遐迩的杂技演员，艺名为埃米尔·福斯，同时又是重量级拳击手，一顿饭能吃一整头烤乳猪，或十份午餐。

雅什卡[①]？还是卢库尔[②]？

他并不是卢库尔。他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希多罗夫，或是希多尔·希多罗维奇·伊万诺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按人均消费量计算，他一生能吃掉图表上描绘的所有食物。这是一位正常的卡路里和维他命的消费者，是位在服饰和针织品商店工作的一名性情平和的四十岁的单身汉。

统计使你无处藏身。它不仅拥有有关牙科医生、香肠商店、注射器、守门人、电影导演、妓女、草屋顶、寡妇、马车夫和钟表的准确数据，而且连有多少统计员也有准确统计。

但有一项它是不清楚的。

它不知道，在苏联有多少把椅子。

椅子太多了。最近的调查统计表明，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共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之众。如果排除九千万不爱坐椅子，而爱坐长凳、高板床、土台和东部爱坐旧地毯和无绒头地毯的农民，那么依然还剩下五千三百万人，其日常起居的第一必需品便是椅子。倘若估计到可能有的漏算和某些苏联公民常有坐在两把椅子之间的习惯，那么，哪怕是将总人数削减一半，我们也会发现，国内至少应有两千六百五十万把椅子。为了准确，我们还可以去掉六百五十万，最低的数额也将是余下的两千万。

在这个用胡桃木、柞木、楞木、紫檀木、红木和卡列里桦木，以及松柏制成的椅子汇成的海洋里，本书主人公须要找到的是那把英国印花布的夹层里藏着别图霍娃夫人的珍宝的汉布斯曲腿椅。

两位合伙人躺在上铺，高卧未起时，列车已小心翼翼地越过奥卡河，加快速度驶近莫斯科了。

---

① 红衫雅什卡，俄罗斯童话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食量大，天性快乐，大胆妄为的调皮鬼。

② 卢库尔（公元前约 117—前 56），罗马统帅，以富有、奢侈和酷爱豪华饮宴而闻名。

第十六章　贝托尔德·施瓦茨
修道士公共宿舍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和奥斯塔普彼此挤挤抗抗地站在硬席车厢打开的窗口旁，望着慢慢腾腾走下路基的奶牛，望着针叶林和郊外小站上用木板搭成的月台。

所有在旅途中常说的笑话已全部说完。星期二的《老城真理报》连广告都读完了，而且弄得油迹斑斑。全部的雏鸡、鸡蛋和油橄榄已经吃光。

余下的是一段最难熬的路程——到达莫斯科前的最后一小时。

一个个欢快的小别墅从稀疏的小树林和灌木丛中向路基旁跳来。其中有些是带有闪闪发光的玻璃凉台，新漆的铁屋顶，全木结构的宫殿，也有木墙上开着几个方形小窗的简陋的木屋，对于避暑者来说，这些木屋不啻是些圈野兽的笼子。

这时乘客们带着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遥望着地平线，张冠李戴地回忆着卡尔卡战役[①]，相互谈论着莫斯科的今昔。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则在想象家具艺术博物馆的样子。在他的想象中，博物馆必定是一个几俄里长的廊道，靠着廊道两侧的墙壁，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椅子。沃洛比亚尼诺夫看见自己正在椅子中间快步走着。

"还不知道家具博物馆怎样了呢，能行吗？"他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哪，首领，该做做电疗啦。不要过早地发神经。您要是沉不住气，您就别出声，在心里嘀咕好了。"

列车在道岔上一跳跳的。信号灯张开大嘴望着列车。轨道越来越密。感觉得到，庞大的铁路枢纽业已临近，青草不见了，代替它的

---

① 卡尔卡战役，一二二三年俄国与波洛伏齐联军在卡尔卡河畔对抗蒙古人的战役，以联军的失败而告终，同莫斯科的历史毫无关系。

是炉渣。调动着的机车呼啸着。扳道工吹着号角。隆隆的响声突然加剧。列车驶进两厢均是空车皮的巷子里，一面咯噔噔地响着，一面像旋转栅门似的依次清点着两边的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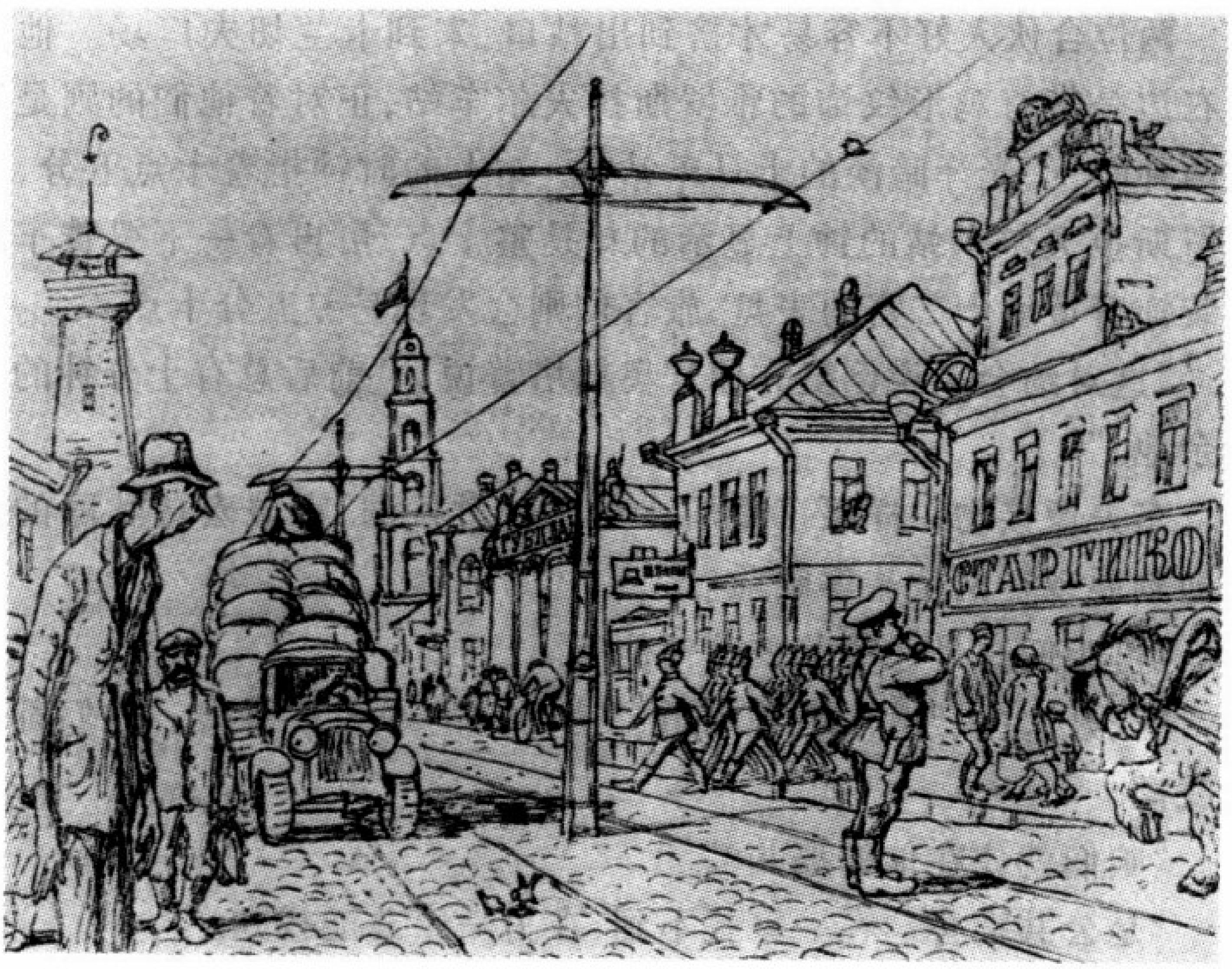
铁道线开始变成双轨。

列车驶出巷道。阳光突然射来。道岔灯犹如一只只花魁鸟，紧贴地面向四外散去。烟雾蒸腾。机车喘着气，喷出两股鬓发似的雪白的蒸汽。转盘上发出一阵喊声，机务段工人正在将一辆机车调上台位。

由于急刹车，列车的各个管节咯咯吱吱响作一团，所有的一切都发出刺耳的尖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觉得仿佛到了一个患牙痛病的王国。列车在沥青站台旁停靠下来。

莫斯科到了。这是梁赞车站，是所有莫斯科车站中刚刚建成不久的最新的车站。莫斯科其余的八个车站，没有一个像梁赞车站这样，拥有如此高大宽敞的站房。它的候车大厅能绰绰有余地容纳下整个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连同它那伪俄罗斯风格的屋脊和鸡形纹饰。

莫斯科的各个车站是该市的大门。它们每天能吐纳三万旅客。通过亚历山大罗夫车站进入莫斯科的是一位外国人，一身打高尔夫球的装束：胶底鞋、灯笼裤、高筒厚毛线袜子。从库尔斯克车站进入莫斯科的是个戴着顶褐色羊皮帽，帽子上带有气孔的高加索人和一位胡子犹如一团乱麻，身材高大的伏尔加人。从十月车站疾步走出的是位夹着漂亮的猪皮公事包的中层干部。他是从列宁格勒来联系、商讨和确定具体业务范围的。基辅和敖德萨的代表们一般通过布良斯克车站进入首都。基辅人在路过荒凉的吉洪诺夫站时便开始面带轻蔑的微笑，他们深知，基辅的克列夏季克十字广场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敖德萨人一般总携带着沉甸甸的筐子和装着熏鲭鱼的扁平盒子。他们也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街道，不过并不是克列夏季克十字广场，而是敖德萨原名杰里巴索夫，现在更名为拉萨尔的大街。从萨拉托夫、阿特卡尔斯克、唐波夫、尔蒂谢沃和科兹洛夫来莫斯科的旅客都在巴维列茨车站下车。在莫斯科萨维洛夫车站下车的人为数不多，这是些从塔尔多姆来的制鞋工人，季米特洛夫市的市民，亚赫罗马纺织厂的工人，或是冬夏两季都呆在赫列布尼科沃站的郁郁寡



欢的避暑客，从赫尼布尼科沃乘车到莫斯科用不了多久。这条线路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一百三十俄里。来到首都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站的则是来自边远的大城市，诸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的旅客。

从梁赞车站下车的旅客最为新奇，有裹着白色缠头、身穿花长衫的乌兹别克人，有红胡子的塔士干人、土库曼人、希瓦汗人和布哈拉人，他们的共和国上空永远是烈日炎炎。

两位合伙人好不容易才挤到出站口，来到卡兰切夫广场。他们的右边是带有鸡形纹饰的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正对着他们的则是漆成两种颜色，光泽暗淡的十月车站[①]。站上的时钟指着十点五分，而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钟上显示的却是整十点，可再看一下梁赞车站上装饰着黄道十二宫的表盘，旅客们则会发现是差五分十点。

"这对约会来说倒挺方便！"奥斯塔普说。"前后总有十分钟的回旋余地。"

车夫像接吻一样噘了噘唇。马车驶过桥洞，京城宏伟壮丽的景色即刻展现在两位旅客眼前。

"可咱们这是往哪儿去呀？"他问。

"找好人去，"奥斯塔普答道，"莫斯科的好人多得很。他们都认识我。"

"咱们就住在他们那儿？"

"是公共宿舍。在一家找不到，在另一家总能找到。"

猎品市场一片混乱。一些头顶货盘的无照商贩像一群鹅似的东奔西窜。一名民警懒洋洋地小步跑着追赶他们。几个流浪儿坐在一大桶沥青旁边，有滋有味地闻着烧沸了的焦油气味。

马车经过沃兹德韦然卡到阿尔巴特广场，再穿过普列奇斯坚林阴道，向右一拐来到了希弗采夫洼地。

"这是幢什么楼？"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问。

奥斯塔普瞥了一眼这幢带阁楼的玫瑰色小楼答道：

"化学系大学生住的，名叫贝托尔德·施瓦茨修道士宿舍。"

---

① 十月车站，后更名为列宁格勒车站。

"难道是修道士宿舍?"

"嗨,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它叫谢马什科① 同志宿舍。"

像莫斯科一般的大学生宿舍一样,这座化学系学生宿舍照例早已住满了同化学毫无关系的人士。大学生们已经各奔西东,他们一部分已修业期满,被分配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另一部分则因学业成绩不佳被除了名,正是这部分学生逐年递增,在这座玫瑰色小楼里逐渐形成一个介乎居民协会和封建世袭村之间的东西。一批批新来的大学生队伍曾试图闯入这座宿舍,但均未成功。原来的"化学系学生"智谋非凡,得以打退新生们的屡次进犯。人们对这幢小楼已不抱任何希望,于是它便被视为化外之楼,并且从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的各项计划中消失了。它仿佛从未存在过,可同时它又的确存在,而且住着不少人。

两位合伙人顺着楼梯来到二层,拐进一条漆黑的走廊。

"光线充足,空气清新。"奥斯塔普道。

这时,在暗处,就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臂肘旁,突然听见有人打着鼾。

"别害怕,"奥斯塔普说,"这不是走廊里的,是墙那边的声音,根据物理学可以知道,胶合板是最好的导声材料……当心点儿……抓住我……这儿附近该是有个保险柜的。"

沃洛比亚尼诺夫顿时叫了一声,他的胸部撞在一个铁东西的棱角上了,这表明,这里的确有个保险柜。

"怎么样,疼吗?"奥斯塔普问。"这还算不了什么。这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可您知道,这里曾有过多少精神上的折磨啊,想起来就让人害怕。喏,就在这儿曾经放过大学生伊万诺普洛的一具骷髅,是他在苏哈列夫卡买的,可他又怕放在房间里,所以来访者总是先撞在保险柜上,然后骷髅就倒在他们身上。怀孕的妇女们对此十分不满……"

两位合伙人顺着一个螺旋形扶梯登上了阁楼。一大间阁楼被胶合板隔扇分成几个长条,每条宽不到两米。这种房间就像小学生的

① 谢马什科(1874—1949),苏联第一任卫生人民委员。

铅笔盒,差别只在于,里面除了铅笔和钢笔,还有人和汽炉子。

“你在家吗,科里亚?”奥斯塔普在正中间的一个房门前停下来小声问。

“在。”房内有人应了一声。

听到这声问,在所有的五个铅笔盒里都骚动和叫嚷起来。

“又是一大早就有人找这个傻瓜来啦!”从最左边的铅笔盒里传出一个女人的低语。

“让人睡会儿觉好不好!”第二号铅笔盒嘟囔了一句。

第三号铅笔盒高兴地喊喳起来:

“民警局的人来找科尔卡来啦,准是为了昨天那块玻璃。”

第五个铅笔盒默不作声。那儿咝咝地响着汽炉子,还有人在接吻。

奥斯塔普用脚踢了一下房门。整个这幢胶合板建筑都颤动起来。两位合伙人随即钻进科尔卡的裂缝似的房间。呈现在奥斯塔普眼前的场面,尽管无甚不妥,但却使他大为吃惊。房间里的家具只是一张支在两摞砖上的红条子布面的床垫。然而这并未使奥斯塔普不安。他早已熟悉科尔卡的家具。坐在带腿的床垫上的科尔卡本人也没让他感到奇怪,但是同科尔卡并排坐着的那样一个天仙般的人儿,却使奥斯塔普顿时沉下脸来。这样的姑娘绝不会是那类交易场上的熟人,那些人不会有这种湛蓝的眼睛和这样洁净的脖子。这是位情妇,或是更糟——是妻子,而且是可爱的妻子。看来的确如此,科里亚叫她丽莎,同她以“你”相称,有时还冲她发点小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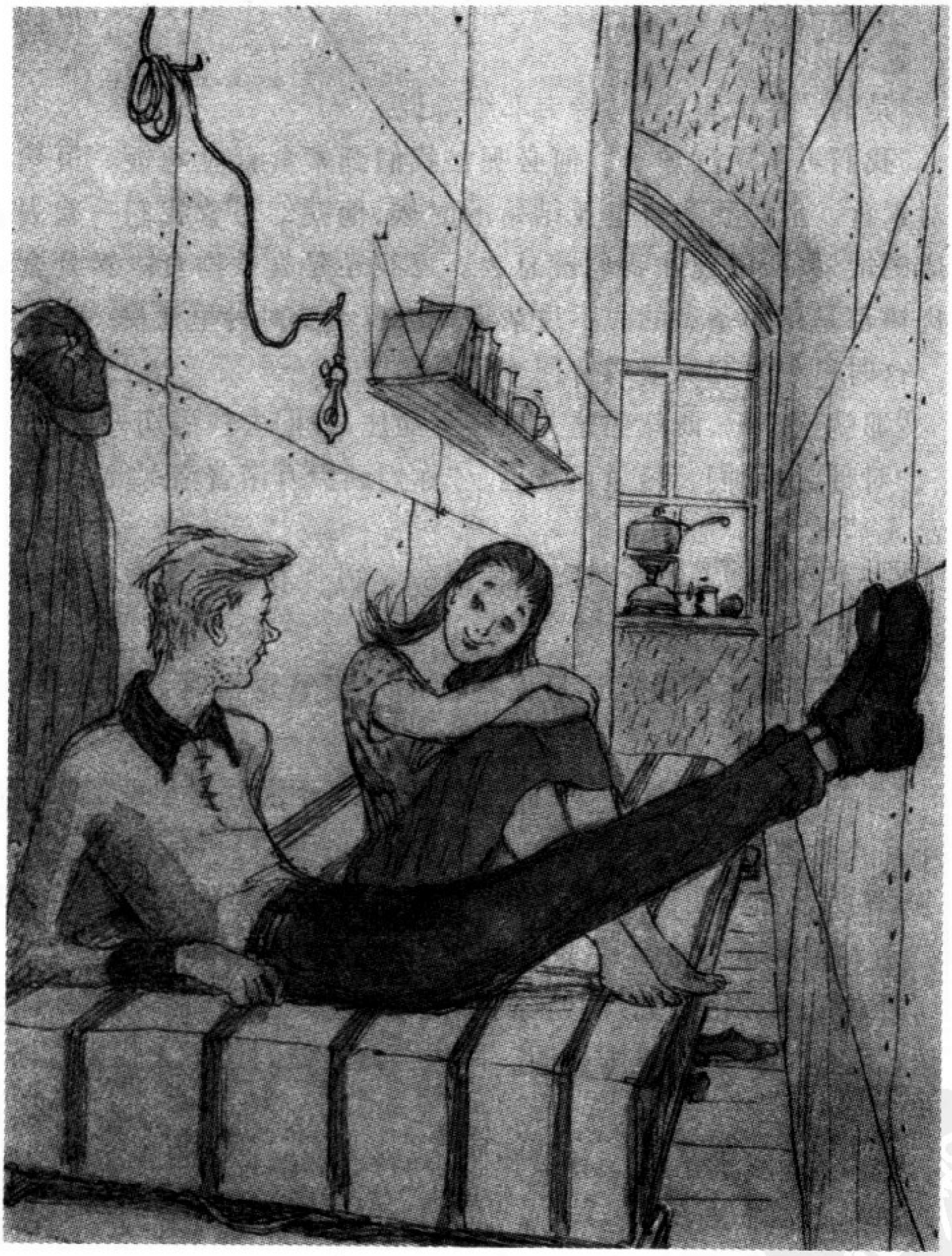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摘下自己的厚呢礼帽。

奥斯塔普把科里亚叫到走廊里,两个人在那里喊喊喳喳说了好一阵。

“美好的早晨,女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道。

蓝眼睛的女士笑了笑,便讲起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话毫无关联的事情来,她讲到隔壁住着一对多么傻的傻瓜。

“他们故意点起汽炉,好让人听不见他们接吻。可您很清楚,这有多么蠢。我们什么都听得见。而他们自己因为有那个汽炉,倒真的什么也听不见了。您要不要我马上证明给您看?您听着。”



这位深谙汽炉全部奥秘的女士大声说道：

“一对大笨蛋！”

只听隔扇那边汽炉吱吱地狂叫，还有连连接吻的声音。

“瞧见了吗？……他们什么也听不见……大笨蛋，蠢货，精神变态。瞧见了吧？”

“是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我们可不用汽炉子。何必呢？我们到素食食堂吃饭。虽然我反对素食。但是我和科里亚结婚的时候，他就幻想着我们一起去素食店的情景，所以现在我们就总去。可我还是喜欢肉食。素食食堂的肉饼都是用面条做的。不过请您什么也不要对科里亚讲……”

这时科里亚和奥斯塔普回来了。

“那就这样吧，既然你这儿确实不能住，我们去找潘切列伊去。”

“对呀，伙计们，”科里亚喊道。“你们到伊万诺普洛那儿去，他是自己人。”

“常来我们这儿做客，”科里亚的妻子说，“我和丈夫会非常高兴的。”

“他们又邀人来做客！”最左边的那个铅笔盒里有人愤愤地说。“还嫌客人不多！”

“你们这些傻瓜，笨蛋，精神变态，你们管不着！”科里亚的妻子声音不高不低地说道。

“你听，伊万·安德烈伊奇，”仍是那个铅笔盒里的人激动不已地说，“别人在污辱你的老婆，你却一声不吭。”

看不见的评论员们从其他的铅笔盒里发了话。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吵着骂着，越闹越凶。两位合伙人便到楼下去找伊万诺普洛去了。

这位大学生没在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划根火柴照了照。房门上贴着一个纸条：

“我九点以后回来：潘切列伊。”

“不要紧，”奥斯塔普说，“我知道钥匙在哪儿。”

他在保险柜下摸了摸，拿到钥匙打开了房门。

大学生伊万诺普洛的房间同科里亚的那间一样大小，但是靠着

角落，一面墙是石头的，大学生因此而十分自豪。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十分懊丧地发现，这位大学生连个床垫都没有。

“咱们会安排得很好的，”奥斯塔普说。“在莫斯科有这么大空间已经满不错了。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躺在地板上，甚至还富裕一点地方呢。可潘切列伊这个狗崽！我倒想知道，他把床垫弄哪儿去了。”

房间的窗户朝着一个小巷。一位民警在窗下走来走去。窗户对面有幢哥特式塔形小楼，里面是一个小国的大使馆。使馆的铁栅后面有人在打网球。一个白色的小球飞来飞去。听得到一阵阵短促的欢呼声。

“界外球，”奥斯塔普说，“球技不高，咱们还是休息吧。”

两位合伙人在地板上铺了些报纸。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掏出一个随身带着的充气枕头。

奥斯塔普倒在报纸的电文上，随后便睡着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早已入了梦乡。

第十七章　各位公民，请尊重床垫！

“丽莎，咱们吃饭去吗？”

“我不想吃。我昨天已经吃过啦。”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去吃那种假鸡蛋。”

“别犯傻啦。”

“我不能总吃那些素香肠。”

“你今天会吃到苹果夹心饼干的。”

“我不知怎的，不想吃。”

“小声点，都能听得见。”

接下去这对年轻夫妇便改成戏剧性的悄声细语了。两分钟以后，科里亚才在婚后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了解到，他心爱的女人远不像他那样喜欢胡萝卜、土豆和豌豆做的香肠。

“那就是说，比起营养食品来，你更愿意吃狗肉喽？”科里亚喊将起来，盛怒之下，他已顾不得邻居们是否在偷听了。

“你小声点好不好！”丽莎大声叫道，“还有，你待我不好。是的，我喜欢肉食，有时候，这有什么不好呀？”

科里亚惊讶地住了口，这种转折是他没有料到的。肉食势必要在科里亚的预算上捅出一个无法填补的大窟窿。满脸通红的丽莎缩作一团在床垫上坐着。年轻的丈夫则沿着床垫遛来遛去，算着这本难算的账。

科里亚·卡拉切夫在《技术力量》制图社描图的所得，即使在生意最好的月份最多也超不过四十卢布。科里亚是不付房租的。在这个荒村野镇似的所在，没有房产管理处，房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十卢布用于为丽莎支付缝纫班的学费（该班毕业后享有与建筑技校同等的待遇）。两个人在素食食堂不偏不倚地均分一顿午餐（第一道菜

是修道院素菜汤，第二道是假兔肉，或者叫作真面条），每月须要从预算中抽出十五卢布。余下的钱不知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这一点最使科里亚感到困惑。“钱到哪儿去了呢？”他一面沉思，一面用鸭嘴笔在天蓝色图纸上画着一条又细又长的线。在这种条件下改吃肉食不啻是死路一条。

于是科里亚便情绪激昂地说道：

“你想想看，吃些被宰杀的牲畜尸体！这简直是戴着文明面具的吃人勾当！肉食是百病之源。”

“当然啦，”丽莎暗含讥讽地说，“比如说，咽峡炎。”

“对，对，咽峡炎也是！你怎么想？因为经常吃肉体质变弱，身体就没有抗感染的能力了。”

“这说法真蠢。”

“不是这种说法蠢，而是那种不管维他命的多少，只求把肚子填得满满的人才蠢呢。”

科里亚突然住了口。在他的想象中，那些淡而无味，软塌塌的烤面条，稀饭，以及用土豆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渐渐被一块硕大的猪肉饼所掩盖。这肉饼显然刚刚出锅，它嗞嗞作响，汩汩地冒着油，浓香扑鼻，肉饼上像决斗用的手枪似的，翘着一根骨头。

“可你要明白！”科里亚叫嚷起来。“随便什么样的一块肉饼就能夺去一个人一周的生命！”

“夺就夺好了，”丽莎说，“假兔肉能让人半年都不能活。昨天咱们吃完那份胡萝卜烤菜以后，我觉得我都要死了，我只不过不愿意告诉你罢了。”

“你为什么不愿说？”

“我没有力气，我怕哭出来。”

“现在你不怕？”

“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丽莎说着便哭将起来。

“列夫·托尔斯泰，”科里亚说时声音发颤，“也不吃肉。”

“是的，”丽莎抽抽搭搭地回答说，“伯爵吃芦笋。”

“芦笋不是肉。”

“可是他写《战争与和平》时吃的是肉！吃了，吃了，吃了！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也吃了，吃了，吃了！”

“住嘴！……”

“吃了，吃了，吃了！”

“写《克莱采尔奏鸣曲》那会儿也吃了？”科里亚恶狠狠地问。

“《克莱采尔奏鸣曲》篇幅小。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让他吃吃素香肠看！”

“你干吗总拿你的托尔斯泰缠住我不放？”

“我拿托尔斯泰缠你啦？我？我拿托尔斯泰缠您啦？”

科里亚也改用“您”了。所有铅笔盒里的人哄然大笑。丽莎匆匆把戴在后脑上的天蓝色编织帽拉到额头上。

“你到哪儿去？”

“你让我安静会儿，我出去有事。”

丽莎说着就跑掉了。

“她可能到哪儿去呢？”科里亚想，并凝神听了听。

“在苏维埃政权下您的妹妹得到了很多自由，”有人在最左边的铅笔盒里说了一句。

“会跳河的！”第三个铅笔盒里有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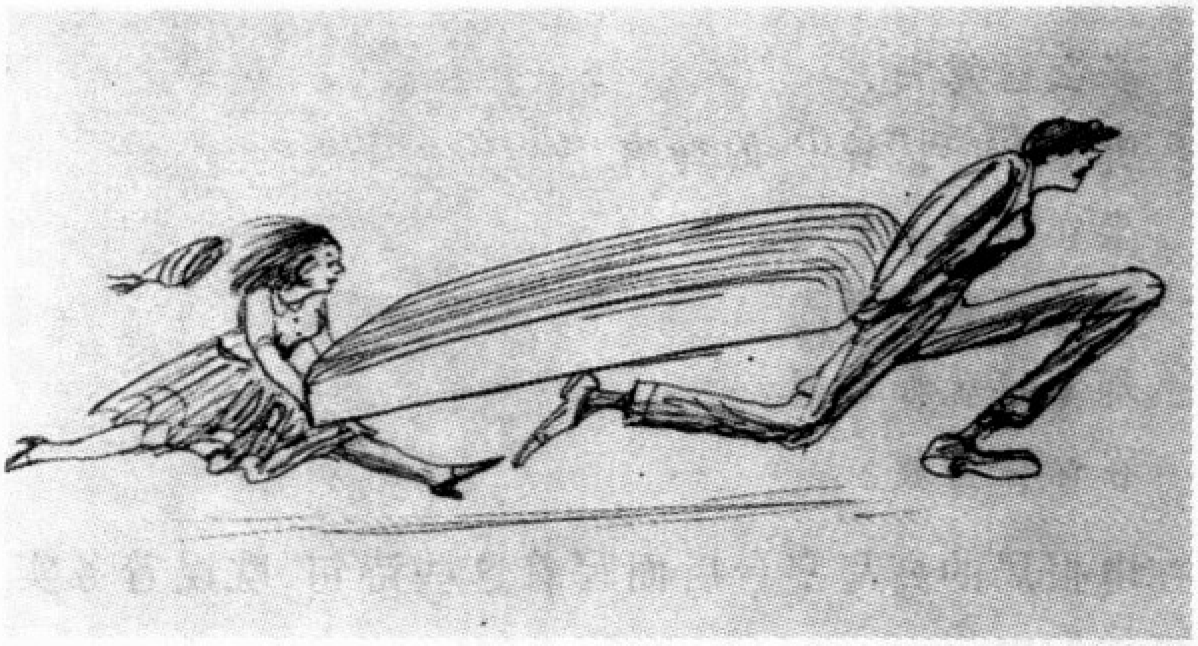
第五个铅笔盒里点起汽炉，一如往常地接起吻来。

丽莎激动地在街上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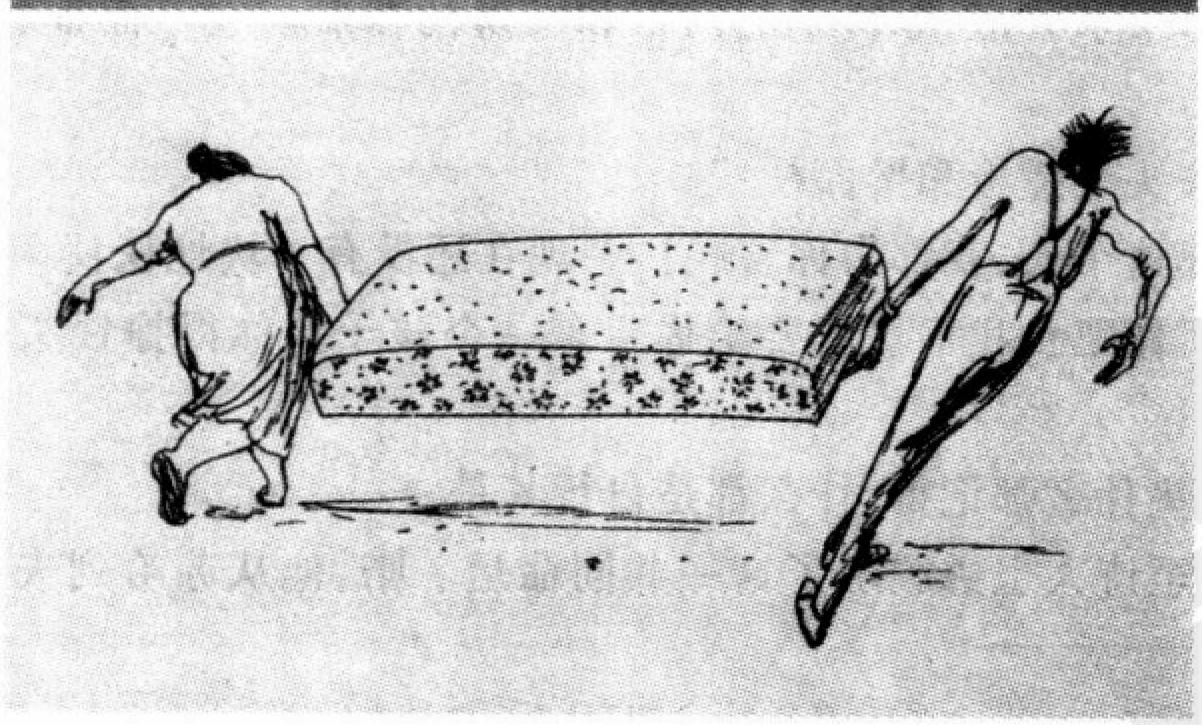
礼拜天的这一时刻一些幸运儿正穿过阿尔巴特广场，运送着从斯摩棱斯克市场买来的床垫和五屉橱。

弹簧床垫的主要买主是新婚夫妇和普通苏维埃公民，他们把床垫立起来，双手抱着往回运。是啊，他们怎么能不拥抱这天蓝色的、带有闪亮的大花朵的幸福基础呢。公民们！尊重这蓝花弹簧床垫吧！这是家庭的发源地，是最基本和主要的家具，体现着家庭温馨的总体与完整，是爱情的基础，是汽炉的先辈！在它那大众化的弹簧声中入睡是多么甜美啊！睡在它那天蓝色的粗麻布上，会见到多么美好的梦境啊！每个拥有床垫的人是多么受人尊重啊！

失去床垫的人是可怜的。他无以安身立命。他不纳税，没有妻室。熟人们连隔几日即还的钱都不借给他，出租车司机往往要追在







他后面辱骂几声。姑娘们嘲笑他，因为她们不喜欢理想主义者。

失去床垫的人大部分都写诗：

多么惬意啊，
听着"布列"钟[①]的鸣响
坐在摇椅上休憩。
院落里雪花漫卷，
那寒鸦犹如幻想，
在徐徐盘旋。

他在电报局的高写字台后面写着这些诗句，耽误着务实的床垫拥有者来拍发电报。

床垫破坏着人的生活。在它的包覆材料和弹簧里，隐藏着某种迄今尚未被人们彻底了解的吸引力。响应着它那弹簧声的号召，人与物纷至沓来。来者有税务员和姑娘们。他们都愿意同床垫结交。税务员为的是国库收入，追求国家利益，姑娘们则是无私的，服从于自然法则。青春花季业已来临。税务员收过税金之后，便像蜜蜂采过春蜜一样，高兴地嗡嗡叫着飞回自己辖区的蜂巢，而取代急忙退去的姑娘们的则是妻子和"优维尔1号"汽炉。

床垫是贪得无厌的。它不断要求贡品。夜间它发出宝剑落地的响声。它需要一个格架，它需要一张底座厚重的桌子。它的弹簧铮铮响着，要求窗帘，厚料子的门帘和厨房的器皿。它一面推着人，一面说：

"去买个搓板和擀面杖！"

"你这个人，我都为你害臊！到现在还没有一块地毯！"

"工作吧！我很快就要给你带来一个孩子！你得挣钱买襁褓和童车！"

床垫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是自行其是。

甚至诗人也逃脱不了这一共同命运。喏，他从苏哈列夫市场搬

① "布列"钟，指莫斯科"帕维尔·布列"钟表店的钟表。该店由瑞士人帕维尔·布列获亚历山大一世特许开办于一八一六年，其后人不断开拓其事业，二十年代"布列"钟表成为颇富声望的名牌商品。

回一付床垫，胆战心惊地紧贴着它那软软的肚皮。

“我要摧垮你的固执，诗人！”床垫说。“你已经不必跑到电报局写诗了。再说，值得写诗吗？好好工作吧！二者相抵其差额对你总是有利的。想想你的老婆孩子吧。”

“我没有老婆。”诗人躲开弹簧老师喊道。

“你会有老婆的。我保证，她会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位姑娘。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善良。你对一切都要有所准备。你会有孩子的。”

“我不喜欢孩子！”

“你会喜欢的。”

“您在吓唬我，床垫公民！”

“住嘴，傻瓜！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你还会到莫斯科木材加工联合体去买分期付款的家具呢。”

“我打死你，床垫！”

“狗崽子，你胆敢这么做，邻居们会把你告到房产管理处去。”

如是，每个礼拜天，总有一些幸运儿在欢快的弹簧声伴奏下来往于莫斯科的街头。

但是，莫斯科的礼拜天当然不仅具有这一特色。

礼拜天还是参观博物馆的日子。

莫斯科有一些特殊类型的人，他们对绘画一窍不通，对建筑艺术不感兴趣，对名胜古迹也无所谓，这类人参观博物馆纯粹是因为它们一般设在豪华的建筑里。这些人漫步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羡慕地看着彩绘的天花板，用手触摸着不许触摸的东西，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语：

“嘿，瞧人家过的日子！”

博物馆的壁画是法国人皮维斯·德夏瓦纳① 的手笔，这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主要想知道这幢独家别墅花了别墅主人多少钱财。他们登上平台上带有大理石雕像的扶梯时，想象的是这里曾站过多少侍者，每个侍者所得到的月薪和小费有多少。在壁炉上摆放着精

---

① 皮维斯·德夏瓦纳(1824—1898)，法国画家，巨幅装饰画大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誉为装饰画的经典画家。

美的瓷器，但是他们并不理会，他们断定壁炉很不合算，因为费柴太多。在四壁装着墙裙的餐室里，他们不去观赏那些出色的雕刻。他们冥思苦想的只有一点：原来的房主富商在这里吃的是什么，这些吃食，在眼下物价昂贵的情况下，当值几何？

在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能找到这种人。在一个个参观团兴致勃勃地从一件艺术杰作走向另一件珍品时，这种人站在大厅中央什么也不看，只是不无伤感地嘟囔着：

"唉，瞧人家过的日子！"

丽莎哽哽咽咽地在街上跑着。众多思绪促使她越跑越快，她在考虑自己的幸福而贫困的生活。

"要是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那可就太好了。汽炉终究也还要弄一个。得设法好好安顿一下。"

她放慢了脚步，因为突然想起同科里亚的争吵，此外她也非常想吃东西。她胸中骤然燃起对丈夫的愤恨。

"简直太不像话了！"她说出了声。

她想吃的愿望越发强烈。

"好吧，我自己知道该做什么。"

于是丽莎红着脸在一个女小贩那里买了一份煮肠夹心面包。可无论她怎样饿，总不便在街上吃。不管怎么说，她终归是一位床垫的拥有者，而且是非常懂得生活品位的。她四下望了望，走进一座高大别墅的门廊。她就在那里吃将起来，感到一种莫大的享受。煮狗肉的香味十分诱人。一个庞大的参观团走进门廊。参观者从靠墙站着的丽莎身旁走过时都要看她一眼。

"看就看见吧！"被惹恼的丽莎狠下心来。

第十八章　家具博物馆

丽莎用手帕擦擦嘴，拂落一下衣服上的面包屑，心情快活了些。她站在牌子前：

家具工艺博物馆

既不好意思回家，又无人可找。口袋里还有二十戈比。于是丽莎决定由参观博物馆开始其独立生活，她点了点手里的钱向前厅走去。

在前厅里丽莎立刻碰到一个人，此人蓄着一把历尽风霜的胡子，以十分沉痛的目光紧盯着一根孔雀石柱子，透过胡须吐出一句话来：

“人们过得好阔气呀！”

丽莎崇敬地看了看那根柱子往楼上走去。

她在几个正方形的房间里徘徊了大约十分钟，这些房间的天花板很矮，每个走进来的人都像是巨人。

这些房间陈列着巴甫洛夫帝国样式[①]的王室红木家具和卡累利阿桦木家具，造型严整，装饰精巧奇妙，具有军事象征。两个方形橱柜立在写字台的对面，柜子的玻璃门上呈十字形，交叉着几根长矛。写字台宽阔无比。坐在它后面酷似坐在大剧院广场前，而剧院正面的廊柱以及其上方的青铜雕饰（载着阿波罗去观看《红罂粟》首演的四匹骏马）也不过是案头的文具而已。这至少是像兔子一样，一直以胡萝卜果腹的丽莎所获得的印象。房间的角落里摆着几张高背安乐椅，椅背上方呈羊角形弯向后方，桃红色的椅面上有片阳光。见到这种椅子就不禁想坐上一坐，但这是不允许的。

丽莎在心里对比了一下，如果将一张无价的巴甫洛夫帝国风格

① 帝国样式，指法国拿破仑一世帝国时代兴起的一种仿古艺术风格，被称作后古典主义，多见于建筑和家具方面。

的安乐椅，摆在她那张红条床垫旁边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结果看起来还不错。丽莎读了读墙上那块小牌子上对巴甫洛夫帝国风格所做的科学及思想论述，不禁为她和科里亚不能在这座宫殿里有个房间而难过。她走着走着，无意间来到一道走廊。

走廊左侧靠近地板的地方有一排半圆形的矮窗。丽莎透过矮窗向脚下望去，看见一座异常宽敞的，有两排窗户的白色圆柱大厅。厅内也陈列着家具，并有徘徊其间的参观者。丽莎停下了脚步。她从未看见过处于自己脚下的大厅。她惊诧万分，呆呆地向下看了好久。突然，她发现，今天刚认识的那两个人——宾杰尔同志和他的同伴，那个剃着光头，仪表堂堂的老头儿，正从几张安乐椅旁向一张写字台走去。

"这一下好啦，"丽莎说，"不会这么寂寞了。"

她非常高兴地往楼下跑去，可一下子就迷了路。她来到一间红色客厅，那里约有四十件陈列品，全都是胡桃木的曲腿家具。客厅没有出口，只好循着原路往回走，穿过一个开着天窗，陈列的全是花花绿绿的枕头的圆形房间。

她一路跑过的地方陈列着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锦缎安乐椅，荷兰式橱柜，还有一张巨大的哥特式床铺，床上有四根黑色螺旋状立柱，柱上支着一顶天盖形帐幔，人躺在这张床上也不过像枚胡桃。刚才看见的那座大厅处于脚下的某个地方，或许是在右边，但无法走进。

最后，丽莎终于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参观者正心不在焉地听着导游在揭露已故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有关她因酷爱路易十六风格的家具而曾经萌生的帝国主义图谋①。

这正是那个有排窗户的圆柱大厅。丽莎走向大厅的另外一端，她所认识的宾杰尔同志正在那儿和他的光头同伴热烈交谈。

丽莎走近他们时，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说：

"家具式样典雅时尚，但是这似乎不是咱们要的那种。"

---

① 指一七九二年八月法皇路易十六被推翻后，叶卡捷林娜二世曾欲进行干预，在法国恢复帝制的图谋。

"是啊,不过这儿显然还有其他的大厅。咱们得从头到尾好好看上一遍。"

"你们好。"丽莎说。

两个人转过身,顿时皱起了眉头。

"您好,宾杰尔同志。幸亏找到您了。否则一个人真无聊。咱们一块儿看吧。"

两位合伙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虽因丽莎可能有碍于他们寻找钻石家具的大事而有些不快,但仍维持着一定的派头。

"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乡巴佬,"宾杰尔不耐烦地说,"可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斯科人?"

"纯粹是偶然的。我跟科里亚吵架啦。"

"原来是这样!"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好啦,咱们离开这儿吧。"奥斯塔普说。

"这儿我还没看呢。多漂亮的大厅。"

"开始啦!"奥斯塔普对着伊波里特的耳朵小声说,随即转向丽莎加了一句:"这儿根本没什么可看的。颓废的风格。克伦斯基[①] 时代的东西。"

"有人告诉我,这儿什么地方有汉布斯名匠制作的家具,"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咱们就到那儿去吧。"

丽莎表示同意,并且挽着沃洛比亚尼诺夫的手臂(她觉得他是位异常可亲的科学界的代表),向出口走去。尽管情势严重,正值寻宝的关键时刻,宾杰尔却走在这一对后面,轻薄地笑着。使之好笑的是,这个印第安酋长竟扮演起骑士角色来了。

丽莎使两位合伙人感到大为不便。当他们一眼即可断定房内没有他们所需的家具,而不由自主想赶往另一展室时,丽莎却在每个分部都要滞留良久。她大声读着所有有关家具的科学与思想品评文字,发表着对参观者的尖锐意见,在每件展品前久久地逗留。她不由

① 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一九一七年三月参加社会革命党,七月起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组织反对苏维埃的叛乱,后逃亡国外。

自主，不知不觉总要对她所见到的家具权衡一番：可以摆在她房间里什么位置，以及作何用途。她全然不欣赏那张哥特式床铺。它太大了。即使科里亚能奇迹般地得到一间三平方俄丈的房间，那也难以容下这张中世纪的卧榻。但是丽莎还是围着床转了半天，用她的小脚丈量着床的实有面积。丽莎非常快活。她并未发现两位同伴怏怏不乐的神情。这两位的骑士性格不允许他们不顾一切地直奔汉布斯名匠家具的展室。

“咱们忍一忍，”奥斯塔普小声说，“家具跑不了。不过您，酋长，不要把小姑娘挽得那么紧，我在吃醋。”

伊波里特得意地笑了笑。

一个又一个展厅缓缓地延伸着，长得没有尽头。亚历山大时代的家具展品套数众多。它那较小的规格和款式使丽莎欣喜若狂。

“瞧！瞧！”丽莎抓住沃洛比亚尼诺夫的衣袖，信赖地喊着，“瞧见这张写字台了吗？它太适合我们的房间了，是不是？”

“挺不错的家具！”奥斯塔普愠怒地说，“不过太颓废了。”

“我已经来过这里，”丽莎走进红色客厅时说，“我认为这儿不值得停留。”

使她吃惊的是，两位对家具兴趣不大的同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呆住了。

“你们干吗站下来呀？走吧，我已经累啦！”

“等一等，”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挣脱她的手说，“请稍候。”

一大间房被家具填得满满的。沿着四壁和桌子周围放的统统是汉布斯椅子。屋角的一张沙发的四周也围着椅子。它们的那些曲腿和舒适的靠背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说，是那样扣人心弦的熟悉。奥斯塔普以探询的目光望着他。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满脸通红。

“小姐您累了，”他对丽莎说，“在这儿稍坐，休息休息，我们稍走一走。这个展厅似乎很有意思。”

两位合伙人把丽莎安置下来，向一扇窗户走去。

“是它们吗？”奥斯塔普问。

“好像是，不过要再仔细看看。”

"所有的椅子全在这儿吗?"

"我这就数一下,等等,等等……"

沃洛比亚尼诺夫开始一把把地查看着椅子。

"等一等,"他终于说道,"二十把。这不可能。它们总共该是十把的呀。"

"您好好仔细看看。也许这不是那些椅子。"

他们在椅子之间来回走着。

"怎么样?"奥斯塔普催促道。

"椅背好像同我的那些不一样。"

"这么说,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看来,我白白地跟您搅在一起了。"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沮丧已极。

"好吧,"奥斯塔普说,"会议继续进行。椅子不是针,会找到的。把票据拿来,只好跟博物馆行政部门办一次不愉快的交涉了。您坐在小姑娘旁边等我,我这就来。"

"您怎么这样愁眉苦脸的呀?"丽莎说。"您累了吧?"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避而不答。

"您头疼吗?"

"是的,有一点。您知道,有不少操心事儿,没有女人的爱抚就会影响到生活秩序。"

丽莎先是感到奇怪,后来看了看这个秃头的交谈者之后,倒真的可怜起他来了。沃洛比亚尼诺夫有一双饱经忧患者的眼睛,夹鼻眼睛遮掩不住他那非常明显的眼袋。从一个县城户籍办事员的平静生活,到钻石猎取者和冒险家的既不舒适、又费心劳神的日子,这种骤然的转变对他不无影响。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消瘦了许多,肝脏也不时隐隐作痛。在宾杰尔的严密监督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逐渐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迅速溶化在土耳其臣民之子的雄才大略之中。此刻,在他暂时同迷人的女公民卡拉乔娃单独相处之际,他很想将自己的所有苦衷与不安向她倾诉一番,但是他不敢这样做。

"是的,"他温柔地望着丽莎,"事情就是这样。您过得怎样,伊丽

莎白……"

"彼得罗夫娜。您怎么称呼?"

两人各自介绍了名字和父称。

"可贵的爱情神话,"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审视着丽莎那张纯真的面容想。

这位老迈的首席贵族如此热切而又难以遏止地渴望着,缺了它便会严重影响生活秩序的,女人的抚爱,于是便急忙把丽莎的一只小手握在自己那双满是皱纹的手里,热烈地讲起巴黎来了。他渴望成为穷奢极侈、为人们倾倒的富翁。他很想迷住女子乐队中的一位美女,在喧嚣的乐声伴奏下,在一个单间里与之共饮法国"洛伊地列尔"香槟酒。可是同这个小姑娘能讲些什么呢,她无疑对"洛伊地列尔"香槟,对女子乐队一无所知,而就其天性而言,她甚至难以体味到这一做法的全部美妙之处。他是多么想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人啊!于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便用巴黎的故事来引诱丽莎。

"您是位科学工作者吧?"丽莎问。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答道,他觉得自从结识宾杰尔以来,他具有了过去并不具备的厚颜无耻。

"您多大年纪了,请恕我的冒昧?"

"这同我现时从事的科学没有关系。"

丽莎已为这一敏捷和恰如其分的回答所征服。

"但是究竟多大呢? 三十? 四十?"

"差不多,三十八。"

"喔哟,您看上去要年轻得多。"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什么时候我能有幸再次见到您呢?"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齉着鼻子问道。

丽莎羞涩异常,坐立不安,继而不禁伤感起来。

"这个宾杰尔同志跑到哪儿去了?"丽莎细声说道。

"究竟什么时候?"沃洛比亚尼诺夫急不可待地问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见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您吧。"

"今天行吗?"

"今天?"

"我求您啦。"

"那好,就今天,到我家来吧。"

"不,咱们在外边见面吧。现在天气这么好。您知道这首诗吗:这是淘气的五月,这是魔幻的五月,挥动着它的蒲扇,清风拂面。"

"这是日阿罗夫的诗吧?"

"嗯……好像是的。那就是今天喽?在什么地方?"

"您真怪。随您的便。要不就在保险柜旁边?您知道那个地方吗?天黑的时候吧。"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刚来得及对丽莎行吻手礼(这一点他做得很庄重,分为三个步骤),奥斯塔普就回来了。奥斯塔普样子十分认真。

"请原谅,马德姆阿则里[①],"他很快说了一句,"我和我的朋友不能陪您了。有件不大但是很要紧的事。我们得马上去一个地方。"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激动得险些没喘过气来。

"再见,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他急忙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得赶紧赶紧走啦。"

两位合伙人匆匆离去,把惊诧不已的丽莎留在那个摆满汉布斯家具的展室里。

"要不是我,"他们走下楼梯时奥斯塔普说,"一点儿结果都不会有。为我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别害怕,掉不了脑袋。您听着,您的家具没有收藏价值。它该呆的地方不是博物馆,而是惩戒营的营房。您满意这种情况吗?"

"干吗捉弄人!"沃洛比亚尼诺夫刚要摆脱土耳其臣民之子那强大智谋的羁绊叫嚷道。

"住嘴,"奥斯塔普冷冷地说,"您不了解情况。如果我们不马上把我们的家具拿到手,那就完啦。咱们就永远永远也见不到它了。我刚在办公室跟这堆历史垃圾的主管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

① 马德姆阿则里,法语 Mademoiselle 的音译,意为"小姐"。

“那么怎么样?”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喊将起来。“主管对您说些什么?”

“该说的都说了。别激动,我问他:‘请问,怎么看不见按老城的分配单据送到这儿的家具呀?’我问这话时,当然是客客气气,同志式的。‘这是些什么家具?’他问。‘我这个博物馆里还没出过这种事。’我立刻把单据揣到他的鼻子底下,于是他便去翻他的本子去了。他找了半个小时终于回来了。您猜猜看,这些家具在什么地方?”

“丢失啦?”沃洛比亚尼诺夫尖叫一声。

“想得到吗,没有丢。您想想看,这么兵荒马乱的,它居然幸存下来了。方才我跟您说了,它不具有收藏价值。人们把它给堆到仓库里去了,直到昨天,您注意,昨天,在七年之后(它在仓库里躺了七年!)它被送到拍卖行拍卖去了。是科学管理总局的拍卖行。如果昨天或是今天早上没人买走,那么,它就是咱们的了!您满意了吧?”

“快点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喊道。

“马车!”奥斯塔普大喊一声。

他们没讨价还价便坐了上去。

“向我祈祷吧,祈祷吧!别害怕,宫廷事务大臣!咱们美酒,女人,牌局都有了保证。到时候咱们也得把我那件天蓝色背心的账结清。”

两位合伙人活像两匹公马,精神抖擞地跑进彼得罗夫广场上的游廊式商场——拍卖行的所在地。

他们在拍卖行的第一个房间里便看见他们寻觅已久的东西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所有十把椅子都曲着腿倚墙站在那里。椅子上的布面甚至也没发乌,没有褪色,没有破损。椅子鲜亮而洁净,仿佛刚刚还被勤勉的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照看过。

“是它们吗?”奥斯塔普问。

“上帝呀,上帝,”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个劲儿地说着,“是的,是的,就是它们。这一次可是毫无疑问了。”

“为防万一,咱们检查检查,”奥斯塔普说,并极力保持镇静。

他走到售货员跟前。

“请问,这些椅子好像是从家具博物馆那儿弄来的吧?”

“这些？这些——是的。”

“它们出售吗？”

“出售。”

“多少钱？”

“还没有定价。我们这些东西是拍卖的。”

“喔，今天卖吗？”

“不，今天交易结束了。明天五点钟开始。”

“待会儿它们会不会被卖出去？”

“不会，明天五点钟开始卖。”

实难就这样马上离开这些椅子。

“我们能不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喃喃地说，“仔细看看，可以吗？”

两位合伙人久久地打量着那些椅子，在上面坐了坐，为体面起见，还看了看别的东西。沃洛比亚尼诺夫呼呼哧哧地喘着气，并不时用臂肘抵抵奥斯塔普。

“向我祈祷吧！”奥斯塔普小声说，“祈祷吧，酋长！”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仅准备向奥斯塔普祈祷，甚至还甘愿亲吻他那双马林果颜色的漆皮鞋的鞋底。

“明天，”他说，“明天，明天，明天。”

他简直想唱起来。

第十九章 欧式表决

在两位知己正过着有文化教养的生活——参观博物馆，向姑娘们献殷勤时，住在老城普列汉诺夫大街上的双料寡妇，格里查楚耶娃这位肥胖体弱的女人，则正在同她的女邻们商议着，进行着秘密活动。她们扎成一堆，仔细察看着宾杰尔留下的字条，甚至对着光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但是字条上并无水印，即使是有，那么非凡的宾杰尔那种羊毛卷似的字体也未必会显得更清楚些。

三天过去了。地平线上依旧空无一物，宾杰尔，茶滤子，空心镯子和椅子统统都没回来。所有这些活物和死物均以最神秘莫测的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寡妇便采取了极端措施。她跑到《老城真理报》办公室，那里的人们很快为她拟就一则广告。

> **寻人启事**
>
> 宾杰尔同志，25—30岁左右，离家出走，身着绿色西装，黄皮鞋，天蓝色坎肩，黑发。恳求知其下落者即时相告，必有重酬。
>
> 联系地址：普列汉诺夫大街15号
>
> 格里查楚耶娃

"是您的儿子吗？"办公室的人深表同情地问她。

"他是我丈夫！"受难者以巾掩面回答说。

"啊，是丈夫！"

"合法的丈夫，怎么啦？"

“噢，没什么，没什么。您最好还是去趟民警局。”

寡妇吓了一跳，她害怕民警。在人们奇异的目光注视下，她离开了办公室。

从《老城真理报》报端曾发出过三次召唤。然而广袤的国土上寂然无声。无人得知，穿着黄皮鞋的黑发人的下落。也没有一个人来领取重酬。女邻们又不免有一番说长道短。

寡妇的面色变得日益阴沉灰暗。真是咄咄怪事。丈夫犹如一束焰火，带着一把椅子和家用滤子，闪了闪光便消失在茫茫的夜空里了，而寡妇却依然爱着他。谁能理解女人，特别是一个寡妇的内心呢？

老城的人们已经见惯了电车，也不再怕乘电车了。售票员用清亮的嗓音喊着：“没有座位啦。”一切看上去都像是，早在“红太阳”弗拉基米尔[①] 时代城里就有了电车。各类残疾人，带孩子的妇女和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波列索夫通常从前门上车。喊“买票”时，波列索夫总是大模大样地说声：“年票，”便留在司机旁边了，其实他并没有年票，也不可能有。

沃洛比亚尼诺夫及其伟大谋士的来访在城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阴谋的参与者严守着托付给他们的秘密。连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也保持着沉默，其实他非常想逢人便把那使之寝食不安的秘密和盘托出。但是想起奥斯塔普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和强壮的肩膀便忍了下去，只是在同女占卜者谈话时他才能一吐衷肠。

“您怎么想，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他说，“咱们的领导人总不露面是怎么回事？”

对此，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也非常关心，但是她也苦于没有任何消息。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您是否认为，”喋喋不休的钳工继续问道，“他们这会儿正在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

① “红太阳”弗拉基米尔（980—1015），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伊戈罗维奇之子，在重新统一基辅罗斯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民间称他为“红太阳”。

女相士相信，事情的确如此。看来穿着红裤子的鹦鹉也持相同看法，它用一只聪慧的圆眼睛瞧着波列索夫，似乎在说："给我些瓜子儿，我会马上全部告诉你。维克多，你会当上省长的。所有的钳工都归你管。而5号楼那个看门的，依旧还会是个自命不凡，蛮不讲理的守门人。"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您是否认为，咱们应该继续工作？总之，不能袖手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呀。"

女相士表示同意，并指出：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可是个英雄。"

"是英雄，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这很清楚。可那个跟他一起的雄赳赳的军官呢？精明强干！无论如何，事情反正不能就这么搁置着，绝对不行。"

于是波列索夫便开始行动起来。他定期走访"剑犁"秘密团伙的所有成员。他把"敖德萨面包劳动组合——莫斯科小面包圈"的老板，谨小慎微的季斯里亚尔斯基公民折磨得特别够戗。一看见波列索夫，季斯里亚尔斯基公民即变得面色如土。必须行动的说法，把个胆小怕事的面包店老板搞得神经错乱。

周末，全体成员齐聚在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那个放鹦鹉的房间。波列索夫满腔热情，慷慨陈词。

"维克多，你就别唠叨啦，"遇事谨慎的加季耶夫说，"你干吗要整天在城里乱跑一气呀？"

"应该行动！"波列索夫喊道。

"应该行动，可是完全没必要大叫大嚷。先生们，这件事我这样看。既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了，这是桩神圣的事业。那么，咱们想必也等不了很久了。至于这事如何进行，咱们根本无须知道。这是军人们的事。我们这部分是非军人，是本城知识界和商界的代表。我们当前的要务是什么？那就是做好准备。我们都有些什么？有一个中心吗？没有。谁来作城市的首脑？没有人。可这一点，先生们，是最主要的。英国人，诸位先生，看来是再不会对布尔什维克客气了。这对咱们来说，是第一个信号。一切都会变的，先生们，而且会很快。我向你们担保。"

“我们并不怀疑这一点，”查卢什尼科夫鼓着腮帮说。

“不怀疑那就好。您有什么意见，季斯里亚尔斯基先生。你们呢，年轻人?”

两位年轻人的全副神态都表明，对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充满信心。而季斯里亚尔斯基从“快速包装”贸易公司老板的话中得知，自己不用直接参加武装冲突后，兴高采烈地连连称是。

“那么，现在咱们究竟该做些什么?”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急不可耐地问道。

“稍安勿躁，”加季耶夫说，“要以沃洛比亚尼诺夫先生的同伴为榜样，像他那样灵活机敏，那样小心谨慎！你们发现了吗，他话锋一转，就把事情说成是赈济流浪儿的善举了？咱们也应该如此行动。我们只是在向孩子们提供帮助。好啦，诸位先生，咱们来推举候选人吧。”

“我们推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作首席贵族!”两个年轻人喊道。

查卢什尼科夫故作宽容地咳嗽了两声：

“哪儿的话！他至少应该当部长，或是更高些——执掌全权!”

“先生们，你们扯哪儿去啦，”加季耶夫说，“首席贵族是以后的事！现在要考虑的是省长，而不是首席贵族。咱们先考虑省长人选。我想……”

“选加季耶夫先生!”波列索夫热情洋溢地喊道。“还有谁能掌管全省的大权呢?”

“承蒙信赖，我深感荣幸，”加季耶夫刚一开口，满脸通红的查卢什尼科夫突然发了言：

“诸位先生，这个问题，”他的声音显得过分紧张。“应该好好讨论讨论。”

他说时尽量不看加季耶夫。

“快速包装”公司老板高傲地端详着自己那双粘着好多刨花的靴子。

“我不反对，”他说，“咱们来投票表决吧。不记名投票，还是记名投票?”

“咱们不必要用苏维埃的办法，”查卢什尼科夫满腹牢骚地说，“咱们公公正正，用欧洲的办法——不记名投票。”

他们用纸片进行了表决。赞成加季耶夫的是四票，赞成查卢什尼科夫的是两票。不知是谁投了弃权票。从季斯里亚尔斯基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弃权的是他，他不愿同未来的省长搞坏关系，无论是谁当选。

当诚惶诚恐的波列索夫宣布了公正的欧式表决结果以后，室内霎时间出现一阵十分难堪的沉默。大家都尽量不看查卢什尼科夫。这位落选者坐在那儿，仿佛遭到唾骂似的。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非常可怜他。是她投了他一张赞成票。另外一票则是精于选举之道的查卢什尼科夫自己投给自己的。好心肠的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马上说道：

“而市长一职，我建议，还是应该选查卢什尼科夫先生。”

“干吗说‘还是’呀，”慷慨大度的省长说，“不是‘还是’，而是非他莫属。查卢什尼科夫先生的社会活动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欢迎，欢迎！”大家喊道。

“这么说，算是选举通过了吧。”

遭到唾弃的查卢什尼科夫犹如死而复生，甚至提起抗议来了：

“不，不，先生们，我请求投票表决，选举市长甚至比选省长更需要表决。如果诸位愿意给予我信任，那么，我恳求你们，就请投票吧！”

大家把小纸片投进一个空糖罐里。

“六票赞成，”波列索夫说，“一票弃权。”

“祝贺您，市长先生！”季斯里亚尔斯基说，从他脸上可以看出，这次弃权的还是他。“祝贺您！”

查卢什尼科夫笑逐颜开。

“现在该喝上一杯啦，阁下，”他对加季耶夫说。“快点，波列索夫，到‘十月’跑一趟，有钱吗？”

波列索夫作了一个神秘的手势便跑开了。选举暂时告一段落，晚饭时才又继续下去。过去的贵族中学校长，如今的旧书商拉斯波波夫被选为教育区督学。大家对他交口称赞。只有弗拉加三杯伏特

加下肚之后突然提出了异议：

“不能选他，毕业考试时，他给我的逻辑学打了个 2 分！”

弗拉加立即遭到了围攻。

“在这种关键时刻，”众人喊道，“不能考虑个人的私利，应该想的是祖国。”

弗拉加很快便被说服了，就连他自己也投了拉斯波波夫的票。除去一票弃权，拉斯波波夫以全票当选。

大家提议由季斯里亚尔斯基担任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他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在表决时，为防万一，他弃了权。

随后，他们在亲朋好友中挑来拣去地选出了警察局长、金银检验局局长、消费税和税务督察官、工厂监督员，并且还补充了区检察官、法院院长、书记官和其他成员的空缺；指定了地方自治参议会、商务管理局、儿童慈善救济机关，乃至市民管理机构的头头脑脑。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被选作儿童慈善机关“乳滴”和“小白花”协会的监督员。弗拉加和尼凯沙由于年轻力壮被指派为省长身边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吏。

“请等一等！”查卢什尼科夫突然喊道。“给省长派了整整两名官员！那我呢？”

“市政首脑，”省长委婉地说道，“按编制不应配备特任官员。”

“那么，就要一名秘书吧。”

加季耶夫表示同意。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也活跃起来。

“能不能，”她怯生生地说，“我这儿有个年轻人，是个很讨人喜欢，挺有教养的男孩儿，切尔凯索娃夫人的儿子……非常非常可爱，而且能干得很。他现在没有工作。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连票证都拿了。他们答应最近把他介绍到一个联合会……您能不能把他留在您那儿？他母亲会非常感激的。”

“大概是可以的，”查卢什尼科夫大发慈悲地说，“你们怎么看，诸位先生？就这样吧……总之，我认为，能行。”

“怎么样，”加季耶夫说，“看来，大致上……全安排好了？似乎就这些了吧？”

“那我呢？”忽然听到一个尖细的，激动不已的声音。

大家同时转过身来，只见波列索夫正在屋角那只鹦鹉旁站着，完全是一副万念俱灰的模样。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黑色眼眶里热泪滚滚。大家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客人们蓦然想起，他们喝的是波列索夫的伏特加，而且总的说来，他还是“剑犁同盟”老城分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双手捂住太阳穴惊叫了一声。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众人凄然地喊将起来。“亲爱的！好兄弟！您怎么不害臊呀？干吗站在旮旯里？赶快过来呀！”

波列索夫走近了些。他很难过。他没想到“剑犁同盟”的同志会对他如此冷酷无情。

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再也忍不住了。

“先生们！”她说。“这太可怕啦！你们怎么能把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宝贵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忘掉呢？”

她站起身，吻了吻钳工贵族那熏黑了的额头。

“众位先生，难道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就不能受之无愧地当一名教育区督学，或是警察局长吗？”

“那么，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省长问，“您愿意当督学吗？”

“那当然啦，他会是一名非常出色、非常仁慈的督学！”市首脑表示支持，同时皱一下眉，咽下一块蘑菇。

“可拉斯波波夫呢？”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委屈地拉着长声说。“你们不是已经指定了拉斯波波夫吗？”

“是啊，真的，把拉斯波波夫往哪儿放呢？”

“是不是让他当消防队长！……”

“当消防队长？”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顿时兴奋起来。

瞬息之间，在他眼前浮现出无数消防马车，冲天的火光，并听到喇叭声声和密集的鼓点儿。斧头闪着光，火舌在晃动，大地在迸裂。几匹乌黑的龙驹带着他向起火的市剧院飞奔。

“当消防队长？我愿意当消防队长！”

“那可就太好啦！祝贺您，您就是消防队长啦，干杯，消防队长！”

“为消防队的繁荣昌盛干杯！”交易所委员会主席讥讽地说。

大家同声谴责着季斯里亚尔斯基。

"您向来都是个左派！我们知道！"

"诸位！我算什么左派？"

"我们知道，我们了解！……"

"左得很！"

"所有犹太人全是左派。"

"可是，先生们，我实在不理解你们这种玩笑。"

"左派，左派，别瞒着啦！"

"晚上睡觉都梦见米留可夫！"

"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①！"

"立宪民主党把芬兰给出卖了②！"查卢什尼科夫突然瓮声瓮气地说道。"他们拿了日本人的钱③！为亚美尼亚人撑腰打气④！"

季斯里亚尔斯基对这通劈头盖脸、毫无根据的指责已忍无可忍。他面色煞白，闪动着那双小眼睛，抓住椅背，字字铿锵地说道：

"我一向都是'十月党'⑤ 人，而且今后依然还是。"

于是众人开始澄清各自所同情的党派。

"先生们，首要的是——民主，"查卢什尼科夫说，"咱们的市自治政府应该是民主的，但是立宪民主党不在其中。一九一七年他们暗地里给我们使了不少坏！"

"但愿，"省长恶狠狠地问道，"咱们中间没有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吧？"

---

①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其纲领为立宪议会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保留地主土地，合法解决"工人问题"。

② 指一九一七年三月俄临时政府恢复芬兰被限制已久的自治权一事，当时身为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的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右派激进分子攻击立宪民主党出卖了国家利益。

③ 指沙俄右派激进分子对当时自由派政党的攻击，认为他们在日俄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受日本资助的。

④ 指俄国自由派报纸对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表示愤慨的立场。

⑤ "十月党"，即"十月十七日同盟"，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俄国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极右政党，因支持沙皇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诏书而得名，主张君主立宪。

季斯里亚尔斯基是会上“十月党”的代表,已经没有比他更左的人了。查卢什尼科夫宣称自己是“中派”。消防队长站在极右翼的立场,他右得连自己属于什么党派都不知道了。

大家谈起了战争。

“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事儿。”加季耶夫说。

“会打起来的,会的。”

“我劝大家,趁着还来得及,储存些东西为好。”

“您这样认为?”季斯里亚尔斯基发了慌。

“那您是怎么想的?您以为一打起仗来,还能弄到什么东西吗?市场上面粉会马上绝迹!银币会像钻进地里一样,会发行些乱七八糟的纸币,通用邮票,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打仗是确定无疑的了。”

“一位显要的共产党人已经对我谈到这一点,说劳动国防苏维埃[1] 似乎已坚决主张打仗了。”

“不管你们怎么看,”加季耶夫说,“我可是要把没用掉的钱全都买成生活必需品。”

“那您的布匹作坊怎么办?”

“作坊自然还得搞,面粉和白糖也得解决。所以我也奉劝诸位这样做,恳切地奉劝你们。”

波列索夫冷笑着说:

“布尔什维克怎么去打仗?拿什么打?索尔莫沃的几家工厂制造的不是坦克,而是些破烂儿!他们用什么去打仗?用老式步枪?而空军呢?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跟我说过,你们猜猜看,有多少架飞机?”

“两百架?”

“两百架?不是两百架,是三十二架,而法国有八万架作战飞机。”

“是啊……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引上了绝路……”

众人散去时已值深夜。

---

① 劳动国防苏维埃,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的军事决策机构。

省长陪着市首脑走去，二人尽量走得步调一致。

“省长！”查卢什尼科夫说，“你算得上什么省长，连个将军都没当过？”

“我会是个不穿军服的将军，你妒忌吧？我要是愿意，就能把你关进牢房，让你在那儿给我蹲个够。”

“你关不了我。我是被选出来的，是受公众信任的。”

“人们可以拿两个没经过选举的顶替你这个选出来的。”

“我请你不要跟我耍贫嘴！”查卢什尼科夫忽然扯着嗓门喊得整条街都能听到。

“你这个傻瓜喊什么？”省长问。“你想在民警局过夜吗？”

“我不会在民警局过夜，”市首脑答道，“我是苏维埃工作人员……”

星星放着光。夜色十分迷人。省长和市首脑依然在苏维埃2号街上吵个不休。

第二十章　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①]

人们不禁要问，费多尔神父现在何方？这位削掉须发的弗罗尔－拉夫尔教堂的牧师身在何处？他好像本打算去拜访住在葡萄街34号的布伦斯公民的？他的死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沃洛比亚尼诺夫眼下正守候在昏暗的走廊里的保险柜旁，可他呢，这位化做天使模样的寻宝者究竟在哪里？

费道尔神父失踪了。他好像鬼附了体。听说，有人在顿涅茨一线的波帕斯纳亚车站见过他。他正提着一茶壶开水在站台上跑。费多尔神父如饥似渴，一心想要发财。为了将军夫人波波娃那套家具，他跑遍了俄罗斯，其实家具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在俄罗斯东跑西奔。只给妻子写信。

费多尔神父给妻子的信

写于哈尔科夫车站

我亲爱的卡捷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

我感到对你负有极大罪责。竟在这种时刻撇下你孤苦伶仃一个人。

我应当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会理解我的，而且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做法。

我当然没有去，也不想去当什么新教徒。而且但愿根本不会有这种事。

现在请你认真仔细地读。咱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变一个样子。记

① 西班牙塞维利亚、格拉纳达两省的省会。

得吗，我对你讲过的蜡烛工厂的事。它要归咱们了，除此以外，可能还会有些别的东西。你也用不着自己做饭了，也不必请人来搭伙了。咱们搬到萨马拉去住，雇一名仆人。

事情是这样的。不过你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甚至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也不要提。我在寻宝。记得沃罗比亚尼诺夫的岳母，故去的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别图霍娃吗？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临终前向我透露，说在老城她家客厅的一把椅子里（总共有十二把椅子）藏有她的钻石。卡坚卡，你千万别以为我是个小偷。这些钻石是她遗赠给我的。要我防着长期虐待她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要让他拿去。

这就是我把你，可怜的人儿，突然撇下的原因。

你千万不要怪罪我。

我到了老城。你想得到吗，这个老色鬼也到了那里。他显然是在老太太临死前逼问过她。可恶的家伙！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刑事犯，是他为自己雇的一名强盗。他们冲我直扑过来，想把我干掉。我可不是好惹的，我毫不示弱。

起初我走错了路，只在沃洛比亚尼诺夫家（现在是一家养老院）找到一把椅子。我正带着它回"索邦"旅馆我的房间。突然从角落里蹿出一个人，像头狮子似的，大吼一声冲我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椅子。我们差点没打起来。他们想羞辱我。后来我定睛一看，看到的竟是沃洛比亚尼诺夫。你猜怎么着，这个骗子，头发、胡子剃个精光，老了老了还要丢人现眼。

我们把椅子搞得七零八落，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有。后来我才明白，我没找对线索。可是我当时伤心透了。

我气极了，当面把这个色鬼的老底儿都抖搂了出来。

我说："你年纪这么大，还这么不害臊，如今的俄罗斯可真是怪得出奇。一位首席贵族居然像头狮子似的袭击一个神职人员，而且还责怪他无党无派。"

"您呀，"我说，"是个卑鄙小人，把克拉芙季娅·伊万诺夫娜害得好苦，还想方设法侵吞别人的财产。现在这椅子已经是国家的了，而不是哪个人的。"

他害了臊，于是就从我身边走开了——可能是到妓院去了。

我回到“索邦”旅馆自己的房间，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我想出的主意是这个秃头傻瓜一辈子也想不到的。我决意要找到那个分配征用家具的人。你想得到吗，卡坚卡，我没有白上法律系，它使我受益匪浅。我找到了那个人。第二天就找到了。瓦尔弗洛麦伊奇——一个很正派的老头儿，同他的祖母住在一起，靠辛勤劳作度日。他把全部文件都给了我。为此，自然不能不给些酬谢。我现在已身无分文了(这一点下面再谈)。原来，沃洛比亚尼诺夫家的十二把椅子全落到葡萄街布伦斯工程师手里了。请注意，我怎么也没料到，所有的椅子都在一个人手里。我曾担心椅子会不会失散到各处去。得知这一点我高兴极了。这时说来也巧，我又在“索邦”旅馆碰上了沃洛比亚尼诺夫这个坏蛋。我好好教训了他和他那个强盗朋友一通，毫不留情。我非常害怕他们探听到我的秘密，所以在旅馆一直躲到他们离开老城。

布伦斯原来在一九二三年就离开老城到哈尔科夫去了，是工作调动。我从门房打听到，他带走了全部家具，对它们非常爱惜，据说这个人十分老成持重。

眼下我正在哈尔科夫车站，基于以下原因给你写这封信：

第一，我非常爱你和想念你；第二，布伦斯已经不在这儿了，但是你不要发愁。据我所知，布伦斯现在罗斯托夫供职，在“新罗斯托夫水泥厂”。我到那儿的路费勉强够用。过一小时我就要乘客货混运列车动身了。请你，我亲爱的，到姐夫那里去一趟，取五十卢布(那是他欠我的，答应还我)，然后寄到罗斯托夫，写“邮政总局，存局待取，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沃斯特利科夫收”。为了节省，汇款要用平信邮寄，三十戈比就够了。

在咱们县城里听到什么没有？有没有什么新闻？

康德拉季耶夫娜常来看你吗？告诉基里尔神父，我很快就会回去，就说我到沃龙涅日探望病危的姑妈了。要节省点。叶弗斯季格涅耶夫还在咱家搭伙吗？替我向他问候，就说我去姑妈家了。

天气怎样？哈尔科夫这里已经完全是夏天了。城市很热闹，因为是乌克兰共和国的中心，从地方上来到这儿就像到了外国。

请做几件事：

一、把我的夏季僧袍送去洗洗（花三卢布洗一下总比花钱买新的好）；

二、保重身体；

三、给古连卡写信时随带提一笔，说我到沃龙涅日姑母家去了。

代我向所有人问好，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回来。

亲切地吻你，拥抱和祝福你。

你的丈夫　费加

注意：沃洛比亚尼诺夫有没有什么动静？

爱情令人憔悴。公牛因发情而吼叫。公鸡坐立不安。首席贵族食欲不振。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把奥斯塔普和大学生伊万诺普洛丢在小酒馆，悄悄来到玫瑰色小楼，占据了保险柜旁的位置。他听到开往卡斯基里亚的火车隆隆驶过和轮船起航激荡海水的声响。

阿里普哈拉的金色疆域
在远方逝去。

心儿像钟摆一样晃荡，嘀嗒声在耳际回响。

六弦琴在声声召唤，
出来吧，我亲爱的姑娘。

惶恐充斥着走廊，什么也不能把保险柜烘暖。

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
寂然无声，夜色茫茫。

汽炉像蜜蜂一样嗡嗡叫着，留声机在铅笔盒似的房间里低声呜咽。

夜曲低回，
剑声铿锵。

总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经爱上了丽莎·卡拉乔娃，爱到

了极点。

走廊里有许多人打由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身旁经过，但是从这些人身上闻到的是烟草、伏特加或是药房以及隔夜的菜汤味。在昏暗的走廊里他只能根据气味和步履的轻重来判断是什么人。丽莎没有打此经过。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因为丽莎不吸烟，不喝酒，也不穿后跟带铁掌的鞋子。她身上也不可能有碘酒和鱼头的气味。她身上只可能有稻米粥或干草的淡淡幽香。诺尔德曼·谢韦罗娃①夫人长期以来正是用干草做成的菜肴来养活著名画家伊里亚·列宾的。

终于传来一阵轻轻的，犹疑不定的脚步声。有一个人走在廊道里不时碰在具有弹性的墙壁上，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什么。

"是您吗，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用轻柔的声音问。

那人粗声粗气地回答说：

"请问普费费尔科伦家住在这儿哪个房间？这儿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吓得噤了声。普费费尔科伦家的来访者纳闷地等待着回答，见没人应声便继续慢慢向前走去。

直到九点钟丽莎方才来到！他们一起来到街上。傍晚的天空泛着发青的焦糖颜色。

"咱们到什么地方走走呢？"丽莎问。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望了望她那白皙的、明净可爱的面庞，本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这儿，伊涅季莉娅，就站在你的窗下"②，却冗长而无聊地讲起了他很久没来过莫斯科；说巴黎远胜过这个所谓"用白石砌成的"莫斯科，说二者无法比较，说莫斯科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像规划得毫无章法的大村落。

"我所记得的莫斯科，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不是这个样子。现

---

① 诺尔德曼·谢韦罗娃(1863—1914)，列宾的夫人，素食主义者。她真的曾经用干草做过菜。革命前关于"干草饭食"的玩笑相当流行。

② 对普希金诗句的不准确引用。

在处处都给人一种简陋的感觉。而我们那时候毫不吝惜钱财。有这么首歌《人生在世只有一回》。”

他们穿过整条普列奇斯坚林阴道，来到滨河路，向耶稣救世主教堂走去。

在莫斯科沃列茨桥后方有几条黑褐色的，狐狸尾巴似的东西拖在半空，那是莫斯科国营联合电站，像一支舰队似的在冒烟。有轨电车轰轰隆隆地在桥上驶过。河上漂浮着几艘小船。一架手风琴如泣如诉地放着悲声。

丽莎挽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手臂，向他倾诉着自己所有的烦恼。讲到同丈夫的争吵，讲到时时都有邻居（即过去的化学系学生）偷听的生活困境，以及单调乏味的素食，等等。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边听边想。他心中的魔鬼一个个苏醒过来。他仿佛见到面前正摆着一顿丰盛的晚餐。他随即得出结论，这种女孩，必须设法弄昏她的头脑。

“咱们去剧院吧。”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提议。

“最好去看电影，”丽莎说，“看电影便宜些。”

“嗳！什么钱不钱的！这么美好的夜晚，忽然谈什么钱呀！”

完全放开手脚的魔鬼驱使这一对，不问价钱便上了马车，向“阿尔斯”影院驶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气度非凡，买了两张最贵的票，不过他们并没有坐到散场。丽莎坐惯了便宜的座位，即靠近银幕的地方，因而坐在昂贵的二十四排看不清楚。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口袋里装着两位合伙人在老城密谋会议上敛来的一半款项。对于久别奢华生活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目前，在唾手可得的爱情的激励下，他准备以宏大的气派使丽莎为之头晕目眩。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自己是训练有素、驾轻就熟的。他不无自豪地记起，当初他怎样轻而易举就征服了风姿绰约的叶连娜·鲍乌尔的心。骄奢淫侈，挥金如土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领。他因擅长同任何一位女士攀谈，并深具这方面的素养而驰名于老城。他觉得为征服一个涉世不深的苏维埃女孩儿，而使出他在旧制度下养成的浑身解数未免可笑。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未劝多久，便把丽莎带到了“莫斯科消

费联合企业”[①]下属的“布拉格”模范餐厅，这是宾杰尔曾对他说过的，莫斯科最好的地方。

这个“最好的地方”以其大量的镜子，灯光和盆花使丽莎大为惊愕。对于丽莎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还从未光顾过这种大型示范性的模范餐厅。但是这个镶满镜子的大厅也出乎意料地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大为震惊，由于落伍，他忘记了餐厅的规矩和秩序。现在他深为自己那双伯爵式的方头皮靴、战前论件买的裤子，以及银星点点的月白色西装背心而自惭形秽。

两个人当着形形色色顾客的面，窘迫万分，呆愣愣地站住了。

餐厅的乐队正在像拉锯一样演奏反复演奏过的《流浪舞女》合成曲。尽管乐台旁边还有些空位，沃洛比亚尼诺夫却提议：

“咱们到那边角落里去吧。”

丽莎觉察到大家都在瞧着她便很快同意了。沃洛比亚尼诺夫这位贵族名流和女性征服者，难为情地跟在后面。他那磨损了的裤子在瘦瘦的臀部以下垂成一个口袋，为了掩饰其窘态，他躬着背擦拭起夹鼻眼镜来。

出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预料，并没有人过来侍应。他本该彬彬有礼地同女伴谈谈说说，可他却一声不吭，默默承受着煎熬，怯生生地用烟碟敲着桌子，没完没了地咳上几声。丽莎好奇地左瞧瞧右看看。沉默越来越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已记不起在这种场合，通常他究竟该说些什么。无人前来照应这一点束缚着他。

“劳驾！”他冲着从身边飞速走过的人民饮食业工会[②]员工招呼了一声。

“这就来。”人民饮食业工会会员边走边喊。

菜谱终于拿来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如释重负地研究起

---

① “莫斯科消费联合企业”，属于该企业的有粮食商店、食堂、糖果点心和香肠厂、面包房等。一九二七年阿尔巴特街上的“布拉格”餐厅与其他同类餐馆食堂一样，统一更名为“食堂—咖啡馆”。

② 人民饮食业工会，所有餐馆、食堂、咖啡馆、茶馆、小卖部从业人员的工会组织。

菜谱来。

“怎么，”他嘟囔着，“小牛肉肉饼两卢布十五戈比，煎肉排两卢布十五戈比，伏特加五卢布。”

“五卢布一大瓶，先生。”服务员边说，边不耐烦地四下望望。

“我怎么啦？”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吃惊地想道。“我越来越惹人笑话了。”

“喏，请吧，”他刚刚想起对丽莎客气一句，“要不要点个菜，您想吃点什么？”

丽莎很不好意思。她看见服务员高傲地望着她的同伴，意识到同伴的举动定是有什么不妥。

“我一点也不想吃，”她说时声音发抖，“要不，这样吧……请问同志，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素食？”

服务员像匹马似的顿起脚来。

“我们不经营素食，除非火腿煎蛋。”

“那就这样吧，”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果断地说。“给我们上小泥肠。您不是要吃小泥肠吗，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

“是的。”

“好，就要小泥肠。要这种，一卢布二十戈比的，还要一瓶伏特加。”

“是长颈玻璃瓶的。”

“那么就要大瓶的。”

人民饮食业工会员工用他那透明的眼珠瞟了无助的丽莎一眼。

“伏特加就些什么？鲜鱼子酱？鲑鱼？开口大馅饼？”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身上那个户籍办事员在继续闹腾。

“不用啦，”他生硬而粗暴地说。“你们这儿的腌黄瓜多少钱？那好，来两条。”

服务员迅即离去，桌旁又是一阵沉默。丽莎首先开了口。

“我从没来过这儿。这儿挺不错。”

“是啊，”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拉长声调说，一面计算着所点酒菜须花费几何。

“没关系，”他想了想，“喝点酒振作振作。否则，还真有点尴尬。”

然而，在他就着一条腌黄瓜喝过酒以后，并未振作起来，反而更加沮丧。丽莎没有喝酒。难堪的局面并未消除。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胡子拉碴的人走过来，亲昵地望着丽莎，请她买花。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佯装没有看见这个大胡子卖花人，但是后者一直站着不走。当着他根本不可能讲讲客气话。

一个音乐节目暂时解了围。一个身体肥胖穿着礼服和漆皮鞋的男子走上乐台。

“喏，咱们又见面啦。”他冲着台下大大咧咧地说道。“我们的下一个节目的表演者是具有世界水平的俄罗斯民歌歌唱家，在“玛林娜小树林”① 享有盛名的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戈得列夫斯卡娅。请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上场！”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声不响，一直在喝伏特加，因为丽莎不喝酒，而且总急着要回家，所以得赶快把一整瓶酒喝完。

这时一位穿着条绒托尔斯泰宽上衣的滑稽歌手，上台换下了享誉“玛林娜小树林”的女歌手，他唱道：

> 您逛呀逛，
> 到处游荡，
> 好像走路能填饱
> 您的盲肠，
> 您逛呀逛，
> 嘡－啷－啷－啷……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醉得相当厉害，并且同在模范餐厅就餐的，被他视为粗暴、龌龊的苏维埃强盗的人们一起，和着节拍鼓掌，而且随声唱将起来：

> 您逛呀逛，
> 嘡－啷－啷－啷。

他还不时跳起来，连声对不起也不说便往厕所跑。一些邻座的

---

① 玛林娜小树林，当时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地方，是盗贼的集聚地。

客人已开始称呼他“大伯”，并且邀他过去喝杯啤酒。但是他没过去。他突然变得高傲和多疑了。丽莎坚决从桌旁站了起来。

“我要走啦，您留在这儿。我自己能走到。”

“不，干吗要这样？作为贵族，这是不能容许的！先生！结账！这帮下流胚！……”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坐在椅子上摇晃着身子，久久地望着账单，“是不是还得把家里钱柜的钥匙交给你们呀？”

闹到最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是被人小心翼翼搀着手臂送到楼下去的。丽莎无法脱身，因为衣帽间的号牌在贵族名流那儿。

碰上第一个胡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便把肩膀靠在丽莎身上，两手乱抓起来。丽莎不声不响地躲闪着。

“您听我说！”她说道。“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咱们到旅馆去吧！”沃洛比亚尼诺夫一再劝说。

丽莎拼命挣脱开来，随即也不瞄瞄准，一拳便打在女性征服者的鼻子上。带弧形金架的夹鼻眼镜立即掉下来，落在伯爵式皮靴方方的靴头下，被喀嚓一声踩得粉碎。

微风
在夜空中徜徉。

丽莎抽抽搭搭顺着银子胡同向家里跑去。

瓜达尔基维尔河①
在奔腾，
在喧响。

什么也看不见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面往相反的方向小步跑着，一面喊叫：

“捉贼呀！”

后来他哭了很久，边哭边把一个老太婆的面包圈连同篮子统统买了下来。他来到空旷，黑暗的斯摩棱斯克广场久久地徘徊，并且像

---

① 瓜达尔基维尔河，西班牙境内的河流。

播种一样，向四下抛撒着面包圈，同时还没腔没调地唱着：

您逛呀逛，
到处游荡，
噎－嘟－嘟－嘟。

随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同一名马车夫交上了朋友，对他倾吐了全部心曲，并且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出了钻石的事情。

“真是位快活的老爷！”车夫赞叹道。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确快活起来了。可是显而易见，他的这种快活有些不太体面，因为直至次日上午十一时，他才在民警局里醒过来。他用两百卢布开始了他那如此丢人的寻欢作乐之夜，而眼下却只剩下了二十卢布。

他觉得他的命已垂危。他脊椎疼痛，肝脏不适，只觉得脑袋上仿佛扣着一口铅锅。然而最可怕的是，他已断然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挥霍了这样一大笔款项。

奥斯塔普惊诧不已，久久地端详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那疲惫不堪的身影，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十分冷漠，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第二十一章　肉　刑

拍卖在五点钟开始进行。从四点开始便允许公民们浏览即将拍卖的物品了。两位朋友三点钟就到了。他们在邻近的机器工业博览会上整整参观了一个小时。

“看样子，”奥斯塔普说，“明天，只要我们愿意，就能把那个小火车头给买下来。可惜没有标出价钱。有一辆自己的车头毕竟是件开心的事情。”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痛苦不堪，惟有那些椅子才能给他以安慰。只待拍卖师走上拍卖台，他才从椅子旁走开。拍卖师身穿一件俄国风衣呢托尔斯泰式宽上衣和一条方格“百年”① 裤，胸前垂着一部大胡子。

两位合伙人占据了右侧第四排的两个座位。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异常激动。他以为椅子马上就要拍卖了。但是椅子被编在43号，首先开拍的是常见的那些零七八碎的拍卖品：带有徽记不成套的餐具、调料瓶、银制茶杯托、画家佩图宁的风景画、玻璃珠坤包、全新的煤油炉火口、拿破仑半身雕像、亚麻布胸罩、织着“猎野鸭”画面的壁毯，以及一些耐用的小物件。

只好耐着性子等待。而等起来着实困难得很，因为椅子就在那里摆着，目标近在咫尺，伸手就可拿到。

“如果他们知道，今天拍卖的这些椅子里藏着什么玩意儿，”奥斯塔普望望四下里的竞拍者暗想，“这儿非得天下大乱不可。”

“法官全身小雕像！”拍卖师大声宣布，“青铜制品，完好无缺。五卢布。谁要加？右边那位六个半卢布，最边上那位七卢布。一排正

---

① “百年”裤，一种用方格呢料制作的裤子。此种呢料是在一八九五年庆祝敖德萨建市一百周年之际出产的，故此而得名。

中八卢布。八卢布两次啦，第三次。一排正中买下了。”

顿时有位小姐拿着收据跑到第一排那位公民那里收钱。

拍卖师不断敲着槌子。已卖出的有宫廷用的烟灰缸、巴卡拉水晶玻璃制品、瓷制香粉盒。时间长得难熬。

“亚历山大三世青铜半身雕像。可以当镇纸，此外似乎没有其他用场。出个价就卖，亚历山大三世半身小雕像。”

下面哄堂大笑。

“您买下吧，首席贵族，”奥斯塔普挖苦道，“您好像喜欢这玩意儿。”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眼睛紧盯着那些椅子一声没吭。

“没人要吗？亚历山大小雕像停卖。法官全身小雕像，好像跟方才卖出的是一对。瓦西里，把法官拿给大家看看。五卢布，谁加价？”

只听第一排正中有人抽动一下鼻子。这位公民显然是想把一对法官配齐。

“五卢布——青铜法官！”

“六卢布！”一位公民清楚地说道。

“六卢布，对面的那位。七卢布。最右边的那位九卢布。”

“九个半。”那位法官爱好者举起手小声说了一句。

“加半个卢布，一排正中。第二次，九个半卢布，正中，第三次，加半个卢布，正中。”

小木槌落了下来。一位小姐快步跑向一排的那位公民。

他付过钱，拖着脚步慢慢走进另一个房间取他的法官去了。

“十把宫廷椅子！”拍卖师突然说道。

“怎么成了宫廷的啦？”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轻轻惊叫一声。

奥斯塔普发了火：

“见您的鬼去！老实听着，别瞎搀和！”

“十把宫廷椅子，胡桃木的。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毫无损伤。汉布斯家具厂制作。瓦西里，拿过一把，放到反光镜下面。”

瓦西里那样粗鲁地把椅子一拖，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禁猛然欠起身来。

“您给我坐下，该死的白痴，跟您在一起我算倒了霉！”奥斯塔普



PDG

咬牙切齿地说。“您给我坐下,听见了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下颌抖了起来。奥斯塔普站就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两眼闪闪发光。

“十把胡桃木椅子,八十卢布。”

大厅顿时活跃起来,因为拍卖的物品是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举起手来。奥斯塔普则按兵不动。

“您怎么不出价呀?”沃洛比亚尼诺夫责问他。

“滚开。”奥斯塔普咬着牙说。

“一百二十卢布,后排。一百三十五卢布,还是那边。一百四十。”

奥斯塔普若无其事似的转过身背对着拍卖台,面带一丝冷笑,打量着自己的这些竞争对手。

拍卖进入了高潮,厅内座无虚席。就在奥斯塔普身后坐着的一位太太迷上了这些椅子,她同丈夫商量了一阵,(多好的扶手椅呀!工艺精巧极啦! 萨尼亚,是宫廷用的呀!)随即举了手。

“一百四十五卢布,右边第五排,第一次。”

大厅静了下来,出价太高了。

“一百四十五卢布,第二次。”

奥斯塔普无动于衷地望着带有雕饰的檐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坐在那儿,低着头,浑身发抖。

但是在黑漆木槌尚未敲在胶合板的拍卖台上时,奥斯塔普一转身,一只手向上一甩,声音不大地说道:

“二百!”

所有人都把头转向了两位合伙人。制帽、鸭舌帽、礼帽、便帽统统动了起来。拍卖师抬起他那张刻板的面孔看了奥斯塔普一眼。

“二百,第一次,”他说,“二百,右边第四排,第二次。再没有愿意加价的了? 二百卢布,十把一套宫廷用的胡桃木椅子,二百卢布,第三次,右边第四排。”

拿着木槌的手悬在拍卖台的上方。

“妈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大喊一声。

奥斯塔普面色红润,泰然自若地微笑着,木槌一落,发出的声音

听来如同仙乐一般。

"成交,"拍卖师说。"小姐,右边第四排。"

"怎么样,董事长,漂不漂亮?"奥斯塔普问。"我倒想知道,没有我这个技术指导,您会干出什么来?"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幸福地喔哟一声。小姐迈着小碎步向他们跑了过来。

"你们买了椅子吗?"

"是我们!"按捺已久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高声答道。"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取货?"

"悉听尊便,现在就可以!"

"您逛呀逛,您到处游荡"的调子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脑子里疯狂地跳跃。椅子到手了,到手了,到手了,到手了!他的全副身心都在呼喊。"到手啦!"他的肝脏在喊。"到手啦!"他的盲肠呼应着。

他高兴得连意想不到的地方都出现了脉搏。在这从未有过的幸福冲击下,一切似乎都在颤动,摇晃和迸裂。驶往圣哥达山口[1]的列车业已在望。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站在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平台上,他穿着一条白裤子,嘴里衔着雪茄。火绒草缓缓落在他那重又染成亮闪闪的灰白色头发上。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正驰往伊甸园。

"怎么是二百三十,而不是二百?"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听到这样一句话。

这是奥斯塔普说的,他在手里摆弄着那张收据。

"其中包括百分之十五的代售手续费。"小姐答道。

"那就只好照办了,给您。"

奥斯塔普掏出钱包,数了二百卢布转身对总经理说:

"拿三十卢布来,最亲爱的,快点,没看见这位女士在等着吗,怎么啦?"

---

① 圣哥达山口,阿尔卑斯山山口,位于瑞士南部。海拔二千一百零八米,建有公路并有铁路隧道。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没有一点要拿钱的意思。

“怎么啦？您干吗像个大兵盯着虱子似的看着我？您乐傻了吗？”

“我没有钱。”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终于咕哝出一句。

“谁没钱？”奥斯塔普问时声音很低。

“我没有。”

“那二百卢布呢？”

“我……给-给-给……弄-丢-丢啦。”

奥斯塔普看了沃洛比亚尼诺夫一眼，很快便明白他那张委靡不振的面孔，那发青的双颊，以及眼睛下面肿胀的眼袋是怎么回事了。

“拿钱来！”他恶狠狠地低声说道。“老混蛋。”

“你们倒是付不付钱呀？”小姐问。

“请稍候，”奥斯塔普赔着一副迷人的笑脸说道，“出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这时清醒过来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口沫四溅地插了进来。

“等一等！”他嚷道。“干吗要收代售手续费？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费！事先应该说清楚。我拒付这三十卢布！”

“好吧，”小姐温顺地说，“我马上把一切办妥。”

她拿过收款单到拍卖师那边说了几句。拍卖师立即站了起来，他那部大胡子在电灯的强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按照拍卖行的交易规则，”他用响亮的声音宣告，“凡拒绝足额支付所购物品的款项者，应立即退出现场！椅子交易作废。”

哥儿俩惊愕万分，坐在那里一动未动。

“我请——请你们退出去！”拍卖师说。

这一幕的轰动效应十分明显。场内有人怀有恶意地笑着。奥斯塔普还是没有站起来。他好久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击了。

“我请——请——请你们出去！”

拍卖师用一种不容抗拒的声音说道。

人们笑得更加厉害了。

他俩只好退了出去。还很少有人是怀着如此凄苦的感觉离开拍卖大厅的。

沃洛比亚尼诺夫走在前面。他穿着缩了水的上衣和一双蠢笨的男爵皮靴，缩着又平又直，瘦骨嶙嶙的肩膀，活像一只仙鹤。行走之间他觉得，后面的伟大谋士正以温暖友善的目光瞧着他。

两位合伙人在拍卖大厅隔壁的房间里停了下来。现在他们只能透过玻璃门来观看拍卖的场面了。到里面的路已被切断。奥斯塔普友好地沉默着。

“可恶的规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怯生生地嘟囔着，“太不像话啦，得到民警局告他们。”

奥斯塔普没有答话。

“真是的，鬼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沃洛比亚尼诺夫继续发着脾气，“这是对劳动人民的重重盘剥。就是这么回事！……十把旧椅子要二百三十卢布。真能把人气疯了……”

“是的。”奥斯塔普毫无表情地应了一声。

“对吧？”沃洛比亚尼诺夫追问道。“能让人发疯！……”

“能。”

奥斯塔普逼近沃洛比亚尼诺夫，先朝四下看看，随即照着首席贵族的腰部，又快又狠，而且极难令人发现地给了一拳。

“我让你去民警局！我让你为世界劳动人民来喊椅子贵！我让你夜里去玩姑娘！我让你添点白胡子！我让你肋骨里面闹闹鬼！”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整个受刑过程中没出一声。

从一旁看来，会认为这是一位孝顺儿子在同父亲谈话，只不过父亲的脑袋摇晃得太厉害罢了。

“喏，现在滚你的吧！”

奥斯塔普转过身背对着企业经理，又往拍卖厅里张望起来。稍顷他转回身来。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仍在他后面垂手而立。

“唉呀，您这位社交场上的红人还在这儿！滚开！听见了吗？”

“宾杰尔同－同志，”沃洛比亚尼诺夫央求道。“宾杰尔同－同志！”

“走开！走开！不许你再去伊万诺普洛那儿！我会把你赶出去的！”

“宾杰尔同－同志！”

奥斯塔普再未转身。大厅里发生了某种使宾杰尔颇感兴趣的情况,致使他把门稍稍打开一些,侧耳细听起来。

“全完啦!”他喃喃地说道。

“什么完啦?”沃洛比亚尼诺夫讨好地问。

“他们在把椅子分开卖,你说什么完了。或许,你想买吧?请吧,我不拦您。不过我怀疑,他们会不会放您进去。再说,您的钱恐怕也不多了吧。”

这时拍卖厅里出现了以下情况:拍卖师已经感觉到,从顾客那里已不太可能一下敲出二百卢布来了(对于留在大厅里的这些小人物来说,这数目太大了),于是决定把这二百卢布分成一块一块地敲出来。椅子又开拍了,但已经是分开卖了。

“宫廷用的椅子四把。胡桃木的,软座,汉布斯工厂生产,三十卢布,谁加价?”

奥斯塔普迅速恢复了他的果敢与冷静。

“喂,您这个女人的宠儿,就站在这儿,哪里也不要去。我过五分钟就回来。而您在这儿看着,什么人买了什么。一把椅子也不要让它漏掉。”

在他们的这种艰难处境中,惟一可行的计划在宾杰尔头脑中立即形成。

他跑到彼得罗夫卡大街,径直向最近的一口熬沥青的大锅走去,开始同流浪儿谈起了交易。

正如他所保证的那样,五分钟以后他便回到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那里了。几个流浪儿已经站在拍卖场入口待命。

“一直都在卖,”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小声说道,“已经卖了一次四把的和一次两把的。”

“这都是您帮的大忙,”奥斯塔普说,“高兴吧。本来全都到手了,明白吗,已经到了手,这您能懂吗?”

从拍卖厅里传来一阵惟独拍卖师、赌场庄家和玻璃工才有的、上天赐予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加五十戈比,左边,第三次。还有一把宫廷椅子,胡桃木的。完好无损……加五十戈比,正面那位。第一次,加五十戈比,正面。”

三把椅子被一把把地卖了出去。拍卖师又在宣布拍卖最后一把。奥斯塔普气得发昏。他再次责骂起沃洛比亚尼诺夫来,他的辱骂充满了苦涩。如果不是一个身着浅褐色罗兹呢套装[1] 的男子快步走过来打断了他,谁知道他的这番讥讽挖苦的演练会达到何等程度。这一男子两只胖手比比划划,时而前倾,时而跳来跳去,像打网球一样。

"请问,"他向奥斯塔普急切地问道,"这儿果真是拍卖行?是吗?是拍卖行吧?这儿正在拍卖东西?太好啦!"

陌生人跳开了去,他的脸熠熠生辉,堆满了笑容。

"这儿果真是在卖东西?真的能买到便宜货?高级的!顶顶高级!太好啦!……"

陌生人扭动着肥肥的胯部,从两位惊呆了的合伙人旁边飞身而过,直奔大厅,并且很快便把最后一把椅子买到了手,把个沃洛比亚尼搞得瞠目结舌只是干咳了一声。陌生人手拿货单向发货台跑去。

"请问,椅子现在能取吗?太好啦!……哈哈!……"

陌生人像羊似的咩咩叫着,手脚忙个不停,他把椅子装上马车便离开了。一个流浪儿随即跟了上去。

椅子的新主人们陆续散去,有的乘车,有的步行。奥斯塔普的那些未成年使者也都追踪而往。他本人也离开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今天这一天对他来说,恍如梦境。一切都是这样突如其来,而且事与愿违。

在希弗采夫洼地,人们弹着钢琴、曼陀铃和手风琴庆祝春天来临。窗户大敞四开。窗台上摆满了栽在陶制花盆里的盆花。一个穿着背带裤,敞着毛蓬蓬胸脯的胖子站在窗口激情满怀地唱着。有只猫慢条斯理地顺着墙根走了过去。在卖食品的货棚里点着光焰四射的煤油灯。

科里亚在粉红色小楼旁走来走去。看见走在前面的奥斯塔普,

---

[1] 罗兹呢套装,罗兹为波兰第二大城市,纺织中心。罗兹呢套装是指罗兹地下工厂用廉价面料仿照英国的一种高级服装制成的颜色与样式相同的成衣,这类成衣曾大量走私到俄国,并为那些追逐高贵身份,但又囊中羞涩者所偏爱。

他客气地点点头，随即走向沃洛比亚尼诺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诚心诚意向他问了声好。而科里亚则没有耽搁。

“晚上好，”他果断地说道，随即忍无可忍对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耳朵就是一拳。

与此同时他还说了一句，按照这一幕的目击者奥斯塔普的看法，相当庸俗的话：

“无论是谁，我都同样对待，”科里亚带着童音说，“他要是图谋不轨……”

科里亚没有说明究竟对什么图谋不轨。他踮起脚，把眼睛一闭，啪的一声给了沃洛比亚尼诺夫一记耳光。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抬了抬臂肘，但是连一声大气也没敢出。

“打得好，”奥斯塔普在一旁火上浇油，“现在再照他脖子上来两下。就这样。没办法，有时候鸡蛋也不得不把胆大妄为的母鸡教训一通……再来一下……打得好。不要客气。别再打脑袋了。那是他最不经打的地方。”

假如老城的阴谋分子们在这一关键时刻看到这位思想巨人和俄国民主之父的境遇，那么不难想见，“剑犁”这一秘密同盟便会马上告吹。

“好像差不多了。”科里亚说着把手插进了口袋。

“再给他一下。”奥斯塔普恳求道。

“让他滚吧，下次他就会长点记性的！”

科里亚走了。奥斯塔普上楼在伊万诺普洛那里向下望了望。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靠在使馆的铁栅上，在小楼的斜对面站着。

“米赫尔松公民！”奥斯塔普喊道。“康拉德·卡尔洛维奇，进屋来吧！我许你进来啦！”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走进房间时已稍稍恢复了点元气。

“蛮不讲理，闻所未闻！”他愤愤地说。“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

“哎呀呀，”奥斯塔普甚表同情地说，“如今的年轻人真不像话！可怕得很，追人家的老婆！挥霍别人的钱财……完全彻底的堕落！

您说说看，别人打您的脑袋时，真的疼吗？”

“我要跟他决斗！”

“好极了！我可以把我的朋友介绍给您。他熟知决斗规则，并且有两把扫帚，完全适合拿来斗个你死我活。可以让伊万诺普洛和右边那位邻居作决斗的证人。他是科洛格里夫城过去的荣誉公民，至今他还为这一称号洋洋自得。或者可以用绞肉机来决斗，这更雅致些。每一处伤无疑都会是致命的。失败的对手会自动变成肉饼。这合不合您的意呀，首席贵族？”

此刻从街上传来一阵口哨声，奥斯塔普出去听取流浪儿带来的消息了。

流浪儿很好地完成了委托给他们的任务。四把椅子落到了哥伦布剧院。流浪儿详细叙述了这些椅子如何用手推车运走，卸下来，并如何通过演员入口搬进剧院的过程。奥斯塔普十分了解剧院所在的地方。

据另一个少年跟踪者说，两把椅子是被一位阔太太用马车拉走的。这个孩子显然不够能干，他知道椅子被拉进了名叫“瓦尔索诺夫耶夫”的胡同，甚至还记得住宅门牌是17号，但怎么也记不起是几号楼了。

“跑得太快，”流浪儿说，“把楼号给忘了。”

“那你就拿不到钱了，”雇主宣称。

“叔叔！……我可以带你去。”

“那好，你留下，咱们一块儿去。”

原来，那位咩咩叫的公民住在救世主花园大街。奥斯塔普把他的准确地址写进了记事本。

第八把椅子被拉到了民族宫。跟踪这把椅子的小男孩儿是个机灵鬼。

他克服了门卫，传达室，以及众多的送信员的重重障碍溜了进去，并且确实知道椅子是被《车床》报社的总务主任买去的。

还有两个孩子没有到，他们几乎是同时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地跑回来的。

“兵营胡同，清水池塘旁边。”

“几号?”

“9号,住宅也是9号。邻居是些鞑靼人,在一个院子里。是我把椅子给他送到家的。是步行去的。”

最后一名追踪者带来的是个不幸的消息。起初一切顺利,后来变得很糟。那位买主搬着椅子进了十月车站的货运处,根本无法跟他进去,因为大门口立着人民交通委员部武装保卫处的指示牌。

“他很可能是坐车走啦,”流浪儿结束了自己的报告。

对此奥斯塔普深感不安。他像沙皇似的重赏了流浪儿一人一个卢布,那个忘掉楼号的信使除外(他受命于明天一大早再来此地)。技术指导对企业董事长的问长问短未予回答,径自回家筹划去了。

目前尚且一无所失。地址有了,为了将椅子搞到手,可以采用许多屡验不爽的办法:一、一般的结识;二、爱情圈套;三、结交后盗窃;四、交换;五、用钱买;六、还是用钱买。最后的招数最最可靠。但是钱很少。奥斯塔普讥讽地瞧了瞧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伟大谋士又恢复了平素的清新思维和内心平衡。钱当然是可以获取的。储备待用的弄钱手段还有《布尔什维克致函张伯伦》的画,一枚茶滤子以及继续其具有广阔前景的多妻者的营生。

使之不安的惟有那第十把椅子。线索自然是有的,但这又算得上什么线索呢?!模模糊糊,朦朦胧胧。

“就这样吧!”奥斯塔普大声说道:“有这么多机会是可以得手的。我赌他一个九比一。继续开会!我说,您听见没有?陪审员!”

第二十二章　吸血鬼艾洛奇卡

据学者统计,威廉·莎士比亚的词汇是一万二千,而吃人部族“姆姆勃－尤姆勃”黑人的词汇是三百个。

艾洛奇卡·舒金娜则用三十个语汇便可应对自若。

她从词语丰富,博大精深的俄语中只十分挑剔地选出以下一些词语、句子和感叹词:

一、您好无礼。

二、嚯嚯!(视情况不同可以表示讥讽、惊异、欢喜、仇恨、高兴、轻蔑和满意。)

三、了不起。

四、忧郁的(用于各个方面,例如:“忧郁的彼得来了”,“忧郁的天气”,“忧郁的事儿”,“忧郁的猫”等等)。

五、愚昧。

六、可怕,可怕的(例如同一位好心的女友会面:“可怕的会面。”)。

七、小伙儿。(她对所有的男性熟人都这样称呼,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

八、不用您教我怎样生活。

九、像个吃奶的孩子(谈到玩牌时她说:“我赢他就像赢吃奶的孩子”,“我让他像个吃奶的孩子似的下不了台”,这显然是指她同主要房客的谈话)。

十、美－美－美极啦!

十一、又肥又漂亮。(用于评价一切生物与非生物)。

十二、咱们乘马车去吧(对丈夫这样说)。

十三、咱们坐出租汽车去(对她的男性熟人说)。

十四、您的背全白啦(玩笑话)。

十五、得了吧！

十六、……里亚（表示亲昵的名词词尾。例如：米舒里亚，济努里亚）。

十七、噢嗬！（讥讽、惊异、欢欣、仇恨、高兴、轻蔑和满意）。

其余极少数词语则是艾洛奇卡同百货商店店员们的交际用语。如果仔细看看她丈夫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舒金工程师床头上挂着的艾洛奇卡·舒金娜的照片（正面，侧面各一张），则不难发现，她有一个高矮、凸凹适度的前额，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只在莫斯科省最讨人喜欢的稍稍翘起的小鼻头儿和一个用墨点了一颗黑痣的下巴。

艾洛奇卡的身量可以使男人们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她小巧玲珑，连最不起眼的男子同她站在一起，都显得高大魁伟。

至于更多的特征嘛便没有了。艾洛奇卡也不需要它们。她很漂亮。

她丈夫在电力枝形吊灯厂每月有二百卢布的收入，这对艾洛奇卡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它丝毫无助于她那规模宏大的斗争。自艾洛奇卡取得家庭主妇——舒金家的，舒金夫人——这一社会地位之后，此项斗争已进行了四年。斗争要求她全力以赴，并吞食了家中的全部资源。艾尔涅斯特·帕甫洛维奇把晚上的工作拿回家做，辞掉了女仆，自己生汽炉，倒垃圾，乃至煎肉饼。

然而一切均属徒劳。一个危险的敌人年复一年使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前面已经讲过，四年前艾洛奇卡发现，大洋彼岸有一位她的竞争对手。在一个欢悦的晚上艾洛奇卡遭遇了厄运。当时她正在试穿一件挺好看的中国绉绸短上衣。穿着这件衣服她几乎像个天仙。

“噫噫，”她喊道，在她的这一吃人生番似的喊声中汇集了控制着她整个身心的异常复杂的感情。这些感情简而言之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表达：“男人们看见我的这副模样定会神魂颠倒。他们会浑身发抖，会爱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们会甘愿随我奔赴天涯海角。但是我会冷若冰霜。他们难道能配得上我？我是最美的，世界上谁也没有我这么高雅的衣服。”



但是艾洛奇卡总共只有三十个词汇，所以她只从中选用了一个最富表现力的“嘔嘔”。

适逢这一伟大时刻，菲玛·索巴克来了。菲玛随身带来一股元月里的寒气和一本法国时装杂志。艾洛奇卡的目光停在了第一页上。这是美国亿万富翁范德比尔特的千金的一张光彩照人的相片。她身着一件夜礼服，裘皮，羽毛，丝绸，珠光宝气。轻盈无比的衣服款式，令人头晕目眩的发式。

这样一来便注定了一切。

“噢嗬！”艾洛奇卡自言自语地说。意思就是：“有我没她，有她没我！”

次日早晨艾洛奇卡便进了理发馆。她在那里抛弃了她那漂亮的黑辫子，把头发染成了棕红色。随后又靠职工信用贷款购得一张冒充麝鼹的狗皮作为晚装的饰物，从而使她向霞光万道的天堂又迈近了一步，在这个天堂上徜徉着那些连给家庭主妇舒金娜垫脚都不配的亿万富翁的女儿们。早已梦寐以求，想购置一块制图板的舒金先生如今不禁有些垂头丧气。狗皮镶边的裙衣给傲慢的范德比尔特小姐以正中要害的首次打击。此后这位骄傲的美国小姐又连续遭到三次打击。艾洛奇卡从菲玛·索巴克的家庭皮毛作坊里弄到一块毛丝鼠[1] 披肩(实际是在土拉省捕杀的俄国兔)，给自己置了一顶阿根廷细毛毡的鸽形帽，又把丈夫的新西服上衣改成一件时髦的女坎肩。亿万富翁小姐的地位有所动摇。可是她显然得到了对女儿钟爱有加的范德比尔特爸爸的救助。新一期的时装杂志里刊出了这个该死的竞争者的四帧装束各异的照片：一、身着玄狐裘皮大衣的；二、前额上戴着星状钻石的；三、穿着一身飞行服的——高靴漆皮靴，其薄无比的绿色西班牙皮茄克，喇叭口上镶着中型绿宝石的手套；四、一身舞会打扮的——少量的绸缎饰以串串珍宝珠翠。

艾洛奇卡进行了动员。“爸爸”舒金只好向互助会借债，人们给了他不足三十卢布。新的重大举措从根本上损害了家庭经济。不得

[1] 毛丝鼠，哺乳动物，啮齿目。体长可达三十厘米，尾长十五厘米，分布于南美安第斯山高山地区，其毛皮极其珍贵。

不在生活的各方面拼死拼活。不久前又看到那位美国小姐的几张照片,是在佛罗里达州她的新城堡里拍的。艾洛奇卡也不得不为自己置办一些新家具。艾洛奇卡在拍卖行购得两把软椅。(天赐良机,万万不能错过!)艾洛奇卡未同丈夫商量便从伙食费里拿了一笔钱。离月中还有十天,而钱却只剩下四个卢布。

艾洛奇卡把椅子十分排场地运回了瓦尔松诺夫耶夫胡同。丈夫不在家。不过他很快便提着箱式公文包回来了。

"忧郁的丈夫回来了。"艾洛奇卡口齿清楚地说道。

她说起话来字字清晰,活像一粒粒活蹦乱跳的豆子。

"你好,叶连诺奇卡,这是什么东西?哪儿来的椅子?"

"嚯嚯!"

"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美－美极啦!"

"是的,椅子挺不错。"

"了不起的!"

"是人家送的?"

"噢嗬!"

"怎么?!难道是你买的?用什么钱买的?难道是生活费?我不是跟你说了上千次吗……"

"艾尔涅图里亚!你好无礼!"

"咳呀,怎么能这样做呢?!咱们会没饭吃的!"

"得了吧!……"

"这太可气啦!你过的这是入不敷出的日子!"

"开玩笑!"

"是的,是的,您过的是入不敷出的日子……"

"不用您教我怎么生活!"

"不,咱们来严肃地谈一谈。我每月收入二百卢布……"

"愚昧!"

"我不受贿赂……既不偷钱,也不会造假币……"

"真可怕!……"

艾尔涅斯特·帕甫洛维奇沉默下来。

“这样吧，”他终于开了口，“不能再这样过了。”

“嚯嚯，”艾洛奇卡往新椅子上一坐，回了一声。

“咱们得离婚。”

“得了吧！”

“咱们的性格不合，我……”

“你是个又肥又漂亮的小伙儿。”

“我请求过你多少次啦，不要叫我小伙儿！”

“您开玩笑！”

“你哪儿来的这些愚蠢的黑话？！”

“不用您来教我怎么过！”

“噢，真见鬼！”

“您无礼，艾尔涅图里亚。”

“咱们和和气气地分手吧。”

“噢喃！”

“你说服不了我！这场争论……”

“我能像赢吃奶的孩子一样赢你……”

“咳呀，真让人受不了。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被迫迈出的这一步。我马上就去找运货马车去。”

“您开玩笑。”

“家具咱们对半分。”

“真可怕！”

“你每月可以得到一百卢布，甚至一百二十卢布。房间留给你。你愿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真了不起，”艾洛奇卡轻蔑地说。

“我搬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去。”

“噢喃！”

“他到别墅去了，把住房整个夏季都留给了我。钥匙在我这儿……只是没有家具。”

“真漂亮！”

五分钟以后艾尔涅斯特·帕甫洛维奇带着守门人回来了。

“喏，衣柜我不要，你更需要它，可是写字台你就行行好吧……看

门的，请把这把椅子也拿上。这两张椅子我拿一把。我想我有这个权利吧？……”

艾尔涅斯特·帕甫洛维奇把自己的东西裹成一个大包袱，用报纸把靴子一包，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你的背全是白的，”艾洛奇卡的话就如同留声机放出来的一样。

“再见，叶连娜。”

他期待妻子哪怕能在这一刻不再使用她惯用的僵硬的字眼儿。艾洛奇卡也感觉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全力搜索起适于离别的话语来。这种话很快便找到了。

“你去坐出租车？真漂亮。”

工程师一阵风似的往楼下跑去。

这一晚艾洛奇卡是同菲玛·索巴克一起度过的。她们讨论着可能会颠覆世界经济的异常重大的事件。

“她们好像要穿肥大，宽松的那种，”菲玛像母鸡似的把头缩进肩膀里说。

“愚昧！”

艾洛奇卡说着敬仰地望望菲玛·索巴克。索巴克小姐是有名的“文化女郎”。她的词汇量约有一百八十，而且她知道一个艾洛奇卡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词，这个词的含义十分丰富——“同性恋”。菲玛·索巴克的的确确是位文化女郎。

两个人的热烈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次日上午十点，伟大谋士走进了瓦尔索诺夫耶夫胡同。前面跑着昨天那个流浪儿，他指出了那幢楼。

“你没撒谎？”

“叔叔，您这是哪儿的话……往这边走，进正门。”

宾杰尔给了男孩应得的一卢布。

“再加点吧，”男孩像马车夫似的讨着价。

“加一对死驴耳朵。到普希金那儿拿去。再见，有毛病的家伙。”

奥斯塔普敲敲门，根本没考虑以什么借口进去。同小姐们谈话他宁愿依靠灵感。

“噢嗬？”门后有人发问。

"有事求见,"奥斯塔普应了一声。

门打开了。奥斯塔普进了房间,房间的陈设只有长着啄木鸟脑袋的人才想得出来。墙上挂满了电影明星的照片,以及小布娃娃和唐波夫出产的装饰用手工织品。在这种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背景上很难发觉娇小的女主人。她穿着一件用丈夫的托尔斯泰式宽衫改成的小睡袍,袍边镶着一种无名的兽皮。

奥斯塔普立即明白在这个"上流社会"里该如何行事了。他把眼睛一闭,向后退了一步。

"多么华贵的毛皮啊!"他喊道。

"您开玩笑!"艾洛奇卡娇声说道。"这是墨西哥跳鼠。"

"这不可能。他们骗您。这毛皮要好得多。这是上海雪豹。是的! 是雪豹! 我是根据它的色泽看出来的。您瞧,太阳一照亮闪闪的……简直像绿宝石! 绿宝石!"

墨西哥跳鼠皮是艾洛奇卡自己用绿水彩染出来的,因此经这位晨间来客一夸颇为得意。

而伟大谋士不容女主人醒悟过来便把他听到过的有关毛皮的事,一股脑地倒了出来。随后他们又谈起了丝绸,而且奥斯塔普还答应赠给迷人的女主人几百个蚕茧,说这蚕茧是乌兹别克斯坦中央执委主席带给他的。

"您是个好小伙儿,"经过最初几分钟的相识,艾洛奇卡如是说。

"您当然对一个陌生男子一早来访感到奇怪。"

"嚅嚅。"

"不过我是为一件微妙的事来找您的。"

"您开玩笑。"

"您昨天在拍卖行给我留下了异乎寻常的印象。"

"您好无礼!"

"哪能呢! 对这样一位迷人的女士无礼太不人道啦。"

"可怕!"

谈话继续朝着这种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奇妙效果的方向进行。但是奥斯塔普的恭维话越来越有水分和短促。他发现房间里没有第二把椅子。必须摸清那把椅子的下落。他不时使用花言巧语和东方



式的阿谀奉承，盘根问底，终于弄清了昨天晚上艾洛奇卡生活里发生的事情。

“真新鲜，”他暗想，“椅子像蟑螂一样四处乱爬。”

“可爱的姑娘，”奥斯塔普突然说道，“将这把椅子卖给我吧。我非常喜欢它。只有凭着您的女性的鉴赏力，才能选择这么富有艺术性的东西。卖给我吧，姑娘，我付给您七卢布。”

“您好无礼，小伙儿，”艾洛奇卡狡黠地说。

“嚯嚯，”奥斯塔普开导着她。

“对她要用交换的办法，”他旋即决定下来。

“您知道，如今在欧洲和费城的富贵人家又流行起一种古老的时髦来了——斟茶要用茶滤子。效果非凡，高贵典雅。”

艾洛奇卡警觉起来。

“我认识的一位外交官正好从维也纳回来，带来一只送给了我。很有意思的玩意儿。”

“想必很了不起，”艾洛奇卡产生了兴趣。

“噢喃！嚯嚯！咱们换换吧。您给我椅子，我给您茶滤子，行吗？”

奥斯塔普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镀金滤子。

阳光在滤子上像鸡蛋一样滚动。点点光影在天花板上闪动。昏暗的屋角骤然亮了起来。这物件给予艾洛奇卡的印象如此强烈，恰似一个旧罐头盒给予姆姆勃－尤姆勃吃人生番的印象。遇到这种情况吃人生番会高声大叫，而艾洛奇卡则低声呻吟起来：

“嚯嚯！”

奥斯塔普未等她醒悟过来，便将滤子放在桌上，并向这位迷人的女士问明其丈夫的住址，抓起椅子彬彬有礼地告辞了。

第二十三章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努连科夫

两位合伙人的大忙季节开始了。奥斯塔普坚决主张要趁热打铁，抓紧椅中寻宝的活动。虽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获得赦免，但不时还要遭到奥斯塔普的数落：

"是什么鬼把我跟您拴在了一起？说真的，我要您有什么用？您还不如回家，还回您的户籍登记处。那儿有许多死人和新生婴儿在等您。别让吃奶的孩子苦苦等候，回去吧。"

但是伟大谋士的心里，对这位落魄的首席贵族倒还有些恋恋不舍。"没有他，生活就没有这么多乐子，"奥斯塔普这样想。于是他含着笑，时不时地瞧瞧头上已出现片片银发的沃洛比亚尼诺夫。

在工作计划中，他为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留有足够的主动权。每逢寡言少语的原大学生伊万诺普洛离开的时候，宾杰尔每每要向自己的伙伴灌输些寻宝的诀窍。

"行动要果敢。不要反复询问任何人。脸皮要厚些，人们喜欢这一套。遇事不要假手第三者。没有那么多傻瓜，谁也不会为您到别人的口袋里去掏钻石。不过要避免刑事犯罪。咱们还得尊重法律。"

尽管如此，寻宝活动却未见多大起色。妨碍它的是刑事法典和尚存在于首都居民中的大量资本主义偏见。比如，他们难以接受通过气窗的夜间访问。所以只能合法地进行工作。

在奥斯塔普访问艾洛奇卡·舒金娜的当天，伊万诺普洛的房间里出现了家具。这是用茶滤子换来的那把椅子，也就是探险行动的第三件战利品。猎取钻石的活动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会使两位合伙人大动感情，又是用指甲撕扯椅面，又是用牙咬那些弹簧。

"即便椅子里什么也没有，"奥斯塔普说，"那也应当认为咱们只少挣了一万卢布，因为每打开一把椅子就给咱们增加一次机会。即

使从这位女士的椅子里一无所获，又有什么关系呢？为此也无须把椅子毁掉。就让伊万诺普洛添件家具吧。咱们也会更惬意些。”

当天两位合伙人步履轻快地走出粉色小楼，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任务是去找救世主花园街的那位咩咩叫的陌生人，他得到二十五卢布的活动经费，并且受命不许进酒馆，不拿到椅子不许回来。伟大谋士则负责去找艾洛奇卡的丈夫。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乘6路公共汽车穿过市区。他坐在皮面座位上左右摇晃，上下颠簸，脑袋不时碰在漆过的车顶上，一面却在考虑如何探明那位公民的姓名，以什么借口进入他的家门，第一句说些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接触到实质问题。

他在“红门”下了车，按照奥斯塔普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那幢要找的楼房，接着便在楼旁兜起圈子来。他迟迟不敢进去。这里原来是莫斯科的一家又旧又脏的旅店，如今变成一座合作公寓，从楼房正面破破烂烂的样子看来，其中还住着一些拒付房租，存心赖账的家伙。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楼门对面站了好久，几次走近它，将一张警告那些赖账者的手写告示背得烂熟，结果什么也未考虑好便上了二楼。有个别几个房间的房门朝着走廊。他磨磨蹭蹭地向前走着，仿佛是要到黑板前去解一道不会解的数学题一样。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走近41号房间，在房门的一枚图钉上倒挂着一张名片，名片的颜色使人想起穿过好久的、上过浆的衬衫领子，名片上印着：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努连科夫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懵懵懂懂，连门也没敲便把门推开了。原来，房门并没关着。他像一个梦游者三步两步便来到了房中央。

“请原谅，”他压低声音说，“我能见见伊兹努连科夫同志吗？”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没有应声。沃洛比亚尼诺夫抬起头，直到这时他才看见，房内空无一人。

从房间的外貌看来，很难判断出房间主人的爱好与习尚。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他单身独居，也没有仆人。窗台上放着一小片纸和一些香肠皮。靠墙的一张沙发床上堆满了报纸。一个小书架上放着几本布满灰尘的书。墙上挂着许多大猫、小猫和猫崽的彩色照片。

在房间正中，一双横卧着的脏皮鞋旁边，放着一把胡桃木椅子。室内的所有家具什物上均悬挂着紫红色的火漆印鉴。但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顿时忘了刑事法典和奥斯塔普的教导，立即蹿到椅子跟前。

这时沙发床上的报纸忽然动了起来。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吓了一跳。报纸从床上滑落下来。一只小猫安闲地从报纸堆里钻了出来。它漠然地瞧瞧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随后用一只小爪子拂着耳朵，腮帮和胡须，洗起脸来。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呸"了一声，拖着椅子向房门走去。房门自己打开了。门口站着房间的主人——咩咩叫的陌生人。他穿着一件大衣，衣襟下面露着紫色衬裤，手里拿着一条裤子。

谈到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努连科夫，可以说，这种人在全共和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共和国重视他的功劳，他对共和国很有益处。不过他依然不为人知，默默无闻，虽然他在本门艺术上堪称大师，可以同其他名人相媲美，诸如歌唱界的夏里亚宾，文学界的高尔基，象棋界的卡帕布兰卡，速度滑冰方面的梅利尼科夫[①]，以及在特韦尔和卡梅尔杰尔街角上占有最好的位置，用黄鞋油给过路人擦皮鞋的，那位长着一个大鼻头和浓重的褐色皮肤的亚述利亚人[②]。

夏里亚宾唱歌，高尔基创作文学巨著，卡帕布兰卡准备与阿廖欣[③] 对弈，梅利尼科夫屡破记录，亚述利亚人把公民们的皮鞋擦得锃亮。阿韦萨洛姆·伊兹努连科夫则善于调侃和说俏皮话。

他的调侃从不无的放矢，或为了卖弄词藻，他的调侃是应几家幽默杂志之约而写的。他肩负着种种责任重大的社会运动。他向莫斯科大部分讽刺幽默杂志提供漫画与杂文的题材。

伟人们一生不过说上两次俏皮话。这些俏皮话会提高他们的声

---

① 梅利尼科夫(1896—1960)，苏联功勋运动员，屡获俄国速度滑冰冠军，一九二七年获欧洲冠军。

② 亚述利亚人，居住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联的一个民族。

③ 阿廖欣(1892—1946)，俄国象棋手，世界冠军(1927—1936，1937—1946)、俄联邦冠军(1920)，一九二一年移居法国。

望，并且会被载入史册，而伊兹努连科夫一个月至少能发表六十则一流的俏皮话，这些话常引人发笑并为大家所传诵，但是他本人却仍不为人所知。如果伊兹努连科夫的调侃是附在一幅漫画下面的，那么得到荣誉的往往是画家。漫画上附有画家的名字，却不见伊兹努连科夫的大名。

“这太不像话！”他常常叫嚷。“根本无法署名？署在两行文字下面吗？”但他依然满怀激情地同渎职的合作社工作人员、盗用公款者、张伯伦和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他用俏皮话讽刺挖苦那些溜须拍马者、房屋管理员、私商、主任、流氓、不希望降低物价的公民[①]和玩忽职守的经济工作人员。

杂志问世以后他的俏皮话常常可以在杂技场上听到，并被各种晚报转载，但并不讲明其出处，而是以“滑稽短歌演唱兼作者”的名义奉献给观众的。

在一些确无任何笑料可言的领域里，伊兹努连科夫也能调起侃来。比如，从“成本加价过高”这一干涸的荒漠里，他居然能挖掘出近百个上乘的幽默小品。倘若要海涅就慢件货运定价不规范一事，写出既可笑、又具社会效益的东西来，他必定会束手无策。马克·吐温也会对这类题材退避三舍。然而阿韦萨洛姆则能坚守其岗位。

他在编辑部的各个房间跑来跑去，不断撞在丢烟蒂的垃圾桶上，一面咩咩叫着，可十分钟过后便已成竹在胸，既考虑好构图，也拟就了标题。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看见自己房间里有个人要将封存的椅子拿走，便把方才在裁缝那里熨好的裤子一抡，跳将过来叫嚷道：

“您疯啦！我抗议！您没这个权利！毕竟是有法律的嘛！虽然蠢人都是法盲，可您，总会听说过，家具还能再留两个星期！……我要告到检察官那儿去！……要知道，我还得清！”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站在原地未动，而伊兹努连科夫甩掉大

①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联共布党中央通过降低物价的决议，私营企业主因遭受巨大损失而不满。

衣，没有离开门口便把裤子套在他那像乞乞科夫[1] 一样的胖腿上，伊兹努连科夫有些胖，但是却有一张瘦脸。

沃洛比亚尼诺夫本以为他无疑会被抓到民警局去。所以他不胜诧异，在房主人穿着停当以后，竟突然安静了下来。

"您该理解，"主人以妥协的口吻说道，"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若处在房间主人的位置，自然也不会同意让他的椅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偷走的。但是他不知何言以对，所以没有做声。

"这不是我的错，是国家音乐联合企业[2] 不对。的确，我承认我八个月没有支付那架钢琴的租金，可我毕竟没有把它卖掉呀，尽管我完全有可能这样做。我行得端，做得正，可他们却在捣鬼。把钢琴拿走，还告到法院，查封了家具。我这儿没什么不可以查封的。可这家具是生产工具。椅子也是生产工具呀。"

此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已有所悟。

"把椅子放下！"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突然尖声喊道。"听见了吗？您这个官僚主义者！"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顺从地放下椅子，喃喃说道：

"对不起，是个误会，这是我的工作。"

伊兹努连科夫快活得无以复加，他在室内跑来跑去并开口唱道："清晨起来，她一如既往，又站在窗口展开了笑颜。"[3] 他不知如何处置他的双手，把两臂挥来挥去。他要系领带，但没系好便丢下了。然后又抓起一张报纸，可什么也没读到便扔在了地板上。

"这么说，今天您不把家具拿走？……太好啦！……哎呀呀！哎呀呀！"

---

① 乞乞科夫，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主人公。

② 国家音乐联合企业，生产、维修、销售、出租乐器和留声机的国营企业。按当时的规定，凡长期拖欠租金者，除将租用的乐器追回外，还要支付相应的超期使用的赔偿金。

③ 引自一出轻歌剧的滑稽抒情歌曲。歌剧的大致内容为，一位少女屡遭不测，或坠楼，或遇车祸，但最后总能安然无恙地脱险。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伊兹努连科夫喊道。“您见过这种猫吗? 您说说看,它的毛是不是特别软和?”

小猫到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战战兢兢的手里。

“第一流的!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咕咕哝哝地说着,不知如何支配他那过盛的精力。“哎呀呀! ……哎呀呀! ……”

他扑向窗口,拍拍巴掌,向对面楼窗内望着他的两位姑娘频频颔首致意。他在原地踏着步,十分陶醉地发着感叹:

“从郊区来的姑娘! 甜美的果子! ……第一流的! ……哎呀呀! 她清晨起来,一如既往,又在窗前展开了笑颜。”

“那么,我走了,这位公民。”企业总经理笨拙地说。

“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伊兹努连科夫突然激动起来。“请稍候! 哎呀呀! ……小猫怎么样? 真的,它的毛是不是松软无比? ……请等一下! 我就来! ……”

他手忙脚乱地在所有口袋里搜索一遍,跑开去又跑回来,叹口气,向外望望,再次跑开去,重又跑回来。

“对不起,亲爱的,”他对在他这场表演过程中一直像个士兵一样,垂手而立的沃洛比亚尼诺夫说道。

说着他给了首席贵族半个卢布。

“不,不,请不要推辞,任何劳动都应得到报偿。”

“非常感谢,”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颇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惊奇。

“谢谢,亲爱的,谢谢,亲爱的! ……”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走在廊道里时听见,从伊兹努连科夫房里传来阵阵咩咩声,尖叫声,歌声,以及充满激情的呼喊。

在街上沃洛比亚尼诺夫想起了奥斯塔普,不由怕得发抖。

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舒金在朋友好心让给他一个夏天的那所空空荡荡的住宅里踱来踱去。他在考虑一个问题:要不要洗个盆浴。

这所三间一套的住房位于紧挨着屋顶的九层楼的最高层。房内

除去一张写字台和沃洛比亚尼诺夫那把椅子以外，只有两扇窗户间的一面镜子。镜子反射过来的阳光十分刺眼。工程师往写字台上一趴，马上跳了起来。所有东西都被晒得炙热灼人。

"我去洗个澡，"他决定了。

他脱去衣服呆了会儿，对着镜子照了照，往洗澡间走去。一阵清凉之气沁人心脾。他爬进浴盆，用一个天蓝色搪瓷杯把全身浇上水，擦了大量的肥皂，全身都是一团团白色泡沫，活像一个圣诞老人。

"真好！"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说。

一切都好，凉爽宜人，妻子不在，有充分自由的未来。工程师蹲下来拧了一下水龙头，想把皂沫冲掉。水龙头咳了一声，慢条斯理不知讲了些什么，却没有水。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将滑溜溜的小拇指杵进水龙头的小孔，一股细细的水流淌了出来，可接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

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皱皱眉，依次将双脚迈出浴盆，向厨房的水龙头走去，但是在那里也未能拧出一滴水。

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光着脚吧唧吧唧地走进屋内在镜子前站了下来。肥皂沫把眼睛蜇得生疼，背上刺痒难耐，一团团肥皂沫落在镶木地板上。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仔细听了听洗澡间里是否在流水，最后决定把门房叫来。

"哪怕让他给弄点水来呢，"工程师心想，一面擦着眼睛，阵阵火气直往上冒，"鬼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他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只见有几个孩子在天井的最底下玩耍。

"门房！"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喊道，"门房！"

没有人应声。

这时艾尔涅斯特方才记起看门人是住在正门楼梯底下的。他双脚踏在门前冰凉的平台上，一手扶着门，向下探着身子。好在这层平台上只有一套住房，不怕别人看到他这浑身都是肥皂沫的奇装异服。

"门房！"他俯下身喊了一声。

这声喊宛如雷鸣，轰轰隆隆地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嗡－嗡！"楼梯回应着。

"门房！门房！"

“嗡－嗡！嗡－嗡！”

这时工程师不耐烦地倒了倒那双赤脚，不料滑了一下。为保持平衡，无意间把扶着门的手松开了来，只听门上的美国弹簧锁上的铜舌咔地一声便把门锁上了。墙壁被震得颤动起来。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尚未意识到事情已无法挽回，他使劲拉了拉门上的把手。那门纹丝不动。工程师又惊慌失措地拽了几次把手，心里怦怦跳着凝神听了听。四周昏沉沉的，像教堂一样静谧，只有从高窗的五彩玻璃上透过的一丝微弱的光亮。

“真糟，”艾尔涅斯特想。

“你这混蛋！”他对着门说。

楼下像燃放烟花爆竹似的响起喧闹嘈杂的人声。随后一头家犬像扩音器一样狂吠起来。还有人顺着楼梯往上推着童车。

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在平台上胆战心惊地走来走去。

“真能把人急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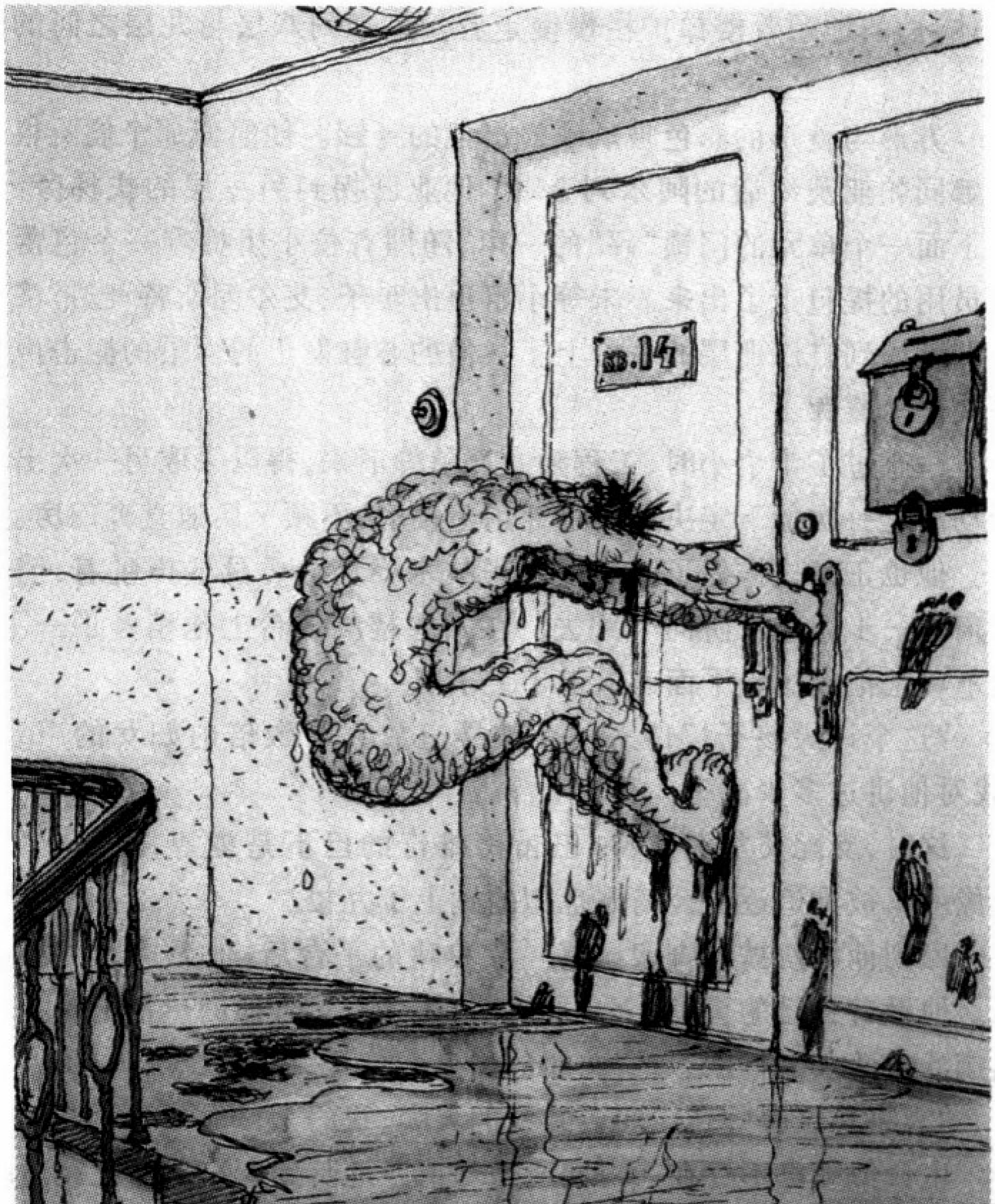
他觉得，这实际上业已发生的一切，太荒谬，太不可思议了。他再次走到门前侧耳听了听。他听到一种新的响声。起初他觉得，似乎是有人在室内走动。

“也许是有人从后门进来了？”他想，虽然他知道后门是关住的，谁也进不了这套房子。

单调的响声仍在继续。工程师屏息细听，终于听出这是水流发出的哗哗声。显然这水是从房内所有的龙头里流出来的。艾尔涅斯特几乎要放声哭将起来。情势着实骇人。

在莫斯科市中心，在九层楼的平台上，站着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胡子拉碴的成年人，浑身一丝不挂，绝对是赤裸裸的，而且还挂着一些飘飘悠悠的肥皂沫。他无处藏身。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让人看到他的这副模样。余下的就只有去死了。泡沫不断破裂，背上像火烧一样。脸上和手臂上的泡沫已然凝固，仿佛疮痂似的，把皮肤像磨剃刀的带子那样，拉得紧绷绷的。

如此度过了半个小时。工程师不时在石灰墙上蹭蹭，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几次试图破门均未成功。他变得脏巴巴的，样子十分可怕。



舒金决心要到守门人那里去，不管付出何种代价。

“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只能是躲在门房里。”

艾尔涅斯特呼吸急促，像男人下水时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手护着身体，悄悄地顺着楼梯护栏慢慢走着。他来到八层与九层之间的平台。

方形与菱形的彩色玻璃映衬出他的身影。他酷似那个偷听科罗宾娜同帕亚茨谈话的阿尔列金[1]。他业已拐到另一层的扶梯旁，忽听下面一个单元的门锁“砰”的一声，随即有位小姐拎着一个芭蕾舞演员用的提包走了出来。未等小姐迈出步子，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即已回到自己那层的平台上了。他的心脏发出的可怕的撞击声几乎要把他震聋了。

一直过了半个小时，工程师才算镇静下来，得以采取另一次出击行动。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迅速跑下楼去，不顾一切地直奔门房。

他也正是这样做了。这位工程技术委员会委员低声吼着，悄然无声地一步四磴台阶向下跑去。在六层楼的平台上他稍停了一下。这下可把他毁了。下面有人走了上来。

“这个讨厌孩子！”传来一个被楼道放大了数倍的妇女的声音。“我对他讲过多少次……”

这时，支配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的已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他像一只被狗追逐的公猫飞也似的跑上了九楼。

回到他那块被湿脚印搞得一片狼藉的平台后，他无声地哭将起来。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全身抽搐着，摇晃着。奔涌的热泪把脸上的皂痂冲出两条平行的、弯弯曲曲的沟痕。

“天哪！”工程师连声叫苦，“我的天哪，我的天！”

生命似乎已不存在。可同时他却清楚地听到卡车从街上驶过的噪音，这就是说，某个地方人们还在生活！

他又数次激励自己到楼下去，但是未能成功，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他似乎已落入墓穴。

“这些人像猪一样，踩出这么多脏脚印！”他听到从下一层平台上

---

① 阿尔列金，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传统丑角人物，是一名参与戏剧冲突的仆人。

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工程师跑至墙壁跟前,往墙上㧟了几次脑袋。最理智的办法当然是喊叫,一直喊到有人来,然后向来者投降。但是艾尔涅斯特完全失去思考能力,只会喘着粗气在平台上转来转去。

出路全无。

第二十四章 汽车俱乐部

民族宫二层,《车床》日报编辑部里,正加紧编辑材料准备发排。

从备用材料(即已经排好,但未能进入上期的材料)中选出些简讯,文章。计算一下它们须占的行数,同时也开始了争夺篇幅的讨价还价。

四页(四版)的报纸总共可以容纳四千四百行印刷符号。要把所有稿件都安排进去:电讯、各类文章、新闻报导、工人通讯员来信、各种广告、一篇诗体小品、两篇散文小品、几幅漫画、数张照片;几个专栏:戏剧、体育、象棋;一篇社论与附文,党、政、工会组织的通知;长篇小说连载、首都生活文学特写、《点滴》栏目的小消息、科普文章、广播节目,以及临时编入的材料。各个栏目汇集起来约有一万行,因此分配各版的篇幅常常伴有戏剧性的场面。

第一个跑到编辑部书记这儿来的是象棋栏目的负责人象棋大师苏杰伊金。他很有礼貌,但很痛心地提出一个问题:

"怎么? 今天没有象棋栏目?"

"排不下啦,"书记答道,"底栏文章篇幅很大,占去了三百行。"

"可今天是星期六,读者都在等着看周末栏。我这儿有问题解答,我这儿有一个涅乌内瓦科的很妙的棋式,我这儿还有……"

"好吧,您要多少行?"

"至少一百五十。"

"好,既然有解棋答案,就给您六十行吧。"

大师刚要再为涅乌内瓦科棋式哪怕争取三十来行(这是已经在他那里放了一个多月的、由塔尔塔科韦尔对博戈留波夫的异常精彩的印度棋局),但是他被人们挤开了。

采访记者佩尔希茨基来了。

“要发全会① 观感吗？”他轻声问道。

“当然要！”书记喊道，“前天不就说好了吗？”

“有全会的，”佩尔希茨基的声音更低了，“还有两篇速写，可是他们不给我地方。”

“怎么不给？您跟谁说的？怎么，他们疯了吗？！”

书记跑去吵架了。佩尔希茨基尾随其后，一面暗暗打着自己的主意。在他后面跑着广告部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塞卡尔液② 的广告！”他们戚戚哀哀地喊着。

“塞卡尔液明天再说。今天要登咱们的附刊！”

“登您那些免费广告能有多少收入，而这则广告的钱可是已经到了手。”

“好吧，咱们在夜班上再搞搞清楚，您把广告给帕莎。她现在正好在上夜班的路上。”

书记刚刚坐下阅读社论，可他所酷爱的这一活动立刻又被打断了。来了一位画家。

“啊哈，”书记说，“太好啦。有个漫话题材，是有关德国最近的几封来电的。”

“我是这样构思的，”画家说，“‘钢盔’协会③ 与德国概况……”

“好，那么您就想法组织组织，然后给我看看。”

画家回到美术组。他拿了一张方方的绘图纸，用铅笔寥寥数笔便画出一条瘦瘦的看家狗，狗头上画了一顶带长矛徽记的钢盔，然后又加了题词：狗身上用印刷体写着“德意志”，在卷起的尾巴上写着“但泽走廊”④，狗的下颌上是“复仇的幻想”，狗的项圈上是“道威斯

---

①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全会讨论了上海四月事件，就此事件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对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领导进行了猛烈抨击。

② 塞卡尔液，以原发明者法国生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布朗－塞卡尔（1817—1894）命名，以动物睾丸提取物合成的液体制剂，据称有延缓衰老作用。

③ “钢盔”协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老兵的组织，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性质。成立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七年其成员已超过二十万。

④ “但泽走廊”，但泽，即波兰格但斯克，但泽走廊是指波兰波维斯瓦河下游与波米拉尼亚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原由德国统治），根据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划归波兰，为波兰提供了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德国民族主义者要求取消这一地带，将其归入德国领土。这也是当时屡屡出现外交冲突的焦点所在。

计划”[①],在伸出的舌头上是“施特莱斯曼”[②]。画家在狗的前面画的则是手里拿着一块肉的彭加勒[③]。画家本想也在肉上题字,但肉块太小无法书写。与报纸漫画作者相较,稍欠机智的普通人此时定会不知所措,但是画家却不假思索,便在肉块上加了一个类似系在药瓶颈口上的药方一样的东西,用极小的字体写了“法国关于安全保障的建议”几个字。为使彭加勒不致与其他国务活动家混淆,画家在总理肚子上写上了他的大名,至此画稿即告完成。

在美术部的桌子上放着许多外国杂志,一把大剪刀,几个装有墨水和白颜料的罐子。地上散落着一些从照片上剪下的碎片——某人的肩膀,某人的双腿以及支离破碎的景物。四五个美术工作者在用“吉利”剃须刀片刮着照片的背面,以加强其透光度;用墨水和白颜料稍染一染,使照片上的轮廓更加分明;照片的背面还注明制作锌版所需的尺寸,例如:“$3\frac{3}{4}$正方”、“两栏”和某些说明。

在主编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外国代表团。编辑部的翻译瞧着正在说话的那位外国人的脸,随即转向主编说:

“阿尔诺同志想知道……”

谈话所涉及的是苏维埃报纸的结构。在翻译向主编解释阿尔诺同志想知道什么的时候,阿尔诺同志本人和其他外国客人都在好奇地看着靠在屋角里的那只硕大的红色钢笔。钢笔的笔尖是86号的,几乎顶住了天花板,而钢笔较粗的部分相当于一个中等身材者的腰围。这只笔满可以用来书写,它的笔尖是真的,虽然其大小比一条狗鱼还大。

“噢嗬嗬!”几位外国人齐声笑着说。“好大哟!”

这只笔是工人通讯员代表大会赠给编辑部的。

主编坐在沃洛比亚尼诺夫那张椅子上微笑着,一会儿面向钢笔,

① 道威斯计划,道威斯(1865—1951),美国副总统(1925—1929),银行家。一九二四年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一项向德国贷款,以恢复德国经济潜力的计划。

② 施特莱斯曼,当时的德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③ 彭加勒,法国总统(1913—1920)、总理(1922—1924,1926—1929)。奉行军国主义政策,是反苏武装干涉组织者之一。

一会儿朝着客人频频点头，一面快活地做着解释。

书记办公室里的吵闹声仍在继续。手脚麻利的佩尔希茨基拿来一篇谢马什科的文章，书记连忙将象棋栏从第三版的清样上删掉了。苏杰伊金大师已经不再为涅乌内瓦科的精妙棋式去争斗了。他只想竭尽全力来保住《问题解答》。经过一番比他在圣塞瓦斯蒂安国际象棋赛上同拉斯克[1] 对弈还要激烈的拼搏之后，大师终于取代“司法与生活”栏，为自己争得一小块地盘。

谢马什科的文章送去发排了。书记又埋头读起社论来。书记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读完这篇社论。这纯粹是出自一种强烈的爱好，两个小时以来他都未能真正坐下来读一读。

当他读到：“然而最近的一项公约表明，如果国际联盟予以记录在案，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一段时，“司法与生活”栏目主持人，一位满头浓发的男子来到他跟前。书记继续读他的社论，故意不往“司法与生活”这边看，同时还在社论上画着不必要的记号。“司法与生活”绕到桌子的另一侧，委屈地说：

“我不理解。”

“努－努，”书记竭力拖延时间，含糊不清地说，“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星期三没登“司法与生活”，星期五也没有，星期四只登了存稿中的一桩有关赡养费的案子，而星期六又把这场诉讼给撤掉了，而这桩案子所有的报纸早就在报导了，惟独我们……”

“哪儿报导了？”书记高声说道。“我没有读到过。”

“明天都要发表了，而咱们又没赶上。”

“可我们把丘巴罗夫案件交给您的时候，您写了什么？一个字也没从您那儿得到。我知道，您给晚报写了这桩案子。”

“您这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知道，听人说的。”

“要是这样，我知道是谁告诉您的了，是佩尔希茨基告诉您的，就是那个当着全莫斯科的面，利用咱们的编辑机构为列宁格勒提供材料的人。”

---

① 拉斯克(1868—1941)，德国象棋家。

“帕莎！”书记轻声说。“把佩尔希茨基叫来。”

“司法与生活”神情淡漠地坐在窗台上。在他身后可以看到一座花园。花园里鸟儿在啾啾叫，玩棒球游戏的人在奔跑。官司打了好久。书记以一种巧妙的手法把它化解了：将象棋删掉，代之以被恢复了名义的“司法与生活”。佩尔希茨基则受到一次警告处分。

五点钟——编辑部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数台发了热的打字机上方烟雾弥漫，编辑人员在口授打字内容。他们那急促的声音听来令人反感。打字室的女组长，冲着那些不排队便把自己的材料偷偷塞过来的赖皮们一个劲儿地叫喊。

编辑部的一位轻狂诗人在走廊中漫步，他在追求一个女打字员，打字员的朴实的大腿使之诗兴大发。他把她带到走廊尽头，工会基层委员会和女厕所之间，诉说着爱慕之情。姑娘对他的回答是：

“我今天要加班，我非常忙。”

这话的意思是她在爱着别人。

诗人蹒蹒跚跚地走着，向所有的熟人都千篇一律地提着一个请求：

“请给我十戈比坐电车。”

为了这笔钱他溜达到了群众来信组，在该组工作人员的桌子之间挤来挤去，不时用手碰碰一摞摞信件，重又提出了他的请求。处理群众来信的工作人员是编辑部里最严肃的人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天里他们必须读完上百封来信，而写信的人均不是拿惯了笔杆，而是拿惯了斧头、油工刷子和手推车车把的人）。他们对诗人的请求未予理睬。

诗人在发行处稍事逗留。最后转移到了办公室。然而在那里不仅没得到十戈比，反而遭到了共青团员阿弗多季耶夫的攻击。他建议诗人加入汽车小组。然而诗人那沉湎于爱情的心，就像被汽油的油气蒙蔽着一样，他向一旁闪了两步，挂上第三挡，转眼就不见了。

阿弗多季耶夫丝毫也不灰心。他相信他的汽车思想必操胜算。他在书记办公室发起了一场战斗，使得书记终未能读完他那篇社论。

“你听我说，亚历山大·约瑟夫维奇，你等一会儿再读。有件要紧的事。”阿弗多季耶夫往书记的办公桌上一坐，说道，“我们那儿组织

了一个汽车俱乐部。编辑部不会不借给我们五百卢布吧，八个月如数奉还？”

“你不必怀疑。”

“什么?! 你认为，事情没门儿？”

“我不是认为，而是知道。你们这个小组有几个人？”

“已经有好多人啦。”

小组目前仅有组织者一人，但是阿弗多季耶夫对此未加张扬。

“我们花五百卢布到废车场去买辆车。叶戈尔已经物色好了。他说用不了五百卢布就能修好。总共花一千卢布。我呢，想招收二十个人，每人均摊五十卢布。这样可就太棒了。我们都将学会开汽车。叶戈尔当头头。三个月以后，到八月份，我们就都会开了。有这辆车，每个人轮流着，要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

“那买车的五百卢布从哪儿来？”

“互助会会给我们有息贷款。我们能还清。怎么样，也算你一个？”

但是书记已经歇了顶，工作多，离不开家和住处，喜欢午饭后在沙发上躺一躺，睡觉前读读《真理报》。他想了想便拒绝了。

“你呀！”阿弗多季耶夫说，“老头子！”

阿弗多季耶夫走到每张桌子前，不断重复着他那煽动性很强的演说。在“小老头儿们”那里（凡是二十岁以上的同事均被他视为“小老头儿”），他的宣传所获得的效果十分可疑。他们酸溜溜地推脱着，借口他们已经是“儿童之友”了，每年定期支付二十戈比救助穷苦孩子，他们其实很乐意再参加一个俱乐部，但是……

“什么‘但是’？”阿弗多季耶夫喊道。“如果今天就有车，你们就会干，对不对？如果在你鼻子底下放一辆蓝色的六缸‘帕卡尔德’汽车，一年只收十五戈比，而汽油和润滑剂由政府负担你们就干，对不对?!”

“走吧，走吧！”小老头儿们说。“现在是最后一班发稿，你耽误工作。”

汽车思想之火似乎已被扑灭而冒烟了。可这项新事业的开路先锋终于出现了。佩尔希茨基咚的一声从电话机旁跳开，仔细听完阿

弗多季耶夫的话说道：

“你的做法不对，给我一张纸，咱们重新来。”

于是佩尔希茨基和阿弗多季耶夫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

“你，‘旧床垫’，”佩尔希茨基对一个蓝眼睛的小伙子说，“参加这个连钱都不用交。你有二七年的公债吗？面值多少？面值五十？那就更好了。你把这债券交给咱们俱乐部。这些债券就是咱们的资本。到八月份，咱们不就能把所有债券兑成现款买车了吗？”

“要是我的债券中了奖呢？”小伙子在进行防卫。

“你想中多少？”

“五万。”

“那就用这五万买汽车。我要是中了也买汽车。要是阿弗多季耶夫中了也一样。总之，不管谁的债券中了奖，都把钱拿来买汽车。现在你懂了吗？怪家伙！你将会开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一路看不完的山地风光！傻瓜！……而跟在你后面的是‘司法与生活’，‘时事简讯’，‘事故’等栏目的私人汽车，还有，你知道，那位发电影票的女士！……努？怎么样？你会追她的！……”

每个债券的持有者在内心深处都不相信有中奖的可能，但是对持有债券的邻居和熟人却怀着妒忌心理。他怕他们中奖胜过于怕火，生怕自己时运不济再次落得个两手空空。因此盼望编辑部同仁中奖的心理便促使公债的持有者投向这个新俱乐部的怀抱。他惟一担心的是没有一张债券中奖。但不知为什么，都觉得这又不太可能。此外，不中奖，俱乐部也毫无损失，用债券换得的资本在废车场购买一辆旧车是有保证的。

五分钟之内就招满了二十人。在事情圆满结束之际，听过汽车俱乐部的迷人前景之后，编辑部书记走了过来。

“怎么样，小伙子们，”他说，“是不是也把我算上？”

“算上你，老头子，没问题，”阿弗多季耶夫回答说，“不过不是到我们这儿。很遗憾，我们的名额已满，一九二九年以前停止招收新会员。你最好去登记作‘儿童之友’。一年二十戈比，而且哪儿也不必去。”

书记踌躇一下，想起自己也确实已经有些老了，叹了口气，便接

着去读他那吸引人的社论去了。

“请问,同志,”一位有着一副切尔克斯面孔的美男子在走廊里拦住了他,“《车床》报编辑部在这儿的什么地方?”

这个人就是伟大谋士。

第二十五章　与裸体工程师的谈话

在奥斯塔普·宾杰尔出现在编辑部以前，曾发生过一系列并非无关紧要的事件。

白天未能找到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他的住处上了锁，主人大概上班去了），伟大谋士决定晚些时候再找他，眼下他暂时在市内信步走着。急切渴望行动的他，穿过一条条街道，不时在广场上逗留一会儿，冲着民警挤挤眼，帮帮女士们乘上公共汽车。总的来说，他的那副神气，就仿佛整个莫斯科及其众多的名胜古迹，它的电车，那些出售莫斯科农产品加工联合企业产品的摊贩，大小教堂，火车站和广告柱都来出席他的盛大招待会似的。他周旋于宾客之间，同他们亲切地谈着，对每个人都能说两句好听的话。接待这样大量的客人使伟大谋士感到有些劳累。此外已是下午六点，该是去找舒金工程师的时候了。

然而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在会见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以前，奥斯塔普不得不为在一篇不大的笔录上签个名，而耽搁两小时左右。

伟大谋士在剧院广场被一匹马撞倒在地。那头怯生生的白毛畜牲纯属意外地奔向他，用它的瘦骨嶙峋的胸脯撞了他一下。宾杰尔摔倒了，出了一身大汗。天气很热。那匹白马高声道着歉。奥斯塔普马上就爬了起来，他那强壮的身体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所以他便更有理由和可能来滋事了。

简直认不出这位殷勤好客的莫斯科主人了。他一摇一晃地走到惶恐不安的老车夫跟前，照着老头儿穿着棉衣的背上就是一拳。老头儿默默忍受着对他的惩罚。一位民警跑了过来。

“我要求作违警记录！”奥斯塔普情绪激昂地叫嚷道。

他好像被伤及最神圣的感情一样，叫声中含有铮铮的金属般的音调。奥斯塔普站在小剧院墙边，即后来建立俄国伟大剧作家奥斯

特罗夫斯基纪念碑的地方，在记录上签了字，尽量不去看他的敌人马车夫，并且向突然跑来的佩尔希茨基发表了简短的答记者问。佩尔希茨基不辞劳苦，把受害者的姓名整整齐齐写在记事本上便匆匆离去了。

奥斯塔普趾高气扬地继续赶路。他仍然为受到白马的攻击而耿耿于怀，并且后悔未及再给马车夫一记耳光。奥斯塔普一步两层台阶，登上舒金那幢楼房的七层，忽然有一大滴水重重落在他的头上。他一抬头，从上一层平台上流下的一股脏水，像小瀑布似的直落进他的眼里。

"这是谁搞的，非抽他嘴巴不可！"奥斯塔普下着决心。

他猛跑上去。在舒金家门口，一个赤条条的人背对着他坐在那里，浑身都是白色癣痂似的东西。他直接坐在瓷砖地上，捂着脑袋，摇晃着身子。此人周围全是从单元门下面门缝里流出的水。

"嗽—嗽—嗽，"裸体人在呻吟，"嗽—嗽—嗽……"

"喂，是您在这儿浇的水吗？"奥斯塔普气冲冲地说。"这是洗澡的地方吗？您疯啦！"

工程师神色黯然地瞧了瞧他，抽搭起来。

"喂，公民，您与其在这儿哭，倒不如去洗一洗。您瞧您这是什么样子。简直像个斗牛士！"

"钥匙！"工程师牙齿打着战，哞哞地叫道。

"什么钥匙？"奥斯塔普问。

"单—单—元—元门的。"

"里面放着钱？"

裸体男子以惊人的速度打着嗝。

什么也难不倒奥斯塔普。他已经悟到是怎么回事了。在他彻底明白以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欲罢不能，笑得差点儿没摔到扶梯外边。

"您是进不了屋了吧？这太简单啦！"

奥斯塔普尽量避免裸体人把他蹭脏，向屋门挨过身去，将大拇指上黄黄的指甲杵进美国门锁的锁孔，小心翼翼地上下左右扭动了一会儿。

屋门一声不响地打开了，赤身男子高兴得嗥叫着跑进被水淹了的住房。水龙头在哗哗地流着。水在厨房里形成一个旋涡。卧室里的水则宛如一片静静的池塘，水面上像两只天鹅似的，悠然自得地漂浮着一双拖鞋。缓缓散开的涟漪把成群的烟蒂赶进了屋角。

沃洛比亚尼诺夫那把椅子在餐室里放着。那里的水流最为湍急。四条椅腿旁边均是滚滚的白色浪花。椅子轻轻地颤动着，似乎想尽快摆脱对它的迫害。奥斯塔普往椅子上一坐盘起了双腿。

业已恢复正常的艾尔涅斯特·帕甫洛维奇连声用法语喊着："对不起！对不起！"他关上水龙头，洗净身子，将湿裤腿卷至膝盖，赤着上身来到宾杰尔面前。

"您实在是把我给救了！"他激动地喊着，"请原谅，不能给您握手，我全身都是湿的。您知道，我几乎就要疯了。"

"显然是有一点。"

"我的处境太可怕了。"

说着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回味着这一可怕的事件，时而神情黯淡，时而神经质地笑笑，向伟大谋士诉说着灾难突然当头的细节。

"要不是您，我就完蛋啦，"工程师最后说。

"是啊，"奥斯塔普说，"我也有这么一回，甚至比这还糟。"

这时工程师对这类事的一切情况都很感兴趣，他甚至丢开了收水的水桶，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同您的情况完全一样，"宾杰尔说道，"只不过是在冬天，也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米尔格罗德，是在一九一九年马赫诺① 和秋秋尼克② 均都不在时的一段平安无虞的间隙。我住在一个人家，其族人全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霍霍尔③。是些典型的私有者：一幢小平房，屋里有许多衣物、家具和破烂儿。应该向您说明，当时米尔哥罗德没

---

① 马赫诺(1889—1934)，无政府主义者，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富农匪帮首领。

② 秋秋尼克(1891—1929)，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领。

③ 霍霍尔，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卑称。

有下水道和其他设备，只有些挖出来的污水坑。一天夜里，我穿着件内衣便跑到雪地里。我不怕感冒，因为只是一分钟的事儿。我跑出来时不经意随手便把门带上了。零下二十度。我敲敲门，没人开。不能呆着不动，会冻死的！我就这样，敲一敲，跑一跑，敲一敲，跑一跑，还是没人开。主要的是这些魔鬼谁也没睡。夜里黑得可怕，又是狗叫，又是枪响。我只穿着条衬裤在雪堆里跑。我敲门敲了整整一个小时。差点冻死。您猜他们为什么不开门？他们在藏家财。把一些克伦票子① 缝到了枕头里。他们以为有人来搜查了。后来我差点没把他们一个个打死。"

这些工程师听来十分亲切。

"是啊，"奥斯塔普说，"这么说，您是舒金工程师喽？"

"是我，不过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实在难为情……"

"噢，请放心，像法国人说的'安特尔努，切塔切'只有你我四只眼看见。我是有事来找您的，舒金同志。"

"我将非常乐意为您效劳。"

"非常感谢。是件小事。您夫人让我来您这儿取这把椅子。她说，她要拿它配成一对儿。她打算给您送把圈椅来。"

"请拿吧！"艾尔涅斯特·巴甫罗维奇高声说道，"我很乐意！而且，干吗要劳您的大驾呢？我可以自己送去。今天就送。"

"不，何必呢！对我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我住的也不远，很容易。"

工程师忙忙活活，把伟大谋士一直送到门口。他没敢迈出门坎，尽管他已经预先把钥匙放在湿裤子口袋里了。

他们又赠给原大学生伊万诺普洛一把椅子。不错，椅面有点损伤，但仍不失为一把漂亮的椅子，何况它又同第一把椅子一模一样呢。

从这把椅子里依然一无所获，算来这已经是第四把了。对此，奥斯塔普并未感到不安。他深知命运多蹇。

---

① 克伦票子，一九一七年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的二十和四十卢布的纸币。

那把流失在十月火车站货场深处的椅子，宛如一大块黑糊糊的东西，杂入他那严谨的推理体系之中。想到这把椅子，他就觉得不太舒服，并且不由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

伟大谋士的处境恰如一个只押数码的轮盘赌赌徒，而且是一举就想赢得赌注的三十六倍的那种人。其境遇甚至更糟：两位合伙人赌的是这样一种轮盘赌。十二个号码中的十一个都是零，而第十二个号码却在视野之外的鬼才知道的地方，可恰恰是它，却有得中大奖的可能。

这一连串苦涩的思绪被来到的总经理打断了。单是他那副模样，即令奥斯塔普大为不快。

"噢嗬！"技术指导说，"我看得出，您做出了成绩。您可不要跟我开玩笑。您干吗把椅子放在门外呀？是想要弄我吗？"

"宾杰尔同志，"首席贵族咕哝了一句。

"咳呀，不要戏弄我的神经啦！快把它拿进来吧，拿进来。您看见了，我现在坐的这把新弄到的椅子，使您得到的那把价值提高了好几倍。"

奥斯塔普说罢把头一歪，眯缝着眼睛。

"别折磨小孩子了，"他终于声音低沉沉地开了口，"椅子在哪儿？您为什么不把它拿来？"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前言不搭后语的报告，频频被对方的喊声、讥讽的掌声和刁钻的问题打断。沃洛比亚尼诺夫的报告是在听者的一阵笑声中结束的。

"我是怎么指示您的？"奥斯塔普厉声问道。"我对您说过多少次，盗窃是犯法的，您想偷窃我妻子格利查楚耶娃夫人的东西时，我就看出了，您有一种小刑事犯的习性。您放心，您永远不会挨枪毙。您这套本事，顶多会让您在没有严格隔离的情况下蹲上六个月。这对于一位思想巨人和俄罗斯民主之父来说似乎不太相称。再来看看结果。您让已经到手的椅子给溜掉了。这还不算，挺好的一个机会让您给断送了！您试试还能不能再到那儿去一次。那位阿韦萨洛姆·伊兹努连科夫会把您的脑袋揪下来的。幸好那本糊涂账帮了您的忙，否则您会坐在牢房里白等我给您送东西。我是不会给您送东西

的。请您注意。我可不是海枯巴①。说到底,您既不是我的母亲和姐妹,也不是我的情人。"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

"这样吧,亲爱的,我看咱们再在一起干已经毫无意义。至少跟您这种缺乏素养的伙伴一起干,对半分成对我来说实在太荒唐了。不管您愿不愿意,我必须提出新的条件。"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喘起气来,此前他一直竭力屏着呼吸。

"是的,我的老朋友,您的毛病是缺乏组织才能,行动不力。有鉴于此,要减少您的份额。说实话百分之二十行不行?"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坚决地摇着头。

"为什么您不要?嫌少?"

"少——少。"

"可这是三万卢布啊!您想要多少?"

"我同意四万。"

"您这是白日里打劫!"奥斯塔普仿照在门房里进行那次交易时,首席贵族所持的腔调,"三万卢布您还嫌少,您是不是还想要住房的钥匙呀?!"

"您才想要住房的钥匙呢,"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嗫嗫嚅嚅地说。

"现在还为时不晚,您就拿百分之二十吧,否则我会改主意的。趁着我的心情还不错。"

在门房那次业已解冻的坚冰,继续轰然迸裂,撞击在花岗岩上,早已变作粉末而溶化了。冰已不复存在。只有一片汪洋,它毫不经意地裹挟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把他抛来抛去,时而撞上漂流的圆木,时而使他碰上几把椅子,又使他与这些椅子失之交臂。伊波

---

① 海枯巴,又称海卡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王普里安的妻子,在特洛伊战争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几乎所有的孩子,特洛伊城陷落后,她沦为女俘,并在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时死去。后来海枯巴的形象进入古典文学,并在欧里庇德斯,但丁、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成为极端悲痛与绝望的象征。

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感到无以名状的恐惧。一切都令他胆战心惊。河上漂着垃圾、石油的残迹、破鸡窝、一条条死鱼，以及一顶不知是何人的破帽子。也许这是费多尔神父那顶鸭舌帽，被风从他头上吹下来，吹到了这里？谁知道呢？路途漫漫望不到尽头。河水滔滔难以及岸。而原首席贵族意欲逆流而行，则既无力量，又无愿望。

于是他便被带进了险象环生的汪洋大海。

第二十六章 两次拜访

宛如一个打开襁褓的婴儿，片刻不停，两只蜡样的小手开开合合，一对小脚丫又踢又蹬，戴着软帽，像一颗安东诺夫苹果那样大的小脑袋转来转去，嘴里不断吐着泡泡，——阿韦萨洛姆·伊兹努连科夫正是如此，永远处于一种恒动状态。他不住地移动着两只胖脚，刮得光光的下颌扭来扭去，不时发出一声感叹，两只多毛的手不停地做着抛圈杂技似的动作。

他的生活忙忙碌碌。他到处都去，给人家提着建议，在街上东奔西跑，活像只受惊的母鸡；他说话又快又响，像是在计算一幢铁顶石头建筑的保险赔偿金。他的生活与事业的本质就在于，他生来如此：做一件事，做一个物件，或思考一个问题总是超不过一分钟。

倘若他的一段笑话不受欢迎，没有立即引人发笑，伊兹努连科夫不像别人那样说服编辑：笑话是好的，只须稍加品味即会充分给予肯定等等。他并不这样做，他会说："当然，不好就是不好，"并且会马上换一段新的。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经常在商店里制造混乱。他在惊讶万分的店员们眼前忽隐忽现，买一盒巧克力也是那样张扬。收款员期待着他至少会买三十卢布的东西。但是伊兹努连科夫手舞足蹈地来到收款台前，捂住领带，仿佛有人要掐他脖子似的，把一张皱皱巴巴的三卢布的钞票往玻璃板上一扔，感激不尽地咩咩叫上两声便跑掉了。

如果此人能让自己哪怕安静两个小时，那么就会发生一些最出乎意料的事情：伊兹努连科夫可能会伏案写出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也可能写出一份无偿贷款的申请书，或是一项住房使用法律的新条款，也有可能写出一本《着装与社交指南》的书来。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那活跃异常的双腿会把他带走，铅笔会从他那永不停歇的

手里像箭一样飞出去，而他的思维会是蹦蹦跳跳的。

伊兹努连科夫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家具上的封签摇摇晃晃酷似吉卜赛舞娘的耳环。椅子上坐着一位笑眯眯的郊区姑娘。

“啊嗬，啊嗬，”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喊叫着，“妙极，妙极！……‘女皇的音容为她的盛宴增添了光彩’① ……啊嗬，啊嗬！……您就是玛尔戈女皇②。”

郊区来的姑娘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恭敬地笑着。

“来，请吃巧克力，吃吧，我请求您！……啊嗬，啊嗬！……太迷人啦！……”

他频频吻着女皇的手，盛赞她那简朴的打扮，把猫塞到她怀里，讨好地问她：

“它是不是像只鹦鹉？……噢，像狮子！狮子！真正的狮子！您说，它的毛是不是真的特别软和？……瞧这尾巴！尾巴！您瞧，这尾巴是否真的特别大？……啊嗬！”

后来那猫飞快地钻到角落里去了。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双手按着软鼓囊囊的胸脯，点头哈腰地向窗外的什么人打起招呼来。突然在他那怪异的脑袋里咔的一声不知打开了哪个阀门，对女客的形体和精神品质以挑衅的口吻调起侃来：

“您说，您这个胸针真的是玻璃的？啊嗬！多么耀眼哪！……说实话，您把我的眼都照花啦！……您说，巴黎真的是座大城市？那儿真有一座埃菲尔铁塔？……啊嗬！啊嗬！……多么美的手！……多么美的鼻子！……啊嗬！……”

他没有拥抱那位姑娘。他只满足于讲些恭维话。他滔滔不绝地恭维着她，直至被来访的奥斯塔普打断。

伟大谋士手里摆弄着一张纸片，神色严肃地问道：

“伊兹努连科夫是在这儿住吗？您就是？”

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不安地审视一下来访者的冷冰冰的面孔。他力求从那双眼睛里揣摩出，要向他出示的究竟是什么东

---

① 引自普希金《埃及之夜》组诗中的诗句。
② 法国作家大仲马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

西：是在电车里聊天时打碎那块玻璃的罚款单，是人民法院为拖欠房租一事给他的传票，抑或是盲人杂志的订单。

“是怎么回事，同志，”宾杰尔声色俱厉地说，“把公差赶走，这太不像话了。”

“什么公差？”伊兹努连科夫吓得心惊肉跳。

“您自己知道，我马上就把家具拉走。女公民，请您腾出那把椅子来。”

方才还坐在那里聆听最最抒情的诗篇的女公民立即站了起来。

“不！您坐！”伊兹努连科夫用身体挡着椅子喊道。“他们无权！”

“关于权利的话，您就别说了吧，公民。您应该自觉。把家具腾出来！要遵纪守法！”

奥斯塔普说着抓起椅子晃了晃。

“我要把它拉走！”宾杰尔坚决声明。

“不，您不能拉！”

“怎么不能拉，”奥斯塔普冷笑一声，搬起椅子便往廊道里走。

阿韦萨洛姆吻吻女皇的手，把头一低向严厉的法官追去。后者已经在下楼梯。

“我告诉您，您没有权利。依照法律家具可以保留两个星期，而这把椅子刚刚放了三天！我是可能把钱还上的！”

伊兹努连科夫像蜜蜂一样围着奥斯塔普绕来绕去。两个人就是以这种姿态来到了大街上。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一直追到街角。在那里他看见几只麻雀在围着一小堆畜粪一跳跳的。他用发亮的眼睛瞧了瞧它们，嘴里念念叨叨，把手一拍，哈哈哈地笑着说：

“高级题材！啊嘀！……啊嘀！”

伊兹努连科夫只顾着考虑这篇文章的题目，高兴地转回身，一蹦一跳地跑回家去。直至他看见依然在房中央站着的郊区姑娘，才想起那把椅子。

奥斯塔普是雇车把椅子拉走的。

“请注意，”他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椅子是空手得来的，一个子儿没花，您懂吗？”

伊万诺普洛屋里的摆设又多了一把椅子。拆开椅子以后，伊波

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又发了愁。

“机会越来越大了。”奥斯塔普说，“而一个戈比也没花。您说说看，您那位已故的岳母喜不喜欢开玩笑？”

“您是什么意思？”

“可能根本没有钻石？”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使劲摆着手，摆得他那件短上衣都纵了上去。

“既然如此，那就太好了。但愿伊万诺普洛的家产只再增加一把椅子。”

“宾杰尔同志，今天的报纸上提到了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讨好地说。

奥斯塔普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新闻界围绕着他的名字大肆鼓噪。

“您胡说什么？哪一家报纸？”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得意地翻开《车床》报。

“喏，就在这儿。‘一日记事’栏。”

奥斯塔普稍稍镇静了些，因为他所怕的只是诸如：“我们的针刺”和“将歹徒绳之以法”这类揭露性的栏目。

果然，在“一日记事”栏目里用六号铅字印着：

倒于马下

昨天奥斯塔普·宾杰尔公民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被8974号马车撞倒。受害人稍受惊吓，得以脱险。

“是马车夫稍受惊吓就脱了身，而不是我，”奥斯塔普·宾杰尔抱怨说。“这帮白痴，写呀写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哎哟！这是《车床》报。好，太好了。您知道，沃洛比亚尼诺夫，也许这篇报导是他们坐在咱们那张椅子上写的呢。太有意思啦。”

伟大谋士沉思片刻。

拜访编辑部的理由找到了。

奥斯塔普在书记那里得知整个走廊左右两边的房间均由编辑部占用之后，便装出一副质朴憨厚的样子开始巡视起编辑部的所有房间来了，因为他需要知道椅子放在什么地方。他溜进工会基层委员会，正值年轻的汽车俱乐部会员们在那里开会，由于立即发现椅子不在那里，便转移到了隔壁房间。他在办公室装作是在等待批示的。在工人通讯处，他打听这里哪儿出售广告上登的废纸。在书记办公室，他询问订报的条件，而在小品文作者的房间里，他问的则是什么地方受理遗失文件问题。如此这般，他便来到了主编的房间，主编正坐在合同所指的椅子，对着电话话筒大喊大叫。奥斯塔普需要时间，以便仔细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

"编辑同志，你们报上登了一篇诬蔑我的消息，"宾杰尔说。

说着话，他发现一扇窗户朝着里院。

"什么诬蔑？"编辑问。

奥斯塔普来回翻着一份《车床》报。他回头望了望房门，看见门上装的是美国弹簧锁。如果划掉一小块门上的玻璃，就能轻易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打开门锁。

编辑读了一遍奥斯塔普指出的那则报导。

"同志，您认为哪儿是对您的诬蔑呢？"

"怎么不是！喏，就在这儿：'受害人稍受惊吓，得以脱险'。"

"我不明白。"

奥斯塔普笑眯眯地看着编辑那把椅子。

"我怕那个赶马车的干吗？你们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了我。应当辟谣。"

"公民，您听我说，"主编说，"谁也没有羞辱您，对于这种琐碎的问题，我们是不予辟谣的。"

"那好，我反正不会就此罢休的，"奥斯塔普走出办公室说。

他已经看到了他要看到的一切。

第二十七章　坐禁闭用的多功能箱笼

老城县花一现的“剑犁同盟”的盟员，会同“快速包装”店的汉子们在“谷物成品”粮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引得不少过路人驻足观看。

“这是在排什么队呀？”公民们问。

在商店前气氛沉闷的队伍里经常有一种人，他排得离店门越远，他的闲话就越多。而波列索夫站得离商店最远。

“这是什么年月啊，”“消防队长”说，“眼看就得吃豆饼了，一九一九年那会儿都比现在强。城里的面粉只够吃四天了。”

公民们疑惑地捻着胡髭，引用《老城真理报》上的话同波列索夫争论起来。公民们向波列索夫证明，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城里的面粉要多少有多少，没必要制造恐慌气氛。公民们说完便跑回家取出所有的现金也加入了买面粉的行列。

“快速包装”店的汉子们把粮店的面粉抢购一空后，便转移到食品杂货店排起购买茶和糖的队伍来。

三天之内粮食和商品危机席卷了整个老城。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代表建议，在处于运输途中的粮食到达以前，向每个个人限量出售商品——每人一磅糖，五磅面粉。

第二天即有人想出了对策。

阿尔亨在买糖的队伍里排在第一名，他后面是妻子萨什亨，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四个雅科夫列维奇和所有十五名穿着灰色平纹布衣服的养老院的老太婆。从老城省执委合作社榨取到半普特食糖以后，阿尔亨便带上他的队伍向另一个合作社进发，同时一路上都在咒骂帕沙·艾米里耶维奇，后者已经把给他的一磅砂糖吃了个净光。帕沙把砂糖一小堆一小堆地撒在手掌上，一次次送进他那野兽般的大嘴里。阿尔亨忙了一整天。为避免损耗和散失，他取消了帕沙·艾米

里耶维奇的排队资格，派他去把购得的物品送往外货市场。在那边，阿尔亨腼腼腆腆地将弄到的糖、面粉、茶叶以及平纹布倒卖给私人开的杂货铺。

波列索夫排队主要是原则上的。他没有钱，反正什么也买不了。他从一个队转到另一个队，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尖酸刻薄地插上两句，意味深长地把眉毛一挑预测着未来。他说话半吞半吐，闪烁其词，其后果是老城谣言四起，风传从梅恰和乌拉尔① 来了一个地下组织。

"省长"加季耶夫一天里赚了一万卢布。"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季斯里亚尔斯基所得几何，连他的老婆也不得而知，他一想到自己隶属于一个秘密团伙便惶惶不可终日。

城里所传的谣言把他彻底吓坏了。夜不成寐的"交易所委员会主席"认定只有老老实实坦白交待才可能减少他坐牢的期限。

"听我说，根利叶塔，"他对妻子说，"该是把布匹转移到你弟弟那儿的时候了。"

"怎么，可能有人来抓你？"根利叶塔·季斯里亚尔斯卡娅问道。

"可能，既然国内没有贸易自由，我岂不是早晚都要坐牢？"

"这么说，已经该准备些衣物了？我的命好苦啊。总是要探监送东西。你干吗不去当个苏维埃职员呢？我弟弟是工会会员，过的也不错。可你一定要作红色商人！"

根利叶塔还不知道，命运已把她丈夫提升到"交易所委员会主席"了，所以她并不惊慌。

"我今天可能就不回来过夜了，"季斯里亚尔斯基说，"要是那样，明天你就给我送东西去。不过，不要送甜馅饺子，我才不高兴吃那些冷饺子呢！"

"要不，你把汽炉子带上？"

"牢房里才不许你用汽炉子呢！把我那个箱笼拿过来。"

季斯里亚尔斯基有一个特别订制的箱笼，它有多种用途。把它

① 梅恰和乌拉尔，俄国的两个地名。在俄语中与"剑"和"犁"读音相近，此处是指对波列索夫所散布的谣言的误传。

展开来就是一张床铺，展开一半是桌子，此外它还能当衣柜，里面有格架、挂钩和抽屉。妻子将冷餐和新洗的内衣放进了这个万能箱笼。

“你不必送我了，”富有经验的丈夫说，“如果卢宾斯来要钱，告诉他没钱。再见。卢宾斯是可以等的。”

季斯里亚尔斯基提着特制的箱笼沉沉稳稳、大大方方地来到街上。

“您到哪儿去，季斯里亚尔斯基公民？”波列索夫叫住了他。

波列索夫正站在电线杆旁，用喊声给一名电工鼓劲儿，后者正用脚上的铁钩钩着木杆往绝缘子那边爬。

“我去坦白交待，”季斯里亚尔斯基说。

“交待什么？”

“交待‘剑犁’的事儿。”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顿时钳口结舌，而季斯里亚尔斯基挺起来着宽腰带的卵形肚子，不慌不忙地向省检察院走去，他那条腰带上还带有一个小小的表兜。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扇起两只翅膀，往加季耶夫家飞去。

“季斯里亚尔斯基是个奸细！”消防队长大喊。“他告密去了，刚走，还看得见他。”

“怎么？还带着箱笼？”老城省长大惊失色。

“带着哪。”

加季耶夫吻了吻妻子，喊着说，如果卢宾斯来，不要把钱给他，说罢，飞快地往街上跑去。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像只下了蛋的母鸡，转了几圈，发出几声哀鸣，便跑去找弗拉加和尼凯沙去了。

与此同时季斯里亚尔斯基公民，慢慢悠悠，溜溜达达一步步地接近了检察院。他在路上遇到卢宾斯，同他谈了很久。

“钱怎么样了？”卢宾斯问。

“钱您到我妻子那儿去取。”

“您带着箱笼干吗？”卢宾斯疑惑地问道。

“去洗澡。”

“那就祝您洗个痛快。”

后来，季斯里亚尔斯基又来到老城消费合作社联社，也即原来的“华沙糖果店”，喝了杯咖啡，吃了一块酥点。该去交待了。“交易所委员会主席”走进省检察院接待室。那里空无一人。季斯里亚尔斯基走向一扇写着“省检察官”的房门，有礼貌地敲了两下。

“请进！”这是季斯里亚尔斯基熟悉的声音。

季斯里亚尔斯基一走进去便万分惊愕地站下了。他那卵形肚子立刻瘪下去，像干枣一样皱巴巴的。眼前的一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检察官坐在写字台旁，周围站着强大的“剑犁”组织成员。从他们的手势和哭腔即可判断出他们什么都交待了。

“就是他，”加季耶夫喊道，“最主要的十月党人。”

“第一，”季斯里亚尔斯基说着，把特制箱笼放在地上一步步挨近桌子，“第一，我不是十月党人；其次，我一向同情苏维埃；第三，为首的不是我，而是查卢什尼科夫，他的住址是……”

“红军街！”加季耶夫喊道。

“三号！”弗拉加和尼凯沙齐声说道。

“进院子往左，”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补充说，“我可以带路。”

二十分钟以后，查卢什尼科夫被带了来，他首先宣布，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在场的这些人。接着连口气也没喘，便把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供了出来。

“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只是在牢房里换了内衣，打开万能箱笼，躺在上面舒展一下身子之后才觉得轻松而又安心。

格里查楚耶娃－宾杰尔太太在粮食危机期间，得以为自己的小店囤积了至少四个月的食粮和商品。安下心来以后，她又伤心地想起她那疲于在“小人民委员会”开会的年轻夫君来。对女相士的访问没给她带来安慰。

老城未来的掌权者全部销声匿迹。心神不定的叶连娜·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愤愤然而又漫不经心地甩着一张张纸牌。纸牌时而宣告着世界末日，时而显示即将增加工资，时而又预示她将在一个官厅里

同丈夫晤面，在场的还有一个心怀不善的人——黑桃皇帝。这场占卜的结局也有些奇怪。来了几位公差——黑桃皇帝——并把女预言家带往官厅检察官那里去了。

单独同鹦鹉留下来的小寡妇惴惴不安地正待离去，可那鹦鹉突然把喙往笼子上一碰，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人声讲起话来。

“这是什么年月啊！”它挖苦地说，埋头于翅间，随即从腋下拔出一根羽毛。

格里查楚耶娃－宾杰尔太太万分惊恐地扑向门口。追在她身后的是一段十分急切、断断续续的话语。这只古老的鸟儿因为受了公差来访并把女主人带往官厅的惊吓，把它熟悉的话语全说了出来，它的节目中的大部分都是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话。

“鉴于缺少……”鸟儿气恼地说。

它抓住笼子的小横梁，头冲下翻了个身，朝着呆立在门口的寡妇挤了挤眼似乎在说：“怎么样，这称您的心吗，小寡妇？”

“我的妈呀！”格里查楚耶娃哀叫一声。

“在哪个团服过役？”鹦鹉用宾杰尔的声音问道。“垮—垮—台！……欧洲会帮我们。”

寡妇逃走以后，鹦鹉整理一下身上的胸衣，说了一句人们在三十年中都未能迫使它说出的一句话：

“小鹦鹉是个傻瓜！”

寡妇在街上边哭边号。而在家里等着她的却是一个活泼的小老头儿。

这是瓦尔弗洛麦伊奇。

“我是看了广告来的，”瓦尔弗洛麦伊奇说，“已经等了两个小时，太太。”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只沉重的蹄子踏在格里查楚耶娃的心头。

“喔哟！”寡妇曼声说道。“我的心都碎了。”

“是不是有位宾杰尔公民离开了您？您登了寻人启事？”

寡妇倒在了几袋面粉上。

“您的体质太弱了，”瓦尔弗洛麦伊奇嘴巴很甜地说，“我想首先搞搞清楚酬谢的事儿……”

“噢！……全都拿去吧！现在我什么都不吝惜了！”多愁善感的寡妇哭着说。

“是这样的，我知道您的爱子奥斯塔普·宾杰尔的下落，不知有什么样的酬谢！”

“全都拿去吧！”寡妇又说了一遍。

“二十卢布，”瓦尔弗洛麦伊奇干巴巴地说。

寡妇从面粉袋上站起来，全身沾满了面粉，使劲眨着带有面粉的睫毛。

“多少？”她追问了一声。

“十五卢布，”瓦尔弗洛麦伊奇降了价。

他预料，从这个不幸的女人那儿连三个卢布也难弄到。

寡妇不断用脚踹踹大袋的面粉，向老头儿展开了进攻，她吁请上天的神明作证，并借助神力争得了一个实在的价格。

“那好吧，上帝与你同在，五卢布就五卢布。不过得先交钱，这是我的规矩。”

瓦尔弗洛麦伊奇从一个小记事本里拿出两小片剪报，紧攥住不放，读将起来：

“喏，让咱们来按顺序看看。您是这样写的：‘求告诸君……宾杰尔同志离家出走……绿色上衣，黄皮鞋，天蓝色西装背心……’对吧？这是《老城真理报》。再看看首都的报纸关于您的爱子都说些什么吧。喏……‘倒于马下’……您不要过于伤心，亲爱的太太，您往下听……‘倒于马下’……可是还活着，活着！我说还活着，还活着。不然的话，人死了，我还能要钱吗？……是这样：‘倒于马下，昨天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8974号马车的马把宾杰尔公民撞倒了。受害人稍受惊吓得以脱险。……’喏，我把这些小文件提供给您，您呢，先把钱给我。这是我的一条规矩。”

寡妇哭着付了钱。丈夫，她心爱的丈夫穿着黄皮鞋躺在遥远的莫斯科的地上，口喷火焰的烈马用蹄子践踏着他那穿着天蓝色粗毛布背心的前胸。

瓦尔弗洛麦伊奇那颗善解人意的心，由于得到不错的报偿而得到了满足。临走时他对寡妇说，她丈夫后来的下落肯定能在《车床》

报社打听到，那里当然是天下诸事无所不知。

费多尔神父的信

写于罗斯托夫“银河”烧水房

写给N县的妻子

我亲爱的卡佳：

我又遇上了新的烦恼，但是这一点容稍后再谈。钱已收到，非常及时。为此，我对你由衷感激。到达罗斯托夫以后，我立刻按照地址找了去。新罗西斯克水泥厂是个很大的机关，布伦斯工程师却没有一人知道。我已经完全绝望了，但是有人提醒我说：您可以到人事处让他们给查查看。我到人事处求了求，那里的人告诉我，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在他们那里工作过，担任重要职务。不过，他说，去年就离开了，被巴库那边挖了去，到阿塞拜疆石油厂负责安全技术工作。

唉，亲爱的，我的这次行程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短暂。你来信说，钱即将用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卡捷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用不很久了，耐心等待，并求主保佑吧。把我那件斜纹布大学生制服卖掉，以后的花费可能还不止这些呢，你要做好一切准备。

罗斯托夫的物价贵得可怕。住旅馆我花了两卢布二十五戈比。到巴库的钱还够。如果顺利，我从那里给你打电报。

这里的天气很热。大衣总要拿在手里。不敢留在旅馆，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偷去，这里的人很是刁悍。

我不喜欢罗斯托夫这个城市。就常住人口数量和地理位置而言，它都远不及哈尔科夫。不过没关系，老伴儿，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到莫斯科一游呢，届时你会看到，那完全是个欧化城市。而再往后，咱们就在萨马拉咱们的小工厂附近定居下来。

沃洛比亚尼诺夫可曾回来？他是否还在什么地方踅摸？叶弗斯季格涅耶夫还在咱家搭伙吗？我那件僧袍洗得怎样？你要让咱们所有的熟人都确实认为，我真的是在沃龙涅日姑母的病榻旁。你对古连卡也要这样写。

喔！我完全忘记告诉你，我今天遇到的可怕的事情了。

我正站在桥头一面欣赏静静的顿河，一面畅想着咱们未来的富裕日子，突然刮起风，把你的面包师哥哥的帽子吹到河里，转眼就不见了。不得不又添一笔开销——花两卢布二十戈比买了一顶英国鸭舌帽。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你那位面包师哥哥。要让他相信我在沃龙涅日。

换洗衣服比较困难。晚上洗了，早晨要是干不了，我就穿湿的。现在这种热天，倒挺舒服的。

吻你并拥抱你。

你的始终不渝的丈夫

费　佳

第二十八章　小母鸡与太平洋小公鸡

采访记者佩尔希茨基在为纪念伟大数学家伊萨克·牛顿逝世二百周年积极准备材料。

大家干得正欢，“科学与生活”栏的斯焦帕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体态臃肿的女公民。

“听我说，佩尔希茨基！”斯焦帕说。“这位女公民找您有事。请到这边来，女公民，这位同志全会给您说清楚的。”

“什么事？”佩尔希茨基问。“有何见教？”

格里查楚耶娃太太抬起一双疲惫的眼睛看了看佩尔希茨基，默默地递给他一个纸片。

“喔，”佩尔希茨基说，“……倒于马下……稍受惊吓，得以脱险……怎么回事？”

“住址，”寡妇央求道，“能不能知道住址？”

“谁的住址？”

“奥斯塔普·宾杰尔。”

“我怎么会知道？”

“刚才那位同志说您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您到居民住址查询处打听吧。”

“同志，也许您能记得起来，是个穿黄皮鞋的。”

“我自己穿的就是黄皮鞋。在莫斯科还有二十万人穿黄皮鞋。您是否需要知道他们的住址呢？那好吧，我丢下所有工作来做这件事。半年以后您就知道所有这些人的住址了。我忙得很，女公民。”

但是寡妇对佩尔希茨基深怀敬畏之情，在走廊里一直紧随其后，把她那浆过的衬裙弄得刷刷响，一再重复着她的请求。

“斯焦帕这个混蛋，”佩尔希茨基暗想，“没关系，我也会给你找个不停制造麻烦的家伙，让你永远不得安宁。”

“我说，我有什么办法？”佩尔希茨基站在寡妇面前气冲冲地问道。“我怎么会知道奥斯塔普·宾杰尔的地址？我又不是撞倒他的那匹马，也不是当着我的面挨了他一拳的马车夫！”

寡妇唔唔噜噜说了一阵，从中只能听清“同志”和“恳求您”几个字眼儿。

此时民族宫里的业务活动已告结束。办公室和走廊逐渐空了下来。只有某处的打字机还在噼噼啪啪地打印着最后几行。

“对不起，太太，您看见了，我在忙！”

她看佩尔希茨基一头钻进了厕所。他在那里溜达了十分钟，轻松愉快地走了出来。格里查楚耶娃在走廊拐角处耐心地抖动着裙子。佩尔希茨基一走近，她便马上说将起来。

采访记者气得发疯。

“这样吧，大婶，”他说，“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您的奥斯塔普·宾杰尔在哪儿吧，您顺着走廊照直走，然后向右拐，再直走，那儿有几扇门。您问问切列佩尼科夫。他应该知道。”

佩尔希茨基说完马上就没了踪影，衬裙上过浆的寡妇根本来不及得到更多的消息。

格里查楚耶娃太太整了整裙子顺着廊道走去。

民族宫的廊道又长又窄，走在里面的人，不由自主地就要加快步伐。

根据人们的步伐即可判断出他们走过了几道走廊。如果他走路稍快，这说明他的征程方才开始，再走过两三条廊道便会发展成中等速度。有时候可以看见一个人在拼命地跑着，那就是说，他已经通过了五道走廊。倘若某位公民已经越过八条廊道，那么他便足可以与飞鸟和跑马一争高下，并且能同芬兰运动员奥运会长跑冠军努尔米赛上一赛了。

格里查楚耶娃太太向右拐过以后便跑将起来，踩得镶木地板咯吱响。

这时在她的前方，迎面疾步走来一个穿着件天蓝背心、深红色皮鞋的黑发男子。从奥斯塔普脸上的神情即可看出，他在这日暮时分造访民族宫必是出自合同的非常之需。但是显而易见，在技术指导

的诸项计划中并无与情人会面一节。宾杰尔一见小寡妇急忙转过身，头也不回，溜着墙根向回走去。

“宾杰尔同志！”寡妇喜出望外地大声喊道，“您到哪儿去?!”

伟大谋士加快了步伐，寡妇也提高了速度。

“您等一等，听我说，”她请求他。

但是她的话语飞不进奥斯塔普的耳朵，他的耳边只有风在高歌和呼啸。他在第四条廊道里飞奔，驰过一道道内部防火梯的铁栏。他留给心上人的只是一遍又一遍久久回荡在楼道里的噪音。

“哼，谢谢啦，”奥斯塔普坐在五层楼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她可真会找幽会的时候。是谁把这位热情似火的女士送到这儿来的呢？看来要尽快结束莫斯科的这部分计划，否则，弄不好，还会有个单独驾驶着摩托的骠骑兵[①]找上门来的。”

这时格里查楚耶娃太太同奥斯塔普隔着三层楼，上千个房间，十二条走廊。她用衬裙的下摆擦擦发热的脸开始搜寻。起初她本想尽快找到丈夫，以互通款曲。廊道里燃起了不甚明亮的电灯。所有的电灯，所有的走廊，所有的房门千篇一律，一模一样。寡妇开始感到害怕，想离开这里。由于廊道不断向前延伸，她跑得越来越快。半个小时以后，她已经无法止步了。各个机关的主席团、书记办公室、基层工会、组织部以及各个刊物的编辑部的房门从她那笨重的身躯两旁一掠而过。一路上她那铁一般的裙子撞翻了一个个盛烟蒂的垃圾筒，垃圾筒在她身后丁零当啷地滚动着。有她经过的走廊转弯处旋风阵阵，污水横流，开着的气窗噼啪乱响。用刷字板涂在墙上的手指状路标，一个个都指着这个可怜的女人。

最后，格里查楚耶娃来到一个内部楼梯的平台。那里很暗，但是寡妇鼓起勇气，跑下去用力拉了拉一扇玻璃门，门已上锁。她急忙往回跑，但是她方才经过的那道门不知被哪个勤快人也给锁上了。

*　　　*　　　*

在莫斯科人们喜欢锁门。

---

① 此处指刑警或肃反人员。

成千上万的正门统统用木板从里面封住，数十万公民从家里进进出出，走的均都是后门。一九一八年早已过去，"入室抢劫"的概念早已淡漠；为了安全，居民组织起来家家联防的做法业已取消；街道的交通秩序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宏伟的发电站正在建设之中；不断有人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然而却无人致力于解决封门问题。

谁能解开电影院，剧院和马戏团之谜呢？

三千人必须在十分钟之内，通过惟一的一个只开着半扇门的入口进入马戏场。另外十个特为大批观众出入而设的入口一概双门紧闭。有谁知道，它们为什么总是不开呢。也许是二十年前，有人从马厩里偷走了一头聪慧的小毛驴，因而从此以后马戏团经理便吓得把这些方便之门统统封死了。或许是曾几何时某个空中之王被穿堂风吹得生了病，而这些紧闭的出入口，只不过是对空中之王大闹一场之后的应对措施……

在剧院和电影院，一小批一小批地往外放人，似乎是为了避免堵塞。其实只要把大量现成的出入口开放，堵塞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但是行政方面却宁愿采取强制措施。引座员们手拉手组成一道人墙，如此这般，观众要在他们的围堵之下滞留半小时以上。而那些门，那些人们久久企盼打开的门，那些早在保罗一世[①] 时代即告封闭之门，迄今仍未打开。

一万五千名足球爱好者，因莫斯科联队的神勇表现而激奋，可是却不得不从一个窄窄的门缝里挤出去赶电车，门缝如此狭窄，只需有一名配有轻武器的军人在此把守，足能阻挡住有两座炮塔增援的四万名盗匪。

体育场没有顶盖，但有几个大门。它们也悉数关着，只开一个便门。要出去只能冲破大门。每次大赛之后，大门都被冲破。然而出于保持神圣传统的考虑，每次都会修复完整，然后再严严实实地关上。

---

① 保罗一世(1754—1801)，一七九六年以后的俄国皇帝，在全国推行军事警察制度，限制贵族特权，反对法国革命，但于一八〇〇年同波拿巴联盟，被贵族阴谋分子杀害。

倘若实在没有装门的可能(这往往是由于无处可装),那么便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潜在之门:

一、栅栏。

二、可移动障碍物。

三、四腿朝天的板凳。

四、禁止通行的标示。

五、一条绳子。

机关一般采用的是栅栏。

它们通常会把您同您要找的工作人员隔开。来访者像只笼子里的老虎,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想方设法以引起对他的注意,但并非时时都能成功。来访者可能是来申报一项有益的发明的,也可能只是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碍于栅栏,发明遭到埋没,税款也未交成。

移动障碍物常用于街头。

春天它们被放置在热闹的大街上,似乎是为了将正在维修的人行道隔开,于是熙熙攘攘的街道顷刻间便变得冷冷清清。行人取道别处向所要去的地方渗透。他们每天要被迫多走一公里,但是他们并未放弃天真的希望。夏天过去了。树叶凋零。而那些障碍物依然放在那里。维修没有完工。大街依旧空空荡荡。

街心公园的入口常被倒置的公园长椅挡着去路,皆因设计者令人愤慨的疏忽,没给花园配置结结实实的大门。

关于禁止通行的标示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但是目前这不在作者的计划之内。

这些标示可以分作两类:直接的和间接的。

属于直接的有:

禁止入内

闲人免进

此路不通

这类标示有时是挂在那些公众特别常去的机关大门上的。

间接标示最为要命。它们不禁止进入，但很少有哪个胆敢使用其准入权的。这些可耻的标示如下：

不经通报，不许入内

现不接待

工作时间，切勿打扰

不能设置栅栏和移动障碍物，或是翻转的长凳以及禁止通行标示的地方，那就会拉起一道绳子。拉绳之举常常是随兴之所至，往往是在想不到的地方。绳子拉得若是齐胸那么高，只能让人稍受惊吓，不自然地干笑几声。可要是把绳子拉得只有脚踝那么高，那就会致人残废。

让那些门见鬼去吧！让剧院门口的长队也见鬼去吧！请允许人们不用通报即能进入！请允许人们从足球场出来还有完整的脊椎！我们恳求工作懈怠的房管处，拆除设置在自家便道上的障碍物！滚它们的吧，腿朝天的长凳！把它们恢复原位。须知，正是在夜里坐在花园里才感到舒畅。空气清新，一些聪明的想法才会在脑子里油然而生。

格里查楚耶娃太太坐在民族宫大楼正中，坐在紧闭的玻璃门旁的楼梯上想的不是这些，而是她那孤孀的命运，偶尔打个盹，期盼着天明。走廊里半圆形顶灯的黄色光亮透过玻璃门洒在她的头上。透过扶梯上方的窗户渗入一缕缕灰蒙蒙的晨曦。

这是一个异常静谧的时刻，晨光初露，大气清新。此时格里查楚耶娃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寡妇迅速站起身，紧贴着玻璃门。廊道末端有件天蓝色背心闪了闪，深红色的皮鞋上沾有墙灰，土耳其臣民的轻佻的儿子拂去衣服上的灰尘，往玻璃门这边走了过来。

“我的小黄鼠！”寡妇呼唤着。“小—黄—黄鼠！”

她怀着无以言表的温情对着玻璃喘着气。玻璃上雾气蒙蒙，出现一些霓虹般的斑点。天蓝色与深红色的幻影在雾气与彩虹中放射着光芒。

奥斯塔普不曾听见寡妇杜鹃啼血似的叫声。他搔搔后背，小心

翼翼地扭扭脖颈。再过一秒钟，他便会拐过去不见了。

可怜的夫人哀声叫着“宾杰尔同志”，把玻璃敲得咚咚响。伟大谋士转过了身。

“啊！”他发现同寡妇之间还隔有一扇紧闭的玻璃门，于是便说道，“您也在这儿？”

“在这儿，在这儿，”寡妇高兴地连声说道。

“抱抱我呀，我的欢乐，咱们好久不见了，”技术指导邀请道。

寡妇忙活起来。像一只笼子里的小黄雀在门后一蹿蹿的。一夜不曾发出响声的裙子，重又刷刷作响。奥斯塔普展开了双臂。

“您怎么不过来呀，我的几内亚小母鸡。你的太平洋小公鸡已经在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坐累了。”

寡妇返回了现实。

“小黄鼠，”她已经叫了五遍。“请您给我开门，宾杰尔同志。”

“小声点，姑娘！谦逊温良是女人的美德。干吗这么蹦蹦跳跳的？”

寡妇伤心已极。

“喂，您干吗这么伤心呀？”奥斯塔普问。“什么东西让您过不下去呀？”

“您自己跑掉，现在反而来问我！”

寡妇说着便哭将起来。

“擦擦您的小眼睛吧，女公民。您的每一滴眼泪都是宇宙间的一个分子。”

“我等了又等，生意也不做了。我是来找您的，宾杰尔同志……”

“那么，您现在在楼梯上过得怎么样？没被风吹着？”

寡妇恰似一个修道院的大茶炉，慢慢地沸腾起来。

“负心汉！”她发着抖吐出了一句。

奥斯塔普还有一点空余时间，于是将手指捻得咔咔响，节拍均匀地摇晃着身子，轻声唱道：

有时我们身上
藏着分鬼气！
女性醉人的力量，

使胸中萌生火样的情欲！

“让你不得好死！”寡妇等他跳完舞之后咒道。“你偷了手镯，那是我丈夫给我的礼物。你干吗把椅子也拿走？”

“您好像要转而进行人身攻击？”奥斯塔普冷冷地说。

“你偷了，你偷了！”寡妇反复说着。

“我说姑娘，您给我牢牢记住，奥斯塔普从未偷过任何东西。”

“那是谁把茶滤子拿走啦？”

“哎呀，茶滤子！是您那堆有待处理的破烂儿里的？您管这也叫偷？这么说，咱们的生活观点截然相反。”

“是你拿走的。”寡妇带着哭腔说。

“这么说，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在一个外省老奶奶那儿借了件由于她年老体衰用不上的炊具，就算是贼吗？您是要我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吗？”

“是贼，是贼。”

“既然如此，咱们就不得不分手了。我同意离婚。”

寡妇扑到了门上。玻璃在发颤。奥斯塔普明白已是该走的时候了。

“没时间拥抱了，”他说，“别了，亲爱的！咱们像海上的航船，各奔西东。”

“救救命啊！”寡妇大声号叫。

可是奥斯塔普已经到了走廊尽头，他站在窗台上，重重地跳在雨后的湿地上，顷刻间便消失在健身花园里了。

醒来的守卫听到寡妇的喊声赶了过来。他威胁着要处以罚款，把这名女囚放了出来。

第二十九章 《加夫里拉正传》作者

格里查楚耶娃离开这一不甚好客的机关总汇以后，那些级别最低的职员们陆陆续续来到了民族宫，其中有信使、收发文件的女士、轮流值班的女接线员、会计的年轻助手，以及若干“保送少年工”[①]。

尼基福尔·里亚皮斯也混迹其中，这是一位青年，梳着绵羊似的发型，有着一副无所畏惧的眼神。一些外行和任性的人，以及初来乍到者都从正门进入民族宫。尼基福尔·里亚皮斯则通过诊疗所进入大楼。他是民族宫的自家人，熟知到达绿洲的捷径，在这片绿洲上，在各个部属刊物如盖的绿阴下，喷涌着股股稿酬的清泉。

尼基福尔首先来到小卖部。镀镍的收款机奏出一段快步舞曲，抛出三张收款单。尼基福尔打开杯子的纸盖，就着茶吃了一杯酸奶和一块宛如小花坛似的奶油点心。此后，里亚皮斯便从容不迫地开始巡视他的领地了。

他第一个拜访的是狩猎半月刊《格拉西姆与木木》编辑部。纳佩尔尼科夫同志还没来。尼基福尔·里亚皮斯便来到《吸湿通报》，这是一家周刊，是药物工作者用以同外界交往的喉舌。

“早上好，”尼基福尔说。“我写了一首出色的好诗。”

“是什么内容？”杂志主编问道。“什么题目？您是知道的，特卢别茨科伊，我们这份杂志可是……”

主编为了更精确地界定《吸湿通报》的性质，动了动几个手指。

特卢别茨科伊[②] －里亚皮斯[③]瞧了瞧自己的白色席纹布裤子，

---

① “保送少年工”，苏联建国初期，失业率较高。当时根据政府规定，机关、企业必须保证未成年者（15—17岁）有最低限度的工作计划。机关、企业所安置的未成年者，多由共青团市委、区委保送，故得此名。

②③ 特卢别茨科伊（Трубецкой），里亚皮斯（Ляпис）与“Трубить”（喧嚷，吹嘘）和“ляпать”（草率从事，粗制滥造）词根相同，作者以此来讽刺所谓的诗人尼基福尔。

身子向后一仰，拿腔作调地说：

“《湿坏疽抒情叙事诗》。”

“这倒很有趣，”吸湿权威人士说道，“早该用通俗形式传播预防意识了。”

里亚皮斯即刻朗诵起来：

加夫里拉得了湿坏疽，
他卧病在床站不起……

接下去，以同样的节拍和旋律叙述了加夫里拉，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未及时到药房买来碘酒涂抹伤口，以致一命呜呼的经过。

“您很有成绩，特卢别茨科伊。”编辑赞许地说。“但希望您再接再厉……您明白吗？”

他又动了动几个手指，但是把这首可怕的叙事诗留下了，并答应周二支付稿酬。

在《报务员日常生活》杂志编辑部，里亚皮斯受到较殷勤的接待。

“您来得正好，特卢别茨科伊。我们恰好需要诗歌。不过要生活，生活，再生活。不要任何抒情的东西。听见了吗，特卢别茨科伊？取材于邮电工作者的生活，同时还要，您明白吗？……”

“昨天我恰恰是在邮电工作者生活方面进行了构思。一首长诗拈之即来。题目是《最后的一封信》。是这样的：

加夫里拉是名邮递员，
东奔西跑送邮件……

加夫里拉的故事长达七十二行。诗的结尾是加夫里拉虽被法西斯的枪弹击中，但是他终究还是把信送到了。”

“这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人们问里亚皮斯。

他们问的很有道理。苏联没有法西斯，而国外却没有邮电工会会员加夫里拉。

“是这么回事，”里亚皮斯说。“事情当然发生在我们这里，法西斯是经过乔装打扮的。”

“特卢别茨科伊，您知道，您最好给我们写一首广播电台方面的。”

"你们为什么不想要邮递员的呢?"

"您放在这儿吧,我们暂且收下。"

有点发愁的尼基福尔·里亚皮斯-特卢别茨科伊又来到《格拉西姆与木木》编辑部。纳佩尔尼科夫已在办公桌前就座。墙上挂着放得很大的屠格涅夫的巨幅肖像:夹鼻眼镜,沼泽靴,平端着一管双筒猎枪。纳佩尔尼科夫身边站着里亚皮斯的竞争对手——一位来自城郊的诗人。

又弹起了关于加夫里拉的老调,不过这次具有打猎的倾向。诗作的题目是《偷猎者的祈祷》。

> 加夫里拉守伺着兔子,
> 加夫里拉打伤了兔子。

"好极了!"善良的纳佩尔尼科夫说,"您,特卢别茨科伊,这首诗都超过了恩吉赫[1]。不过有些地方要稍加改动。首先要把'祈祷'彻底删掉。"

"兔子也要删掉,"竞争对手说。

"为什么要把兔子删掉?"纳佩尔尼科夫惊讶地问。

"因为现在不是猎兔的季节。"

"听见了吗,特卢别茨科伊,把兔子也改一下。"

改变以后的长诗名为《偷猎者的教训》,兔子被田鹬所取代。后来才知道,原来夏季也不是打田鹬的季节。所以长诗的定稿是:"加夫里拉守伺着一只鸟,加夫里拉打伤了鸟……"

在食堂吃过早饭以后,里亚皮斯又开始工作了。他的白裤子不时地在昏暗的走廊里闪过。他在各个编辑部进进出出,推销着他的千面人加夫里拉。他交给《合作社笛声》编辑部的加夫里拉,标题是《爱奥尔[2]长笛》。

> 加夫里拉站过柜台,

---

① 恩吉赫,指当时已颇具声望的苏联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恩吉赫,即尼古拉·吉洪诺夫的缩写。

② 爱奥尔,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加夫里拉卖过长笛……

《森林原貌》杂志社的老实人从里亚皮斯那儿买下一首不大的叙事诗《在林边》。诗的开头是：

加夫里拉走在蓊郁的林中，
加夫里拉砍倒了竹子。

这一天加夫里拉最后干的是面包行当。他在《面包工人》杂志上获得一席之地。诗的标题长而伤感：《论面包与产品质量，兼论爱人》，长诗是献给某位神秘的希娜·契列克的。开头依然是叙事性的：

加夫里拉当过面包师，
加夫里拉烤制过面包……

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斗争，诗前的献词被删掉了。

最可悲的是哪一家杂志也未付钱。一些杂志答应星期二支付，另一些说是星期四，或星期五，再有一些则要过两周。他不得已只好到从未发表过他的作品的敌对阵营去借钱。

里亚皮斯从五层下到二层，进了《车床》报书记办公室。可怜他迎头便碰上了实干家佩尔希茨基。

"啊！"佩尔希茨基叫了一声。"里亚普苏斯！"

"听我说，"尼基福尔·里亚皮斯压低声音说，"借给我五十戈比。《格拉西姆与木木》欠着我好多钱呢。"

"我可以给您五十戈比，请稍候，我马上回来。"

佩尔希茨基回来时，带了十位《车床》报的同仁。

起初是一般性的谈话。

"喂，生意怎么样？"佩尔希茨基问。

"写了些绝好的诗篇！"

"是写加夫里拉吧？是不是农民题材？加夫里拉日出而耕，加夫里拉对犁杖奉若神明？"

"什么加夫里拉？这不过是敷衍塞责！"里亚皮斯辩解道。"我写了高加索。"

"您去过高加索吗?"

"过两个星期我就去。"

"可您不害怕吗,里亚普苏斯? 那儿可是有胡狼!"

"不要拿这吓唬我! 高加索的胡狼是无毒的。"

听到这样的回答,大家都支起了耳朵。

"您说说,里亚普苏斯,"佩尔希茨基问,"您以为胡狼是什么样的?"

"我当然知道,得啦,别扯这些了!"

"既然知道,那您就说说看!"

"努,就是这样……形状像蛇。"

"是的,是的,您一向都是对的。照您看,野山羊可以带马鞍,面包马鞍,还可以带着马镫一并端上餐桌当菜吃。"

"我可从来没这么说过!"特卢别茨科伊喊将起来。

"您没说过,可您写过。纳佩尔尼科夫告诉我,您曾试图把这种据说是来自狩猎生活的歪诗,强塞进《格拉西姆与木木》杂志。里亚普苏斯,您凭良心说,您为什么要写您平生从未见过、对其毫无概念的东西呢? 您为什么要在《坎顿》[①] 一诗中把妇女梳妆用的宽大罩衫说成舞会服装呢? 为什么?!"

"您太没见识了。"里亚皮斯夸耀地说。

"您为什么在《布琼尼奖赛马》那首诗里让您的骑手给马套上轭绳,此后还让骑手坐在赶车的位子上? 您什么时候见过带轭具的赛马?"

"我见过。"

"那您说说,那是什么样?"

"您让我安静会儿吧,神经病。"

"您还见过赶车的位子? 您看过赛马吗?"

"并不一定到处都去过,"里亚皮斯嚷嚷着,"普希金写过关于土耳其的诗,可他从未到过土耳其。"

---

① 坎顿,美国东北部城市,有黑色冶金,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工业。

"噢,是啊,埃尔祖鲁姆不是在图拉州嘛[①]。"

里亚皮斯未听懂这一辛辣的讽刺,继续热烈地争辩着:

"普希金根据资料来写。他读了普加乔夫暴动史,后来就把它写下了。而赛马的事全是恩吉赫告诉我的。"

在这番高超的辩解之后,佩尔希茨基把尚在顽抗的里亚皮斯拖进隔壁房间。旁观的人们也跟了进去。那儿墙上贴着一大张汇集起来的剪报,周围勾着黑边[②]。

"《舰桥》杂志上这篇随笔是您写的吧?"

"是我写的。"

"这好像是您第一次涉足散文?祝贺您!'海浪越过防波堤,像千斤顶一样,飞速地滚滚而下……'您可真是帮了《舰桥》杂志的大忙。现在它对您可说是终生难忘,里亚皮斯!"

"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您知道什么是千斤顶吗?"

"当然知道了,别缠我了好不好……"

"您想象中的千斤顶是什么样的?用您自己的话描绘一下。"

"是那种……总之是往下落的东西。"

"千斤顶往下落。大家请注意。千斤顶飞速落下。您稍候,里亚普苏斯,我马上给您五十戈比。别放他走。"

然而这一次五十戈比还是没给。佩尔希茨基从资料室搬来一大本《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③] 的第二十一卷(从字首"多"到字首"耶"),在"多米提亚"(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的要塞)和"多梅尔"(流经比利时和荷兰的一条河)两个词条之间找到了"千斤顶"一词。

"请听着!'千斤顶(来自德语 Daumkraft),是一种可以起吊大型重物的起重机械。一般的千斤顶可以吊起一辆轻便马车,或类似

---

① 埃尔祖鲁姆,土耳其的一个省及其省会。佩尔希茨基故意说它在苏联图拉州,以嘲讽里亚皮斯的无知。

② 许多编辑部均有这样的做法,即将业已刊出的带有错误的文章剪下,用黑边圈起,贴在墙上或告示牌上,以提醒大家注意。

③ 即布罗克豪斯-艾佛伦百科辞典,俄罗斯最大的百科辞典之一,一八九〇——一九〇七年在彼得堡出版。

的重量。由带齿的链条、可带动链条的齿轮和可以使齿轮转动的摇柄组成，等等。''约翰·迪克森曾于一八七九年借助四名工人，使用四台水压千斤顶，将著名的《克娄巴特拉[①] 之刺》的方尖碑立在了预定位置。'依您看，这一器械能够飞速落下吗？果真如此，布罗克豪斯和艾弗伦岂不是苦心孤诣地把人类欺骗了五十年吗？您为什么宁愿粗制滥造，敷衍塞责，而不愿学习学习呢？您回答呀？"

"我需要钱。"

"但是您从来也没有过钱，您总是到处搜罗些小钱。"

"我买了许多家具，超了支。"

"您买了许多家具？您那些歪诗，按值论价只值一个大子儿。"

"好一个大子儿！我在拍卖行买了一把非常好的椅子……"

"形状像蛇？"

"不，是宫廷用的。可不幸的是，我昨天夜里回到家……"

"从希娜·契列克那儿？"在场的人齐声喊道。

"希娜！……我早就不跟希娜在一块儿啦……我从马雅可夫斯基论坛回来。一进门，看见窗户是开着的，我马上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喔呀—呀！"佩尔希茨基双手把脸一捂。"同志们，我觉得，里亚普苏斯的杰作里的杰作被盗了……加夫里拉当过门房，加夫里拉受雇给人看门。"

"您让我讲完嘛。这是种让人纳闷的流氓行为！有几个坏蛋溜进我的房间把我那张椅子的布面全豁开了。或许谁能借给我五十戈比修修椅子。"

"为了修理椅子，您还可以再给加夫里拉正传续上一篇。我甚至知道开头要写什么了。等一等，等一等……马上……有啦！加夫里拉在市场上买了把椅子，加夫里拉这把椅子是坏的。快把它记下来。这要是卖给《橱柜之声》杂志可大有赚头……哎呀，特卢别茨科伊呀，

---

① 克娄巴特拉（前69—前30），埃及末代女皇（前51—前30），先为恺撒的情妇，后与马可·安东尼结婚，与罗马作战失败后自杀，其形象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时有反映。

特卢别茨科伊！……对了，顺便说说，里亚普苏斯，您为什么要叫特卢别茨科伊呢？尼基福尔·特卢别茨科伊？您干吗不取个好一点的笔名呢？比如说，‘长手君’，尼基福尔·长手君！或是尼基福尔·瓦罗亚[1]，或更好些——尼基福尔·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2] 公民。如果您有捞钱的好机会，一下子可以投给《格拉西姆与木木》三首诗，您可就大有出息了。一篇胡诌可以署名苏马罗科夫，另一篇废话署名埃尔斯顿，第三篇则署上尤苏波夫……咳呀，您这个蹩脚诗人！……”

---

① 瓦罗亚，法国瓦罗亚王朝十四至十六世纪。主要代表人物为路易十一，法兰西斯一世，亨利二世，亨利三世。

② 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指尤苏波夫的爵位称号。尤苏波夫（1887—1967）暗杀拉斯普京（农民出身，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信，擅权跋扈，对沙皇及皇后颇具影响，后被保皇派杀害）组织者之一，其父为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伯爵，其母为尤苏波娃女公爵。尤苏波夫同时承袭了父母的两个爵位，既是尤苏波夫公爵，又是苏马罗科夫一埃尔斯顿伯爵。一九二七年，尤苏波夫曾写过回忆录《拉斯普京的末日》一书，曾在苏联引起广泛讨论。

第三十章　在哥伦布剧院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渐渐变得卑躬屈膝。在他望着奥斯塔普的时候，他的眼睛泛着宪兵们特有的那种蓝蓝的色调①。

伊万诺普洛的房间热得要命，那把沃洛比亚尼诺夫的椅子干得像壁炉里的干柴噼啪作响。伟大谋士枕着天蓝色坎肩正在休息。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凭窗眺望。窗外有一辆带有徽记的轿式马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从几座莫斯科的小花园旁驶过。在他那漆着黑漆的车身上映出一些频频施礼的路人、一名头戴钢盔的近卫重骑兵、几位都市妇女和簇簇蓬松的白云。几匹马用蹄子敲打着石板路面，拖着马车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眼前驶过。他失望地转过身来。

马车上的徽记是"莫斯科公用事业局"，这是一辆垃圾车。它那木板车身上什么也映不出来。

在赶车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神气十足、蓄着毛茸茸的白胡子的老头儿。倘若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知道，这车夫并非别人，而是阿列克赛·布兰诺夫伯爵，大名鼎鼎的骠骑兵——苦行僧的话，那么他就会叫住老头儿，同他畅叙一番美好的过去了。

阿列克赛·布兰诺夫伯爵心事重重。他一面抽打马匹，一面伤心地思量侵蚀着环境卫生科的官僚主义，就因为它，半年来伯爵始终未能得到按总合同规定的专用围裙。

"您听我说，"伟大谋士突然说道，"您的小名叫什么？"

"您问这干什么？"

---

① 蓝色调，十九世纪俄国宪兵团的军服颜色，此处系对沃洛比亚尼诺夫甘受宾杰尔驱使的讥讽。

“是这样！不知怎样称呼您。叫您沃洛比亚尼诺夫叫烦了，而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又有些酸溜溜的。小时候您叫什么？伊帕？”

“基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苦笑着回答。

“太合适啦！这样吧，基萨请您看看我背上是什么东西，肩胛骨中间有点疼。”

奥斯塔普从头上扒下套头式的牛仔衫，展现在基萨·沃洛比亚尼诺夫面前的是一位村野少年安提诺[1] 的宽阔的脊背，脊背的形状很美，但是有些脏巴巴的。

“噢嗬，”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有片红红的东西。”

在伟大谋士的肩胛骨之间有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轮廓奇形怪状，泛着霓虹般的色彩。

“说实话，是个数目字‘8’！”沃洛比亚尼诺夫惊叫着。“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青紫块。”

“没有别的数字？”奥斯塔普平静地问。

“好像还有个字母‘P’。”

“再没有问题了。全明白了，该死的钢笔！瞧见了吗，基萨，为了您那些椅子，我受的什么罪，冒了多大险。这些数学符号，是一只笔尖是86号的大钢笔，自己倒下来给我弄上去的。我要告诉您，正是我把手伸进编辑的椅子那一刻，那只该死的钢笔砸到了我的背上。而您，您是什么也做不好。是谁把伊兹努连科夫那把椅子的事搞得那么糟，到头来不得不由我替您去吃苦受累？拍卖行的事我就不提啦。您这公狗发情找的可真是时候！您这把年纪这样搞实在有害无益！您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吧！……可我跟您一样吗？寡妇的椅子是我弄到手的，舒金的两把椅子也是我搞来的！伊兹努连科夫的那把，归根结底还是亏了我！我还去了编辑部和里亚皮斯那里！只有惟一的一把椅子，您算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可那也是借助了咱们的神圣敌人，那位大主教的一臂之力！……”

技术指导打着赤脚迈着无声的步子，开导着恭顺的基萨。

---

① 安提诺，罗马皇帝安德良特别宠爱的希腊少年，死后被作为神来敬奉。

流失在十月火车站货场上的那把椅子，始终是光辉的协同工作计划中的一块黑斑。在哥伦布剧院的四把椅子唾手可得，但是剧团要随“斯克里亚宾”号公债抽奖轮船，沿伏尔加河进行宣传活动。今天举行《结婚》一剧的首演，作为本演季最后一场演出。须要决定，是留在莫斯科漫无边际地搜寻流失在卡兰切夫广场的那把椅子，还是随同剧团去巡回演出。奥斯塔普倾向于后者。

“要不然，或者，咱们分头行事？”奥斯塔普问。“我随剧团走，您留下来，跟踪查询那把货场上的椅子。”

但是基萨眨着灰白色的睫毛显得那样怯懦，奥斯塔普便没有再说下去。

“从两只兔子里，”他说，“一般都会选肥些的。咱们一起走吧。但是开销会很大，需要钱。我这儿剩下六十卢布。您那儿呢？咳，我给忘了！您这种年纪要博得姑娘的青睐，是要花好多钱的！……现在我决定：今天我们去看《结婚》的首演。不要忘了穿燕尾服。假若椅子还在原地，没有卖掉去抵偿社会保偿金，咱们明天就走。记住沃洛比亚尼诺夫，《我岳母的宝藏》这出喜剧的最后一幕即将到来。喜剧的结局已经临近，沃洛比亚尼诺夫！屏着气，我的老朋友！向舞台脚灯靠拢！噢，我的青春！噢，侧幕的芳香！几多回忆！几多隐情！而当年在我扮演哈姆雷特时，又表现出何等超群的才华啊！……总而言之，会议仍在继续。”

为了省钱，他们是徒步前往剧院的。天时尚早，但街灯业已发出柠檬色的光晕。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春光渐渐逝去。飞尘将她驱逐出广场，热风把她挤进胡同。胡同里的老太婆们珍爱着这俏丽的春姑娘，同她一起在小院子里饮茶，围坐在圆桌旁。然而春日已尽，已不能再在人间滞留。而她又是多么想再到普希金雕像前盘桓些时日啊，可是那里已有一些戴着花花绿绿的鸭舌帽、穿着细长的喇叭腿裤、系着“狗儿乐”领带①、脚穿“吉米”皮鞋② 的年轻人在进行晚间聚

---

① “狗儿乐”领带，一种浅粉红色的蝴蝶法式领带，状似狗的项圈，又像同名的煮香肠，故而得名。

② “吉米”皮鞋，仿照美国电影制作的鞋头窄长、后跟很高的半高靿皮鞋。

会，纵情嬉闹。

在莫斯科体育宫和“公社社员”合作社之间（即原来的菲利波夫面包糖果店和叶里谢耶夫食品店之间），徘徊着一些扑着淡紫色扑粉的姑娘，她们在字正腔圆地对骂。这一时刻，过路人均会把脚步慢下来，因为特韦尔大街变得十分拥挤。莫斯科的马并不比老城的马胜过几何——它们也故意用蹄子敲打着木制路面。从托姆斯克体育场来的骑车人，不声不响地飞驰而过，他们刚刚看完第一场国际大赛。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推着辆绿色的小推车，畏畏缩缩，不时朝民警那边瞥一眼。那位民警受着一明一暗的红绿灯的限制，指挥着道路交通，对小贩并不构成危险。

两位朋友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各式各样的诱惑比比皆是。在一些极小的小吃店里，几个山村野民在当众烤制肉串，有喀拉的、高加索的、还有里脊肉的。热腾腾的刺鼻的油烟冲上尚且明亮的天空。啤酒店，小饭馆，“伟大哑人”电影院传出阵阵弦乐乐声。电车站旁的一个扩音器叫嚷着。

需要加快脚步。两位友人跨进了哥伦布剧院回声很大的前厅。沃洛比亚尼诺夫直奔售票处看了看不同座位的价目表。

“毕竟是太贵了，”他说。“十六排要三卢布。”

“我真讨厌，”奥斯塔普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和外地的乡巴佬！您往哪儿钻？您难道没看见那是售票处吗？”

“不到票房到哪儿去，没有票不让进呀！”

“基萨，您太庸俗了。每一个设施完善的剧院都有两个窗口。到售票窗口去的都是谈情说爱的人和有遗产的阔佬。其余的公民，您会发现，大多数都直接到管理员窗口去。”

的确，在售票处前站着五六个衣着朴素的人。这可能就是那些谈情说爱的人和拥有遗产的阔佬。而管理员窗口前则热闹非凡。那儿排着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几个年轻人身着外乡人只有在梦中才得一见的、式样讲究的套装，满怀信心的挥动着熟人给他们的便条，这些熟人里有导演、演员、报章杂志的编辑、剧院管理服装的人员、区民警局局长，以及同剧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例如：戏剧电影评论家协会、“慈母泪”协会、“实验杂技工作室”校委会，还有某个隶属于“乌

姆斯洛波加斯"的"福丁布拉斯"的成员①。还有七八个人手持某个埃斯佩尔·埃克列罗维奇的字条站在那里。

奥斯塔普挤进队里，边把"福丁布拉斯"们推开，边喊："我只想打听一件事，你们看见了，我连套鞋都没脱，"他说着便挤到了窗口，并且往里张望了一下。

管理员忙得像一名搬运夫。他那张胖脸上满是钻石般闪闪发亮的汗珠。电话铃像穿过斯摩棱斯克市场的电车那样丁零丁零地响个不停。

"快点，"他对奥斯塔普喊了一声，"您的条子。"

"两个位子，"奥斯塔普以很轻的声音说，"池座。"

"给谁？"

"给我。"

"您是谁，要我给您座位？"

"我认为您是认识我的。"

"认不出来。"

然而这位陌生人的目光是那样清澈，那样明亮，管理员的一只手不由自主便给奥斯塔普划了第十一排的两个座位。

"来这儿的什么人都有，"管理员耸耸肩说，"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呀……也许他是人民教育委员部的？我好像在人民教育委员部见过他……我是在哪儿见过他呢？……"

雅科夫·缅涅拉拉耶维奇定一定神，一面机械地给幸运的"戏剧电影评论家"们递着入场券，一面继续思索，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双洁净明亮的眼睛。

当所有入场券业已发完，休息室的灯光变弱时，雅科夫·缅涅拉耶维奇记了起来：这双清澈的眼睛，这付坚定自信的目光，他曾于一九二二年在塔干监狱见过，当时他因为一件小事也被关押在那里。

两位合伙人所在的第十一排发出了笑声。奥斯塔普很喜欢开场

① "乌姆斯洛波加斯"，英国作家哈格德所著《阿连·克沃特尔曼》中的人物；"福丁布拉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挪威王子的名字。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包含着当时不便直呼其名的机关单位的缩写，究竟是何单位，现在已无法考证。

的音乐。这音乐是乐手们用玻璃瓶、埃斯马赫灌肠器[1] 以及萨克斯管和几面大军鼓演奏的。长笛一声响过，大幕带起一阵清风拉向了两边。

看惯了《结婚》古典演绎的沃洛比亚尼诺夫十分纳闷，台上没有鲍德科列辛[2]。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用眼睛搜索了一番才看见，台上天花板下面吊着几块太阳光谱基本颜色的长方形胶合板，既没有房门，也没有蓝色纱窗。在五颜六色的胶合板下面，一群戴着用黑纸板做成的大帽子的女士在翩翩起舞。一串玻璃瓶的响声将鲍德科列辛引上了台，他骑着斯捷潘[3] 钻进女士们中间。鲍德科列辛穿着司阁者的礼服，他用几句原剧本中没有的台词将女士们赶走之后，大声呼唤：

"斯捷潘—潘！"

与此同时他跳向一边，以一种高难姿势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埃斯马赫灌肠器响声大作。

"斯捷潘—潘！"鲍德科列辛又喊了一声，同时又是一个跳跃。

然而，由于穿着豹皮的斯捷潘就在这里站着却没有应声，鲍德科列辛凄声问道：

"你怎么像国际联盟似的不做声？"

"显然，我被张伯伦吓坏了，"斯捷潘搔了搔豹皮说。

令人觉得，斯捷潘在排挤鲍德科列辛，要成为这出现代派话剧的主角。

"怎么样，裁缝在做我的常礼服吗？"

又是一跃。埃斯马赫灌肠器响了一声。斯捷潘作了一个双手倒立，他就以这种姿势回答说："在做。"

乐队演奏了一首《蝴蝶夫人》中的集成曲。这段时间斯捷潘一直在拿着大顶。他的脸涨得通红。

---

① 埃斯马赫灌肠器，德国医学家埃斯马赫(1823—1908)发明的，用玻璃、搪瓷或金属制成的灌肠器，容量一至三升，配有两米长的软管。

② 《结婚》一剧中的男主人公，七品文官。

③ 斯捷潘，剧中鲍德科列辛的仆人。

"裁缝问没问，"鲍德科列辛说，"老爷我干吗用这么好的呢料？"

这时已坐在乐池里抱着乐队指挥的斯捷潘回答道：

"不，没有问。他难道是英国的议会代表？"

"裁缝问没问，老爷我是不是要结婚？"

"裁缝问过老爷是否要付赡养费！"

此后，灯光熄灭了，观众跺起了脚，一直跺到听见台上鲍德科列辛的声音：

"公民们！不要急躁！灯是随着剧情发展有意灭掉的。这是实物布景所要求的。"

观众屈服了。直至幕终灯也没有再亮。在全黑的舞台上鼓声隆隆。一队穿着旅馆看门人制服的军人拿着手电走了过去。后来科奇卡列夫① 来了，他骑的显然是一匹骆驼。

从以下的对话里即可判定这一切：

"嘿，你可把我吓坏了！还是骑骆驼来的！"

"嗬，这么黑你居然看见了?！我本想给你献上一道香甜的忠诚菜② 呢！"

幕间休息时两位合伙人看了一遍海报：

---

① 科奇卡列夫，《结婚》剧中人，鲍德科列辛的朋友。

② 文字游戏，俄语中"骆驼"一词包含着"忠诚的"和"菜肴"两词词根读音相同的两个部分。

《结　婚》

文本:H.B.果戈理

配诗:M.舍尔舍里亚法莫夫

文学剪辑:И.安琪奥希伊斯基

音乐伴奏:X.伊万诺夫

编剧:尼古拉·谢斯特林

实物布景:西姆比耶维奇－辛基耶维奇。灯光:普拉顿·普拉休克。音响效果: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扎尔钦德。

化妆:克卢尔特工作室。发型:佛姆·科楚尔。道具:瓦尔塔萨尔“乌姆斯洛波加斯”下属“福丁布拉斯”木器厂。武术杂技指导:若尔热塔·吉拉斯波尔斯季赫。液压机操作:电工麦奇尼科夫。

海报由“克卢尔特工艺学徒学校”排字、拼版、印刷。

“您喜欢这个戏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怯生生地问。

“您呢?”

“挺有趣,只不过这个斯捷潘有点怪。”

“我不喜欢,”奥斯塔普说,“特别是他们这些什么‘沃高帕斯’加工厂的道具。他们是不是把咱们的椅子按他们的需要改成新样式了?”

看来这种担心纯属多虑。第二幕一开始便有几个戴着高筒大礼帽的黑人将四把椅子全部搬上了台。

求婚这场戏引起观众极大兴趣。在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①]沿着一条横贯整个剧场的钢丝走下来时,可怕的伊万诺夫乐队奏出的音响足以使她坠落在观众头上。但是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表现得极其完美。她穿着一套肉色的紧身衣裤,头戴一顶男式圆顶礼帽,用

① 《结婚》剧中的女主角。

一把带有“我要鲍德科列辛”字样的绿色阳伞保持着平衡。她沿着钢丝一步步走来时，观众可以从下面清楚看见她那脏鞋底。她从钢丝上直接跳到了椅子上。与此同时穿着芭蕾舞裙的几名黑人，鲍德科列辛、科奇卡列夫和穿着乘务员制服的媒婆一起向后翻了个筋斗。随后大家又休息了五分钟，因为不知为了隐藏什么又熄了灯。

几位求婚者非常可笑，特别是雅依奇尼查。代替他出场的是人们用煎锅端出的一个煎鸡蛋。在一名水兵头上有一根张着风帆的桅杆。

商人斯塔利科夫绝望地喊着，说他被营业执照和平均税搞得喘不过气来。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不喜欢他。她嫁给了斯捷潘，两人大口大口地吃着由变成仆人的鲍德科列辛端上来的煎鸡蛋。科奇卡列夫和费克拉唱了几首滑稽短歌，唱的是张伯伦和英国首相向德国领取赡养费。随后埃斯马赫灌肠器奏出送终祈祷曲，大幕便带着凉风合上了。

“我对演出很满意，”奥斯塔普说，“椅子完好无缺。不过咱们可得抓紧。如果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天天都嗵嗵地往上跳，要不了多久它们就得寿终正寝。”

那几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一面向外挤着，笑着，一面议论实物布景和音响效果的微妙之处。

“好啦，”奥斯塔普说，“您么，基索奇卡①，该睡觉去了。明天一早，您得去排队买票。晚七点剧团就要乘车到下新城去了。所以您要买两张到下新城的硬席票，库尔斯克一线。没什么大不了，一个晚上就到了。”

次日，哥伦布剧团全体人员都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小卖部坐着。西姆比耶维奇－辛基耶维奇设法将实物布景随车托运以后，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小酌。他胡子上沾着啤酒，担心地问安装工：

“我说，一路上他们不会把液压机弄坏吧？”

“这台液压机可是个大累赘，”麦奇尼科夫答道，“在咱们这儿每次只用五分钟，可整个夏天都得拖着它。”

“您在《思想粉末》那出戏里摆弄那台‘时代聚光灯’要轻松

① 基索奇卡，基萨的昵称。



PDG

些吧?”

“当然比较轻松。聚光灯虽然大些,可毕竟不那么容易坏。”

邻桌坐着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这是位年轻姑娘,两腿结实有力,亮闪闪的,酷似九柱游戏中的木柱。负责音响效果的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和扎尔钦德在围着她忙活。

“你们昨天没有跟我合上拍,”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埋怨着,“这样我会摔下来的。”

音响效果叫嚷起来:

“有什么办法!破了两个灌肠器!”

“现在根本弄不到进口的埃斯马赫灌肠器!”加尔钦喊道。

“您到国营医疗器械贸易公司看看。不要说埃斯马赫灌肠器,就连体温计都买不到!”帕尔钦附和着说。

“你们还用体温计做音响?”姑娘惊骇不已。

“我们不用体温计做音响,”扎尔钦德说,“不过这些该死的灌肠器简直能把人气病,那就不得不量体温了。”

编剧兼总导演尼古拉·谢斯特林和妻子在月台上漫步。鲍德科列辛和科奇卡列夫每人有三杯酒下肚,争先恐后地向若尔热塔·吉拉斯波尔斯季赫献着殷勤。

两位合伙人在发车两小时以前就来到了,他们在车站前的小公园里已经绕了五圈。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感到头晕目眩。追寻椅子的行动已进入决定性阶段。一条条长长的影子斜卧在炙热的马路上。人们汗津津的脸上沾满灰尘。一辆辆轻便马车驶将过来,站前弥漫着汽油味,出租汽车带来一批批乘客。搬运工们迎上前去,为他们提着箱笼,搬运工身上的椭圆形号牌在阳光下一闪闪的。长途旅行之前人们忙得透不过气来。

“喂,咱们也走吧,”奥斯塔普说。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顺从地表示同意。此时他竟同棺材匠别赞丘克不期而遇,撞了个面对面。

“别赞丘克!”他万分惊异地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别赞丘克摘下帽子,高兴得愣住了。



“沃洛比亚尼诺夫先生！”他喊将起来。“向尊贵的先生致敬！”

“喂，生意怎么样？”

“生意不好。”棺材匠答道。

“怎么会这样？”

“我到处找主顾，没有买主。”

“自然女神抢你的生意？”

“她哪儿行啊！她难道能抢我的生意！是没办丧事的。在您岳母之后，只有皮埃尔－康斯坦丁过了世。”

“你说什么？他真的死啦？”

“死啦，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死在他的岗位上。他在给咱们的药剂师列奥波里德刮脸，刮着刮着就死了。人们说他是内脏破裂而亡，可依我看，他是让药剂师身上的药味给熏死的。”

“哎呀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喃喃地说，“哎呀呀。这么说，是你葬的他？”

“是我葬的。哪还有别人呀？难道自然女神，去她的吧，能给加边饰？”

“这么说，你赢了？”

“我赢了，不过后来他们揍了我一顿。差点儿没把我的心给揍出来。民警给拉开了。我躺了两天，用酒精治的病。”

“用酒精搓身。”

“咱们用不着搓身。”

“那么，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我运货来的。”

“什么货？”

“我自己的货。一个列车员是我的熟人，他帮我搭乘邮政车厢，免费运过来的，凭的是交情。”

只是这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才发现，离别赞丘克稍远的地上放着一摞棺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很快认出其中的一口。这就是摆在别赞丘克橱窗里的那口布满灰尘的柞木棺材。

“总共八口，”别赞丘克得意地说，“个个都一样，像一摞小黄瓜。”

“可这儿谁会要你的货呀？这儿有的是自己的能工巧匠。”

“不是有蘑菇[1]吗?”

“什么蘑菇?”

“传染病呀。普卢希斯告诉我,说莫斯科蘑菇闹得很凶,没有东西下葬。所有木材都用光了。所以我就决定来救急啦。”

奥斯塔普一直在好奇地听着这番谈话,这时插了进来。

“老爹,你听我说,是巴黎在闹流感。”

“在巴黎?”

“是的,到巴黎去吧。那儿能赚上一笔!当然,搞签证会有些困难,不过老爹你别发愁,假若白里安[2]喜欢上你,你就会过上好日子啦——当一名市政局的御用棺材匠。可本地的棺材匠已经足够足够了。”

别赞丘克惊恐地环视一下四周。果然,尽管普卢希斯说得有鼻子有眼,可广场上并没有尸横遍野,人们个个精神抖擞,站得稳稳的,有些人甚至还谈笑风生。

列车早已把两位合伙人、哥伦布剧团和其他旅客统统带走了,而别赞丘克却依然在他那些棺材旁边呆愣愣地站着。

在业已降临的昏昏暮色中,他的那双眼睛闪耀着扑不灭的黄色火焰。

---

① 俄语中“蘑菇”(гриб)与流行性感冒(грипп)读音相似,别赞丘克将两个字弄混了。

② 白里安(1862—1932),一九〇九至一九三一年曾多次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二十年代推行反苏政策。一九三一年采取同苏联接近的步骤。

第 三 部

别图霍娃夫人的宝藏

第三十一章 伏尔加河上的奇幻之夜

在国营伏尔加内河航运公司浮码头左侧，在一排写着“系牢缆索，爱护铁栅，勿蹭墙板”的大字标语下站着伟大谋士和他的朋友兼亲密助手基萨·沃洛比亚尼诺夫。

码头上方的几面旗子在呼啦啦作响。轮船的烟囱向外冒着一团团花菜般的浓烟。停靠在2号浮码头上的“安东·鲁宾斯坦”号正在装货。装卸工用铁钩钩着大捆大捆的棉花。码头上排列着生铁罐子的方阵，散放着湿鞣皮革、一捆捆铁丝、一箱箱平板玻璃、一团团细麻绳、磨盘、骨架粗大的双色农机、木杈、一筐筐包着粗麻布的嫩樱桃和一桶桶青鱼。

“斯克里亚宾”号尚不见踪影。这使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非常不安。

“您急什么？”奥斯塔普问。“您姑且认为它在这儿，可您又怎么上去呢？即使咱们有钱买票，您也上不去。这艘船不载客。”

奥斯塔普在火车上就已经同掌管液压机的安装工麦奇尼科夫谈过，而且从他那儿了解到了所有情况。由人民财政委员部租来的“斯克里亚宾”号将沿着下新城至察里津的航线行驶，在每个码头都要进行公债抽奖活动。为此，从莫斯科出动了一整套人马——抽奖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管乐队、电影摄影师、中央各大报的记者和哥伦布剧团。一路上剧团要演出以宣传国家公债为内容的话剧。到察里津以前，剧团的全部给养均由抽奖委员会供给，尔后，剧团便打算自担风险到高加索一带进行《结婚》的大型巡回演出了。

“斯克里亚宾”迟迟未到。据说正在船舶停泊修理处作最后准备，保证天黑以前来到。所以从莫斯科来的全体人员便在等待上船这段时间，在码头上扎下了野营。

娇滴滴的姑娘们带着她们的小提箱和行李袋坐在一盘盘铁丝

上，守护着自己的安德乌牌打字机，不时小心提防地望望那些手拿铁钩的装卸工。在磨盘上坐着一位蓄着紫色西班牙式短尖胡子的公民。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摞搪瓷牌子。好奇者可以在最上面的那张牌子上看到

往来结算科

这一字样。几张带柜子的写字台和桌子比较谦逊，它们一张叠一张地呆在那里。在一个加了封的保险柜旁，有名哨兵走来走去。《车床》报的代表佩尔希茨基用放大八倍的蔡斯牌望远镜瞭望着河那边的一片集市。

“斯克里亚宾”号轮船已经逆流而上，徐徐驶近码头。轮船的船舷上挂着用彩虹般的颜色在胶合板上画出的巨幅公债券。轮船吼叫起来，仿佛在摹仿猛犸，或是在史前时期充当汽笛的某种动物的吼声。风餐露宿的剧团财务人员活跃起来。一些负责抽签工作的职工也从城区的坡道上往下跑着。胖胖的普拉顿·普拉休克夹带着一团团尘雾向轮船奔去。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和扎尔钦德从“木筏”酒馆跑了出来。钩子工正在保险柜旁忙活。杂技指导若尔热塔·吉拉斯波尔斯季赫以杂技的跨步动作跑上舷梯。西姆比耶维奇－辛基耶维奇十分关心他的实物布景，时而冲着克里姆林高地，时而冲着站在舰桥上的船长双手比比划划。电影摄影师把他的摄影机举得高过人们的头顶，边走边要求分给他一间有四个铺位的舱房作为洗印室。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趁着人们的忙乱，偷偷溜到椅子近旁，忘乎所以地刚要将一把椅子搬到一边。

“把椅子放下！”宾杰尔喝了一声。“您怎么，疯了吗？咱们拿到一张椅子，就会永远丢掉其余的！您最好想想，怎么上船吧。”

扛着铜号的管乐手沿着浮码头走了过去。他们厌恶地瞧着音响效果那帮人配备的萨克斯管、弗列克萨顿（一种打击簧乐器）、啤酒瓶和埃斯马赫灌肠器。

一辆福特带篷卡车将抽奖机运了来，这是一台结构复杂的机械，由六个可以旋转的圆筒构成，筒上的黄铜和玻璃闪闪发光。花了很

长时间才把它安装在下层甲板上。

脚步声，吵架声，一直延续到黄昏已过。

在抽彩大厅里人们在安装小舞台，往墙上钉着条幅和标语，摆放着为来访者准备的木制长椅，并为抽奖机安装电线。船尾放了几张写字台。从打字员的舱房里传出一阵噼噼啪啪的打字声。那个面色苍白蓄着紫色西班牙式短胡子的人，走遍船上的各个地方，在相应的舱门上挂着他的搪瓷牌子：

往来结算科

人事科

公用办公室

机务科

这个留着西班牙胡子的人还分别钉上些较小的牌子：

非请莫入

恕不接待

闲人免进

询问请到收发室

一等舱的客厅被布置成钞票与债券展览室。这使得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扎尔钦德再次发泄不满。

“让我们在哪儿吃饭？”他们激动不已。“要是下雨怎么办？”

“咳呀，真受不了！……”尼克·谢斯特林对自己的助手说。“你怎么看，谢廖沙，咱们不要音响效果行不行？”

“您怎么啦，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演员们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

接着又是一场吵闹，因为“强力集团”探知四把椅子统统被编剧拖进自己的房间。

“好哇，好哇，”小集团冷嘲热讽地说，“我们得坐在床上排练，而那四把椅子却让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和他老婆古斯塔娅坐，可是

他老婆跟咱们剧团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出门也带老婆行不行?”

伟大谋士站在岸上恶狠狠地望着抽奖船。

又一阵叫喊传到两位合伙人的耳边。

“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一位抽奖委员会委员喊着。

“我哪想得到他会生病呢!”

“这叫什么事儿啊!快到艺术工作者工会,要求火速给咱们派一名画家来。”

“我能到哪儿去呀?现在是下午六点钟。艺术工作者工会早已关了门,而且再过半小时船就要开了。”

“那您就自己画吧。您既然负责轮船的装饰工作,那您就受累代劳,看着办吧。”

这时,奥斯塔普已经拨开钩子工和几名女士以及看热闹的人跑上了舷梯。在入口处他被拦住了。

“通行证!”

“同志!”宾杰尔大声喊道。“您!您!胖胖的那位!那个要找画家的!”

五分钟以后,伟大谋士已经坐在胖胖的抽奖船总务主任洁白的舱房里商谈工作条件了。

“是这样的,同志,”胖子说,“我们要求您做到以下几点:制作美术条幅,题词;完成一幅透明画,我们的画家刚开个头就病倒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了。当然,您还得全面照顾一下美术方面的工作。您能胜任这项工作吗?同时我得预先说明,工作是很多的。”

“是的,我能胜任,我做过这种工作。”

“您能马上跟我们一起动身吗?”

“有点困难,不过我尽量争取吧。”

总务主任如释重负,觉得像孩子一样轻松的胖子,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这位新来的画家。

“您给我什么待遇?”奥斯塔普毫不客气地问。“您注意,我可不是承办丧事的。”

“计件付酬,按艺术工作者工会的计价标准。”

奥斯塔普皱了皱眉，这颇费了他一些力气。

“不过除此之外，还免费就餐，”胖子赶忙加了一句，“还有一个单间卧舱。”

“那好吧，”奥斯塔普长舒了一口气说，“不过我还有一个帮忙的小男徒弟。”

“小徒弟我可不知该怎么办。没有给小徒弟的拨款。您要是自己出钱，那就悉听尊便。他可以住在您的舱房里。”

“好，照您说的办。我的徒弟很机灵，习惯于吃苦耐劳。您能供他饭吃吗？”

奥斯塔普得到发给他和小徒弟的登船证，把舱房钥匙放进口袋，走上了热烘烘的甲板。他的手一触到钥匙，就有一种异常满足的感觉。这是他风风雨雨动荡生活中的第一次。既有钥匙也有住处。只不过没有钱。但是它们就在这里近在咫尺的椅子里。伟大谋士将两手往裤袋里一插，在船舷上散起步来，仿佛并没有看见留在岸上的沃洛比亚尼诺夫。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起初只是默默地打着手势，后来又大着胆子啾啾地叫了几声。可宾杰尔像聋子一样。他转过身背对着沃洛比亚尼诺夫，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将液压机搬进货舱的程序。

正在为起碇做最后准备。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也就是“姆拉”，迈着两条小棒槌似的小腿，咔哒咔哒地从自己的舱房跑向船尾。她一面望着河水，一面和超级三角琴琴手分享着她的快乐，从而惊扰了一组举办抽奖活动的可敬人士。

轮船响起第二遍笛声。这可怕的笛声使得天上的云朵聚到了一起。夕阳染上猩红的颜色坠落在地平线下面。城区的上部燃起了万家灯火和一串串路灯。从波恰耶夫谷的市场那边传来一阵阵暗哑的留声机的声音。这是众商家在争揽最后一批顾客。惘然若失、孤孤单单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喊着什么，但是没人听见。哗啦啦的绞车声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声响。

奥斯塔普喜欢印象强烈的效果。直至响起第三遍笛声以前，当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确信自己已被抛弃，听任命运摆布之际，奥斯塔普才发现了他。

“您站在那儿干吗，像个许过人家的姑娘[1]似的？我还以为您早已上了船！马上就要收舷梯了！快跑！请放这位公民上来！喏，这是登船证！”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几乎是哭着上的船。

“这就是您的小徒弟儿？”总务主任疑惑地问。

“对呀，男徒弟，”奥斯塔普说，“难道不对头？地地道道的男孩儿，谁要说这是个女孩儿，就让他第一个冲着我来好啦！”

胖子沉着脸走开了。

“我说，基萨，”奥斯塔普说，“一早就得坐下来工作。但愿您会调颜色。还有：我现在是画家，毕业于国立高等美术工艺学校，而您呢，是我的助手。您要是觉得这样不安，那您就赶快回到岸上去。”

墨绿色的浪花从船尾下面奔涌而出。船身抖了抖，轰然响起铜钹、长笛、单簧管、长号及低音号奏起的奇妙的进行曲。下新城调过身，摇摇晃晃向左岸移去。轮船还在抖动，旋即顺流而下，向昏黑的夜色中驶去。船身后面星光摇曳，闪烁着点点灯火和港口上五颜六色的信号。须臾之间轮船业已去远，城市的灯火宛如凝然不动的焰火余烬。

尚能听到“安德乌”打字机的噼啪声，而大自然和伏尔加河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所有航行在船上的人均感到愉悦而安适。抽奖委员会的委员们慵懒地啜着茶。在船头举行的首次工会基层委员会会议上笼罩着和谐温馨的气氛。和暖的晚风呼吸有声，河水轻柔地拍打着船舷，黑糊糊的河岸轮廓迅速从轮船两侧掠过，这一切使得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一位严肃认真的人，正要开口谈到特殊环境下的劳动待遇时，竟出乎大家和他自己的意料唱将起来：

轮船航行在伏尔加河上
伏尔加，俄罗斯的河……

其他几位神情严肃的与会者也瓮声瓮气地随声唱道：

---

[1] 在旧时俄罗斯的一些地区，曾有一种习俗，即已通过媒妁许嫁于人的姑娘，需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准参加乡里间的青年聚会及游乐活动。

丁香花盛开……

这样一来,委员会主席的报告,最终也未能在会议上形成书面决议。响起一阵钢琴的演奏声,负责音乐伴奏的伊万诺夫从琴中提取着最最抒情的音符。超级三角琴琴手缓步走在姆罗奇卡后面,由于找不出自己的话来表达爱情,便喃喃重复着抒情歌曲的歌词:"你不要离去,你的亲吻炽烈灼人,我还未尽享那热烈的爱抚。峡谷中的乌云尚在沉睡,天空上仍闪烁着珍珠般的繁星。"

西姆比耶维奇-辛基耶维奇抓着船舷的扶手仰望着深不可测的苍穹。他觉得相比之下《结婚》的实物布景龌龊得令人气愤。他怀着憎恶的心情看了看自己那双曾热心参与为经典喜剧制作实物布景的手。

在这令人万分沉醉的时刻,安置在船尾的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和扎尔钦德敲响了他们那套药房和啤酒馆的器皿。他们在进行排练。全部幻景即刻烟消云散。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打了个哈欠,也不顾她的超级倾慕者,径自回房睡觉去了。工会委员们重又记起总合同的要求,草拟起决议来了。西姆比耶维奇-辛基耶维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是:《结婚》的布景还不算坏。从暗处传来一声怒喝,召唤着若尔热塔·吉拉斯波尔斯基赫去导演那里开会。几声乡间的犬吠带来一丝凉意。

奥斯塔普躺在一等舱的皮沙发上若有所思地瞧着用绿帆布包着的软木救生圈,审问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您会画画吗?真可惜。很遗憾,我也不会。"

他想了想继续说道:

"您会写美术字吗?也不会?太糟了!要知道,我们是作为画家到这儿来的。这样,咱们只能混上一两天,然后就得被扔出去。在这两天之内咱们就得把要做的事情做完。处境有点困难。我打听到了,椅子全在导演的舱房里,不过这也并不可怕。要紧的是咱们已经到了船上。在咱们没被扔出去以前,得把四张椅子搜个遍。今天已经晚了。导演正在舱里睡觉。"

第三十二章　一对魔鬼

人们尚在睡梦之中，而河水仍同白天一样，浩浩荡荡奔流不息。一排排圆木扎成的宽阔的木筏载着小木屋漂浮而过。一艘明轮罩上写着弧形船名“暴风雨征服者”的小拖船，气势汹汹地拉着三艘连成一列的石油驳船。来自下游的一艘邮政快艇“红色拉脱维亚”号匆匆驶过。“斯克里亚宾”号超过一队挖泥船之后，用条纹杆测量着水深，开始逆水转着方向，画起了弧形。

船上的人们陆续醒来。系着一根细绳的小铅锤飞向巴尔米诺码头。码头工人用这根细绳将系缆较粗的一端拖了过去。螺旋桨开始倒转，半条河的河水都泛着涟漪和一片片晃动的白沫。船桨猛烈地击打着河水，震得“斯克里亚宾”号抖动起来，船身的整个一侧靠上了码头。时间尚早，所以决定十点钟再开始抽奖。

“斯克里亚宾”号上的工作像在陆地上一样，于上午九点准时开始。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习惯，凡是在陆地上上班迟到的人，在这里照样迟到，尽管他们就睡在上班地点。人民财政委员部的派出人员很快便适应了新作息制度。信差像在莫斯科打扫办公室一样，神情漠然地打扫着舱房。勤杂工端茶送水，从登记处往人事科递送着文件，他们对于登记处设在船头，而人事科处于船尾，丝毫不以为怪。从往来结算科的舱室里传出阵阵音乐响板似的算盘声和计算器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伟大谋士打着赤脚，走在上层甲板上，脚板被烫得火辣辣的。他围着一条窄长的红布转来转去，在上面涂写着口号，不时将写就的文字同纸上的底稿加以对照：“大家都来抽奖。每个劳动者都应持有国家公债的债券。”

伟大谋士可谓尽心尽力，不过终究不免露出不学无术的马脚。所写成的字向下一溜歪斜，那块红布已被他糟蹋得无法补救。于是

奥斯塔普在徒弟基萨的帮助下将条幅翻过来，又在背面涂将起来。这次他比较小心。在涂写字母以前，先按量好的尺寸用细绳打上两条平行线，然后，一面轻声骂着无辜的沃洛比亚尼诺夫，一面描画着一个个字母。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恪守着自己做徒弟的职责。他跑上跑下地取着热水，将胶化开，打着喷嚏往小桶里洒着颜料，并且不断讨好地瞧瞧十分挑剔的画家的眼色。两位合伙人把写好晾干的口号拿下去固定在船舷上。

雇用奥斯塔普的胖子跑上岸，从那里打量了一下这位新来画家的手笔。口号上的字母笔画有粗有细，东倒西歪。但是别无他法，只好将就着用了。

管乐队来到岸上，吹起一首首热情奔放的进行曲。听到乐声，巴尔米诺的所有孩子，随后是苹果园里的男男女女都从四面八方赶了来。乐队一直轰轰隆隆吹奏到抽奖委员会的委员们上了岸。岸上的群众大会开始了。从阔罗布科夫茶馆门前的台阶上，传来第一轮滔滔不绝的有关国际形势的演讲，“斯克里亚宾”号的船员在船上看着热闹。从船上可以看见，站得离茶馆较远的、怯生生的村妇们的白头巾和一群一动不动静听着演讲的庄稼汉，以及频频挥动着双臂的演讲者本人。后来，又响起了乐声。乐队调过头一面吹奏，一面走向舷梯。人群也跟在它后面蜂拥而上。

抽奖机井然有序地抛出一组组号码。机器转转停停，公布出一组组中奖号码。巴尔米诺的村民听着看着。

奥斯塔普来了一会儿，当他确信，船上所有人都在抽奖厅里坐着时，随即跑上了甲板。

“沃洛比亚尼诺夫，”他小声说。“您要完成一项余兴节目里的紧急任务。站在头等舱走廊出口不要动。看见有人走过来就大声唱。”

老头儿慌了神。

“我唱什么呀？”

“起码不是《上帝保佑吾皇》。要唱热情洋溢的《小苹果》，或是《美人的心》。不过我可要预先说明，如果您不及时唱起您的咏叹调……这儿可不是您的什么实验歌剧院！我会揪掉您的脑袋！”

伟大谋士光着脚板，啪哒啪哒地跑进围着樱红色墙裙的走廊。宾杰尔的身影在走廊尽头的镜子里闪了一闪。他瞥了一眼门上的牌子：

尼克·谢斯特林
哥伦布剧团导演

镜子里的人影马上就不见了。稍顷伟大谋士又出现在镜子里。他手里拎着一把曲腿椅子。他迅速穿过走廊，放慢脚步走上甲板，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交换了一下眼色，拎着椅子走上驾驶舱。在镶着玻璃的驾驶舱里空无一人。奥斯塔普将椅子搬到船尾以教训的口吻说：

"椅子将在这儿放到天黑。我已经周密考虑过。除您之外，几乎没人到这儿来，一到天黑，咱们就可以安安稳稳瞧瞧里面的东西了。"

过了片刻，被几块胶合板和破红布盖着的椅子便不见踪影了。

一阵发财的狂热重又涌上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心头。

"干吗不把它拿到咱们的舱房里?"他急不可耐地问。"咱们马上就能把它豁开。如果找到钻石，咱们立刻就可以上岸了……"

"要是找不到呢?那时候怎么办?把它往哪儿放?是不是把它送还谢斯特林公民，并且客客气气地对他说：'对不起，我们偷了椅子，但是很遗憾，在里面什么也没找到，所以就请您收下吧，虽然有点破。'您是不是要这么干呀?"

伟大谋士一贯正确。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羞愧难当，直至从甲板上传来在埃尔马赫灌肠器和啤酒罐上奏出的序曲时，他方才恢复常态。

当天的抽奖活动已告结束。观众们散坐在河岸的斜坡上，出乎一切所料，他们居然又呼又叫，对药房黑人乐队表示出极大赞赏。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和扎尔钦德骄傲地左右顾盼仿佛在说："瞧!你们硬说广大群众听不懂。真正的艺术永远都会有知音!"

接下去哥伦布剧团的演员们在临时安排的舞台上演出了载歌载舞的独幕轻喜剧。剧情是一个名叫瓦维拉的人中了五万卢布大奖后发生的事情。演员们摆脱了尼克·谢斯特林的结构主义枷锁，演得快乐活泼，舞姿强劲，歌声甜美，给予岸上的观众以极大满足。

第二个上场的是超级三角琴手。岸上观众的脸上立即展现了笑容。

"芭勒娘,芭勒娘,"琴手随声唱道。"太太,夫人。"

三角琴也活动起来。它飞至琴手背后,从背后奏出一段曲调:"如果老爷戴表链,就说明老爷没有表。"三角琴一次次飞上半空,在这飞上飞下的短暂时刻里,奏出不少难度极大的变奏曲。

轮到了若尔热塔·吉拉斯波尔斯季赫。她带着一群身穿萨拉凡[①]的姑娘。音乐会以俄罗斯民间集体舞结束。

"斯克里亚宾"号在做继续航行准备,船长通过话筒与机房通话,轮船火箱中烈火熊熊,烧着热水。管乐队再次来到岸上,为舞者伴奏,以使大家尽兴,从而在岸上组成一幅充满动感的画面。西下的落日放射出杏黄色的霞光。最理想的拍摄电影的时刻来到了。果然,波尔坎打着哈欠走出了舱房。沃洛比亚尼诺夫已当惯了大家共同使唤的小伙计,小心翼翼地扛着摄影机跟在摄影师后面。波尔坎走近船舷注视着河岸。在那边的草坪上人们在跳士兵波尔卡,小伙子们顿着赤脚,似乎要把我们这座行星踩成几瓣。姑娘们的曼舞像在水上漂浮一样。在河岸的阶地和斜坡上有许多观众。如果是法国"先锋"电影摄制组的摄影师,他会在这里拍上三天三夜。但是波尔坎用他那双小小的鼠眼掠了一下河岸,便马上小步跑到委员会主席跟前,让他站在一面白色板墙前,往他手里塞了一本书,并请他不要动,久久转动着摄影机的手柄,后来又把有些发窘的主席领到船尾上,以夕阳为背景给他拍了几个镜头。

拍完电影,波尔坎便神气十足地回到自己的舱房,锁上了门。

汽笛又吼了一声,太阳又吓得躲藏起来。已是第二个夜晚。轮船已做好起航准备。

奥斯塔普一想到明天早晨就胆战心惊。他须要在硬纸板上刻出一个播撒公债券的人形。伟大谋士实在承受不住这一艺术考验。如果奥斯塔普尚能勉勉强强对付出些字母来,那么要制作一个播种者的形象,可谓江郎才尽,一筹莫展了。

"那么,您可要记住,"胖主任提醒说,"从瓦休季开始咱们就要搞

---

① 萨拉凡,俄罗斯民间妇女服装,一种无袖的装饰华丽的长袍。

晚场抽奖了，绝对不能没有透明画。”

“请放心吧，”奥斯塔普嘴里这样说，心里盼望的可不是明天早晨，而是今天晚上，“会有透明画的。”

一个满天星斗的多风之夜降临了。抽奖方舟上[①]的居民均已入睡。抽奖委员会的狮子在睡。人事科的羊羔、会计科的山羊、往来结算科的兔子、音响效果的鬣狗和胡狼，以及打字室的小鸽子们也进入了梦乡。

只有一对魔鬼不曾合眼。深夜一点多钟，伟大谋士走出自己的舱房。跟在他后面的是他的无声的影子，忠诚的基萨。他们登上上层甲板悄悄走近那张盖着胶合板的椅子。奥斯塔普小心翼翼地掀开遮盖物，立起椅子，咬紧牙关，用一把平口钳子把布面豁开，将手伸进了椅座。

上层甲板上晚风阵阵。星星在微微闪动。在脚下很深的地方，乌黑的河水哗哗啦啦地拍打着船舷。看不见河岸。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瑟瑟发抖。

“有啦！”奥斯塔普压低了声音说。

费多尔神父的信

写于巴库“价值”旅店一个家具齐全的房间，
写给 N 城的妻子

我亲爱的，无价的卡佳：

我们一刻比一刻更接近我们的幸福了。我是在办完所有的事情以后，在“价值”旅店一个家具齐全的房间里给你写的信。巴库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据说这里开采石油，但是到那个地方要乘电力火车，而我没钱。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位于里海之滨，海域的确异常宽阔。这里酷热难挨，我一手拿着大衣，一手拿着上衣，依旧很热，两手一直在冒汗。我时不时地要喝口茶，可是我的钱几乎要用完了。不过这

---

① 方舟，根据《圣经》故事，“洪水灭世”时期，义士挪亚带着家人和留作繁衍后代的各种动物乘上一艘巨形的大船（方舟），因而得救。

没什么大不了，亲爱的卡捷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咱们很快就会有好多钱。可以先到处游玩一番，然后在萨马拉自家的小工厂附近好好安顿下来，天天都喝果子露酒。不过，还是谈正题吧。

就地理位置和人口数量而言，巴库远胜过罗斯托夫。但交通却不如哈尔科夫。此地异族人很多，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这儿，我的太太，离土耳其不远。我去过集市。看见许多土耳其的物件和披肩，我很想买件穆斯林的盖头送给你，只是没有钱。于是我就想，等咱们发了财（这是指日可待的），到那时候，就能买穆斯林盖头了。

喔哟，太太，我忘记告诉你在巴库遇到的两件可怕的事情了：一、我把你面包师哥哥的上衣掉在里海里了；二、一匹单峰骆驼在集市上啐了我一口。这两件事使我十分纳闷，为什么当局容许对过往旅客这样无礼，尤其是，我并没有招惹那匹骆驼，正相反我还讨好它，搔了搔它那毛烘烘的鼻孔。而上衣呢，一大伙人都帮我捞，刚刚捞上来，又整个掉进煤油里。我真不知该怎样向你的面包师哥哥交待。我亲爱的，你暂时不要往外说。叶弗斯季格涅耶夫还在咱家搭伙吗？

我把信重读一遍才发现，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谈点正事。布伦斯工程师的确在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工作。不过他现在不在巴库。他到巴统市度假去了。他家常住在巴统。我同这里的人谈过，他们说布伦斯的确有一整套家具。他住在一个叫做"泽廖内角"[①] 的一幢别墅里，那是个避暑胜地（据说，住在那儿很贵）。从这儿到巴统的路费要十五卢布多一些，你给我往这里电汇二十五卢布吧。到了巴统我再发电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你要在全城放出风去，就说我还在沃龙涅日服侍卧病在床的姑母。

永远忠于你的丈夫　费佳

又及：我出去往邮箱里投信时，有人偷走了我放在"价值"旅馆房间里的你哥哥的大衣。我伤心得要死！好在现在是夏天。你什么也别对你哥哥说。

---

① "泽廖内角"，前苏联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海滨气候疗养地。在巴统东北，境内有巴统植物园，是前苏联最大的植物园之一。

第三十三章　逐出天堂

小说的主人公们有的确信来日方长，有的则认为时不我待，而时间本身则依照我行我素的原则走着自己的路。在莫斯科，继尘土飞扬的五月之后，遍地尘埃的六月接踵而来。与此同时，在N县城，"国字1号"汽车自从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坏以后，已经在斯塔罗潘广场和古别伦斯基同志大街的拐角处停放了两周，并且不时绝望地冒着浓烟，把周围地区搞得云遮雾障。"剑犁"阴谋的几名参与者，在不许离境的指令上具了结，一个个狼狈不堪地走出了刑侦处。寡妇格里查楚耶娃(炽热的女人，诗人的幻想)，重操经营杂货的旧业之后，因为没有把肥皂、胡椒、染料和其他小商品的价目表挂在显著地方而被罚了十五卢布。对于一个心胸宽阔的女人来说，健忘是可以原谅的。

"有啦！"奥斯塔普嗓音嘶哑地说。"接着！"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双手发抖，哆哆嗦嗦地接过一个小木匣。奥斯塔普摸着黑继续在椅座里搜索。岸边的一个小灯塔闪了闪，水上亮起一道金光，随着轮船漂浮而去。

"活见鬼，"奥斯塔普说。"再没有什么了！"

"不一不一不可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咕咕哝哝地说。

"那么您也来看看！"

沃洛比亚尼诺夫屏着气跪下来，把手伸到椅座里面，直伸到肘部，手指触到的是弹簧的底座。此外再没有什么硬东西了。椅子散发着一股股干燥的、难闻的浮尘气味。

"没有吧？"奥斯塔普问。

"没有。"

于是奥斯塔普便举起椅子，向船外远远抛去，随即听见一记重重



PDG



的拍击声。夜晚阴冷的潮气袭来,两位合伙人瑟缩着身体,满腹狐疑地回到了卧舱。

“这样,”宾杰尔说。“咱们总算找到了点东西。”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从口袋里掏出小木匣,灰心丧气地看了看它。

“打开,打开! 总瞪着它干吗?”

匣子打开了。匣底放着一枚生了绿锈的带字的铜片:

汉布斯技师自此圈椅开始制作新一批家具。 1865 年,圣彼得堡

奥斯塔普将这行字念出声来。

“钻石在哪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问。

“您真是聪明绝顶,亲爱的猎椅者,正像您看见的,连钻石的影子也没有。”

沃洛比亚尼诺夫看着真让人可怜,新长出的胡茬微微动着,夹鼻眼镜的玻璃雾气蒙蒙,他仿佛在绝望之中用他的耳朵抽自己的耳光。

伟大谋士冷峭、理智的声音产生了一向具有的异乎寻常的作用。沃洛比亚尼诺夫双手下垂摸着磨破了的裤缝,肃然而立。

“别说伤心话啦,别说啦,基萨! 过些时,咱们还会嘲笑这把藏着个破木匣的倒霉椅子哩。要挺住。还有三把椅子,也就是说,还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 ……”

一夜之间,在万分沮丧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脸上,突然长出一个小火山似的疖子。所有的辛酸,所有的失败与挫折,寻找钻石的千辛万苦,似乎全部集中在这个疖子里,并且在泛着又青又紫的珠母般的光泽。

“您这是故意的吧?”奥斯塔普问。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痉挛地叹口气,去拿颜料去了,他那高高的、微驼的身影活像一根钓鱼竿。绘制宣传画的工作开始了。两位合伙人在上层甲板上忙活起来。

已是航行的第三天。这天一开始,在管乐队和音响效果之间便

发生了一场争夺排练场地的短暂冲突。

早饭过后，几个手持铜号的棒小伙子和携带着埃斯马赫灌肠器的瘦勇士们，同时从两个方向向船尾进发。加尔钦第一个抢先坐在船尾的那张椅子上。第二个来到的是管乐队的单簧管乐手。

“位子有人占了。”加尔钦沉着脸说。

“谁占了？”单簧管乐手气势汹汹地问。

“我，加尔钦。”

“还有谁？”

“还有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扎尔钦德。”

“是不是还有约尔钦呀？这是我们的地方。”

双方都来了增援。一个扛着像蛇一样盘着三圈铜管的黑里康大号，这是乐队里威力最大的乐器，另一个背着呼扇扇的、像只大耳朵似的圆号。几名长号手站在那里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些铜盔铁甲，反射着增加了千百倍亮度的阳光。

音响效果这方面相形之下暗淡而猥琐。那些玻璃瓶闪烁着微光，灌肠器的光泽也显得那样苍白，而那只萨克斯管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愤慨的、管乐器的拙劣仿造物，是真正管乐器的衍生品，它活像一只弯弯的烟斗，看上去十分可怜。

“灌肠大队，”喜欢惹事的单簧管乐手说，“还想要占地方。”

“你们，”扎尔钦德极力搜索着最难听的字眼儿，“你们是音乐方面的保守派！……”

“不要妨碍我们排练！”

“是你们妨碍我们。”

“你们那些夜壶排练得越少，倒会越体面些。”

“而你们那些茶炊排不排练都一样，搞不出什么名堂。”

双方争执不下，便各自留在原地，固执地奏起各自的乐器。奏出的声音流淌在河面上，犹如电车在碎玻璃上缓缓爬行。管乐手演奏着《凯克斯霍尔姆近卫军进行曲》，音响效果奏出的则是《赞比西河源的羚羊》。由于有抽奖委员会主席的亲自干预，这场风波方告平息。

晚十一时许，伟大的工程终告结束。奥斯塔普和沃洛比亚尼诺夫向后退着把透明画拖向舰桥。胖子总务主任，双手举向星空，跑在

他们前面。大家协力将透明画系在护栏上。它像一面银幕似的高踞于客舱甲板上方。半小时内电工便把电线拉到透明画背面,并在里面装好了三个灯泡,只等着扭动开关了。

在前方,船头的右侧,已经露出瓦休季市的灯光。

总务主任把船上的全体人员都召集来参加透明画的照明仪式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和伟大谋士站在这块尚未被照亮的圣碑两侧,自上而下地望着聚拢来的人群。所有的出航者对船上的一切事情都十分在意。机务人员、信使、各位负责人、哥伦布剧团的演员以及全体船员都挤在旅客甲板上仰望着上方。

“开灯!”小胖子一声令下。

透明画被照亮了。

奥斯塔普俯瞰着人群。一片粉色的亮光印在众人的脸上。观众在笑。随后便是一片肃静。一个威严的声音在下面说:

“总务主任在哪儿?”

这声音的分量如此之重,致使总务主任不顾脚下有几级台阶,直往下冲。

“您瞧瞧,”那个声音说,“欣赏欣赏您的大作!”

“马上就要把咱们撵走了!”奥斯塔普小声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果然,胖主任像只鹞鹰似的,向上层甲板飞来。

“喂,这块透明画怎么样?”奥斯塔普厚颜无耻地问。“看得懂吗?”

“收拾东西!”总务主任大喊。

“干吗这么着急?”

“收—拾—东—西!滚!您要上法庭!我们的领导可不喜欢开玩笑!”

“赶走他们!”下面又传来了那个有分量的声音。

“别这样,说正经的,您不喜欢这幅画?它真的画得不怎么样?”

再继续玩下去已无意义。“斯克里亚宾”号已停靠在瓦休季码头。从船上可以看到聚集在码头上的居民们的惊愕不已的面部表情。

要钱的事遭到坚决拒绝。只给五分钟来收拾东西。

“狗爪子!”两位合伙人走向码头时,西姆比耶维奇-辛基耶维奇说。“若是把制作宣传画的任务交给我,我会做得不管哪个梅耶霍德[①] 都望尘莫及。”

两位合伙人在码头上停下来往上看了看。在黑魆魆的夜空中透明画大放光明。

“嗯,”奥斯塔普说。“这幅画的确很不像样。下乘之作。”

一头倔犟的驴子用尾巴画出的东西,比起奥斯塔普的大作来,都堪称博物馆的珍品。奥斯塔普用他那只善于制造祸害的手画出的不是播撒公债券的播种者形象,而是一块断木桩似的东西,脑袋像个糖块,手臂则像两枝细细的藤条。

在两位合伙人身后,灯火辉煌,船上的乐声惊天动地。而在他们的前方,在高高的河岸上则是县城午夜的黑暗,以及犬吠和远处的手风琴声。

“我来归纳一下目前的处境,”奥斯塔普乐观地说,“不好的一面:身无分文,三把椅子顺流而下,没地方过夜,同时连一枚儿童福利委员会的徽章都没有。好的一面:不得不把西姆比耶维奇卧舱里的一本一九二六年的《伏尔加河导游》借了来。一般说来,很难做到收支相抵毫无亏损,可我们做到了。过夜嘛,只好是在码头上了。”

两位合伙人在码头的条凳上安置下来。在码头那盏破灯下面奥斯塔普从《导游》中读到以下内容:

右岸高处为瓦休季城。由此向外输送木材、松脂、韧皮、包装用的粗席。运至此地的则是供给距铁路线五十公里地区的日用必需品。

该城有八千居民,拥有一家有三百二十名工人的国营纸板厂,以及小型铸铁厂,啤酒厂和制革厂。除去几所普通十年制学校,还有一所中等林业技术学校。

---

① 梅耶霍德(1874—1940),前苏联导演,共和国人民艺术家,苏共党员(1918年入党),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八年在莫斯科领导“梅耶霍德剧院”,探索了宣传鼓动、政论性强的戏剧演出的新形式,但常常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他显然是本书作者的讽刺对象。

“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奥斯塔普说。“怎样从瓦休季人这儿捞钱,对我来说,暂时还是个未解的难题。而我们现在至少需要三十卢布。第一,咱们需要吃饭,第二,咱们必须赶在抽奖船前面,在陆地上,在斯大林格勒同哥伦布剧团会合。”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蜷缩起身子,恰似一只刚同它的年轻对手发生冲突而败下阵来的、又瘦又老的公猫,而它的对手则是屋顶、阁楼、耳窗上的一名性情暴躁的霸主。

奥斯塔普在条凳旁踱来踱去,思考和策划着。将近夜里一点钟,宾杰尔已是成竹在胸,于是便躺在伙伴身旁,进入梦乡。

第三十四章　星际象棋代表大会

一大清早瓦休季城里便来了一个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的老头儿。他穿着一双脏巴巴的短靴，靴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颜料，他在墙上张贴着手写的海报：

>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 硬纸板厂工人俱乐部举行讲座
>
> 题目："成功的布局理念"，并由特级象棋大师奥·宾杰尔同时与一百六十人对弈。
>
> 参加者自带棋盘。对弈费五十戈比，入场费二十戈比。
>
> 晚六时整开始。
>
> 经办人：康·米赫尔松

象棋大师本人也没浪费时间。他用三个卢布租了俱乐部之后，马上赶到象棋协会，这个协会不知为什么，竟设在育马场管理所的走廊里。

协会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他在读一本潘捷列耶夫版本的施皮尔哈根[①] 的小说。

"特级象棋大师奥·宾杰尔！"奥斯塔普往桌边一坐宣称。"我将在你们这儿举办一场同时与多人对弈。"

瓦休季棋手惟一的一只眼睛睁到了造物主所能允许的最大

① 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著有社会政治长篇小说《寡不敌众》等，在俄国民粹派中流传很广。

限度。

“请稍候，特级大师同志！”独眼龙高声说道。“请坐，我马上就来。”

他说罢便跑开了。奥斯塔普打量了一下象棋协会的这间房子。墙上挂着几匹赛马的照片，而桌上则放着一本布满灰尘的账簿，簿面上写着：“瓦休季象棋协会一九二五年成绩记录”。

独眼龙回来了，还带来十二位不同年龄的公民。他们依次走上前来做着自我介绍，各道姓名，恭恭敬敬地同奥斯塔普握握手。

“我到喀山路过这里，”奥斯塔普简短地说道，“是的，是的，今天晚场请光临。现在对不起，我不在状态，刚刚参加过卡尔斯巴德[①]国际象棋赛，有点累。”

瓦休季的棋手们怀着后生晚辈的崇敬之情，倾听着奥斯塔普讲话。奥斯塔普信口开河地说将起来。他精神倍增，有关象棋的奇思妙想犹如潮涌。

“你们想象不到，”他说，“象棋棋艺有多大发展。你们不知道，拉斯克[②]已堕落到什么程度，简直不能跟他下棋。他用他的雪茄来熏他的对手。而且为了让烟味更难闻，他故意吸那些廉价烟。象棋界对此深感不安。”

接下去特级大师谈起本地的问题。

“为什么地方上的思想这样不活跃呢？就拿你们的象棋协会说吧。它的名字就叫象棋协会。太枯燥啦，姑娘们！你们，真的，干吗不给它取个更漂亮的，真正有象棋味儿的名字呢。这样就能吸引不同层次的群众参加进来。比如可以把你们的协会叫作‘四马象棋俱乐部’，或是‘红色残局’，或是‘欲速则不达’，多好啊！多响亮啊！”

他的主意受到了欢迎。

“真的，”瓦休季的棋手们说，“干吗不把咱们的俱乐部改叫‘四马

---

① 卡尔斯巴德(即卡罗维发利)，捷克斯洛伐克城市。一九五〇年起曾多次举行国际电影节。卡罗维发利国际象棋比赛被视为具有悠久传统的国际赛事。

② 拉斯克(1868—1941)，德国国际象棋名手、哲学和数学博士一八九四至一九二一年世界冠军，多次国际比赛优胜者，著有《国际象棋教程》。

俱乐部'呢?"

由于象棋协会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奥斯塔普遂以荣誉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一个短暂的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把协会改称"四马象棋俱乐部"。特级大师利用他在"斯克里亚宾"号上取得的经验,亲手在一张硬纸板上很艺术地画了一个带有四匹马和相应字样的匾牌。

这项措施预示着象棋意识将在瓦休季发扬光大。

"象棋!"奥斯塔普说。"你们知道什么是象棋吗?象棋不仅是文化,而且是经济的推动力!知道吗,四马象棋俱乐部如果搞得好,可以彻底改变瓦休季的城市面貌。"

奥斯塔普从昨天起还什么也没有吃。所以他的辩才有着超常的发挥。

"是啊!"他喊着。"象棋可以使全国都富裕起来!假若你们能按我的方案去做,那么你们从城里到码头走的将是大理石的阶梯!瓦休季将成为十个省的中心!过去你们听说过则梅林格吗?没有!可现在这个小城市既富裕又有名,就因为那里组织过国际大赛。所以我说:瓦休季应该举办国际象棋比赛!"

"什么?"众人齐声喊道。

"完全可以办到,"特级大师回答说,"我个人的各种关系加上你们自身的努力,这就完全具备组织瓦休季国际象棋比赛所必需的条件了。你们想想看,'一九二七年瓦休季国际象棋比赛'将是多么悦耳。霍赛-劳尔·卡帕布兰卡①、拉斯克、阿寥欣②、尼姆佐维奇③、雷蒂、鲁宾斯坦、马罗奇、塔拉什、韦德马尔和格里戈里耶夫博士必然会来到这里。此外,我也必然会参加!"

"可是钱呢?"瓦休季的棋手们呻吟起来。"所有这些人都是要给他们钱的!要好几万!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呀?"

---

① 卡帕布兰卡(1888—1942),古巴象棋手,外交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世界冠军。

② 阿寥欣(1892—1946),俄国象棋手,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世界冠军。

③ 尼姆佐维奇(1886—1935),俄国象棋手。特级象棋大师。二十至三十年代曾为冠军称号的竞争者。

“一切自有神算!”奥斯塔普说。“钱可以由人捐助!”

“这么大的数目,我们这儿谁能给得起啊? 瓦休季人……”

“什么瓦休季人! 瓦休季人不用出钱。他们还要收钱呢! 事情非常简单。所有象棋爱好者都会来观赏有这些世界级的伟大棋手参加的比赛。几十万阔佬都会赶到瓦休季来。首先内河航运部门承担不了如此巨大的客流量,因而人民交通委员部势必要修建一条莫斯科到瓦休季的铁路干线,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要兴建大批旅馆、饭店和摩天大楼,以便安置客人。其三,要在方圆一千公里的广大地区发展农业,以满足客人们对蔬菜、水果、鱼子酱、巧克力糖的需求。第四,要建造一所供比赛用的场馆。第五,要开辟一个供来宾使用的停车场。为了向全世界转播轰动的比赛结果,还不得不设立一个发射功率极强的无线电电台,这是第六。现在来谈谈莫斯科至瓦休季的铁路干线。毫无疑问,这样一条干线,不具备将所有要来瓦休季的人士悉数运来的能力。所以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要有一个‘大瓦休季’飞机场,以定期发送通往世界各地,包括洛杉矶和墨尔本的邮政飞机和飞艇。”

一片光辉灿烂,令人目眩的前景展现在瓦休季象棋爱好者的眼前。房间的边界扩大了。育马场旧巢朽败的墙壁颓然倒塌。取代它们的是直插云霄的三十三层的棋艺宫玻璃大厦。在它的每个厅堂,每个房间,甚至在飞上飞下的电梯里都有沉思默想的人们在镶着孔雀石的象棋盘上对弈。

直下蓝色伏尔加河岸的阶梯果然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河上停泊着远洋客轮。乘着上行缆车进城的有大脸盘的外国人、棋手们的夫人、澳大利亚的印度守势棋艺的崇拜者、西班牙棋局的信徒——戴着白缠头的印度人,以及德国人、法国人、新西兰人、亚马逊河流域的居民,羡慕瓦休季人的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基辅人、西伯利亚人和敖德萨人。

一辆辆小轿车像传送带似的,在旅馆、饭店的大理石建筑之间移动。但是一切都停顿了。世界冠军霍赛－劳尔·卡帕布兰卡－格拉乌佩尔从高级饭店“下底卒”走了出来。女士们把他团团围住。一名穿着特制象棋制服(格子马裤、大象领章和袖章)的民警向他恭恭敬

敬行了一个军礼。“四马瓦休季俱乐部”的独眼主席庄重地向冠军走去。两位明星之间用英语进行的谈话，因格里戈里博士和未来的冠军阿寥欣飞抵此地而中断。欢呼声震撼了整个城市。霍赛－劳尔·卡帕布兰卡皱了皱眉。随着一只眼的一个手势，一架大理石舷梯被推了过去。格里戈里跑下舷梯，挥动着新帽子向众人致意，并且边走边对卡帕布兰卡在这场同阿寥欣的比赛中可能犯下的错误发表着看法。

这时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一个黑点。它在迅速接近，变得越来越大，旋即变成一面碧绿色的降落伞，降落伞的吊环上挂着一个大萝卜似的，手拎提包的人。

“是他！”独眼龙喊道。“乌拉！乌拉！乌拉！我认出了伟大的哲学家和象棋手拉斯克老爷子。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穿这样的绿袜子。”

霍赛－劳尔·卡帕布兰卡－格拉乌佩尔又皱了皱眉。

人们很麻利地把大理石舷梯放在拉斯克脚下。这位精神矍铄的前任冠军一面吹掉飞临西里西亚上空时落在衣袖上的微尘，一面扑向独眼龙的怀抱，独眼龙搂着拉斯克的腰，把他领到冠军跟前说：

“讲和吧！我以瓦休季广大群众的名义请求你们讲和吧！”

霍赛－劳尔粗声喘口气，握住这位棋坛宿将的手说：

“我一向敬佩您在西班牙棋局中将象从 b5 移至 c4 那种着法。”

“乌拉！”独眼龙高喊。“简短而有说服力，冠军风度。”

一望无际的人群用不同的语言附和着：

“乌拉！万岁！简短而有说服力，冠军风度！！！”

特别快车开进瓦休季的十一个车站，送来一批又一批的象棋爱好者。

当人们牵着一匹白马经过城里的街道时，灯光广告已映红了天空。这是城市交通机械化以后，惟一幸存的马。虽然它一生都被看做一匹母马，可根据一项特殊决定，它却改称公马了。象棋的敬仰者在挥动着棕榈叶和棋盘欢迎它。

“请放心，”奥斯塔普说，“我的方案保证你们城市的生产力空前发达。想想看，比赛结束，所有客人都离开以后会是什么情况。被住

房危机所困扰的莫斯科居民会蜂拥而至，投奔你们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市。首都便自动迁移到瓦休季了。政府也迁来这里。瓦休季更名为新莫斯科，而莫斯科成了旧瓦休季。列宁格勒人和哈尔科夫人会咬牙切齿，但是毫无办法。新莫斯科将逐渐成为欧洲的、乃至全世界的最文明的中心。”

“全世界的!!!”几位震惊不已的瓦休季人呻吟道。

“对！再往后会成为全宇宙的。把县城变为地球首都的棋艺将变成一门应用科学，并发明出星际交通的手段。从瓦休季可以往火星、木星、海王星上发射信号。与金星往来就像从雷宾斯克到雅罗斯拉夫尔那样便当。再往后，说不定，也许过上十年八年还会在瓦休季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星际象棋比赛呢！”

奥斯塔普擦了擦他高贵的额头。他已经饿到这种程度，恨不得把棋盘上的马炸了吃。

“是啊！”独眼龙用他那发狂的目光环视一下布满灰尘的房间，“可是怎样实现这项措施，怎样，像常说的，打下个基础呢?”

在场的几个人紧张地望着特级大师。

“我再说一遍，事情，具体的，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努力。我再说一遍，全部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如果不算上电报费，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花费。”

独眼龙暗暗地捅了捅他的战友们。

“喂?”他问，“你们有什么意见?”

“办！办！”几个瓦休季人吵吵嚷嚷。

“打……这些……电报，要多少钱?”

“钱数，简直不足挂齿！”奥斯塔普说，“一百卢布。”

“我们的钱柜里只有二十一卢布十六戈比。这，我们明白，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特级大师竟是个很好说话的组织者。

“好吧，就给我二十卢布吧。”

“那够吗?”独眼龙问。

“一开始拍几封电报还是够的。而往后就会有大批捐款，钱会多得没处放……”

特级大师把钱放进绿色行军上衣，又对在场的几个人提了提他的讲座和同时和一百六十人对弈的事情。之后他客客气气地告别说，晚上再见，随之便到硬纸板厂工人俱乐部来见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了。

"我饿了！"沃洛比亚尼诺夫哑着嗓子说。

他已经坐在出纳窗口里了，但是一个戈比还没收到，连一磅面包都不能买。他面前放着一个募捐用的小小的绿色铁丝筐。这种筐是一般中等富裕家庭用来放刀叉的。

"您听着，沃洛比亚尼诺夫，"奥斯塔普大声说道，"暂且把募捐的事搁置一个半小时左右。咱们到国营公共饮食公司去吃饭。路上我再给您详谈现时的情况。顺便说说，您得刮刮脸，身上弄得干净点，您这副样子简直像个流浪汉。一位特级象棋大师不可能有这种德行的熟人。"

"一张票也没卖出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没什么大不了。到晚上就会有好多人跑来。这个城市已经捐了二十卢布来组织国际比赛。"

"那么咱们干吗还要搞一场同时对弈呀？"行政管理员小声说。"咱们会挨揍的。拿这二十卢布咱们现在立刻就能搭上轮船，'卡尔·李卜克内西'号正好从上游来。咱们满可以安安稳稳到达斯大林格勒，在那儿等着剧团。没准咱们在斯大林格勒就能把椅子打开。那时候咱们就会阔起来，一切就都归咱们了。"

"饿着肚子不该说这些蠢话。这对脑子不好。用这二十卢布咱们可能到得了斯大林格勒。可是拿什么钱吃饭呀？维他命，亲爱的首席贵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得到。用讲座和一场棋可以从爱冲动的瓦休季人身上捞上三十多卢布。"

"他们会揍人的！"沃洛比亚尼诺夫哭丧着脸说。

"当然啦，有风险。他们会下手很狠。不过我有个小小的主意，它至少能保您平安。这以后再说。眼下咱们先去品尝一下本地菜肴。"

将近下午六点钟，酒足饭饱，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身上还有一股香水味的象棋大师来到了硬纸板厂工人俱乐部的票房。吃饱了肚子，而且也刮了脸的沃洛比亚尼诺夫在欢实地兜售着门票。

“喂，怎么样？”象棋大师轻声问道。

“三十张入场券，下棋的二十，”行政管理员说。

“十六卢布。少点儿，少点儿！”

“您说什么呀，宾杰尔，您瞧，排着多长的队！非挨打不可！”

“不要想这个。要挨揍的时候您再哭，眼下别耽误事儿！学着做生意！”

一小时以后，票房里已经有三十卢布了。大厅里群情激动。

“把窗口关上！把钱给我！”奥斯塔普说。“现在您听着，这五卢布给您，到码头去租条小船，租两小时左右，在货栈往下一点的岸边等我。咱俩来一次夜游。您不要担心我。我今天状态极佳。”

象棋大师进了大厅。他觉得自己精神饱满，并且坚信，第一步e2—e4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可是说真的，余下的走法就是一团迷雾了，但是这一点也没使伟大谋士着慌。他已经想好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招数，足以挽救甚至最最无望的败局。

特级大师迎来一片掌声。不大的俱乐部大厅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纸旗。一周前这里曾举行过“水上救援协会”的晚会。证实了这一点的还有墙上的一则口号：

救援溺水者——

要由溺水者自己动手

奥斯塔普鞠了一躬，向前伸着双手，似乎示意对这样的礼遇愧不敢当，随即登上台去。

“同志们！”他以十分悦耳地嗓音说道。“同志们，棋友们，我今天要讲的是一周前在下新城讲过的内容，应当承认，不无好评。我的讲座的题目是《成功的布局理念》，同志们，什么是布局，什么是理念呢？同志们，布局就是‘Quasi una fantasia’[①]。而同志们，什么又是理念呢？理念就是用象棋的逻辑形式体现出来的人类的思想观念。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把握全局。这完全取决于每个单独的个体。比如，喏，第三排的那位黄头发的同志。假设他的棋艺很高……”

---

① 法语，意思是“一种幻想”。原文有误，应为“Quoi si une fantaisie”。

第三排那位黄发人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而那位黑头发的同志，假定说，棋艺较差。”

大家都转过身去，把黑发人也打量了一番。

“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同志们？我们看见黄头发的同志棋艺较高，黑头发的同志棋艺较差。如果每个单独的个体不经常练习下跳棋……噢，我想说的是下象棋，那么任何讲座也改变不了这种力量对比……现在，同志们，我给你们讲几个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事例，它们是我们的超级现代派大师卡帕布兰卡、拉斯克和格里戈里博士的亲身经历。”

奥斯塔普向听众讲了他童年时代在《蓝色杂志》中读到的几个早已过时的笑话，并以此结束了他的这场滑稽戏。

讲座短得使大家感到有些惊奇。独眼龙用他那惟一的一只眼一直盯着大师的靴子。

但是同时对弈的开场遏止了独眼棋手逐渐增长的怀疑。他同大家一起把桌子摆成“Π”形。总共有三十名业余爱好者坐下来与象棋大师对弈。其中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不时地翻阅着棋艺教程，复习一下各种复杂的棋式。他们希望借助于此，哪怕在二十步以后再输给大师也是好的。

奥斯塔普瞟了一眼把他团团围住的几排“黑子”和紧闭的厅门，无所畏惧地开始干了起来。他走向坐在第一号棋盘旁的独眼龙，他把王方的一个小卒从 e2 格移到了 e4 格。

一只眼立刻双手捂着耳朵紧张思索起来。几排棋迷间发出一阵喊喊喳喳的声音。

“大师走的是 e2 到 e4。”

奥斯塔普作为开局并未给自己的对手玩更多的花样。在其余的 29 个棋盘上他走的都是同一步棋：把王方的小卒从 e2 挪到 e4。棋迷们一个个都揪着自己的头发，陷入紧张激烈的推算之中。那些旁观者的目光随着象棋大师移来移去。城里惟一的一位棋迷摄影师刚刚爬上椅子，打算拍下这一瞬间，然而奥斯塔普却怒气冲冲地摇着双手，中止他在棋盘间的漫步，大声喊道：

“把摄影师赶走！他妨碍我下棋的思路！”

他心里暗想:“干吗要在这个可怜的小城里留下自己的照片呢?我可不喜欢同民警打交道。”

棋迷们一片不满的嘘声迫使摄影师放弃了自己的意图。群情如此激愤竟把摄影师推了出去。

走到第三步时已是真相大白,原来象棋大师在十八个棋盘上下的是西班牙棋式,在其余的十二个棋盘上黑子所取的则是虽已过时,但相当稳妥的费里道尔守势。如果奥斯塔普对他的这些古怪的招数和遇到的有效防卫有所了解的话,他定会大为吃惊,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下棋。

起初,棋迷们惊骇万分。觉得象棋大师无疑是在玩弄诡计,象棋大师暗中耻笑着落后的瓦休季棋手,他非常轻易便舍弃了几个卒子和左右两侧的轻重棋子。他甚至把王后也舍给了听讲座时枉遭毁誉的黑发人。黑发人大吃一惊,正欲即刻认输,但是他用尽平生之力克制着自己才把棋继续走了下去。

五分钟以后,骤然响起一声霹雳。

“将!”吓得要死的黑发人低声咕哝了一句。“把您将死了,大师同志。”

奥斯塔普估量一下形势,把“王后”丢脸地说成“女王”,同时以华丽的词藻对黑发人的取胜祝贺了一番。几排棋迷中间发出一阵嗡嗡声。

“该开溜了!”奥斯塔普暗想,而同时却在棋桌之间安详地走动着,随随便便地挪动着棋子。

“您的马放得不对,大师同志,”独眼龙讨好地说。“马不能这样走。”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大师用法语答道,“搞过讲座以后有点儿累。”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象棋大师又输了十局。

硬纸板厂工人俱乐部大厅里的惊呼声此起彼伏。一场冲突正在酝酿之中。奥斯塔普接连输了十五局,旋即又输了三局。只剩下独眼龙一个人了。开局时他由于害怕,曾有多次失误,现在正举步维艰地走向胜局。奥斯塔普乘围观者不备,从棋盘上偷拿一个“车”放进了口袋。

人群紧紧围住两位对弈者。

“我的‘车’刚才还在这儿!”独眼龙四下看了看喊道,“可现在却

没有了。"

"现在没有,那就是说,原来就没有过。"奥斯塔普有几分粗鲁地说。

"原来怎么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

"当然没有过。"

"那它跑哪儿去啦,您吃过它吗?"

"吃过。"

"什么时候？哪一步吃的?"

"您干吗拿您的'车'糊弄我？您要是认输,就直说好了!"

"同志,您看看,我每走一步都有记录。"

"您说的是'账房记账,诸事兴旺'① 吧!"奥斯塔普说。

"这太可恶啦!"独眼龙大叫大嚷。"把车还给我!"

"认输吧！认输吧！您这要的是什么小孩子把戏!"

"还我的'车'!"

"还您的'车'？是不是还得给您钱柜的钥匙呀?"

象棋大师这样说着,心里已经明白,再要耽搁,只有坐以待毙了,于是便抓起一把椅子照着独眼对手的脑袋扔了过去。

瓦休季的众棋手在惊恐之下发了呆。

奥斯塔普不失宝贵时机,抄起一个棋盘向煤油灯砸去,并趁着厅内黑下来的机会,不知冲着什么人劈头盖脸地挥舞了一通拳头,冲到了街上。瓦休季的棋迷们互相挤压着,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

是一个月朗之夜。奥斯塔普在银色的街道上轻快地奔跑着,犹如天使飞离了罪恶的尘世。由于瓦休季并未变成世界中心,所以不是在座座宫殿,而只能在一幢幢带有护窗板的小木屋之间奔跑。瓦休季的棋迷们在他后面穷追不舍。

"拦住象棋大师!"独眼龙吼叫着。

"骗子!"其他人跟着喊。

"一群纨绔子弟!"象棋大师反唇相讥,一面加快速度。

"抓住他!"蒙受奇耻大辱的棋手们大声喊着。

---

① "账房记账,诸事兴旺",戏谑性俗语,意为"热热闹闹干起来",此处奥斯塔普针对独眼人所说"记录",故意以此打岔,搪塞。



奥斯塔普跳上了通向码头的阶梯。他必须跑上四百磴才能到达码头。在第六个阶间平台上已经有两个棋迷在守伺着他,他们是直接从斜坡上的小道上绕过来的。奥斯塔普回头一看,只见一群密密麻麻,气得发狂的费里道尔守势棋的崇拜者,像群恶狗似的从上面直冲下来。已无退路,于是奥斯塔普便径直跑了下去。

"看我来收拾你们这些混蛋!"他冲着那两名侦察勇士大吼一声,从第五个平台上直扑下去。

两位吓坏了的侦察兵喔哟一声,翻过护栏,顺着黑糊糊坑洼不平的斜坡滚了下去。道路业已畅通。

"抓住象棋大师!"上面喊声连天。

追捕者跑在阶梯上,像地滚球一样,把木制台阶踩得咕咕咚咚乱响。

奥斯塔普跑至岸边,向右方插去,两眼搜索着小船和他那位忠实的管理员。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正在船上安闲地坐着。奥斯塔普嗵的一声坐在小船的横板上,拚命将船划离河岸。顷刻间一块块石头飞上船来。其中的一块打中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他那颗火山般的疖子稍高的地方又长出一个暗色的硬瘤。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不禁缩起脑袋哼哼唧唧哭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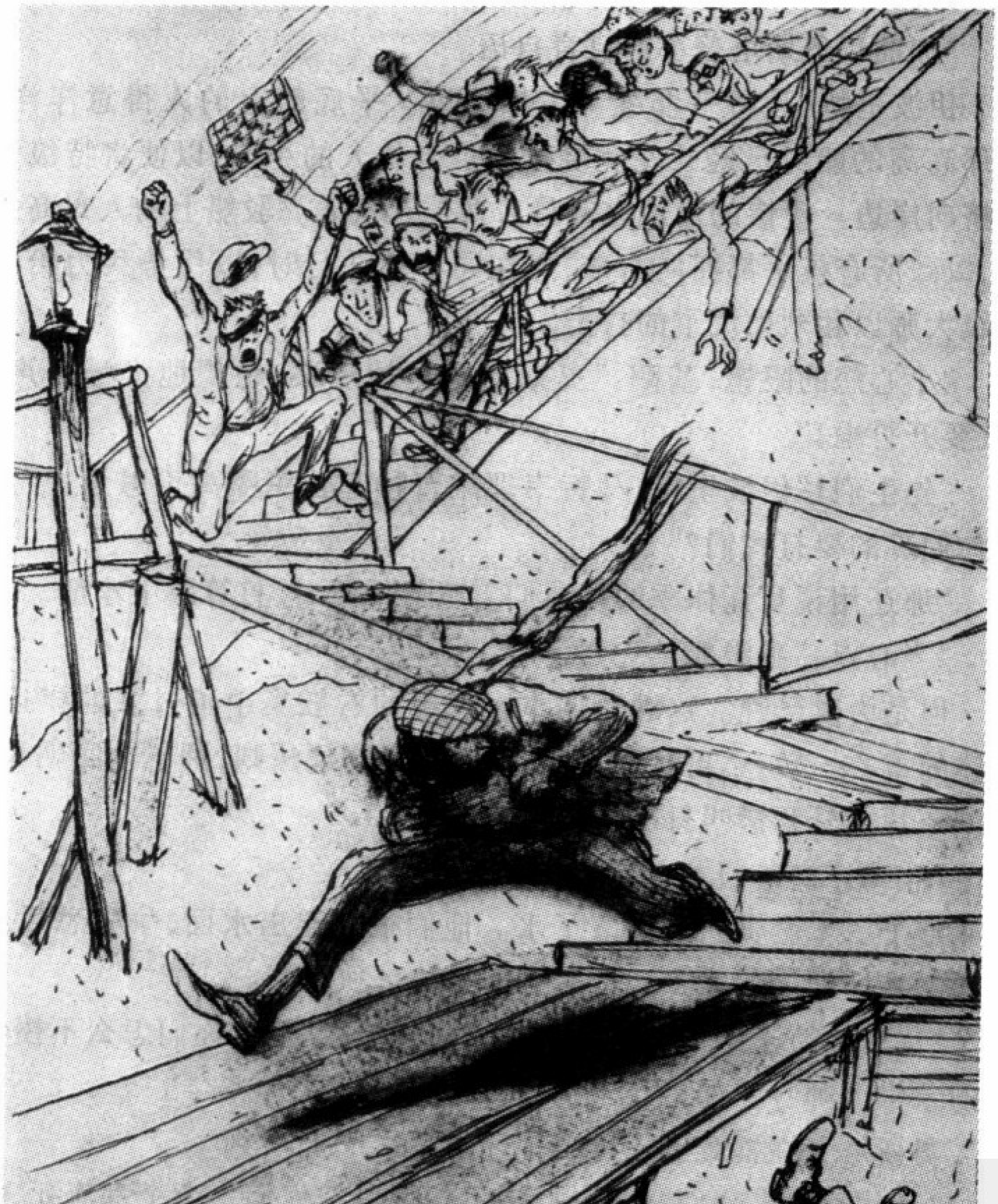
"瞧你这个草包!我的脑袋都差点儿没被揪下来!可我都没在乎。精神饱满,快快活活。如果注意到还有五十卢布纯利,那么可以说,您脑袋上这个疙瘩,报酬可相当不低嘞。"

与此同时,追捕者们直到这会儿方才意识到,变瓦休季为新莫斯科的计划已经落空,而象棋大师却从城里卷走了五十卢布瓦休季人的血汗钱,于是便登上一艘大船,呐喊着向河心划去。三十来人把船挤得满满的。个个都想亲自参加对大师的制裁。独眼龙指挥着这支讨伐队。他那惟一的一只眼在夜色中像灯塔一样,闪闪发光。

"抓住特级象棋大师!"人们在超载的平底木船上吼叫着。

"快划,基萨!"奥斯塔普说。"如果他们赶上咱们,我可不能保证您的夹鼻眼镜完好无损。"

两条船顺流而下。二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奥斯塔普已是精疲力竭。



“你们逃不了啦，混蛋！”平底船上在喊。

奥斯塔普已无暇对答。两只船桨不断上下翻飞，被这疯狂的船桨带起的河水，一片片洒落在船上。

“加油！”奥斯塔普小声自言自语。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劳累不堪。平底船上的人得意洋洋。它那高高的船身已经从左侧绕过两位合伙人的小船，以便将特级大师挤向岸边。凄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两位合伙人。驳船上的人兴高采烈，以致所有棋手都拥向右舷，想在同小船并行时，以优势兵力给予特级大师以猛烈而沉重的打击。

“小心您的眼镜，基萨，”奥斯塔普抛掉船桨，绝望地大喊一声，“就要开打啦！”

“先生们！”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扯起公鸡嗓高声喊道。“难道你们真的要打我们？”

“那还用说！”瓦休季的棋迷们雷鸣般地吼着，打算跳上小船。

“当心点，”独眼船长尖叫一声。

但是为时已晚。这艘瓦休季无畏舰的右舷集中了过多的棋迷。船体的重心一转，不再犹豫，并且完全符合物理法则，翻了个底朝天。

一片哀号和惨叫打破了河上的宁静。

“哇呜！”棋迷们发出长长的哀鸣。

整个三十名棋迷统统落了水。他们很快浮出水面，争先恐后地抓住扣在河面上的船身。最后靠上来的是独眼龙。

“这帮纨绔子弟！”奥斯塔普欣喜若狂地喊着。“你们怎么不揍你们的象棋大师呀？如果我没猜错，你们不是想揍我吗？”

奥斯塔普在罹难者周围绕了一圈。

“瓦休季的人物们，你们很清楚，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个都淹死，但是我赐你们不死。活下去吧，公民们，不过为了造物主，别再下象棋了！你们根本不会下！哎呀呀，你们这群废物。咱们走吧，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继续赶路吧。别了一只眼的棋手！我看，瓦休季恐怕成不了世界中心！我也不认为，象棋高手们会到你们这些傻瓜这儿来，即便我请求他们这样做！别了，热爱下棋的强烈感受的棋迷们！‘四马俱乐部’万岁！”

第三十五章 以及其他等人

两位同伙在切博克萨雷[1]的一派美好景色中迎来了早晨。奥斯塔普在船舵旁打盹。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睡意蒙眬地荡着双桨。

在夜晚的寒气侵袭之下两个人仍在一阵阵打颤。东方绽放着玫瑰色的花蕾。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夹鼻眼镜一点点亮起，椭圆形的镜片闪闪发光，镜片上轮番反映着两岸的风光。左岸上的扬旗在双凹透镜里弯着腰。切博克萨雷的排排的蓝色圆屋顶宛如一列航船漂过。东方的花园扩展开来，花蕾变成一座座火山，喷射着五彩缤纷的熔岩。左岸上的鸟儿唧唧喳喳地吵闹着。夹鼻眼镜上的金色横梁蓦然一亮，晃得象棋大师睁不开眼。太阳升起来了。

奥斯塔普睁开双眼，伸了个懒腰，搞得小船歪了歪，弄得浑身的骨节咯咯作响。

"早上好，基萨，"他打着哈欠，一噎一噎地说，"我是来向你问候的，并且告诉你太阳已经升起而且不知在什么东西上闪烁着炽热的光芒。"

"那是码头，"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报告说。

奥斯塔普掏出《旅游指南》查阅起来。

"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切博克萨雷。是的，是的……

请注意切博克萨雷市异常美丽的布局……

"基萨，它的布局是否真的很美？……"

如今切博克萨雷拥有七千七百零二居民……

---

① 切博克萨雷，苏联城市，楚瓦什自治共和国首都，伏尔加河港口。

“基萨，咱们别再去找钻石了，咱们来把切博克萨雷的居民增加到七千七百零四人吧。咱们在这儿开个跑马游艺厅①，靠这个游艺厅，咱们起码能有块稳定可靠的面包吃……再看下面说什么……”

> 切博克萨雷建于一五五五年，市内尚保存有几座异常美观的教堂，除去楚瓦什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外，这里还有：一所工农速成学校、一所党校、一所中等师范、一家博物馆、一个科学协会和一座图书馆……在切博克萨雷的码头和集市上均可见到相貌显然不同的楚瓦什人和切列米斯人。

但是在两位朋友靠近可以见到楚瓦什人和切列米斯人的码头以前，漂在小船前面的一个物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椅子！”奥斯塔普喊了起来。“管理员！漂的是咱们的椅子。”

两位同伙划近了椅子。椅子摇摇晃晃，转转悠悠，沉下去又浮上来，碰撞着两个同伙的船帮。河水在它那被剖开的肚皮里任意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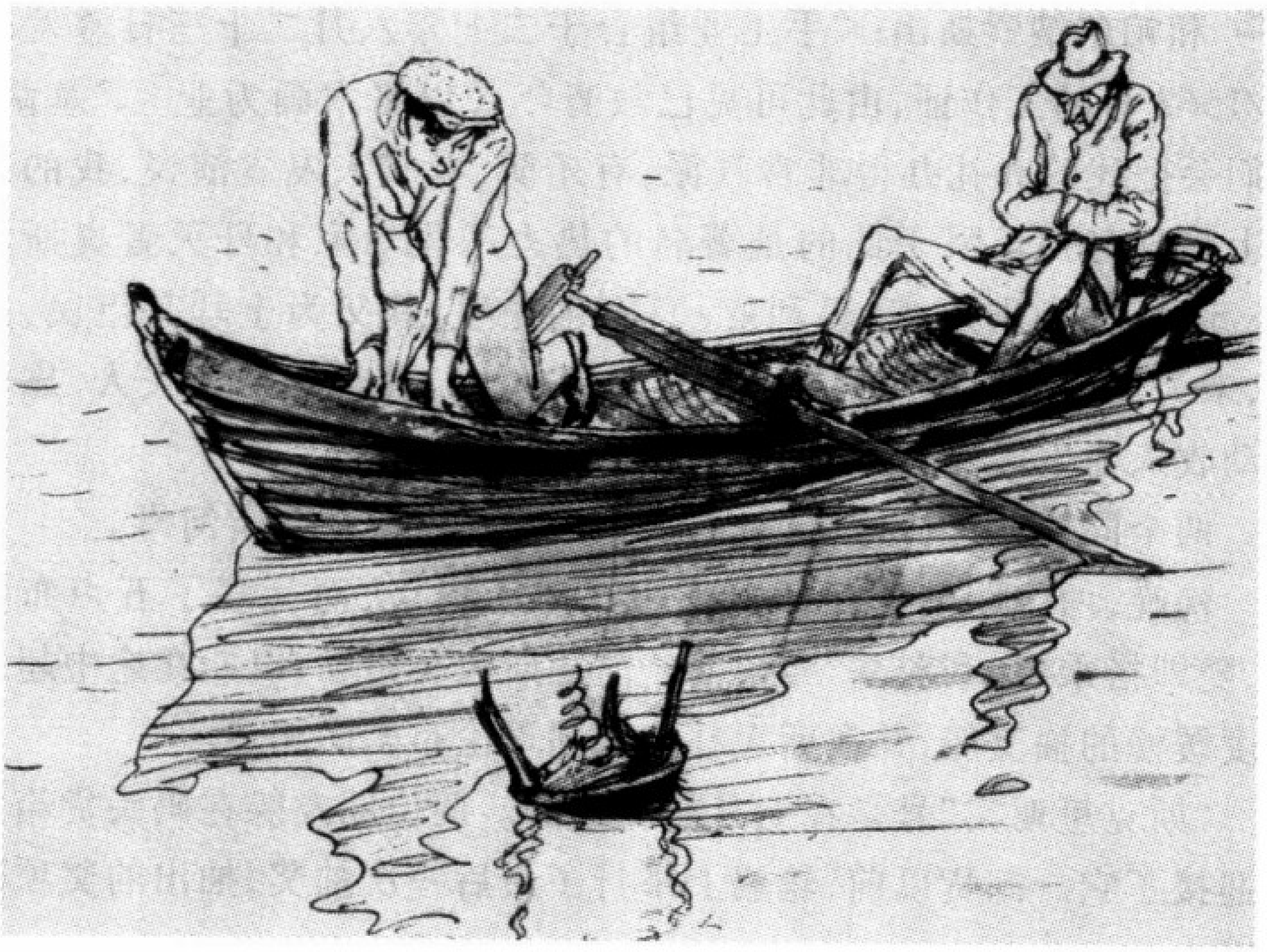
这是那把在“斯克里亚宾”号上被豁开的椅子，目前正缓缓地向里海进发。

“你好，朋友！”奥斯塔普喊了一声，“久违啦！沃洛比亚尼诺夫，您知道吗，这把椅子使我联想到咱俩的生活。我们也在顺流漂浮。把我们沉下去，我们又浮上来，尽管似乎并无人因此而高兴。谁也不喜欢咱们，除非是刑侦队，可他们同样不喜欢咱们。谁也不管咱们。假若昨天棋迷们得以把咱们淹死，咱们死后留下的只会是一份验尸报告：‘两具尸体均为脚朝东南，头朝西北。身上有几处伤口，显然系某种钝器所伤……’棋迷们显然会用棋盘打我们。这器具，不用说，当然有点钝……‘第一具尸体系一男性，五十五岁左右，身着有多处磨损的光呢上衣，旧裤，旧靴。上衣袋中装有公民证一张，姓名：康拉德·卡尔洛维奇，米赫尔松伯爵……’基萨，这可能就是关于您的记录。”

“那么，关于您他们会怎么写呢？”沃洛比亚尼诺夫生气地问。

---

① 跑马游艺厅，一种在台面上模拟赛马的游戏。游戏双方各执一个马形筹码，在画有格子的台面上从“起点”向“终点”移动，首先到达“终点”者为赢家。移动的快慢取决于轮流掷色的得分。



"嗷,关于我嘛,那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他们会这样写我:'第二具尸体属于一名二十七岁男子。他爱过,也痛苦过。他爱钱,并因囊中羞涩而苦恼。他有一副宽阔的前额,一头乌黑发蓝的鬈发,头颅向着太阳。他那双优雅的脚,皮鞋 42 号,朝向北极光。他穿着一身没有污渍的洁白的衣服,胸前放着一个嵌有珠母的金制竖琴和浪漫曲《别了,你,新村》① 的乐谱。在他的燕尾服口袋里发现一张"珀伽索斯② 和帕尔纳索斯山③"手工业组合于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签发的 86/1562 号的工作证,由此可见已故青年曾以烙木画为业④。'基萨,他们会把我的葬礼办得非常气派,有乐队,有多人发表演说,我的墓碑上将刻着:'长眠于此的是著名的热力工程专家和歼灭者奥斯塔普·苏列伊曼·别尔塔·玛利亚·宾杰尔先生,其父为土耳其臣民,已故,未为奥斯塔普·苏列伊曼留下丝毫遗产。其母为伯爵夫人,靠非劳动收入为生。'"

两个同伙就这样谈谈说说,不觉已靠上切博克萨雷河岸。

傍晚,两位朋友把瓦休季那艘小船卖掉,从而又多了五卢布资本,随即搭乘"乌利茨基"号柴油船前往斯大林格勒,以期在途中超过速度缓慢的抽奖船,并在斯大林格勒同哥伦布剧团相遇。

"斯克里亚宾"号是在七月初到达的。两位朋友躲在码头货箱后面迎接了它。卸货以前,轮船上举行了最后一次抽奖,抽出的奖项数额巨大。

等候椅子等了四个小时左右。首先下船的是哥伦布剧团的演员和抽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佩尔希茨基也在其中,他那张容光焕发

---

① 《别了,你,新村》,当时确有这一民间歌曲,但此处系宾杰尔借以自嘲的黑话。当时犯罪分子的黑话中"新的"是指"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村庄"则指的是"监狱"。

② 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它的蹄子踏在赫里空山上,出现了伊波克伦泉。诗人从此泉中可获得灵感。由此珀伽索斯的形象便成了诗兴的象征。

③ 帕尔纳索斯山,希腊山岭,在科林斯湾以北。在希腊神话中此山为太阳神和诸文艺女神的灵地,并有"诗坛"的含意。

④ 烙木画,此处仍是宾杰尔的黑话。黑话中"木料"、"木头"是指"钱"或"证件"、"文件",烙的意思则是"骗"。"烙木"相应的意思是"制造假证件","非法使用假证件"。

的面孔格外触目。

在暗中守候的两位合伙人听见他在喊：

“对！我马上就回莫斯科！我已经发了电报！你们知道是怎么写的吗？‘与你们同喜同贺’。让他们猜去吧！”

接着，佩尔希茨基坐上一辆出租车，事先还上下左右摸了摸汽车的散热器，然后才在不知何故一片“万岁！”的喊声中离去。

从船上卸下液压机以后，人们开始搬运哥伦布剧团的实物布景。搬下椅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哥伦布剧团的演员乘上五辆敞篷载重汽车笑着喊着，径直向火车站驶去。

“看来，他们不在斯大林格勒演出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这使得奥斯塔普不知所措。

“只好跟他们走，”他作出决定，“可哪儿有钱呐？不过咱们先到车站去，到那儿再说。”

在车站得知，剧团将取道罗斯托夫——矿泉城，前往皮亚季戈尔斯克。两位同伙的钱只够买一张票。

“您会坐蹭车吗？”奥斯塔普问沃洛比亚尼诺夫。

“我试试吧，”沃洛比亚尼诺夫怯生生地说。

“见您的鬼去！最好别试！我再原谅您一次。只好我来坐蹭车啦。”

给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买的是一张不带卧铺的硬席票。原首席贵族乘着它到了北高加索一线的矿泉城车站，站上摆满了种在大绿桶里的夹竹桃。沃洛比亚尼诺夫走在石砌的月台上，极力避开哥伦布剧团演员们的视线，寻找着奥斯塔普。

哥伦布剧团早已分乘几节崭新的别墅小火车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去了，而奥斯塔普仍无踪影。直至傍晚他才找到失魂落魄、完全崩溃的沃洛比亚尼诺夫。

“您到哪儿去了？”首席贵族哼哼唧唧地问道。“我可吃尽了苦头。”

“您口袋里装着票，乘着车到处串，还说吃尽苦头？我反倒没吃苦？这么说，在季霍列茨卡亚车站，被人从您这列火车的缓冲器上撵

下去的不是我？这么说，不是我像个傻瓜似的，坐在那里足足等了三个小时，以便搭乘运送空矿泉水瓶子的货车？您是个畜牲，首席贵族公民！剧团在哪儿？”

“在皮亚季戈尔斯克。”

“走！我在路上胡乱写了些东西，净挣了三个卢布，这当然不多，但是买瓶矿泉水和两张车票还是够用的。”

别墅小火车像架马拉大车，丁丁当当地把旅客们拉到皮亚季戈尔斯克。两个同伙途经兹梅伊卡和别什塔乌来到了马舒克山脚下。

第三十六章　翠石洼风光

周日的傍晚。一切都异常洁净，像洗过的一样。连长满灌木与幼林的马舒克山也仿佛精心梳理过，散发着山花野草的缕缕芳香。

质地各异的白裤子在小巧的月台上闪动：有席纹布的，有田鼠皮布的①，有帆布的，还有软法兰绒的。人们在这里穿的是凉鞋和敞领衬衫。而两位合伙人穿的则是又重又脏的靴子，沾满灰尘的厚裤子，热乎乎的坎肩和晒得发烫的西服上衣，因此他们不由觉得自己是与这里格格不入的外人。在这里休养的女士们炫耀着她们那色彩斑斓欢快的花布衣衫，然而最亮丽，又最素雅的要算是车站站长的衣着了。

使所有外来者吃惊的是，站长竟是位女的。她戴着一顶镶着两条银带的红色制帽，帽子下面露着棕红色的鬈发，穿的是一身制服，白上衣，白裙子。

两位旅者欣赏够了女站长，读了读哥伦布剧团新贴出的巡回演出的海报，喝了两杯五戈比一杯的矿泉水，便乘上"车站—花圃"的电车潜进城去。"花圃"的门票又费了他们十戈比。

"花圃"里到处都有乐声，并有众多欢快的游人，而花卉却甚寥寥。在一个白色的贝壳形的露天剧场里交响乐队正在演奏《蚊舞》。在莱蒙托夫游廊里有矿泉水出售，许多货亭都卖矿泉水，也有沿街叫卖的。

无人理睬两个肮脏的钻石寻觅者。

"咳，基萨，"奥斯塔普说，"我们是这个生活节日里的外人。"

两位合伙人在疗养地的第一夜是在矿泉边度过的。

只是在这里，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当哥伦布剧团在惊奇不已的市

① 田鼠皮布：一种不透水，结实而光滑的缎纹棉布。

民面前第三次演出《结婚》一剧时，两位合伙人才充分意识到追寻宝藏的全部艰辛。同他们的预料相反，溜进剧院根本没有可能。加尔钦、帕尔钦、马尔钦、恰尔钦和扎尔钦德，因级别不够未能住进旅馆，而是在剧院后台过夜。这样一天天过去，两个人已搞得精疲力竭，只能依靠为中产阶级的旅游者搬运行李糊口，夜间则露宿在莱蒙托夫决斗过的地方。

第六天，奥斯塔普得以同掌管液压机的电工麦奇尼科夫结识。此前，麦奇尼科夫，由于缺钱，每天都来矿泉以水代酒，以解宿醉，处境十分窘困。根据奥斯塔普的观察，他时常在集市上偷卖一些剧团的道具。最终的协议是在泉边的一次畅饮中达成的。电工麦奇尼科夫答应下来，并把奥斯塔普称作亲爱的。

"可以，"他说，"随时都行，亲爱的。我们很乐意，亲爱的。"

奥斯塔普立即明白了，电工是位大行家。

协议双方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拥抱在一起，彼此拍拍后背，客气地笑着。

"好啦！"奥斯塔普说。"事成之后给您十卢布。"

"亲爱的！"电工表示不胜惊讶。"您真让我生气。我是个让矿泉水折磨苦了的人。"

"那您想要多少？"

"给五十吧，要知道，东西可是公家的。我又是个受苦人。"

"好吧，您拿二十吧！同不同意？我从您眼神里就看得出您同意了。"

"同意是双方都完全没有异议的结果。"

"这狗东西，倒挺会说话，"奥斯塔普在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耳边悄悄说了一句。"学着点儿。"

"您什么时候把椅子拿来？"

"一手交钱，一手交椅子。"

"这可以，"奥斯塔普不假思索地说。

"先付钱，"电工说，"早晨交钱，晚上给椅子，或者是晚上交钱，第二天早晨给椅子。"

"能不能今天交椅子，明天给钱呢？"奥斯塔普试探道。

“亲爱的，我是个苦人。这种条件，打心眼儿里说，实在难以接受！”

“可是我，”奥斯塔普说，“明天才能收到电报汇款。”

“那么，咱们就到时候再谈，”固执的电工最后说。“现在，亲爱的，祝您留在这儿交好运，我走啦。我还有好多液压机的活儿要干。辛比耶维奇逼得太紧。真受不了。难道单靠矿泉水就能活下去？”

于是麦奇尼科夫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扬长而去。

奥斯塔普严厉地看了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现在我们拥有的时间就是我们所没有的金钱。基萨，咱们得建功立业。整整十五万卢布就在我们眼前摆着。只需要二十卢布，宝藏就是咱们的了。现在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成功便成仁，不是‘潘’，就是完蛋，我宁愿当‘潘’，尽管‘潘’是波兰人对地主的称呼。”

奥斯塔普思量着，围绕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转了一圈。

“把上衣脱下来，首席贵族，快点，”他突然说道。

奥斯塔普从惊诧不已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手中接过上衣，往地上一扔，用他那布满灰尘的短靴踏将起来。

“您在干什么？”沃洛比亚尼诺夫嗥叫着。“这件上衣我已经穿了十五年，还像新的一样！”

“别激动！它很快就不像新的了！把帽子给我！现在往裤子上撒些土，喷点矿泉水，快！”

几分钟以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便脏得让人恶心了。

“现在您算够条件了，完全可以用您的诚实的劳动去挣钱了。”

“我该做什么？”沃洛比亚尼诺夫泪汪汪地问。

“您大概会说法国话吧？”

“说得很糟，只限于中学课本的范围。”

“嗯……那就只好在这个范围里将就将就吧。您能用法语说这句话吗：‘先生们，我六天没有吃饭了’？”

“莫西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结结巴巴地说道，“莫西耶，嗯，嗯……热奈，是吧，曼日，帕……六怎么说来着，言，得，特卢阿，卡特尔，先克，希斯……希斯……茹尔。对——热奈，曼日，帕，希斯，茹尔！”

“您的发音真够呛，基萨！不过，对乞丐也不能苛求。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乞丐讲起法语来当然不如米勒兰[1]。那么，基萨，您的德语是个什么范围？”

“这一切是要我干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嚷道。

“干吗，”奥斯塔普威严地说，“要您马上到‘花圃’去，站在阴凉里用法语、德语、俄语乞讨，就说您是原国家杜马立宪民主党党团的代表。全部纯收入统统给麦奇尼科夫。明白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顿时神色大变。他的胸脯挺得就像列宁格勒那座宫廷大桥，两眼冒火，两只鼻孔，奥斯塔普觉得，似乎在向外冒着浓烟。胡子也一根根地竖了起来。

“哎呀呀，”伟大谋士毫无惧意地说道。“瞧他这副模样，简直不是个人，活像神话里的一匹神马。”

“永不，”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突然用腹腔发出的声音说，“沃洛比亚尼诺夫永不向人伸手……”

“那您就得伸腿，老傻瓜！”奥斯塔普喊道。“您没伸过手？”

“没有伸过。”

“这么说，您喜欢上这倒贴的日子了？三个月以来全靠我养活您！三个月来我供他吃，供他喝，教育他，可他现在居然要采取第三者的立场了，还说什么，他……好！够啦，同志！二者必居其一：或是您马上到‘花圃’去，晚上带回十卢布来，或是我顺理成章地把您从分成的合伙人里开除出去。我数五下。干还是不干？一……”

“干，”首席贵族喃喃地说。

“那么，您把乞讨的话再说一遍。”

“莫西耶，热，奈，曼日，帕，希斯，茹尔。改宾，基，米尔，比太，艾特瓦斯，科佩克，阿乌弗，得木，什丘可，布罗德。可怜可怜我这个原国家杜马立宪民主党党团的代表，施舍施舍吧。”

“再来一遍，再说得可怜点儿。”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又说了一遍。

---

① 米勒兰（1859—1943），法国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一九〇四年被开除法国社会党。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任法国总统。

“嗯，不错。您从小就有这种乞讨的天才。去吧。半夜在矿泉边碰头。您要注意，这可不是为了什么浪漫情调，只不过因为晚上人们会多施舍。”

“那您到哪儿去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问。

“您别为我操心，我一向都是行动在最困难的地方。”

两位朋友分了手。

奥斯塔普跑到一个小文具店，用最后的十戈比买了一本收据，在一个石礅上坐了半小时，把一本收据全编上号，并且在每张收据上都签了字。

“首要的是制度，”他自言自语，“伙用的每一戈比都得有案可查。”

伟大谋士以行军步伐沿着马舒克的盘山小路，向着当初莱蒙托夫同马尔廷诺夫决斗的地方进发。他经过几家疗养院和休养所，不断被一辆辆公共汽车和双套马车超过，来到一个名叫“地窟”的地方。

一条不大的、在山岩上凿出的廊道通向一个椎形（椎尖向上）地窟。廊道尽头是一个小平台，站在平台上可以看见窟底的一小片水洼，那是一汪翠绿色的气味难闻的液体。这个地窟是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名胜之一，所以每天都有不少旅游团体与个人到此游览。

奥斯塔普立刻意识到，“地窟”对于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来说会是一个捞钱的好地方。

“真是怪事，”奥斯塔普思量着，“城里人为什么至今也没想到对‘地窟’的参观者收几个银币呢？这好像是皮亚季戈尔斯克人对旅游者惟一免费开放的场所。我要消灭这个有损该城声誉的污点。我要改正这一令人懊丧的疏漏。”

于是奥斯塔普便依照他的理智、健全的本能和现实情况的提示行动起来。

他站在地窟的入口，抖动着那本收据，不时地吆喝着：

“买票，买票！公民们，十戈比一张！儿童和红军战士免费！学生半价！非工会会员三十戈比。”

奥斯塔普算计得很准。皮亚季戈尔斯克本地人不常来“地窟”，而从一个总是要参观某个景点的苏联游客身上，捞取十戈比简直不

费吹灰之力。他不到五点钟就收了六卢布。这并不是为数众多的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工会会员帮的忙。所有游客都毫不迟疑地付给几个银币，一位脸上红扑扑的游客看见奥斯塔普以后，便得意地对妻子说：

"瞧，塔纽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来着？可你说，到'地窟'来不用花钱。这哪儿能啊！对吧，同志？"

"完全正确，"奥斯塔普予以肯定。"参观不花钱，这是没有的事儿。工会会员十戈比。儿童和红军战士免费，学生半价，非工会会员三十戈比。"

临近黄昏，哈尔科夫民警旅游团乘着两辆敞篷马车来到"地窟"，奥斯塔普大吃一惊，刚要装做一名无辜的游客，可民警们都怯生生地聚拢在伟大谋士周围，已经没有退路。所以奥斯塔普以相当坚定的声音喊道："工会会员十戈比，但是因为民警代表可以同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同等待遇，所以每人收他们五戈比。"

民警们付了钱，彬彬有礼地询问，收取五戈比的目的何在。

"目的是要对'地窟'进行大修，"奥斯塔普大着胆说，"为了不让它继续往下沉。"

在伟大谋士灵活机智地贩卖着翠石洼的风光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驼着背，万分羞惭地站在一棵金合欢树下，看也不敢看游人一眼，反复叨唠着授意给他的那三句话：

"莫西耶，热，奈，曼日……改宾，基，米尔，比太……施舍施舍原国家杜马代表吧。"

人们施舍的并不是少，而是不知怎的不那么踊跃。但是依仗着"曼日"一词的巴黎式发音和打动人心的原杜马议员的悲惨处境，终于讨得大约三卢布的铜板。

沙砾在游人脚下咯吱咯吱作响。乐队带有不大的间歇演奏着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和格里格的乐曲。衣着光鲜的人群嘁嘁喳喳地说着话从老首席贵族身旁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在小卖部的廊檐下，在品尝酸奶的公民们的上方翱翔着莱蒙托夫无形的影子。到处都是香水和矿泉水的气味。

"施舍施舍原国家杜马的议员吧！"首席贵族喃喃地求告着。

“您说，您真的是前国家杜马议员？”紧靠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您真的经常到会？啊嘀！啊嘀！高级！”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抬头一看，立刻呆住了。在他面前像麻雀似的蹦蹦跳跳的这个人正是阿韦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努连科夫。他那身褐色罗兹西服换成了白上衣和一条带有俏皮的星星点点亮光的灰裤子。他异常活跃，有时能跳得离地五俄寸高。伊兹努连科夫没认出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继续一个劲地向他发问：

“您真的见过罗江科①？普里什克维奇② 真的是秃头顶？啊嘀！啊嘀！多好的题材呀！高级！”

伊兹努连科夫一面继续转悠，一面往不知所措的首席贵族手里塞了三个卢布，然后就跑开了。但是在“花圃”里很久还能看到他那胖胖的臀部在眼前闪过，并且可以听到他几乎像是从树梢上洒下来的话语：

“啊嘀！啊嘀！美人，别在我面前唱格鲁吉亚的悲伤的歌曲！啊嘀！啊嘀！它使我想起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彼岸！……啊嘀！啊嘀！早上她又展开了笑靥！……高级！”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依然站在那里，两眼望着地。他站在这儿实属枉然，许多东西他都没有看见。

在皮亚季戈尔斯克这美妙的昏昏的夜色中，艾洛奇卡·舒金娜正拉着已同她和好的、温顺的艾尔涅斯特·巴甫洛维奇，在公园的林阴道上散步。到酸性矿泉疗养地来旅游，是她同范德比尔特的千金的艰巨斗争中的最后一张王牌。高傲的美国女郎不久前以娱乐为目的，乘着自家的游艇到桑德维切群岛去了。

“嚅嚅！”在夜晚的一片沉寂中响起了她的声音。“真棒，艾尔涅斯图里亚！好美——美啊！”

文过饰非的小偷阿尔亨和他的妻子萨什亨正在灯火通明的小吃

---

① 罗江科(1859—1924)，十月党的首领之一，大地主。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七年任第三，第四届杜马主席，一九一七年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后逃亡国外。

② 普里什克维奇(1870—1920)，第二至四届杜马中的极右分子，大地主，十月革命后为反革命组织首领。

店坐着。萨什亨的面颊上依然装饰着尼古拉式的两绺鬓发。阿尔亨腼腆地吃着卡拉式烤肉串，啜着卡赫季亚[1] 2号葡萄酒。萨什亨则在捋着她的鬓发等待她点的鲟鱼肉。

第二福利院撤销以后(院里所有东西均已被盗卖一空，甚至包括那些灰色平纹布做的厨师帽和横幅标语："细嚼慢咽有利于社会。")，阿尔亨决定休息一下，消遣一番。命运本身保护了这个中饱了私囊的小偷。他本打算在这一天到"地窟"去，但是没来得及，从而得了救。否则，奥斯塔普会从这位胆小的总务主任身上，像挤奶一样，至少要挤出三十卢布来。

只是在乐手们收起谱架、欢快的游客逐渐散去、对对情侣在"花圃"的疏林中呼吸加剧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方才蹒蹒跚跚地向矿泉走去。

"讨到多少?"当首席贵族的伛偻的身影在矿泉旁出现时，奥斯塔普问。

"总共七卢布二十九戈比。三卢布纸币，其余的是铜板和几枚银币。"

"对于第一次巡回演出，这已经很不错了！相当于领导干部的日工资了！您简直让我感动，基萨！不过我倒很想知道，是哪个傻瓜竟给了您三卢布？您是不是找给他钱啦?"

"是伊兹努连科夫给的。"

"这不可能！是阿韦萨洛姆？这个小球球儿！他钻辘到这儿来啦！您跟他说话了？啊哈，他没有认出您！……"

"他详细地问了杜马的事！笑了一阵！"

"您瞧，首席贵族，当乞丐并不怎么坏，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天生的一付细嗓门儿！……可您还执意不肯，摆出一副收藏书刊的勋爵的架子！我跟您说，基索奇卡，我也没有虚度光阴。十五卢布，就像一个戈比一样，唾手而得。总之，钱已经够啦。"

次日清晨电工收了钱，傍晚拖来了两把椅子。据他说，第三把椅子怎么也弄不到手。音响效果那帮人总在它上面玩牌。

---

① 卡赫季亚，格鲁吉亚东部地区，位于约拉河和阿拉赞河上游，盛产葡萄和葡萄酒。

为最大限度保障解剖椅子的安全，两位朋友几乎爬到了马舒克山的山巅。山下的皮亚季戈尔斯克被凝然不动的灯光照得通明。比皮亚季戈尔斯克稍低的一片微弱的点点灯火标示出名叫“热泉”的集镇。在地平线上呈两条平行虚线，自山后伸展出来的则是季斯洛沃德斯克。

奥斯塔普望了望群星闪烁的夜空，从口袋里掏出了已为大家熟知的那把平口钳子。

第三十七章　泽廖内角

布伦斯工程师正在泽廖内角一幢别墅的石砌外廊上坐着，一株高大的棕榈遮在他的上方，将它那挺直的叶子又尖又窄的阴影投在工程师剃光了的后脑上，投在他的白衬衣上和波波娃将军夫人的藏品——汉布斯厂制造的椅子上。工程师正慵懒地坐在椅子上等候午餐。

布伦斯把他那饱满湿润的嘴唇努成喇叭形，像个娇惯坏了的胖娃娃，拖着声音喊道：

"穆乌—乌—乌西克！"

别墅里无人应声。

热带的植物群正向工程师表示亲近。仙人掌向他伸出带刺的衣袖。铁树的叶子哗啦啦地作响。香蕉树和西谷椰子驱赶着工程师秃顶上的苍蝇。环绕在外廊四周的蔷薇，将它的枝蔓垂向他的凉鞋。

但是这一切均属徒劳。布伦斯要的是午餐。他气恼地望着珠母湾和远远的巴统海角，唱歌似的呼唤道：

"穆乌—乌—乌西克！穆乌—乌—乌西克！"

在湿润的亚热带的空气中声音迅速地沉寂下来。没有人答应。布伦斯想象着一只棕红色的大鹅，油光光的鹅皮吱吱作响，他已克制不住，大声喊将起来：

"穆西克！！！鹅烧好了吗？"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房间里喊道。"你不要瞒哄我！"

工程师已习惯地撅起喇叭嘴，即刻回答说：

"穆西克！你不心疼你的小男人啦！"

"去你的吧，馋鬼！"屋里的人答道。

但是工程师并未屈服。他呼叫烧鹅已有两个小时，但毫无结果。

他正想继续呼叫，一阵突来的窸窣声迫使他转过身来。

从墨绿色的竹丛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竖领衬衫，系着一条两端缀着穗子的辫形腰带，那件条纹裤子同样又脏又破。这位陌生人面目和善，颌下支棱着毛蓬蓬的胡子，手里拿着件上衣。

他走近前来用悦耳的声音问：

“布伦斯工程师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我就是布伦斯工程师，”呼叫烧鹅的人忽然以低沉的声音说，“有何见教？”

来人二话没说便跪了下来。此人正是费多尔神父。

“您疯啦！”工程师跳起来大叫一声，“请起，请起！”

“我不起来，”费多尔神父答道，同时随着工程师的移动把头扭来扭去，以一双明亮的眼睛紧盯着他。

“站起来！”

“不起来！”

接着费多尔神父为免碰疼脑袋，小心翼翼地在沙砾上叩起头来。

“穆西克！快来！”惊恐不已的工程师喊道。“看看这儿是怎么回事？我请您站起来！我求您啦！”

“我不起来！”费多尔神父又说了一遍。

对丈夫的语调了解得精细入微的穆西克急忙来到外廊上。

费多尔神父一看见这位太太，便依旧跪着快当麻利地向她爬过去，匍匐在她的脚下，连连叩头不止：

“就是您，老妈妈，就是您，亲爱的，我就指望您啦！”

此时，布伦斯工程师涨红着脸把手插在求告者的腋下，使足力气抱着他，想让他站起来，但是费多尔神父耍了个花招，蜷起了双腿。气急败坏的布伦斯把这位奇怪的客人拖到外廊的角落里，强使他坐在一张半圈椅上（也是汉布斯厂生产的，但根本不是沃洛比亚尼诺夫家的，而是波波娃将军夫人客厅里的）。

“我不敢，”费多尔神父把满是煤油味的面包师的上衣放在膝盖上喃喃地说，“我不敢在这样有身份的人面前就座。”

费多尔神父说着又要下跪。

工程师哀叫一声，按住费多尔神父的肩膀制止了他。

“穆西克！”他粗粗地喘着气说。“您同这位公民谈谈。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

穆西克立刻打起了官腔。

“在我家，”她正言厉色地说，“请不要下跪，怎样跪都不行！……”

“亲爱的！……”费多尔神父动情地说，“老妈妈！……”

“我才不是您老妈妈呢。您要干什么？”

神父咕咕哝哝不知说了些什么，但显然是些感人的话，只是经过长时间反反复复的盘问才得以弄清，原来他请求对他格外开恩，把他现在正坐着的十二把一套的椅子卖给他。

工程师由于吃惊放开了费多尔神父的肩膀，而神父立即扑通一声跪下来，像乌龟爬一样，追赶着工程师。

“为什么，”工程师喊着，一面躲闪着费多尔神父的两只长臂，“为什么我要把自家的椅子卖给您？不管您跪多少次，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要知道，这是我的椅子呀！”费多尔神父哀声说道。

“您说什么，是您的？怎么会是您的？您疯了吗？穆西克，我现在全明白啦！这个人显然有神经病！”

“是我的，”费多尔神父低声下气地说着。

“照您这么说，这些椅子是我从您那儿偷来的喽？”工程师勃然大怒。“是我偷的？听见了吗，穆西克？这是讹诈！”

“不，我的上帝，”费多尔神父小声说。

“如果是我从您那儿偷来的，您尽可要求法庭解决，不许您在我家制造事端！听见了吗，穆西克！蛮横到什么程度！都不让人好好吃顿饭！”

不，费多尔神父并不想通过法庭要回“自己的”椅子。绝不，他知道，布伦斯工程师没偷过他的椅子。噢，不，他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可是这些椅子革命前确确实实是属于他费多尔神父的，同时对他那现在沃龙涅日，即将告别人世的妻子来说又无比珍贵。为实现她的夙愿，而绝非由于他个人的无礼，他才斗胆探知椅子的下落来见布伦

斯公民。费多尔神父不是来求人施舍的。噢，不是的！他的生活相当富裕（在萨马拉有家不大的蜡烛工厂），他是想买回这些旧椅子，使弥留的妻子得到一些安慰。他准备不惜花费二十卢布来买回整套椅子。

“什么？”工程师满脸通红喊了一声。“二十卢布？买整整一套上好的客厅家具？穆西克！你听见了吗？这肯定是个疯子！的确是个神经病！”

“我不是疯子，我只想履行我妻子的嘱托……”

“噢，见鬼，”工程师说，“又爬起来了。穆西克！他又爬起来了！”

“您出个价钱吧！”费多尔神父哀求道，同时小心谨慎地用头撞着南洋杉的树干。

“不要把树撞坏，您这个人真怪！穆西克，他似乎不是个疯子，看来，只不过是让妻子的病折磨得精神失常了。要不就把椅子卖给他？行吗？那样他就不会再纠缠了，是不是？否则，他会把脑袋撞破的。”

“可我们坐在哪儿呢？”穆西克问。

“咱们另买几把。”

“就卖二十卢布？”

“二十卢布我是不会卖的，假定说是二百卢布，我也不卖……要是二百五十卢布，我就卖。”

对这一要价的回答，是脑袋撞在铁树上的、可怕的撞击声。

“咳呀，穆西克，我已经烦透了这一套。”

工程师坚决走至费多尔神父跟前，发出一道最后通牒：

“第一，请您离开棕榈树至少三步；第二，请您马上站起来；第三，给二百五十卢布，我把家具卖给您，不能再少。这种家具三百卢布都买不到。”

“我不是为了私利，”费多尔神父站起来，离开铁树三步，拿腔作调地说。“仅仅是为了履行妻子病中的嘱托。”

“我说，亲爱的，我的妻子也有病。对吧，穆西克，你的肺部不好。可是我并不以此为由，要您，比方说，把您的上衣三个戈比就卖给我……”

“您白拿去好了，”费多尔神父忙不迭地说。

工程师气恼地挥挥手,冷冷地说道:

“您收起您这套把戏吧,我不再给您多费唇舌。椅子我已经定了价,二百五十卢布,一个戈比也不能让。”

“五十卢布!”费多尔神父提议。

“穆西克!”工程师说,“把巴克拉季昂叫来。让他把这位公民送出去。”

“不是为了私利……”

“巴克拉季昂!”

费多尔神父吓得赶忙跑开了。工程师则到餐室坐下来吃鹅了。爱吃的禽肉对布伦斯起了良好作用。他开始平静下来。

在工程师用卷烟纸裹着一只鹅腿的骨头送到红润的唇边时,费多尔神父那张苦苦哀求的面孔又在窗口出现了。

“不是为了私利,”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五十五卢布。”

工程师头也不回吼了一声,费多尔神父不见了。

此后,一整天,费多尔神父的身影不时地出没在别墅的各个角落。时而跑出柳杉的树阴,时而出现在橘林里,时而又飞快跑过后院,战战兢兢地向植物园奔去。

工程师一整天都在呼唤穆西克,埋怨着那个疯子,嚷嚷着头疼。在业已降临的暮色中不时响起费多尔神父的声音:

“一百三十八卢布!”他仿佛是在空中的某个地方喊叫。

稍顷,他的声音又从顿巴索夫的别墅那边传来。

“一百四十一卢布,”神父又给了一个价,“不是为了私利,布伦斯先生,仅仅是……”

最后,工程师终于忍无可忍,走到外廊中央,注视着暗处,一板一眼地喊着:

“见你的鬼去! 二百卢布! 只要不再缠我。”

只听竹丛沙沙地响了一阵,接着是一声轻轻的呻吟和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尔后一切都静了下来。

海湾的水面上星光婆娑。一群萤火虫追赶着费多尔神父,盘旋在他的脑袋周围,照得他的面孔微微发绿,更加枯槁。

“这一回该顺顺当当地吃鹅了!”工程师自言自语地走进屋内。

这时费多尔神父正乘着末班公共汽车沿着海岸向巴统飞驰。就在车厢近旁，拍打着海岸的细浪发出一阵阵犹如翻动书页似的响声，海风迎面扑来，公共汽车的笛声与胡狼的嗥叫遥相呼应。

就在当天晚上，费多尔神父给N城的妻子卡捷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拍发了这样一封电报：

货已找到，电汇二百三十卢布，随你变卖什么均可，费佳。

一连两天他都兴奋不已地徘徊在布伦斯别墅附近，远远的就向穆西克施礼问候，有时甚至还放开喉咙，发出几声响彻这热带天际的高喊：

“不是为了私利，而仅仅是为了履行夫人的嘱托！”

第三天，钱已汇到，并附有极度绝望的电文：

变卖一空，我已分文不名，吻你，盼归，叶弗斯季格涅耶夫仍在这里搭伙，卡佳。

费多尔神父点清钱数，虔诚地画了画十字，雇了一辆敞篷马车向泽廖内角驶去。

天气阴暗。风把乌云从土耳其边境驱赶过来，乔鲁赫河上雾气腾腾，一抹蓝天越缩越小，暴风达到了六级，已禁止在海上游泳和乘小船出海。巴统上空雷声隆隆。风暴摇撼着海岸。

费多尔神父到达布伦斯工程师的别墅后，吩咐车夫——一个戴着围巾帽的阿扎尔人在此等候，便去取家具去了。

“我把钱拿来了，”费多尔神父说，“再稍让一点儿吧。”

“穆西克，”工程师哀声说道。“我再也受不了啦。”

“不，不，我是带钱来的。”费多尔神父忙不迭地说，“照您说的，二百卢布。”

“穆西克！收下他的钱！把椅子给他！让他赶快把事情办完。我有偏头疼！……”

平生的夙愿业已实现。萨马拉的小蜡烛厂自己上了门，一颗颗钻石像瓜子一样落入囊中。

十二把椅子被一把把地装上马车。它们同沃洛比亚尼诺夫那些椅子十分相像，区别仅在于它们的椅面不是小花布，而是带粉色条纹

的凸纹布。

急不可耐的心情一直控制着费多尔神父。在他那用细带束着的衣襟下面，别着一把小斧头。费多尔神父坐在车夫身旁驶向巴统。他频频回头，关照着他那些椅子。精力充沛的马匹拉着费多尔神父和他的宝物，向斜坡下的公路奔去。一路经过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最后乐章”的小餐馆，海风在它那竹制的餐桌与凉亭之间徜徉；一个刚刚吞进几辆油罐车的隧道口；还有一家由于天阴无人光顾的照相馆，以及挂着匾牌的“巴统植物园”，随后便走上了风吹浪打的海岸线。在公路毗连海水的地方，咸咸的水花溅了费多尔神父一身。被岩礁挡回的浪涛化作一股股喷泉冲向半空，随即缓缓洒落下来。

马车的颠簸和岸边激浪的轰响使心烦意乱的费多尔神父更加焦灼不安。马车在与海风的抗争中逐渐驶近马辛扎乌里。极目望去，一片混浊的绿色汪洋，波涛汹涌，发出声声呼啸。到达巴统以前，岸边的激浪不断泛着白沫爬上爬下，恰似邋遢女人那垂在衣襟外面的衬裙的裙边。

“停下！”费多尔神父突然喊道。“停下，穆斯林！”

他浑身发抖，开始磕磕碰碰地将椅子卸到空旷的海岸上。神情漠然的阿扎尔人收下他的五卢布后，把马抽了一鞭，驱车而去。费多尔神父在确信四下无人之后，把椅子从陡岸上拖到一小片还未被打湿的沙滩上，将斧头掏了出来。

他犹豫了片刻——不知从哪一把椅子着手。随后便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走近第三把椅子，举起斧头朝着椅背狠狠地砍了下去。椅子翻倒在地，但却没有丝毫损伤。

“好哇！”费多尔神父喊了一声。“我给你点厉害看看。”

他扑向椅子，像宰杀一个活物似的，顷刻之间，那把椅子便被砍成了一棵烂白菜。费多尔神父听不见劈砍木头、席纹布和弹簧的声音。在海上风暴狂烈的咆哮声中，其余一切声响均像裹在毛毡里一样，统统被淹没了。

“嗨！嗨！嗨！”费多尔神父边砍边喊。

那些椅子一把跟着一把被砍得七零八落。费多尔神父的狂怒有增无减，海上风暴也愈演愈烈。几道波浪已滚到费多尔神父的

脚边。

从巴统到锡诺普[①] 的海域响声震天。大海在狂啸，向每一只船只宣泄着自己的癫狂。“列宁”号轮船的两根烟囱冒着黑烟，重重地沉着船尾，驶向新罗西斯克港。飓风在黑海水域肆虐，把成千吨的狂涛抛向特拉皮宗特、雅尔塔、敖德萨和康斯坦察沿岸。继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沉寂之后，地中海又在喧嚣。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大西洋在撞击欧洲大陆。整个地球被惊涛骇浪所环绕。

在巴统岸边站着一个渺小而贪婪的家伙，他汗流浃背，劈着最后一把椅子，一分钟后，一切均告结束。费多尔神父绝望已极，痛不欲生。他用呆滞的目光瞥了一眼被抛作一堆的椅腿、椅背和弹簧，向后退了几步。一阵波浪扑来抓住了他的双脚。费多尔神父尖叫一声，湿淋淋的向公路奔去。一股巨浪轰然一声打向神父方才站过的地方，浪头退下去时，将波波娃夫人那整套被毁的家具一股脑儿地席卷而去。这一切费多尔神父并未看见。他用一只湿拳按着胸口，驼着背，踉踉跄跄地走在公路上。

他走进巴统市区，两眼模糊，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他的处境糟糕透顶。离家五千公里，单凭囊中的二十卢布返回故乡全无可能。

费多尔神父路经土耳其集市，那里有人以标准的耳语向他推销科季扑粉、丝袜和偷税的苏呼米烟叶，而他则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火车站走去，随即消失在一群脚夫当中。

---

① 锡诺普，土耳其北部城市，黑海港口。

第三十八章　在云层下

两位合伙人同电工麦奇尼科夫达成交易后过了三天，哥伦布剧团便乘火车，取道马哈奇卡拉和巴库到梯弗里斯[1]去了。在马舒克山上剖开的那两把椅子的内容未能使两位合伙人满意，在这三天里他们一直在等待麦奇尼科夫的第三把，也即哥伦布剧团的最后一把椅子。但是受尽矿泉水之苦的装配工，将二十卢布全买了普通的伏特加，并且喝到把自己反锁在道具间的程度。

"好一个酸性矿泉疗养地！"奥斯塔普得知剧团启程的事以后宣称，"这个狗爪子的装配工。以后还怎么能同这些剧团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呢！"

奥斯塔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乱。找到宝物的可能在无限扩大。

"在梯弗里斯，"奥斯塔普说，"咱们万万不能偷懒。需要弄点钱到符拉迪高加索。从那儿乘汽车走格鲁吉亚军用公路到梯弗里斯。那里风光无限，景色迷人，山区的清新空气妙不可言！其结局将是十五万卢布。继续咱们的会议意义重大。"

但是要离开矿泉城谈何容易。沃洛比亚尼诺夫毫无不打票乘车的天赋。由于几次偷乘火车的企图均告失败，他便不得不在"花圃"附近扮演一次"原区教育督学"的角色。然而所获成效很不理想。十二小时忍辱负重的工作只换得区区两个卢布。不过支付到符拉迪高加索的车费这个数目倒也够了。

在别斯兰，无票乘车的奥斯塔普被赶了下去，于是伟大谋士跟随火车奋力奔跑了大约三俄里，边跑，边举着拳头威胁全然无辜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此后，当列车攀越高加索山脊时，奥斯塔普成

[1] 梯弗里斯，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旧称。

功地跳上了车厢的踏板。从这个位置奥斯塔普好奇地眺望着展现在眼前的高加索山脉全景。

凌晨三时许，阳光映红了崇山峻岭。奥斯塔普不喜欢山峰。

“过分的炫耀！”他说。“怪异的美。愚妄的想象，不值一顾。”

在符拉迪高加索车站旁，一辆外高加索工商运输队的大敞篷汽车在等候外地来客。几个和蔼的人说：

“要走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一线的，可以先免费坐车进城。”

“您往哪儿去，基萨？”奥斯塔普说。“咱们上汽车，既然免费，就让他们拉上咱们。”

到了外高加索工商运输队的办公地点，奥斯塔普并不急于订购汽车票，他一面同伊波里特热烈地谈着，一面欣赏着山腰上飘着白云的“桌子山”。在他认定此山果真像张桌子的时候便乘机溜走了。

他们不得不在符拉迪高加索滞留数日。然而想弄到格鲁吉亚军用公路车费的数次尝试，或是毫无结果，或是所得无几，只够白日里聊以充饥而已。要向公民们征收几枚银币的企图未获成功。高加索山岭如此高峻，如此显眼，四面八方几乎全能看见，所以要靠介绍它来赚钱绝无可能。而符拉迪高加索再无其他美景。至于捷列克河，它倒是流经赛车场的，可是进入该场的费用由市政当局征收，无须奥斯塔普帮忙。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两天来的乞讨所得仅为十三戈比。

“够了，”奥斯塔普说，“出路只有一条：步行到梯弗里斯。五天里咱们要走二百俄里。没什么！老爷子，迷人的山地风光，清新的空气……可是得有钱买面包和专供人品尝的香肠。您可以在乞讨时再加上两句意大利话，这就由您看着办啦，不过傍晚以前您至少得要来两个卢布！……今天的午饭只好免了，同志。可惜呀，时运不佳！……”

凌晨，两位合伙人越过切列克河上的一个小桥，绕过几座营房，走进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从中经过的一片绿色幽谷。

“咱们很走运，基萨，”奥斯塔普说，“夜间下了雨，咱们不必吃土了，吸点新鲜空气吧，首领。唱唱吧，背几首高加索的诗篇，振作起来。”

但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既没唱歌,也没背诗。他们走的是上坡路。在外露宿的几个夜晚搞得他肋下阵阵刺痛,两脚发沉,而专供人品尝的香肠则使他的胃里一直灼热难熬。他拖着左腿歪歪斜斜地走着,一手还拿着用符拉迪高加索的报纸裹着的五磅重的面包。

又上路了!这次是去梯弗里斯,这回走的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条路。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对此漠然视之。他不像奥斯塔普那样左顾右盼。他根本未曾发现已开始在谷底隆隆作响的切列克河。只有那在阳光下闪耀的冰峰使他恍惚觉得像是钻石的闪光,又像是别赞丘克师傅制作的上等锦缎衬里的棺材。

过了巴尔塔,道路进入一个峡谷,再往前则变成在昏暗的峭壁上凿出的一条飞檐,呈螺旋状蜿蜒而上。傍晚时分,两位合伙人来到海拔一千米以上的拉尔斯驿站。

他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免费度过一夜,甚至还用纸牌戏法讨得主人及其客人的欢心,一人获得一杯牛奶。

早晨十分美好,就连吸足了山间空气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也比昨天精神多了。

拉尔斯刚过,立刻遇到的便是高大雄伟、巍然壁立的"侧岭"。切列克河谷在这里收缩成一条狭窄的沟壑。景色逐渐阴郁起来,而崖壁上的题词则越来越多。切列克的水流在山岩的挤压下变得十分湍急、狭窄,桥的跨度总共只有十俄丈。两位合伙人在峡谷的崖壁上看到大量题词。奥斯塔普不顾达里亚尔峡谷的威严,忘情高呼,极力想压倒切列克河的呻吟与轰鸣。

"伟大的人们啊!请注意,贵族首领。瞧见了吗?稍高于云层、略低于苍鹰的那行题词:'科里亚和米卡,1914 年 7 月。'难忘的景观!请注意书法的艺术性!每个字母都有一米见方,而且是用油彩写的!科里亚和米卡,你们现在何方?"

"基萨,"奥斯塔普接着说道,"让咱们也来个万古留名,杀杀米卡的威风。我恰好有块粉笔!真的,我立刻爬上去写上:'基萨和奥夏到此一游'。"

说罢,奥斯塔普思索片刻,把尚存的香肠放在深不见底、汹涌澎湃的切列克河边的公路护墙上,开始向山崖上攀登。

起初，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还目送着向上攀缘的伟大谋士，但是后来便走了神，转过身仔细打量起残留在一座马牙状悬崖上的塔玛拉城堡[1] 的遗迹来。

此时，距两位合伙人两俄里以外，费多尔神父打由梯弗里斯方向走进了达里亚尔峡谷。他迈着均匀的士兵步伐，一双坚定的金刚石般的眼睛直视前方，拄着一根酷似《圣经》中最高僧长所拄的那种弯头拐杖。

费多尔神父用最后剩下的一点钱乘车来到梯弗里斯，现在他正徒步趱路赶回家乡，一路上靠好心人的施舍餬口。他在越过海拔二千三百四十五米的"十字隘口"时被鹰啄了一口。费多尔神父向这只大胆的小鹰挥了一下弯头拐杖，继续向前走去。他走在迷离的云雾之中，不停地喃喃自语：

"不是为了私利，只是履行妻子的嘱托！"

敌对双方的距离在逐渐缩短。在费多尔神父拐过一处嶙峋的山岩时，突然撞上一个戴着金色夹鼻眼镜的老头儿。

在费多尔神父眼里，峡谷崩裂了，切列克河终止了它千年的呼号。在巴统遭遇到可怕的挫折之后，在一切希望化为灰烬之际，获取财宝的新契机对费多尔神父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他扼住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喉咙，收拢手指，声音嘶哑地大声喊道：

"你把被你害死的岳母的宝物藏到哪儿去啦？"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对此毫无准备，一声不吭，把眼珠瞪得几乎要碰上镜片了。

"快说！"费多尔神父命令道。"忏悔吧，有罪的人。"

沃洛比亚尼诺夫觉得眼看要透不过气来。

这时已在为自己的胜利洋洋得意的费多尔神父猛然瞥见在崖上蹦蹦跳跳的宾杰尔。技术指导跑下山来时，放开喉咙大声喊着：

---

① 塔玛拉，格鲁吉亚女王(1184—1207)。在她统治时代格鲁吉亚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就。卢斯塔维里曾写史诗《虎皮骑士》歌颂她。民间传说将此城堡遗址同女王联系了起来。

波涛汹涌，浪花飞溅，
拍打着阴森的山岩！……

费多尔神父吓得心惊肉跳。他的手仍在机械地掐着首席贵族的喉咙，但是双膝却在瑟瑟发抖。

"啊，我当是谁呢？！"奥斯塔普颇为友善地喊道。"原来是竞争对手！"

费多尔神父不敢稍有耽搁，在乐善好施本能的驱使下，抄起两位合伙人的香肠和面包，拔腿就跑。

"揍他，宾杰尔同志，"方才喘过气来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坐在地上喊道。

"抓住他！别让他跑掉！"

奥斯塔普吹起了口哨，并大喊捉人。

"追呀—呀！"他呐喊一声追了上去。"这是金字塔战役①，也许是宾杰尔在打猎！您往哪儿跑啊，老主顾？我会给您一把掏得空空的椅子的！"

费多尔神父被追得走投无路，向一座陡峭的悬崖上爬去。促使他上爬的是，已经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脏和惟独胆小鬼才特有的、发痒的脚底板儿。他那两只脚自动蹬着花岗岩，将它们的主人带了上去。

"喔—喔—喔！"奥斯塔普在下面喊着。"截住他！"

"他拿走了咱们的给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跑到奥斯塔普跟前号叫着。

"站住！"奥斯塔普大吼一声。"我说，站住！"

然而这倒给几乎已经精疲力竭的费多尔神父增添了新的力量。他一纵身跳了几跳，便跃上比最高的题词还高大约十俄丈的地方。

"把香肠还回来！"奥斯塔普喊叫着。"把香肠还回来，傻瓜！我全都饶了你！"

费多尔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爬上一小块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爬上过的平地。他又愁又怕。他意识到他怎么也下不去了。山崖

---

① 金字塔战役，指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战役，当时法国士兵对战俘进行了大肆屠杀。

直上直下地矗立在公路旁，休想再往回返。他向山下望了望。奥斯塔普如有鬼附体，暴跳如雷。首席贵族的金色夹鼻眼镜在谷底闪闪发光。

“我还你们香肠！”费多尔神父大声喊道。“把我弄下去！”

回应他的是切列克河的轰鸣和从塔玛拉城堡传出的几声怪叫，那里栖息着几只猫头鹰。

“把我接下去！”费多尔神父凄切地喊着。

他目睹着两位合伙人的全部活动。他们在崖下跑来跑去。从手势上可以看出，他们在用脏话骂人。

过了一小时，费多尔神父趴在地上，探头朝下望去，只见宾杰尔和沃洛比亚尼诺夫正朝“十字隘口”方向走去。

顷刻间夜幕笼罩了大地，在漆黑的夜色中，在云层下面一片阴森可怕的轰隆声中，费多尔神父浑身颤抖，痛哭失声。此时此刻，他已不需要世上的任何财宝。他只有一个愿望——回到地上。

夜间，他嚎啕大哭，这哭声有时竟淹没了切列克河的吼声。次日早晨他吃了点香肠和面包提了提精神，继之俯瞰着山下匆匆驶过的汽车，发出鬼哭狼嗥般的笑声。白天余下的时间，他是在观望群山和太空的明灯——太阳中度过的。入夜以后，他看见了塔玛拉女皇。女皇从城堡飞临他的身边，娇媚地说：

“咱们是邻居了。”

“圣母啊！”费多尔神父动情地说。“不是为了私利……”

“我知道，我知道，”女皇说，“只是为了妻子的嘱托。”

“您从哪儿知道的？”费多尔神父不胜惊奇。

“我就是知道。有暇请到我那边坐坐，邻居。我们玩一玩‘66点’①，好吗？”

她笑了笑，向夜空中喷射着一溜烟火腾空而去。

第三天，费多尔神父向鸟儿们布起道来。不知为什么，他要它们信奉路德教。

“鸟儿们，”他以响亮的声音说，“要当众忏悔你们的罪孽！”

---

① 66点，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第四天，他已经被作为一个景观介绍给游客了。

“右边是塔玛拉城堡，”有经验的导游说，“左边则站着一个活人，他靠什么活着，是怎样上去的——一概不得而知。”

“好一个怪人！”旅游者个个称奇。“山的儿子！”

天上飘着白云。几只山鹰在费多尔神父头顶上盘旋。其中最勇敢的一只把余下的香肠偷了去，同时把翅膀一扇，将一磅左右的面包抛进了泛着白沫的切列克河。

费多尔神父点着手指威吓着小鹰，露着一副灿烂的笑容小声说道：

上帝的鸟儿，
无忧无虑，
不用操劳，
不必为筑造永久的鸟巢而忙碌。

山鹰瞥了费多尔神父一眼，像公鸡一样喔喔啼了几声便飞走了。

“咳，鹰啊鹰，你真是个坏家伙！”

过了十天左右，从符拉迪高加索来了一支消防队，以应有的方式和应有的装备将费多尔神父救下山来。

在解救他时，他拍着巴掌，以绝非悦耳的噪音唱着：

“你将成为世—世—世界皇后，我终—终—终生的女—女—女伴！”

严酷的高加索也在反复吟咏着莱蒙托夫的诗句与鲁宾施坦的音乐①。

“不为私利，”费多尔神父对消防队长说，“只为了……”

于是，哈哈笑着的神父便被装在救火车上送进了精神病院。

① 指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及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鲁宾施坦（1829—1924）依据该诗谱写的同名歌剧。

第三十九章 地　震

“您怎么看，首席贵族，”奥斯塔普问，“咱俩来到希奥尼村这个处在海拔两俄里高的破地方，能靠什么来挣钱呢？”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语不发。他惟一能赖以获取生活资料的营生就是乞讨，但是在这个位于盘山公路近旁和悬崖顶上的村落，根本没有可以乞讨的对象。

然而，这里也有行乞的，不过这里的乞讨是一种特别的高山式的。每逢有公共汽车或小汽车在村旁驶过，都有些孩子跑过来，在流动观众面前跳一阵那乌尔快步舞。然后孩子们便追在汽车后面喊：

“给钱！给钱！”

旅客们扔下几个五戈比的硬币便向“十字隘口”方向驶去。

“挺不错的营生，”奥斯塔普说，“不需要本钱，进账不多，但是对咱们当前的处境很有用。”

第二天，将近两点钟，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伟大谋士监督下，在流动旅客面前做了他的首次舞蹈表演。他的舞蹈像是马祖卡舞，而饱尝了高加索山野情趣的游客们，把它当成了高加索的列兹金卡快步舞，于是奖给了三个五戈比的铜板。驶来的下一辆车是从梯弗里斯开往符拉迪高加索的一辆公共汽车。这一回在车前舞之蹈之的已是技术指导本人了。

“给钱！给钱！”他气势汹汹地喊道。

笑容满面的旅客对他的这阵跳跃给予了慷慨的奖赏。奥斯塔普在道旁的浮土里捡得三十戈比。但是希奥尼村的孩子们顿时向这两位竞争者投掷了一阵石块。为躲避这阵扫射，两位行路者快步赶往最近的一个山村，在那里用挣来的钱全部买了奶酪和高加索大饼。

白天两位同伙作着乞讨的营生，夜间则在山中的石屋里过夜。

第四天，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来到山下的凯伊沙乌尔峡谷。这里烈日炎炎。两位合伙人在“十字隘口”受尽了彻骨的寒气之后，迅速暖和过来。

达利亚尔的悬崖峭壁，隘口的阴暗与寒冷被一片翠绿和充满家园生活气息的广袤的盆地所代替。两位行路者沿阿拉格维河谷向下来到这人畜兴旺、衣食充足的盆地。这里可以讨得和挣得些东西，或者干脆偷点什么。这里是外高加索。

两位心绪稍佳的合伙人加快了步伐。

在帕萨纳乌尔这个炎热、富庶的小镇上，有两家客店和几家小饭馆。两位朋友讨得一张大饼。在正对着“法兰西”旅店的一片灌木丛中躺下歇息。这家旅店有一个花园，还有两只拴在链子上的熊仔。两位同伙充分享受着温暖，香甜的面包和应得的休息。

然而他们很快便受到了惊扰：响起一阵汽车的喇叭声和新轮胎擦在燧石公路上的沙沙声，以及人们的欢呼声。两位朋友探出头来瞧了瞧。三辆崭新的型号相同的小汽车鱼贯驶近“法兰西”旅店。汽车静静停了下来。从第一辆车里跳出来的是佩尔希茨基，随后是《司法与生活》的编辑，他一面下车，一面拂落头发上的尘土，最后所有《车床》报汽车俱乐部的成员都下了车。

“休息！”佩尔希茨基喊了一声。“老板，十五份烤肉串！”

几个劳顿困乏的身影走进了“法兰西”，接着便是被抓住后腿拖进厨房的一头绵羊所发出的哀鸣。

“您没认出这个年轻人吗？”奥斯塔普问。“这是‘斯克里亚宾’号上的那个外勤记者，是我们那幅宣传画的批评者之一。他们好大气派呀，这是怎么回事？”

奥斯塔普凑近那些大嚼着肉串的人们，彬彬有礼地向佩尔希茨基颔首致意。

“您好！”记者用法语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亲爱的同志？啊—啊！想起来了。‘斯克里亚宾’号上的那位画家！是不是？”

奥斯塔普一手按在胸口上，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具有外勤记者超强记忆的佩尔希茨基继续说道。“您不是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被马撞了的那位吗？”

“不错，不错！而且，照您的准确说法，我好像是‘稍受惊吓，安全脱险’的。”

“那么，您在这儿是搞艺术活动？”

“不，我是来旅游的。”

“步行旅游？”

“步行。专家们认为，在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乘车旅行，简直是蠢事。”

“并不总是蠢事，我亲爱的，不总是！比如说我们，乘车旅行可不怎么蠢。您瞧见了，自己的车，我强调一下，是自己的车，集体的，莫斯科直达梯弗里斯。耗不了多少钱的汽油。行动舒适而便捷。软软的车簧。欧洲派头。”

“你们这一切都是哪儿来的？”奥斯塔普羡慕地问。“赢了十万？”

“十万倒没有，是五万。”

“打‘九点’赢的？”

“用汽车俱乐部的公债券买的！”

“是吗，”奥斯塔普说，“你们是用这些钱买的汽车？”

“正是如此。”

“那么，你们或许需要个领队？我认识一位年轻人。滴酒不沾。”

“什么领队？”

“喏，这样一位……负责抓总，提些事务性建议，用综合方法进行直观培训……怎么样？”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不需要。”

“不需要？”

“很遗憾，不需要，同样也不需要画家。”

“既然如此，请借十卢布！”

“阿弗多钦，”佩尔希茨基说。“劳驾，给这位公民三卢布，记我的账。不要收条。这位的收条不能报销。”

“这太少了，”奥斯塔普说，“但是我收下。我充分理解处于您这种位置的难处。当然，您要赢的是十万，您一定会借给我整整五卢布。可您总共只赢了五万不挂零！总之，我深表谢意！”

宾杰尔恭敬地摘下了帽子。佩尔希茨基也恭敬地摘了帽子。宾

杰尔非常客气地鞠了一躬，佩尔希茨基也还了非常客气的一躬。宾杰尔挥手致意。佩尔希茨基坐在方向盘旁也作了个手势。但是佩尔希茨基坐在非常漂亮的小汽车里，有快活的朋友们为伴，驶向光辉灿烂的远方，而伟大谋士却和一个傻瓜同伴留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

“您看见过这种排场吗?”奥斯塔普问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是外高加索工商运输队，或是什么私人的摩托协会吧?”沃洛比亚尼诺夫煞有介事地问道。他走了这几天路，已对路上的各种机动车非常熟悉了。“我刚想走过去跳舞。”

“您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呆子，我可怜的朋友，这哪儿是外高加索工商运输队呀！这些人，您听着，基萨，赢了五万卢布。您亲眼看见了，基苏里亚，他们有多么快活，还买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机器！咱们要是拿到咱们的钱，会花得合理得多，对不对!”

两位友人一面畅想着未来成为富翁，将要买些什么，一面走出帕萨纳乌尔镇。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活灵活现地想象着买双新袜和出国的情景。奥斯塔普的遐想则宽泛得多。他的计划宏伟而远大。要不就是在蓝色的尼罗河上建起一座拦河大坝，要不就是在里加开设一家赌场，并在所有边境缓冲国[①] 建立其分支。

第三天午饭前，两位旅者途经阿纳奴尔、杜塞蒂和茨尔坎内这几个寂寥多尘的地方，来到格鲁吉亚的古都姆茨赫塔。库拉河由此折向梯弗里斯。傍晚时分，两位旅者路过泽莫－阿弗恰尔水电站。玻璃、河水和电灯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这一切映在湍急的库拉河上，形成一幅流光溢彩的美丽画面。

在这里两位合伙人交上一个农民朋友，他用一挂四轮大车把他们送至梯弗里斯。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正是格鲁吉亚首都居民熬过一天闷热、晚间出来纳凉的时候。

“这个小城市还不错，”来到绍塔·卢斯塔维利大街时奥斯塔普说，“您知道，基萨……”

---

① 边境缓冲国，指十月革命后，在原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支持下在原帝俄西部边境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芬兰等。

突然，话还没有讲完，奥斯塔普便向一位公民身后追了过去。跑了不到十步便赶上那人，并且热热闹闹地谈将起来。尔后他很快跑回来用手指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肋下捅了一下。

“您知道这是谁吗?”他很快悄声说道。“这是‘敖德萨面包劳动组合——莫斯科面包圈’的季斯里亚尔斯基公民。咱们到他那儿去。现在，不管这有多么离奇，您又是那个思想巨人、俄国民主之父了。别忘了鼓腮帮，爹胡子。啊嘀，真没想到！多好的机会！运气来啦！我要是不能立即从他那儿弄到五百卢布，您就当面啐我一口！走！走！”

果不其然，在离两位合伙人稍远的地方，站着那位吓得脸色灰白，身穿一套茧绸西服，头戴阔檐草帽的季斯里亚尔斯基。

“你们好像是认识的，”奥斯塔普压低了声音说，“喏，这就是那位皇上的亲信、思想巨人、俄罗斯民主之父。别在意他这身衣服。这是秘密工作的需要。领我们去个地方。咱们需要谈谈。”

季斯里亚尔斯基经过老城那次惊吓，本想来梯弗里斯休息一下，恢复恢复，此刻又完全垮了下来。季斯里亚尔斯基咕咕哝哝说了一通面包业不景气的胡话，请两位可怕的熟人坐上一辆带有镀银辐条和踏板的轻便马车，把他们带往达维德山。他们乘着铁轨缆车向设有多家餐馆的山顶进发，燃起万盏灯火的梯弗里斯缓缓爬向暗处，阴谋家们直向星空升去。

餐馆的桌子直接摆在草坪上。高加索乐队反复奏着一个调子。一个小女孩在父母充满幸福的目光注视下，在餐桌之间自告奋勇地跳着列兹金快步舞。

“吩咐他们给上点吃的来！”宾杰尔提醒说。

按照老于世故的季斯里亚尔斯基的吩咐，给拿来了葡萄酒、青菜和格鲁吉亚咸奶酪。

“还要点当饱的，”奥斯塔普说，“您要是知道，亲爱的季斯里亚尔斯基先生，今天我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都经受过什么，您会为我们的勇敢刚毅而惊叹不已。”

“又来啦，”季斯里亚尔斯基绝望地想着。“我的苦难再度来临。我为什么不去克里木呢？我本来明明是要去克里米亚的嘛！而且根

莉叶塔还劝过我！”

但是他依然服服帖帖地要了两份烤肉串，并转过头来满脸赔笑地对着奥斯塔普。

“是这么回事，”奥斯塔普四下望望，压低了声音说，“简而言之，已经有人跟了我们两个月，大概明天将要在秘密接头地点设下埋伏等待我们。我们不得不给予回击。”

季斯里亚尔斯基的面颊变得煞白。

“我们很高兴，”奥斯塔普继续说道，“能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遇见您这位祖国的忠诚战士。”

“嗯……是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从牙缝里骄傲地挤出一句，想着他是怎样因饥火中烧而在希奥尼村附近跳列兹金卡舞的情景。

“是的！”奥斯塔普小声说。“我们指望您协助我们击败敌人。我给您一把巴拉贝伦自动手枪。”

“不必了。”季斯里亚尔斯基坚决地说。

继而得知，“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不可能参加明天这场战斗。他很抱歉，但确无可能。他不谙军事，所以才被选作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他甚感失望，但是为了拯救俄罗斯民主之父于危难（他本人就是老十月党人），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财政支援。

“您是祖国的忠诚朋友！”奥斯塔普庄重地说道，同时就着基皮阿尼甜酒吃着香喷喷的烤肉串。“五百卢布可以拯救俄罗斯民主之父。”

“请问，”季斯里亚尔斯基悲切地问，“二百卢布就救不了思想巨人吗？”

奥斯塔普忍不住在桌子下面兴奋异常地踹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脚。

“我认为，”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这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

他的大腿上立即又挨了一脚，但这次的意思是：“好，基萨，太好啦，经过训练，大有长进。”

季斯里亚尔斯基平生第一次听到思想巨人的声音，面对此情此

景他惊骇万分，迅即递给奥斯塔普五百卢布。然后他付清账单，把两位朋友留下继续用餐，推说头疼便溜之大吉了。

历尽千辛万苦的奥斯塔普·宾杰尔要求立即得到补偿，所以伟大谋士于当晚在山上喝得酩酊大醉，在去旅馆的路上差点儿没从铁道缆车的车厢里跌下来。次日，他了却多年的夙愿，买了一身十分扎眼的、带有圆斑图案的灰色西装。穿着这身衣服很热，但他宁愿浑身冒汗也不愿脱下。他在梯弗里斯合作社成衣店里为沃洛比亚尼诺夫买了一套白凸纹布西装和一顶海军帽，帽子上嵌着一枚无名的帆船俱乐部的金色帽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穿着这身衣服就像一个想做海军大将的生意人。他的腰挺得笔直，步伐坚定有力。

“嘿！”宾杰尔说，“真高级！我要是个女人，对您这样一个富有阳刚之气的美男子，情愿把自己打折出售。啊嗬！啊嗬！咱们有这身打扮，可以转转圈了。您会转圈吗，基萨？”

“宾杰尔同志！”沃洛比亚尼诺夫加重着语气说。“那把椅子怎么办？应该打听打听剧团的情况！”

“嗬—嗬！”奥斯塔普不以为然地说，一面在“奥连特”旅馆的摩尔式大客厅里抱着椅子跳舞。“不用您教我怎样生活。我现在脾气可不好，我有钱。但是我宽宏大量。给您二十卢布和三天时间到城里抢劫！我就像苏沃洛夫①！……到城里抢劫去吧！基萨，乐一乐吧！”

奥斯塔普扭动着胯部，快节奏地唱着：

晚钟，晚钟，勾起人思绪重重。

两位朋友整整一周都在纵情狂欢。沃洛比亚尼诺夫的元帅服沾满斑斑驳驳的酒渍，而奥斯塔普衣服上的那些圆斑图案则被酒渍洇成一片片的，并汇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苹果。

“您好！”奥斯塔普在第八天早上醉后醒来，忽然心血来潮想读读《东方朝霞》报。“您听，酒鬼，聪明人在报上都写些什么！听着！”

---

①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军事统帅，大元帅，行伍出身，一七六八至一七七四和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一年俄土战争中统帅俄军大获全胜，一七九九年出色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被誉为常胜将军。

戏剧简讯

昨天，9月3日，莫斯科哥伦布剧团结束在梯弗里斯的巡演，前往雅尔塔访问演出。剧团拟于克里木逗留至莫斯科演季开始前。

“是吧！”沃洛比亚尼诺夫说。

“您跟我说什么啦？”奥斯塔普发着脾气说。

然而他毕竟有些惭愧。这一疏忽使他非常不快。原本可以在梯弗里斯结束追寻财宝的行程，而现在则不得不又向克里米亚半岛转移。奥斯塔普立刻忙活起来。买了列巴统的车票，并在“佩斯切尔”号轮船上订了两个二等舱的舱位，“佩斯切尔”号将于九月七日莫斯科时间二十三时从巴统开往敖德萨。

九月十日夜间，当得知“佩斯切尔”号因有风暴，未到阿纳帕停靠而转向公海直航雅尔塔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穿着将军服，站在老城故居的阳台上，并知道楼下的人群正对他有所期待。一台巨大的起重机在他脚旁放下一头满身黑斑的猪。守门人吉洪穿着西装上衣走上前来抓住猪的后腿说：

“哼，去他的吧！‘自然女神’难道能做带穗子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手里出现一把短剑。他照着猪肋猛地刺了一剑，一颗颗钻石从宽阔的伤口里蹦蹦跳跳地洒落在水泥地上，越跳越高，越敲越响，它们的敲击声变得那样可怕和难以忍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被舷窗上的一声浪击惊醒了。轮船驶近雅尔塔，是在一个无风期的令人困乏的早晨。从晕船的折磨中恢复过来的贵族首领在船头饰有古斯拉夫花体文字的那口钟旁亮着相。欢快的雅尔塔在沿岸排起它那众多的小店铺和水上餐馆。码头上停着许多小巧的轻便马车，车上是一色的帆布篷和丝绒座位，此外还停有小轿车和“克里米亚航运公司”、“克里米亚驾驶员协会”的公共汽车。脸庞晒得又黑又红的姑娘们转动着阳伞，挥动着手帕。

两位朋友第一批下船，踏上晒得发烫的滨海路。两位合伙人一

经出现，站在迎客和看热闹的人群中的一位身着茧绸西服的公民迅速钻出人群大踏步地向出口走去，但为时已晚。伟大谋士那双猎手般的眼睛早已认出这位穿茧绸的公民了。

“稍等一下，沃洛比亚尼诺夫，”奥斯塔普喊了一声。

他迅速扑上前去，在距出口十步远的地方，便追上那位穿茧绸的男子了。奥斯塔普很快拿着一百卢布返了回来。

“他多了不给。不过我也没有坚持，否则他就没钱回家了。”

的确如此，季斯里亚尔斯基当即乘上汽车赶往塞瓦斯托波尔，并从那里乘三等舱回了老城的家里。

整个一天两位合伙人都是在宾馆中度过的，他们赤身露体坐在地板上，不时跑进洗澡间用淋浴冲洗。但是流出的水，像难喝的茶水样温吞吞的。天气热得无处躲藏。雅尔塔似乎在熔化并向海中流淌。

傍晚七时许，两位合伙人诅咒着世上所有的椅子，穿上热烘烘的短靴向剧院赶去。

上演的是《结婚》。做着双手倒立的斯捷潘，热得几乎要倒下了。阿加菲娅·吉洪诺夫娜在钢丝上跑着，用汗津津的双手撑着一把伞，伞上写着“我要鲍德科列辛”。此刻和全天一样，她想要的其实只有一样东西——加冰块的冷水。观众们也想喝水。因此，也许还因为斯捷潘吞食煎鸡蛋的那副模样让人恶心，演出并未讨得观众的欢心。

而两位合伙人却颇为满意，因为他们的那把椅子和三张华美的洛可可式① 的新椅子都在台上。

他俩躲在一个包厢里，耐着性子等待着这过于冗长的演出结束。观众终于散去。演员们赶忙跑出去纳凉。剧院里除去两位合伙经营的股东外别无他人。所有的活物都跑到期待已久的滂沱大雨之下，去享受它所带来的那份清凉。

“跟我来，基萨！”奥斯塔普命令道。“一旦出事，咱们就装作找不到出口的乡巴佬。”

---

① 洛可可式，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艺术的一种风格。富于轻盈精巧的装饰性，其构图，装饰艺术是十八世纪的最高艺术成就。

他们潜入后台，不断划着火柴，但还是撞在液压机上好几次。他们把舞台整个搜了一遍。伟大谋士顺着扶梯跑进了道具间。

“到这儿来！”他从上面喊道。

沃洛比亚尼诺夫摆动着双臂直奔楼上。

“瞧见了吗？”奥斯塔普点起一根火柴说。

从暗处现出汉布斯椅子的一角和写着“我要……”字样的一部分伞面。

“喏！这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基萨，您划火柴，我来把它剖开。”

奥斯塔普说着便把手伸进衣袋去掏工具。

“喂，”他边说，边把手伸向椅子，“再划根火柴，首领。”

火柴骤然一亮，说也奇怪，椅子自己往旁边一跳，并且在大吃一惊的两位同伙的四目共睹之下，从楼板上漏了下去。

“妈呀！”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飞向墙壁，尽管他丝毫没有这种愿望。

窗上的玻璃丁零当啷地飞了出去。一阵旋风起处，那把写着“我要鲍德科列辛”的伞向窗外的大海飞去。奥斯塔普躺在地板上，身上轻轻地压着几块胶合板。

当时是晚十二时十四分。这是一九二七年克里米亚大地震的第一次震动。这次九级地震给半岛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与灾难，也夺走了两位合伙人手中的宝物。

“宾杰尔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万分惊恐地问。

奥斯塔普魂不守舍，不知所措。地震挡住了他的去路！这在他的丰富的实践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这是怎么啦？”沃洛比亚尼诺夫哭叫着。

外面喊声、钟声和脚步声响成一片。

“这是要咱们趁着墙壁还没把咱们砸死，赶快逃到街上去。快！快！把手递过来……窝囊废！”

两人随即向出口冲去。使他们大为惊愕的是，那把汉布斯椅子竟然在舞台通向胡同的门口完完整整，毫无损伤地躺着。伊波里特·

马特韦耶维奇发出一声狗也似的尖叫死死地抓住了它。

“请把平口钳子给我！”他对奥斯塔普喊了一声。

“您这个可恶的白痴！”奥斯塔普呻吟着说，“眼看天花板就要塌下来，可他还在发疯！快到外边去。”

“平口钳子！”丧失理智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个劲地号叫。

“见您的鬼去吧！让您跟您的椅子在这儿一起完蛋吧！我的命可宝贵得很！”

奥斯塔普说着向门口冲去。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吠了一声，端起椅子跟随奥斯塔普跑去。他们刚跑至胡同中间，大地便在脚下令人眩晕地晃动起来。一个瓦片从剧院的屋顶上落了下来。同时在两位合伙人方才离开的那个地方业已横下了液压机的残骸。

“好啦，现在把椅子拿过来！”奥斯塔普冷静地说。“您看来已经拿得不耐烦了。”

“不给！”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尖叫一声。

“这是什么？水手暴动？把椅子给我！听见了吗？”

“这是我的椅子！”沃洛比亚尼诺夫发出鹰隼般的啼鸣，盖过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呻吟、哭号和爆裂声。

“既然如此，您就来接受酬劳吧，你这只破胶鞋！”

奥斯塔普说着便用他的铁掌扇了沃洛比亚尼诺夫一记耳光。

就在这一刻，一支带着火把的救火车队匆匆驶过胡同，在火把一跳跳的光亮照耀下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窥见奥斯塔普脸上那副可怕的表情，迅即屈服，交出了椅子。

“嗯，这样就好，”奥斯塔普舒了口气说，“暴动被镇压下去了。现在，您拿着椅子跟我走。您要向我负责，让椅子完完整整。即便再有五十级地震，椅子也得是好好的。明白吗？”

“明白了。”

两位合伙人整夜都同慌乱的人群一起在户外到处游荡，像所有人一样，生怕再有余震，不敢回到舍弃的房屋里。

黎明时分，惊魂稍定，奥斯塔普选了一个附近既无可能坍塌的墙壁，又无别人干扰的地方着手撬起椅子来。椅子撬开的结果使两位

合伙人大为震惊，椅子里空无一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受不了这一晚和一早的剧烈震荡，老鼠般唧唧笑将起来。紧接着便爆发了第三次震动。大地迸裂，吞没了初震时得以幸免，尔后却遭人剖腹的汉布斯椅子，它那布面上的小花儿笑对着已在尘雾中升起的太阳。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趴在地上，将疲惫不堪的面容转向那轮混沌的红日哀号起来。伟大谋士听着这嗥声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所看到的是身旁沃洛比亚尼诺夫那长满紫色胡茬的下巴。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同样在不省人事地躺着。

"终于到了头，"奥斯塔普以一个病情逐渐好转的伤寒病患者的声音说，"现在咱们剩下的是百分之百的机会。最后一把椅子(听到'椅子'，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苏醒过来)是在莫斯科'十月车站'不见的，它绝不会钻到地底下去。这就是说，会议仍在继续！"

某个地方的墙垣在轰然倒塌，轮船的汽笛发着长啸。一个披头散发、只穿着衬裙的女人在街上奔跑。

第四十章　财　宝

十月末的一个雨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穿着银星点点的月白色坎肩在伊万诺普洛的房间里忙活。他在窗台上工作,因为迄今为止,房间里还没有桌子。伟大谋士得到一大宗艺术加工的订货——为居民协会制作门牌。奥斯塔普将用模板在牌子上印字的任务交给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而他自己自从来到莫斯科以后,几乎整整一个月都在"十月车站"一带打转,怀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狂热,搜寻着无疑藏有别图霍娃夫人钻石的那把椅子的下落。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皱着眉头,用模板在小铁牌上印着字。半年来,在为钻石疲于奔命的过程中,他已失去自己的所有习惯。

每至夜晚,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便梦见,装饰着稀奇古怪的宣传画的连绵山脊;抖动着褐色的大腿,在他眼前飞来飞去的伊兹努连科夫;倾覆的船只,溺水的众生,以及从天而降的砖瓦和大地迸裂时喷出的障目的灰色尘烟。

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朝夕相处的奥斯塔普未发现他的任何变化。可与此同时,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却有了非同寻常的改变。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步态也非同往昔。眼神也变得古里古怪。他的唇髭已不是与地面平行,而是像老猫的胡子几乎与地面垂直。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内心也起了变化。他的性格中出现了原非他素有的果敢与残酷的特点。他的这些新特质,是由三件事逐渐培养起来的。一是从瓦休季象棋爱好者的拳头下奇迹般的脱险;其次是在皮亚季戈尔斯克"花圃"中的首次行乞;最后则是这次地震。此后,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受到了某些伤害,从而暗暗埋下了对他的同伴的仇恨。

最近一个时期,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满怀着强烈的猜疑。他

担心，奥斯塔普会撬开椅子拿到财宝，独自远走高飞，抛下他听任命运摆布。这些怀疑他不敢明说，因为他知道奥斯塔普心狠手辣，故此每日坐在窗前的模板旁，用豁豁牙牙的旧剃刀愁闷不堪地修刮着干瘪的字母。他天天都担心奥斯塔普不再回来，而他，过去的首席贵族将饿死在莫斯科的阴湿的篱墙之下。

然而奥斯塔普每天傍晚都回来，虽然没带来什么喜讯。他总是那样乐观和精力充沛，一刻也未放弃过希望。

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有人砰的一声撞了一下保险柜，胶合板的房门宛如被风翻开的书页，呼地一下打开了。伟大谋士站在门口。他浑身是水，两颊像苹果一样红扑扑的。他粗粗地喘着气。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他喊道。"您听我说，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

沃洛比亚尼诺夫十分惊奇。技术指导还从未称呼过他的名字和父名。他骤然明白了。

"有啦？"他迸出了一句。

"正是如此，有啦。啊嗬，基萨，你这个鬼东西！"

"别喊，都听得见。"

"对，对，别人听得见，"奥斯塔普迅即悄声说道，"有啦，基萨，有啦，您若是愿意，我马上就能展示给您看……它在铁路员工俱乐部。是个新开办的俱乐部……昨天举行了落成典礼……要问我是怎么找到的吗？轻而易举？不，难度非常非常大！天才的策划！尽善尽美的措施！……一句话，出类拔萃！"

未待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穿好上衣，奥斯塔普已跑进走廊。沃洛比亚尼诺夫在楼梯上赶上他。两个人穿过几条湿漉漉的街道，直奔卡兰切夫广场，一面不停地相互搭话。他们甚至未想到可以乘电车去。

"您的打扮像个鞋匠！"奥斯塔普高兴地闲扯着。"谁会这样穿戴呀，基萨？您需要一件浆过的衬衣、一双丝袜，当然还得有顶大礼帽。您的相貌里有种高贵的东西！……您说，您原来真是个首席贵族吗？"

奥斯塔普向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指了指放在象棋小组活动

室的那把椅子，它看上去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汉布斯坐椅，可里面却藏着难以估价的珍宝。奥斯塔普将沃洛比亚尼诺夫拖至走廊，此处别无他人。奥斯塔普走到尚未为越冬而封死的窗户前，将两扇窗上的插销全从槽里拔了出来。

"通过这道窗户，"他说，"今天夜里咱们便可以轻松愉快地进入俱乐部。记住，基萨，正门旁边第三个窗户。"

两位友人装做县工会分会的代表在俱乐部里又转悠了好久，对这里华丽的厅堂和活动室赞叹不已。

"如果我在瓦休季下棋坐的是这把椅子，"奥斯塔普说，"我一盘也不会输。高昂的情绪不允许我输。不过咱们还是走吧，小老头儿，我还有二十五卢布私房钱。在夜访之前，咱们应该喝杯啤酒休息休息。啤酒不致有伤您的体面吧，首席贵族？没什么了不起的！明天您就能开怀畅饮香槟酒了，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走出啤酒馆，宾杰尔已喝得烂醉，来到希弗采夫洼地时，他不断招惹着过路行人。他轻轻搂着微醉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肩膀，温柔地说：

"您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老头，基萨，但是，我最多给您百分之十。真的不多给。您说，您干吗，干吗要这么多钱？……"

"什么干吗？什么干吗？"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发了火。

奥斯塔普由衷地笑了，并且把脸贴在合伙人的湿袖子上说：

"那您买些什么呢，基萨？到底买什么？要知道，您已经没有任何可做的美梦了。真的，一万五对您来说已绰绰有余……您很快就要死了，您已经老了。您本来已经不需要钱了……您知道，基萨，我干脆什么也不给您。给钱是溺爱。我聘请您，基苏里亚，当我的秘书，好吗？一个月四十卢布。我管吃。一个月四天假……好不好？那里还有工作服，小费，社会保险……好吗？您满意这个建议吗？"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抽出那只手臂，快步向前走去。这些玩笑简直要把他气昏了。

奥斯塔普在粉色小楼门前赶上了沃洛比亚尼诺夫。

"您真的生我的气啦？"奥斯塔普问。"我是开玩笑的。您会得到您的百分之三的。真的，百分之三对您足够了，基萨。"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沉着脸走进屋去。

“喂，基萨，”奥斯塔普戏谑着，“答应拿百分之三吧，真的，答应吧，换一个人会答应的。房子您不用买，好在伊万诺普洛要去特韦尔整整一年。要不，您就到我那儿当司阍……温饱无虞的差事。”

奥斯塔普看到什么都不能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活跃起来，便甜甜地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双手几乎够到了天花板，同时展开宽阔的胸膛深深吸了口气说：

“喂，朋友，准备好口袋。黎明前咱们到俱乐部去。那是最好的时候。守夜人正在睡觉，做着美梦，为此，他们常被解雇，还不给退职金，现在嘛，亲爱的，我劝您还是休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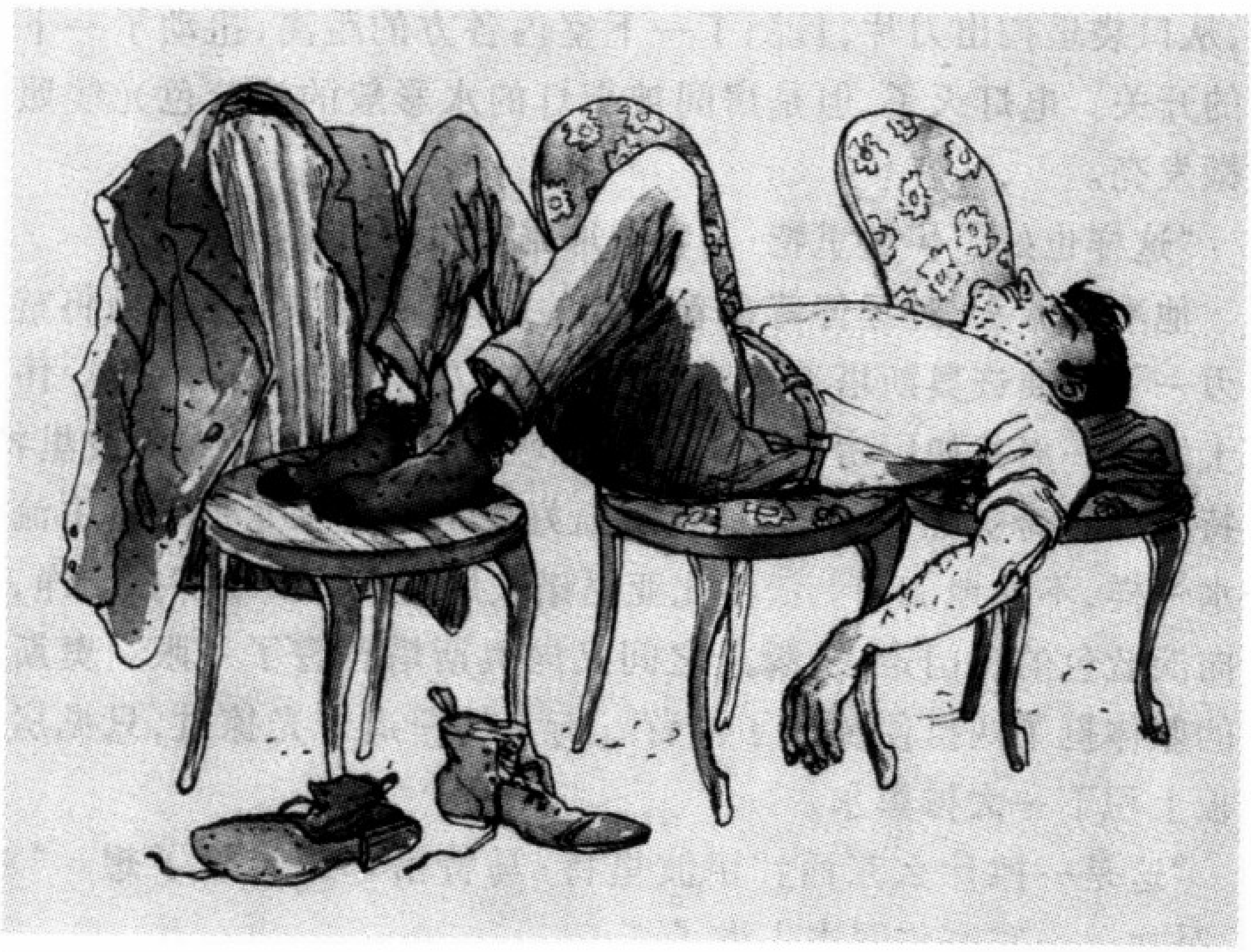
奥斯塔普躺在三张从莫斯科几个不同地区搜罗来的椅子上，睡意蒙眬地说道：

“要不，就当司阍！……不错的薪俸……管伙食……有小费……努，努，开个玩笑……会议在继续！解冻了，陪审员先生们！”

这是伟大谋士最后的几句话。他无忧无虑地睡着了，睡得很沉，很解乏，未受任何梦魇的惊扰。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到街上，心里充满绝望与愤恨。月亮在朵朵浮云间跳跃。几个独家别墅外潮湿的铁栅油光闪闪。蒙着一圈圈尘雾的煤气灯放着颤巍巍的亮光。一个醉汉被人从“山鹰”啤酒馆里推了出来。醉汉大喊大叫。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皱皱眉头，坚决地走了回来。他只有一个念头——尽快了断一切。

他走进房间，冷峻地瞥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奥斯塔普，擦了擦夹鼻眼镜，从窗台上拿过了刀片。有缺口的刀片上粘着些鳞片似的油彩。他将刀片放进口袋，再次从奥斯塔普身边走过，没有看他，但听得见他的呼吸，随即来到走廊。走廊里寂静无声，死气沉沉。显然所有人均已入睡。在这黑魆魆的走廊里，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的脸上露出一丝极其狠毒的微笑，额头上的皮肤似乎一动一动的。为了验证这种新感觉，他又笑了笑。这时他忽然想起，中学时有位同学佩赫切耶夫-卡库耶夫有扇动耳朵的本领。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走到楼梯旁，侧耳听了听。楼梯上空无一人。只有从街上传来的马车走过时发出的哒哒的马蹄声。这蹄声仿佛算盘在计数着什么，故意敲



得清晰而响亮。首席贵族蹑手蹑脚，悄悄返回屋内，从奥斯塔普搭在椅子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二十卢布和平口钳子，戴上脏巴巴的将军帽，又凝神听了听。奥斯塔普没有鼾声，静静地睡着。他的鼻咽与双肺活动良好，呼吸正常。一只粗壮的手臂垂到了地板上。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一时间觉得额角上的血管怦怦直跳。他不慌不忙把右衣袖捋到臂肘以上，用方格毛巾裹住露出的手臂，往房门那边走开几步，从口袋里掏出刀片，目测了一下室内各方的距离，扭动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电灯灭了，但是房间被街灯的水彩般的淡蓝色光线照得微微发亮。

“这样也好，”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自言自语地说。

他凑近床头，远远伸着拿着刀片的那只手，用尽平生之力将整个刀刃一下斜插进奥斯塔普的喉咙，随即将刀片一抽跳向墙边。伟大谋士发出一声犹如厨房的水池向下抽吸残水般的声音。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竟然没沾上血污，那血好像从消防水龙带裂口中流出的水一样，不住地流淌。沃洛比亚尼诺夫用上衣将石墙擦拭干净，悄悄向淡蓝色的房门走去，瞬息之间又向奥斯塔普瞥了一眼。奥斯塔普的躯体挺了两挺便倒向了椅背。街上的一道灯光掠过，只见房内地板上积下一大摊黑水。

“这是一摊什么东西？”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想了想。“对，对，是血……宾杰尔同志去世了。”

沃洛比亚尼诺夫解开稍稍弄脏了的毛巾，把它扔掉，然后将剃刀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轻轻虚掩上房门便离开了。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来到街上，双眉紧皱，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钻石全部都是我的，绝不是百分之六，”说着向卡兰切夫广场走去。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铁道俱乐部正门旁第三个窗户前停下了脚步。新楼的玻璃窗在徐徐降临的晨曦中泛着珍珠般的银灰色。调动中的机车在湿润的空气中发出低沉的轰隆声。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身手灵活地爬上窗沿，推开窗扇，悄然无声地跳进走廊。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在黎明前灰蒙蒙的俱乐部大厅里迅速辨清方向，潜入了象棋活动室。他的脑袋蹭了一下墙上的埃马奴伊尔·拉斯克的肖像，走近那张椅子。他不慌不忙，他也不用着忙。没有人在追他。象棋大师奥·宾杰尔已经在希弗采夫洼地的粉色小楼中一命呜呼。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坐在地上，用他那干瘦的双腿夹着椅子，像牙科医生一样，沉着冷静，一根不落地拔着椅子上的铜钉。拔至第六十二根钉子，工作方告结束。英国花布和粗席布松弛地躺在座面上，只需把它们一掀，即可看见装满钻石的大大小小的袋子和匣子。

"马上乘上小汽车，"经过伟大谋士的训练，学得不少处世诀窍的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这样想。"到车站去，然后直奔波兰边境。随便给几块宝石便能让人把我送到那边去，尔后……"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因急于见到里面有些什么，便一把扯下花布和粗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弹簧，非常好的英国弹簧，还有填料，上乘的填料，战前的质量，现在哪里也找不到。但除此之外，再无他物。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用手指机械地扒拉扒拉这些填充物，随后整整坐了半个小时，始终未将椅子从两腿之间放开，神情木然地反复说着：

"这里怎么什么也没有？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沃洛比亚尼诺夫，丢下象棋室原有的一切，连平口钳子和那顶嵌着金徽、子虚乌有的帆船俱乐部的帽子也忘了拿，神不知鬼不觉，笨重而疲惫地爬出窗口，来到街上，这时，天已放亮。

"这不可能！"他离开俱乐部走向街区时，一再说着，"这不可能！"

于是他又返回俱乐部，顺着它的一大排窗户踱来踱去，一面翕动着嘴唇：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他偶尔喊上两声，双手捂一捂被晨雾打湿的脑袋。回想起这一夜之间所发生的变故，不断晃动着他那头蓬乱的白发。钻石这服兴奋剂过于猛烈。五分钟之内他即变得衰老不堪了。

"大家都到这儿来，什么人都来，"沃洛比亚尼诺夫的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他看见一个穿着帆布工作服和单皮皮靴的守夜人。守夜人很老，红脸膛，看来也很善良。

“总是有人来人往，”老头儿已厌烦了夜晚的孤独，很随和地说。“同志，您也感兴趣吧，做得对。我们的俱乐部可以说大不一般。”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像位殉道者似的望着这个面色红润的老头儿。

“是的，”老头儿说，“这个俱乐部大不一般。哪儿也找不到第二个。”

“那么，它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呢？”伊波里特边问，边集中着思想。

老头儿高兴地看了看沃洛比亚尼诺夫。显然，老汉本人很喜欢这个不寻常的俱乐部的故事，所以乐于一遍又一遍地加以介绍。

“是这样的，”老汉打开了话匣子，“我在这儿守夜已经有十个年头啦，可从来都没遇见过这种事。你听着，当兵的，是这么回事，这儿原本就有个俱乐部，都知道那是个什么俱乐部，是第一机务段的。那时候我就在这儿守门。很不像样的一个俱乐部……烧啊烧的……没有一点儿用。克拉西尼科夫同志来到我跟前：‘你那些柴火都弄哪儿去啦？’我难道能把这些柴火给吃了？克拉西尼科夫同志在这个俱乐部身上可没少操心……这儿潮，那儿冷，管乐小组没地方，剧团在这儿演出简直是活受罪，演员先生们都冻坏了。说要申请贷款盖新的。申请了五年，可说不上到底有什么结果。铁道工会没通过贷款。克拉西尼科夫同志春天刚买了把演戏用的椅子，一把挺好的椅子，软软和和的……”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听着听着，整个身体几乎都贴到守夜人身上了。他几乎已处于半昏厥状态。而老头儿高兴得呵呵笑着，谈了他有一次怎样站在这张椅子上准备拧下灯泡，又怎样掉下来的情况。

“我从椅子上往下一滑，把它的布面给撕破了。我一瞧，从布面下边洒出一些小玻璃块儿，还有穿在线上的一串白珠子。”

“项链，”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说。

“是项链儿，”老头儿兴致很高地说，“我再一瞧，当兵的，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小盒子。这些盒子我连碰也没碰。我径直跑到克拉西尼科夫同志那儿，报告了这件事儿。后来也报告给一个委员会了。



这些盒子我碰都没碰。当兵的，这事儿我做得好，因为那里面都是资产阶级藏起来的珍宝……”

“珍宝在哪儿？”首席贵族问。

“在哪儿，在哪儿，”老汉模仿着他的口气，逗弄着他，“在这儿，当兵的，得会动脑筋。喏，这不是！”

“在哪儿？在哪儿？”

“这不是嘛！”红脸老汉喊道，对自己的话所产生的效果颇为满意。“这不是那些珍宝吗！把眼睛擦擦干净！拿它们盖起了俱乐部，当兵的，看见了吗？就是它，这个俱乐部！有暖气，有带钟表的象棋、小卖部、剧场，不能穿胶鞋进去……”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全身冰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两眼顺着屋檐移来移去。

原来这就是别图霍娃夫人珍宝的归宿。正如被杀的奥斯塔普·苏列伊曼·别尔塔·玛利亚·宾杰尔常喜欢说的，十五万卢布不挂零，全部都在这里。

钻石变成了楼房正面大片大片的玻璃和钢筋混凝土的楼板。凉爽宜人的体操馆是用珍珠换来的。金刚石的冠状头饰变作剧院大厅和旋转舞台；红宝石耳坠长成了一簇簇枝形吊灯；镶着绿宝石的赤金蛇形手镯变成了非常高级的图书馆，而镶有精美饰物的项圈则化作了幼儿园、航模工作间、象棋俱乐部和台球室。

珍宝尚在，它得以保存，甚至有所增加。它可以用手触摸，但是不能搬走。它转而服务于另一些人。

伊波里特·马特韦耶维奇用双手摸了摸花岗岩的墙面。石头的凉气直透他的心房。他喊将起来。他的喊声凄厉，惨烈而疯狂，恰似一只母狼被射穿了胸膛，这喊声飞向广场中央，驰向桥下，被苏醒了的城市以万籁之声挡回，开始减弱，并迅即湮灭尽净。

辉煌壮丽的秋日的晨曦从莫斯科千家万户的屋顶滑下，掠过条条街道。整个城市踏上了它日常的征程。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

于莫斯科